

太平廣記

(第二册)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文白对照全译 ·

太平广记

第三册

卷五十一——卷七十五

目 录

第三册

- 第五十一卷 1
- 神仙五十一 侯道华 宜君王老 陈师 陈金
- 第五十二卷 8
- 神仙五十二 陈复休 殷天祥 闾丘子 张卓
- 第五十三卷 22
-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进 维扬十友 金可记
杨真伯
- 第五十四卷 35
- 神仙五十四 韩愈外甥 刘瞻 卢钧 薛逢
费冠卿 沈彬
- 第五十五卷 50
-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轩辕弥明 蔡少霞 郑居中
伊用昌

- 第五十六卷 63
-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云华夫人 玄天二女
- 第五十七卷 77
-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萼绿华
- 第五十八卷 90
- 女仙三 魏夫人
- 第五十九卷 102
-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园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宫人 钩翼夫人 南阳公主
程伟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几
- 第六十卷 117
- 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阳都女 孙夫人 樊夫人
东陵圣母 郝姑 张玉兰
- 第六十一卷 133
-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琼 庞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
- 第六十二卷 151
- 女仙七 鲁妙典 谯母 盱母 杜兰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球 紫云观女道士
秦时妇人 何二娘

- 第六十三卷 168
- 女仙八 玉女 边洞玄 崔书生 骊山姥 黄观福
- 第六十四卷 183
- 女仙九 杨正见 董上仙 张连翘 张镐妻
太阴夫人
- 第六十五卷 195
-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赵旭 虞卿女子 萧氏乳母
- 第六十六卷 211
- 女仙十一 谢自然 卢眉娘
- 第六十七卷 226
- 女仙十二 崔少玄 妙女 吴清妻
- 第六十八卷 239
- 女仙十三 郭翰 杨敬真 封陟
- 第六十九卷 254
- 女仙十四 玉蕊院女仙 马士良 张云容
韦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 第七十卷 267
- 女仙十五 许飞琼 裴玄静 戚玄符 徐仙姑
缙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遥
茶姥 张建章 周宝

- 第七十一卷 284
- 道术一 赵高 董仲君 葛玄 窦玄德
- 第七十二卷 298
- 道术二 张山人 王旻 陆生 辅神通 孙甌生
叶静能 袁隐居 骡鞭客 许君 杜巫
- 第七十三卷 317
- 道术三 周贤者 王常 叶虚中 郑君 程逸人
李处士 骆玄素 赵操 崔玄亮
- 第七十四卷 335
- 道术四 俞叟 陈季卿 陈生 张定 石旻
唐武宗朝术士
- 第七十五卷 351
- 道术五 杨居士 张士平 冯渐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韩志和 张辞 崔言

太平广记卷第五十一 神仙五十一

侯道华 宜君王老 陈 师 陈 金

侯道华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居蒲中之胜境，道士寓居，有以十数。唐文宗时，道士邓太玄炼丹于药院中。药成，疑功未究，留贮院内，人共掌之。太玄死（死原作师。据明钞本改），门徒周悟仙主院事。时有蒲人侯道华，事悟仙以供给使。诸道士皆奴畜之，洒扫隶役，无所不为，而道华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释卷，一览必诵之于口。众或问之，要此何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枣，天下人传，岁中不过一二无核者，道华比三年辄得啖之。一旦，道华执斧，科古松枝垂且尽，如削，院中人无喻其意。明日昧爽，众晨起，道华房中亡所见。古松下施案，致一杯水，仍脱双履案前，道华衣挂松上。院中视之，中留一首诗云：“帖里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他年炼得药，留着与内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下列细字，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赐姓李名内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次

十数言。时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验道华窃太玄药仙去，因相率白节度使尚书郑公光，按视踪迹不诬，即以其事闻奏。诏赉绢五百匹，并赐御衣，修饰廊殿，赐名升仙院。（出《宣室志》）

河中永乐县道净院，地处蒲中的胜境，有几十个道士寓居那里。唐文宗时，道士邓太玄在药院中炼丹。丹药炼成，疑心功力不知究竟如何，就把它留在院内贮存起来，由道人共同掌管它。邓太玄死后，他的门徒周悟仙主持院中事务。这时有蒲人侯道华侍奉周悟仙而供差使。众道士都像役使奴仆似的役使他，洒水扫地奴隶般地役使，没有什么活不让他干，而侯道华更加高兴。侯道华平常又喜好子、史诸书，手不释卷，看过一遍一定诵之于口。众道士有时问他看这些书干什么，他回答说：“天上没有愚昧糊涂的仙人。”众人都嘲笑他。蒲中大枣多，天下人传说，每年当中不过有一两颗无核的，侯道华三年中回回吃到。一天早晨，道华拿着斧子，把古松树枝砍劈将尽，如刀削，院中人不明白他的意图。第二天天还没亮，众道士凌晨起来，道华房中没有见到人。发现古松树下放着一张桌子，还有一杯水，一双鞋仍放在桌子前面，道华的衣服挂在松树上。院中人一看，当中还留有一首诗：“帖里大还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盗吃却，今日碧空飞。惭愧深珍重，珍重邓天师。他年炼得药，留着与内芝。吾师知此术，速炼莫为迟。三清专相待，大罗的有期。”下面还写着小字，称去年七月一日，蒙韩君给他赐姓李起名叫内芝，配住上清善进院，以下十几句话。当时是唐朝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检

验出侯道华偷吃了邓太玄的丹药而仙去，于是一起向节度使尚书郑公光稟报，按临现场视案踪迹不假，就把这件事奏报皇帝。皇帝下诏赏绢五百匹，并赐为御衣，修饰道院的廊殿，赐名的升仙院。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县人也。居于村墅，颇好道爱客，务行阴德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蓝缕道士造其门，王老与其妻俱延礼之。居月余，间日与王老言谈杯酌，甚相欢狎。俄患遍身恶疮，王老乃求医药看疗，益切勤切，而疮日甚。逮将逾年，道士谓王老曰：“此疮不烦以凡药相疗，但得数斛酒浸之，自愈。”于是王老为之精洁酿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药浸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须发俱黑，面颜复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阖家视之惊异。道士谓王老曰：“此酒可饮，能令人飞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余。及窥，二三斗存耳，清冷香美异常。时方打麦，王老与妻子并打麦人共饮，皆大醉。道士亦饮，云：“可上天去否？”王老愿随师所适。于是祥风忽起，彩云如蒸，屋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一时飞去。空中犹闻打麦声，数村人共观望惊叹。唯猫弃而不去。风定，其佣打麦二人，乃遗在别村树下，后亦不食，皆得长年。宜君县西三十里。有升仙村存焉。（出《续仙传》）

王老，是坊州宜君县人。住在农村田野的草房里，很慕道好

客，把致力于行阴德作为宗旨，他的妻子也与他心意相同坚持不懈。一天，有个穿着破烂衣衫的道士登门拜坊，王老和他的妻子都很礼貌地招待这个道士。住了一个多月，闲暇的日子就和王老谈天饮酒，互相都很欢喜亲近。不久，道士遍体患了恶疮。王老就求医买药给他治疗，更加殷勤关切，然而道士的恶疮却一天比一天严重。等到将要过年，道士对王老说：“这种疮不能用普通的药治疗，只要弄到几斛（十斗）酒浸泡它，自然会好。”于是王老为他酿造精洁的酒，到酒熟时，道士说用大瓮盛酒，“我自己加药浸疮。”道士就进了大瓮，三天才出来，胡子、头发全都变黑，容颜又变为少年，肌肤像凝固的油脂一般细嫩。王老全家看到道士变得如此感到惊异。道士对王老说：“这酒可以喝，能让人飞上天。”王老相信他的话。当初，瓮中酒有五斛多，等到探视，只剩二三斗了，酒味香美清冷异常。当时正打麦子，王老与妻子连同打麦子的人一起喝，都喝得大醉。道士也喝，又问：“愿意上天去吗？”王老愿意随法师去。于是忽起祥风，彩云如热气上升，屋舍草树，全家人、物、鸡、犬，同时飞去。还能听到空中打麦声，几个村人看到感到惊叹。只有猫被弃而没飞去。风定了，那雇来打麦子的两个人，被遗留在别的村子的树下。这两人后来也不食人间烟火，都得到长生。宜君县西三十里，还有升仙村留存在那里。

陈 师

豫章逆旅梅氏，颇济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蓝缕，来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谓梅曰：“吾明日

当设斋，从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箸，君亦宜来会，可于天宝洞前访陈师也。”梅许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诣洞前，问其村人。莫知其处。久之将回，偶得一小径，甚明净。试寻之，果见一院。有青童应门，问之，乃陈之居也。入见道士，衣冠华楚，延与之坐。命具食，顷之食至，乃熟蒸一婴儿，梅惧不食。良久又进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叹息，命取昨所得碗赠客。视之，乃金碗也。谓梅曰：“子善人也，然不得仙。千岁人参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谢而遣之。比不复见矣。（出《稽神录》）

豫章旅馆有个姓梅的，特别周济照顾旅客。和尚道士投宿，都不要钱，经常有一个道士，穿着破旧衣服，来他家投宿，梅老板厚待他。有一天这个道士对梅老板说：“我明天当设斋饭，向您借二十只瓷碗和七双筷子。您也应当来聚会，可在天宝洞前打听陈师。”梅老板答应了，道士拿着碗渡江而去。梅老板第二天到了洞前，问那里的村人，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很久没找到，打算回去，偶然找到一条小路，很亮堂洁净。试着寻访陈师，果然见到一座院落。有个青衣童子应门，问他，原来这就是陈师的居所。进去见道士，道士衣帽华贵整洁，请梅老板进来让他坐。道士命人准备吃的，一会儿，吃的东西拿来了，原来是蒸熟了的一个婴儿，梅老板恐惧不吃。过了很久，又端进食物，乃是蒸熟的一个狗崽子，梅老板也不吃。道士叹息，命人拿来昨天所得的碗赠给客人。一看，原来是金碗。道士对梅老板说：“您是善人哪，然而不能成仙。千年的人参枸杞都不肯吃，乃是缘分啊。”道

士又向梅老板致谢而打发他走了。从此，再没有再见面。

陈 金

陈金者，少为军士，隶江西节度使刘信。围虔州，金私与其徒五人，发一大冢，开棺，见一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罗衣，衣皆如新。开棺即有白气冲天，墓中有非常香气。金独视棺盖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黄气。金素闻棺中硫黄为药，即以衣襟掬取怀归。墓中无他珍宝，即共掩塞之而出。既至营中，营中人皆惊云：“今日那得有香气？”金知硫黄之异，旦辄汲水服之，至尽。城平（平原作中。据明钞本改），入舍僧寺，偶与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远祖也，子孙相传，其祖好道，有异人教饵硫黄。云数尽当死，死后三百年，墓当开，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与复视之，棺中空，唯衣尚存，如蝉蜕之状。金自是无病，今为清海军小将，年七十余矣，形体枯瘦，轻健如故。（出《稽神录》）

陈金年轻时当过军士，隶属于江西节度使刘信。围困虔州时，陈金暗中与五个同伙掘开一座大坟，打开棺材，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这老头面色如生，全身穿着白色丝绸衣服，衣服都像新的似的。他们打开棺材时就有白气冲天，墓中有不同寻常的香气。陈金一个人看见棺材盖上有粉状物，微微发出硫黄的气味。陈金过去就听说硫黄是药，就捧着把它放在衣襟中揣回来。墓中没有别的珍宝，他们就把棺材盖上一一起出去，又把掘开之处堵塞

好。回到军营以后，营中的人都惊讶地说：“今天哪里来的香气？”陈金知道硫黄奇异，天亮时就打水把硫黄粉喝了，到喝尽为止。虔州城攻下后，陈金入城住在僧寺，偶然与寺僧说起这件事，和尚说：“这个墓中老人是城中富人的前代祖先，子孙相传他们的祖先好道，有异人传授他吃硫黄。他说寿数已尽该当死了，死后三百年，墓该当打开，那时就是他肉体凡胎化解之时。现在正好三百年了。”他们就一起去再看那座坟，发现棺中已空，只有衣服还在，好像蝉脱皮的样子。陈金从此无病，现在当清海军小将，七十多岁了，虽形体枯瘦，但轻捷健朗如故。

太平广记卷第五十二 神仙五十二

陈复休 殷天祥 阎丘子 张 卓

陈复休

陈复休者，号陈七子。贞元中，来居褒城，耕农樵采，与常无异，如五十许人，多变化之术。褒人有好事少年，承奉之者五六人，常为设酒食，以求学其术，勤勤不已。复休约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术。”复休徐行，群少年奔走追之，终不能及，遂止，无得其术者。后入市，众复奉之不已，复休与出郊外，坐大树下。语道未竟，忽然暴卒，须臾臭败。众皆惊走，莫敢回视。自此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帅李说，怒而系于狱中，欲加其罪。桎梏甚严，忽不食而死，寻即臭烂，虫蛆流出。弃之（弃之二字原阙。据明钞本补）郊外。旋亦还家，复在市中。说时加礼异，为筑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遗与甚多，略无受者。河东柳公仲郢、相国周墀、燕国公高骈，拥旄三州，皆威望严重，而深加礼敬，书币相属，复休亦无所受。唯鹤氅布裘，受而贮之，亦未尝衣着也。昌明令胡仿，常师事之，将赴任，留钱五千，为复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

以锄授仿，使之刷地，不二三寸，金玉钱货。随刷而出。曰：“人间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赋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岂有限约乎？”仿之昌明，复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砂中，令仿取酒器。仿攫砂数寸，得器皿五六事。饮酒毕，复埋砂中。又戏曰：“吾于砂中尝藏果子，今亦应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书至褒城所居延召，复休同时离褒城，使人经旬方达，复休当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复休与使者偕行，未尝相舍。燕公诘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为酒妓所侮，复休笑视其面，须臾妓者髯长数尺。泣诉于守，为祈谢，复休咒酒一杯，使饮之，良久如旧。又有药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转，任人指呼，变化隐显。其类极多，不可备载。中和五（五字原阙。据明钞本、许刻本补。黄本作光启元年）年，大驾还京，复休亦至阙下。田晋公军容，问至京国几年安宁，曰：“二十。”果自问后二十日，再幸陈仓。后于道中寄诗与田晋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树寒梅发两枝。”及驾至梁洋。邠帅朱玫立襄王监国，寒梅两枝验矣。自是卫驾诣都，多在西县三泉褒斜以来屯驻。复休之术，素为人所传。俄为人钉其手于柱上，寻有人救而拔之，竟亦无患。岁余，卒于家，葬于江南山下。数月，好事者掘其墓，无复所有。见复休在长安。驾驻华州，复休亦至兴德府矣。（出《仙传拾遗》）

陈复休，号陈七子。贞元年间，来到褒城居住。耕地打柴，与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他像五十多岁的人，有很多变化的法术。褒城有喜欢多事的青年人，奉承陈复休的有五六人，他们常

常为陈复休安排酒食，以求学到他的法术，总是很殷勤。陈复休与他们约定说：“我出西郊，走路能赶上我的人，我就把法术教给他。”陈复休慢慢走，一群年轻人奔跑着追赶他，始终没能赶上，就停止了，所以没有学到他的法术的人。后来陈复休进入街市，众人又不停地讨好他，陈复休与他们一起走到郊外，坐在大树下。道术还没传完毕，陈复休忽然暴死，一会儿的工夫就发臭变坏了。大家都吓跑了，没有人敢回去看他。从此众位年轻人都不敢求他。他还常常在市中饮得狂醉。襄帅李说发怒把他关押在狱中，想要治他的罪。陈复休被刑具锁得很严密，忽然不吃东西而死去，不久就臭烂了，虫蛆随脓血流出，就被弃于郊外。但不久陈复休又回到家里，又在市中。李说时时以特殊礼节相待，为他在褒城江南岸修筑房屋，送给他很多东西，陈复休一点也不接受。河东柳仲郢、相国崔墀、燕国公高骈，指挥三州，都有很高的威望，而对他深加礼敬，不断给他写信送礼，陈复休也是什么也不接受。只接受了鹤氅布袍却把它放在那里，也不曾穿着。昌明县令胡仿平常以师侍事奉他，将赴任，留下五千金，为陈复休买酒。陈复休笑而不取，他说：“我的金玉很多，遗憾的是不能用。”把锄头交给胡仿让他刨地，不到二三寸，金玉钱货就随着锄头刨出。他说：“人间的东西，本来就像这样遍地都有，只是世人天赋本分有一定，不该多取。如果我用钱财，难道有限度约束吗？”胡仿去昌明，陈复休在仙流江上为他饯行。陈复休手指沙中，让胡仿取酒器。胡仿抓沙有几寸深，找到五六件器皿。喝完酒，又把器皿埋在沙中。又戏谑地说：“我在沙中曾经藏着果子，现在也应当还在。”又让胡仿取果子，都得到了。蜀相燕公派人送书信到褒城住所召请他，陈复休和使者同一天离开褒城。

但使者十多天以后才到，陈复休当天已经到了成都，而又拿出一个陈复休与使者一起走，不曾相舍。燕公盘问使者，更加以奇人对待陈复休。陈复休曾在巴南太守筵席中被酒妓所侮，陈复休笑着看酒妓的脸，不一会儿，酒妓的脸上就长出数尺长的胡子。酒妓向太守哭诉，太守替酒妓道歉求情，陈复休拿来一杯酒念了咒语，让酒妓喝下去，很久，酒妓颜面如旧。又有一丸药，投到水中，沉浮旋转，任凭人们指挥呼叫，或隐或显随意变化。类似的法术极多，不能全记载下来。中和五年，皇帝回京，陈复休也来到京城。晋公田军容问京国有几年安宁，他说：“二十。”果然从问话后二十天，皇帝再次出行陈仓。后来在路途中，陈复休给田晋公寄诗说：“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树寒梅发两枝。”等到皇帝到梁洋，邠帅朱玫立襄王监国，寒梅两枝应验了。自从护卫皇帝到都城，多半在西县三泉褒斜附近驻扎。陈复休的法术，一向为人所传说。后来陈复休被人把手钉在柱子上，马上就有人把钉子拔掉救他，竟没有伤痕。一年以后，陈复休死在家里，葬于江南山下。过了几个月，好事的人掘开他的墓，什么也没有。有人看见陈复休在长安。皇帝车驾驻在华州，陈复休也到兴德府了。

殷天祥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笈，尝自称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游行天下，人言久见之，不测其年寿。面光白，若四十许人，到处或易其姓名不定。曾于泾州卖药，时灵台蕃汉，疫病俱甚，得药者入口即愈，皆谓之神圣，得钱却施于人。又尝醉于城市间，周宝旧于长安识之。寻为泾原节度，延之礼重，慕其

道术房中之事。及宝移镇浙西，数年后，七七忽到，复卖药。宝闻之惊喜，召之，师敬益甚。每日醉歌曰：“弹琴碧玉调，药炼白朱砂。解酲顷刻酒，能开非时花。”宝常试之，悉有验。复求种瓜钓鱼，若葛仙翁也。鹤林寺杜鹃，高丈余，每春末花烂漫。寺僧相传，言贞元中，有外国僧自天台来，盂中以药养其根来种之，自后构饰，花院锁闭。时或窥见三女子，红裳艳丽，共游树下。人有辄采花枝者，必为所祟，俗传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宝惜，故繁盛异于常花。其花欲开，探报分数，节使宾僚官属，继日赏玩。其后一城士女，四方之人，无不载酒乐游纵。连春入夏，自旦及昏，闾里之间，殆于废业。宝一日谓七七曰：“鹤林之花，天下奇绝。常闻能开非时花，此花可开否？”七七曰：“可也。”宝曰：“今重九将近，能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鹤林宿焉。中夜，女子来谓七七曰：“道者欲开此花耶？”七七乃问女子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间已逾百年，非久即归闾苑去。今与道者共开之，非道者无以感妾。”于是女子瞥然不见。来日晨起，寺僧忽讶花渐折蕊。及九日，烂漫如春。乃以闻，宝与一城士庶惊异之，游赏复如春间。数日，花俄不见，亦无落花在地。后七七偶到官僚家，适值宾会次，主与宾趋而迎奉之。有佐酒倡优，甚轻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为令，可乎？”咸喜，谓必有戏术，资于欢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闻异香惊叹，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缀于鼻，掣拽不落，但言秽气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及优伶辈一时乱舞，鼓乐皆自作声，颇合节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绝倒。久之，主人祈谢于七七。有顷，石自鼻落，复为栗，嗅之异香，及花钿粉黛悉如旧，略无

所损，咸敬事之。又七七酌水为酒，削木为脯，使人退行，指船即驻，呼鸟自坠，唾鱼即活。撮土画地，状山川形势，折茅聚蚁，变成城市。人有曾经行处，见之历历皆似，但少狭耳。凡诸术不可胜纪。后二十年，薛朗、刘浩乱。宝南奔杭州，而宝总成为政，刑杀无辜。前上饶牧陈全裕经其境，构之以祸，尽赤其族。宝八十三，筋力尤壮，女妓百数，尽得七七之术。后为无辜及全裕作厉，一旦忽殁。七七、刘浩军变之时，甘露寺为众推落北岸，谓坠江死矣。其后人见在江西十余年卖药，入蜀，莫知所之。鹤林、犯兵火焚寺。树失根株，信归阇苑矣。（出《续仙传》）

殷七七，名叫天祥，又名叫道笈，曾经自称七七，俗人多数叫他七七，不知是哪人。他在全中国到处走，有人说很久前见过他，估计不出他的年龄。他脸白有光，好像四十多岁的人。他每到一处有时更换姓名没有一定。曾经在泾州卖药，当时灵台蕃汉瘟疫盛行，得到药的人，药入口病就好，都把殷七七称作神圣，殷七七得到钱却把它施舍给别人。又曾经醉于城市间。周宝过去在长安就认识他。不久，周宝作了泾原节度使，以重礼筵请殷七七，想学到他的道术房中之事。等到周宝奉调镇守浙西，几年后，殷七七忽然来到，还是卖药。周宝听说殷七七来到又惊又喜，召他前去，以师礼尊敬得更加隆重。殷七七每天醉了就唱道：“弹琴碧玉调，药炼白朱砂。解酲顷刻酒，能开非时花。”周宝常让他试验，全都有灵验。殷七七又请求种瓜钓鱼，好像葛仙翁似的。鹤林寺的杜鹃树，高一丈多，每到春末花开烂漫。寺里的和尚互相传说：贞元年间，有个外国和尚从天台来，孟钵中用药养着杜

鹃花根来种它，自那以后遮蔽掩饰，花院上锁紧闭。当时有人窥见三个女子，红裳艳丽，一起在树下漫步。有擅自采花折枝的人，一定被女子作怪致祸。俗人传说女子是花神，所以人们共同像爱惜宝贝一样爱惜杜鹃，因此繁盛超过普通花卉。杜鹃花要开时，周宝就派人探报分数，节度使衙门中的宾客幕僚和官属，就连日观赏。其后全城男女以及四方之人，无不载酒以纵情漫游为乐。连春入夏，从早到晚，里巷之间，近于荒废正业。有一天，周宝对殷七七说：“鹤林寺的杜鹃花，天下奇绝。常听您说能使不到时令的花开，这杜鹃花能开吗？”殷七七说：“可以。”周宝说：“现在重九（九月初九）将近，能符合这一天吗？”殷七七就提前两天前往鹤林寺，住在那里。中夜，有女子来对殷七七说：“道者要让这杜鹃花开吗？”殷七七就问女子是什么人，深夜到这里来，女子说：“我被上天所命，下界管理此花。然而此花在人间已超过百年，不久就让它回阆苑去。现在为有道者使它开花，不是有道者没有谁能来感动我。”于是女子一瞬间就不见了。来日早晨起来，寺里的和尚们一下子被花蕊初绽惊呆了。到初九那天，花开得烂漫如春。于是把这件事报告了周宝，周宝与全城官民都感到惊异，游赏又如春天期间。几天以后，花一下子都不见了，也没有落花在地上。后来殷七七偶然到一官僚家，正赶上会聚宾客，主人和客人都跑来簇拥他。有劝酒的歌妓，对殷七七很轻视侮慢。殷七七就对主人说：“想要用两个栗子作为酒令，可以吗？”大家都很高兴，认为一定有好玩的法术，有助于欢乐。于是用栗子传巡，接到栗子的人都闻到异香而惊叹，唯有劝酒时讥笑殷七七的两个人，接到栗子后，变作石子粘在鼻子上，拉扯不掉，只说污秽的气味不可忍受。两个人一同起来狂舞，花钿首饰

掉落地上，相次悲啼，脸上的胭粉颜料纷纷淌下来，正当优伶们一时乱舞，鼓乐都自动发声，还很合乎节奏，曲子终了而舞仍旧不停，整个入席的人都笑得绝倒。过了一会儿，主人向殷七七道歉祈求。又过一会儿，石子从歌妓鼻子上掉落，又变为栗子，嗅之有奇异的香味，至于花钿首饰和粉黛又全都像原来那样，毫无缺损，大家全都恭恭敬敬地侍奉他。殷七七又斟水变酒，削木变脯，让人退着走，指船船就停，呼鸟鸟自坠，唾鱼鱼就活。撮土画地，描绘出山川形势，折茅聚蚁，变为城市。人们有曾经去过的地方，见到殷七七的画变成的城市，觉得历历在目全都很像，只不过稍微狭小罢了。所有各种法术不可胜记。以后二十年，薛明、刘浩作乱，周宝向南奔到杭州，而周宝总管军务和政务，用刑杀死无罪的人。前任上饶州牧陈全裕经过周宝辖区，就罗网罪名杀害了他，把陈全裕全家老小全部杀光。周宝八十三岁时，筋力还很健壮，妻妾上百，他把殷七七的法术全学到了。后来因为无辜而死的人以及陈全裕作祟，有一天周宝突然死了。殷七七在刘浩军变的时候，在甘露寺被推落北崖，掉到江中死了。其后，有人看见他在江西十余年卖药，入蜀以后，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鹤林寺犯兵火被烧掉，杜鹃树也失去了根株，真回阆苑了。

阎丘子

有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小与邻舍阎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又玄性骄，率以门望清贵，而阎丘氏寒贱者，往往戏而骂之曰：“阎丘氏非吾类也，而我偕学于师氏，我虽不语，汝宁不愧于心乎？”阎丘子嘿然有惭色，后数岁，阎丘子病死。及

十年，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有同舍仇生者，大贾之子，年始冠，其家资产万计。日与又玄会，又玄累受其金钱赂遗，常与宴游。然仇生非士族，未尝以礼貌接之。尝一日，又玄置酒高会，而仇生不得预。及酒阑，有谓又玄者曰：“仇生与子同舍会宴，而仇生不得预，岂非有罪乎？”又玄惭，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饮之，生辞不能引满，固谢。又玄怒骂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锥刀尔，何为僭居官秩邪？且吾与汝为伍，实汝之幸，又何敢辞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俯而退，遂弃官闭门，不与人往来，经数月病卒。明年，郑罢官，侨居濠阳郡佛寺。郑常好黄老之道。时有吴道士者，以道艺闻，庐于蜀门山。又玄高其风，即驱而就谒，愿为门弟子。吴道士曰：“子既慕神仙，当且居山林，无为汲汲于尘俗间。”又玄喜谢曰：“先生真有道者，某愿为隶于左右，其可乎？”道士许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吴道士曰：“子不能固其心，徒为居山林中，无补矣。”又玄即辞去。宴游濠阳郡久之。其后东入长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儿十余岁，貌甚秀。又玄与之语，其辨慧千转万化，又玄自谓不能及。已而谓又玄曰：“我与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儿曰：“吾尝生阎丘氏之门，居长安中，与子偕学于师氏，子以我寒贱，且曰非吾类也。后又为仇氏子，尉于唐兴，与子同舍。子受我金钱赂遗甚多，然子未尝以礼貌遇我，骂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骄傲之甚邪。”又玄惊，因再拜谢曰：“诚吾之罪也。然子非圣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儿曰：“我太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气，故生我于人间，与汝为友，将授真仙之诀，而汝以性骄傲，终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讫，忽亡所见。又玄既寤其事，

甚惭恚，竟以忧卒。（出《宣宝志》）

有个荥阳人郑又玄，是名门家子弟，住在长安城中，从小和邻舍闾丘氏的儿子一起在师氏那里读书。又玄性情骄傲，大抵因为自己门第声望清高尊贵，而闾丘氏贫寒低贱的缘故，往往戏耍而且嘲骂闾丘子说：“闾丘氏不是我的同类，而我和你一起向老师学习，我即便不说，你难道心里不惭愧吗？”闾丘子默然流露出惭愧的神色。过后几年，闾丘子病死。过了几年，郑又玄以明经科考得中，其后调补到唐安郡任参军。到官以后，郡守命他代理唐兴县尉。同舍有个仇生，是大商人儿子，年纪刚够二十，他家的资产数用万计。每天与又玄见面，又玄累次接受他赠送的金钱财物，常与他聚饮出游。然而仇生不是士族子弟，所以郑又玄也不曾礼貌与仇生交往。曾经有一天，又玄设酒席聚会高朋，而仇生没得到邀请。等酒喝尽兴，有人对又玄说：“仇生和您一起住一起宴会，而仇生没能参与这次聚会，难道你没有过失吗？”又玄觉得惭愧，就去召仇生。仇生来了，又玄用大杯斟酒给仇生喝，仇生推辞说不能全饮，坚持辞谢。又玄发怒骂道：“你是个市井之民，只知锥子和刀罢了，为什么超越本分住在官舍呢？况且，我和你为伍，实在是你的幸运，又怎么敢辞酒呢？”于是振衣而起，仇生羞愧得很，低着头退出去，立刻辞去官职关起门来，不与人往来，经过几个月就病死了。第二年，郑又玄罢了官，在濠阳郡的佛寺侨居。郑又玄平素喜好黄老之道。当时有个吴道士，凭道艺出名，住在蜀门山。又玄认为吴道士风格高尚，就骑马跑去拜见，希望做吴道士的门下弟子。吴道士说：“您既然敬慕神

仙，应当在山林里居住，不要在尘俗之中做伪诈之事。”又玄高高高兴兴地拜谢说：“先生真是有道之人，我愿在您左右作差使，那可以吗？”道士答应了，就把他留下来。前后十五年，又玄学道的志向渐渐松懈下来。吴道士说：“你不能坚定学道之心，白白地住在山林之中，没有什么补益了。”又玄就告辞离去。在濛阳郡嬉游很久，其后向东走去长安，途经褒城，住在旅馆里，遇到一个十多岁的小童，相貌很清秀。又玄跟小童说话，那个小童很有智慧和辩才，千转万化，又玄自己认为不能赶上他。不久，小童对又玄说：“我和您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您记得我吗？”又玄说：“忘了。”小童说：“我曾经生于闾丘氏门中，住在长安，与您一起跟老师学习，您因为我贫寒低贱，就说‘不是我的同类’，后来，我又作仇家的儿子，在唐兴县作县尉，与您住在同舍。您接受我金钱财物很多，然而您不曾以礼貌待我，骂我是市井之民。为什么您骄傲得如此过分呢？”又玄很惊讶，于是拜了两拜道歉说：“这实在是我的罪过啊。然而您不是圣人，哪能知道三辈子的事情呢？”小童说：“我是太清真人。上帝因为你有道气，特意派我降生到人间，与你作朋友，将要传授真仙的诀窍，但是你因为性情骄傲，总不能得其道。唉，可悲呀！”说完话，小童忽然不见了。又玄明白了那些事以后，很惭愧怨恨自己，终于因为忧愁而死。

张 卓

张卓者，蜀人，唐开元中，明经及第，归蜀觐省。唯有一驴，衣与书悉背在上，不暇乘，但驱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数日，

将至洋州，驴忽然奔掷入深箐中，寻之不得。天将暮，又无人家，欲宿林下，且惧狼虎。是夜月明，约行数十里，得大路。更三二里。见大宅，朱门西开。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问求水。童归，逡巡见一人，朱冠高履，曳杖而出。卓趋而拜之，大仙曰：“观子尘中之人，何为至此？”卓具陈之。仙曰：“有缘耳。”乃命坐，赐杯水。香滑清冷，身觉轻健。又设美饌讫，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当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谢，是夕成礼。数日，卓忽思家，仙人与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于头，入人家能隐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内，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却者，开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蹙地脉及拒非常。然勿恃灵符，自颠狂耳。”卓至京师，见一大宅，人马骈阗，穷极华盛。卓入之，经数门，至厅事，见铺陈罗列，宾客满堂。又于帐内妆饰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领之，潜于中门。闻一宅切切之声云：“相公失小娘子。”具事闻奏，敕罗叶二师就宅寻之。叶公踏步叩齿，喷水化成一条黑气，直至卓前，见一少年执女衣襟。右座一见怒极，令前擒之。卓因举臂，如抵墙壁，终不能近。遽以狗马血泼之，又以刀剑击刺之，卓乃开口，锋刃断折。续又敕使宣云，断颈进上，卓闻而惧，因脱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罗叶二师暨敕使，皆仰仆焉。叶公曰：“向来入门，见非常之气，及其开口，果有太乙使者。相公但获爱女，何苦相害。”卓因纵女，上使卫兵送归旧山。仙人曳杖途中曰：“张郎不听吾语。遽遭罗网也。”侍卫兵士尚随之，仙人以拄杖画地，化为大江，波涛浩淼，阔三二里。妻以霞帔搭于水上，须臾化一飞桥，在半天之上。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桥而过。随步旋收，但见苍山四合，

削壁万重，人皆遥礼。归奏玄宗，俄发使就山祭醮之。因呼为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至今存焉。（出《会昌解颐录》）

张卓是蜀州人，唐朝开元年间以明经科考取进士，回蜀探亲。他只有一头驴，衣服和书籍都放在驴背上，没有空闲可骑，只得赶着走。取便道从斜谷中走了几天，将要到洋州，驴忽然狂奔进入竹林深处，找不到它。这时天色将晚，又没有人家，张卓想睡在林子里，又怕虎狼。这天夜晚月光明亮，大约走了几十里，找到了大路。再走三二里，看见一个大宅院，红色的大门朝西开。天亮以后，有个小童从大宅出来，张卓就去讨水喝。童子回去，一会儿，看见一个人戴着红色帽子穿着高底鞋，拄着手杖出来。张卓快步上前向他行礼，大仙说：“我看你是尘世中的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张卓就详细地向他叙述了一遍经过。大仙说：“这是有缘啊！”就让他坐下，给他一杯水。这水香滑清冷，张卓喝了，觉得身体轻健。又摆设美味让他吃完，到西院去沐浴，拿一箱衣服让他穿。大仙说：“你的仙骨没有成，按缘分应当留在这里。我有个女儿，打算把她许给你。”张卓起身拜谢，这天夜里完成婚礼。过了几天，张卓忽然想起家来。仙人给张卓两道朱符两道黑符：“一道黑符可以贴到头上，进入人家能够隐形；一道黑符可以贴在左臂上，千里以内的东西，可以伸手把它取来；一道朱符可以放在舌头上，如果有不能打退的人，就张开口给他看；另一道朱符可贴在左足上，就能缩地脉以及抵拒不同寻常的人。但是不要依仗灵符，自己就颠狂起来呀！”张卓来到京城，看见一个大宅院，人马骈盛。张卓进入大宅，经过好几道门，到了

厅堂，看见铺陈罗列，满堂宾客。又在帐子里看到一个盛装打扮的女郎，年纪约有十五六岁。张卓就领着她，潜藏在中门以内。这时，听见整个宅子都嘈杂喧哗，说是相公丢失了小娘子，把这件事奏报皇帝，皇帝下令让罗公远、叶法善二位天师到宅寻找。叶天师踏步念咒，喷水化成一条黑气，直到张卓面前，看见一个年轻人拉着女郎的衣襟。相公一见大怒已极，命人上前捉拿他。张卓就举起左臂，捉他的人好像被墙壁阻挡，始终不能靠近他。人们急忙用狗马的血去泼他，又用刀剑去击刺他。张卓就张开口，刀锋剑刃被折断。接着皇帝又命使者传宣旨意，说要将人头进献皇上。张卓听到就害怕了，于是脱下左脚上的鞋，伸出脚去推他们。相公以及罗叶二位天师，连同宣诏的使者，都仰面倒在地上。叶天师说：“刚才来时我一进门，就见到一股不同寻常之气，等到他张开口，果然有太乙真人的使者。相公只要找到爱女，何必苦苦害他。”张卓就放开女郎。皇上派卫兵把他送回原来的那座山。仙人曳杖在途中说：“张郎不听我的话，马上就遭受罗网了。”侍卫的兵士还跟着他，仙人就用拄着的拐杖在地上一画，变成一条大江，波涛浩淼，有二三里地宽。张卓的妻子把霞帔搭在水上，片刻之间，就变成一座飞桥，在半天空上。仙人在前边走，张卓跟着，他的妻子在后面，三个人登桥而过。空中飞桥随着他们的脚步，走过之处马上就收回。只见苍莽群山从四处围合，万重峭壁刀削一般，人们都远远地给他们行礼。卫士回去奏报唐玄宗，不久，唐玄宗打发使者到山里祭祀他们。于是人们把这座山叫作隔仙山，在洋州西六十里，现在还在那里。

太平广记卷第五十三 神仙五十三

麒麟客 王法进 维杨十友
金可记 杨真伯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阳张茂实客佣仆也。茂实家于华山下，唐大中初，偶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夔，年可四十余，佣作之直月五百。勤干无私，出于深诚，苟有可为，不待指使。茂实器之，易其名曰大历，将倍其直，固辞，其家益怜之。居五年，计酬直尽。一旦辞茂实曰：“夔本居山，家业不薄。适与厄会，须佣作以禳之，固非无资而卖力者。今厄尽矣，请从此辞。”茂实不测其言，不敢留，听之去。日暮，入白茂实曰：“感君恩宥，深欲奉报。夔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观，能相逐一游乎。”茂实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潜一游可乎？”夔曰：“甚易。”于是截竹杖长数尺，其上书符，授茂实曰：“君杖此入室，称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药。去后，潜置竹于衾中，抽身出来可也。”茂实从之。夔喜曰：“君真可游吾居者也。”相与南行一里余，有黄头执青麒麟一，赤文虎二，候于道左。茂实惊

欲回避，夔曰：“无苦，但前行。”既到前，夔乘麒麟，茂实与黄头各乘一虎。茂实惧不敢近，曰：“夔相随，请不须畏。且此物人间之极俊者，但试乘之。”遂凭而上，稳不可言。于是从之上仙掌峰。越壑凌山，举意而过，殊不觉峻险。如到三更，计数百里矣。下一山，物众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非世间所有。将及门，引者揖曰：“阿郎何（明钞本无何字）来？”紫衣吏数百人，罗拜道侧。既入，青衣数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鲜华，不可名状，各执乐器引拜。遂于中堂宴席毕，且命茂实坐。夔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仪貌堂堂然，实真仙之风度也。其窗户阶闼，屏帟茵褥之盛，固非人世所有，歌鸾舞凤，及诸声乐，皆所未闻。情意高逸，不复思人寰之事，观极。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所到。以君宿缘，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尘静难杂，君宜归修其心，三五劫后，当复相见。夔比者尘缘将尽，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乐，复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乐虽难求，苦亦易遣。如为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则止，穿则陷。夫（夫原作天。据明钞本改）升高者，不上难而下易乎？”自是修习，经六七劫，乃证此身，回视委骸，积如山岳。四（四原作曰。据明钞本改）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虽远，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远。亦时有心远气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遗金百镒，为营身之助，复乘麒麟，令黄头执之，夔步送到家，家人方环泣。茂实投金于井中，夔抽去竹杖，令茂实潜卧衾中。夔曰：“我当至蓬莱谒大仙伯。明旦莲花峰上，有彩云车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实忽呻吟，众惊而问之，茂实给之曰：“初腹痛时，忽若有人见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少时也。”家人曰：

“取药既回，呼之不应，已七日矣，唯心头尚暖，故未敛也。”明日望之，莲花峰上，果有彩云。遂弃官游名山。后归，出井中金与眷属，再出游山，后不知所在也。（出《续玄怪录》）

麟麒客，是南阳张茂实雇来的仆人。茂实家住在华山下，唐朝大中初年，偶然出游到洛中，在南市雇仆人，找到一个人。他名叫王夔，年约四十多岁，佣作的工钱每月五百钱。这个人勤劳干练没有私心，异常忠诚，如果有可做的事，不等主人指使就干了。茂实很器重他，给他改名叫大历，打算加倍给他工钱，而王夔却坚决推辞，因此茂实全家更加怜爱他。住了五年，估计酬劳相抵已尽。有一天，王夔向茂实告辞说：“我本来住在山里，家业不薄。正赶上碰到厄运，必须佣作来消灾，本不是无钱出卖力气的人。现在厄运已尽了，请允许我从此告辞。”茂实猜不透他的话，不敢留他，听凭他离去。天晚了，王夔又进去告诉茂实说：“感谢您待我宽容有恩，很想奉报，我家离这里很近，其中景趣也很可一观，能跟我去游一次吗？”茂实高兴地说：“多么幸运啊，可是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悄悄地游一趟，可以吗？”王夔说：“这很容易。”于是截了一支几尺长的竹杖，竹杖上画了符，交给茂实，他说：“您拄着它进到屋里，假称肚子疼，让左右的人全去取药。他们走后，悄悄地把竹杖放在被子中，抽身出来就行了。”茂实听从他的指教。王夔高兴地说：“您真是可以到我的住处一游的人啊。”一起向南走一里多路，有个黄头仙童牵着一只青麒麟、两只红色花纹的老虎，在道旁等候。茂实害怕想要躲开，王夔说：“不要害怕，只管前行。”到跟前以后，王夔乘上麒麟，

茂实与黄头各骑一只老虎。茂实害怕不敢靠近，王夔说：“我随着你，请不必害怕。而且这东西是人间极出众的动物，只管试着骑它。”茂实才靠着老虎跨上去，说不出的稳当。于是跟随王夔上了仙掌峰。越沟壑凌高山，一转儿就过去了，一点也不觉得险峻。好像到了三更天，估计走了几百里了。直到一座山，物华鲜媚，松石可爱，楼台宫观，不是人世间所能有的。将到门前，引导的人就来作揖说：“阿郎从哪里来？”几百个穿紫衣的官吏在道边罗拜。进去以后，又有青衣几十人，姿色都不一般，衣服鲜艳华贵，无法形容，各拿乐器引拜。就在中堂设宴吃完饭，又让茂实坐着。王夔进内室更衣，又回来坐着，衣裳冠冕仪貌堂堂，实在是仙人的风度啊。那里窗户阶闼，屏帟茵褥的繁盛，本来就不是人世所能有，歌鸾舞凤及各种声乐，都闻所未闻。这时，茂实情意高逸，不再去想人间的事，欢乐已极。主人说：“这就是仙人居住的地方，不是世人所能到处。凭您宿缘，应当到这里一次，所以有逃避厄运时的际遇。但仙俗道路不同，尘世和静修之人难以混杂，您应当回去修养慕道之心，三五劫后，当再相见。我近来尘缘将尽，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召我入小有洞中，以九天之乐指示我，又令我下指生死波澜。”又说：“欢乐虽然难以寻求，痛苦也容易打发。像堆山似的，掬土山就增高，不掬山就停止，穿它就透。登高的人，不是上难下容易吗？从此修习，经过六七劫，就能使此身证果，回头去看看遗留的形骸，堆积如山。四大海水，有一半是我旧世父母妻子儿女离别悲泣的眼泪。然而我一心一意修道，转眼已经一世。形骸虽远，依然不忘修致，其功就不会远。也时而有心远气清，一句话而悟道的人。你努力吧！”又送给茂实金百镒，作为营身的资助，又让茂实乘着麒麟，

令黄头牵引，王夔步行送他回家。家里的人正环绕哭泣。茂实把金子投到井中，王夔抽去竹杖，让茂实悄悄躺进被子中。王夔说：“我该去蓬莱拜见大仙伯。明天早晨莲花峰上有彩云去，就是我的车子。”于是一揖而去。茂实忽然呻吟，大家惊异地问他，茂实骗他们说：“我刚肚子疼时，忽然好像有人召我，就只剩一口气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家人说：“我取药回来以后，叫你你不答应，已经七天了，只是心头还温暖，所以没有装殓。”第二天，张茂实去观望，莲花峰上果然有彩云，就弃官游历名山。后来回家，把井中的金子取出给了眷属，再出去游山，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

王法进

王法进者，剑州临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观，虽无道士居之，其嬉戏未尝轻侮于像设也。十余岁，有女冠自剑州历外邑，过其家，父母以其慕道，托女冠以保护之。与授正一延生小篆，名曰法进。而专勤香火，斋戒护持。亦茹柏绝粒，时有感降。时三川饥俭，斛斛翔贵，死者十五六，多采野葛山芋以充饥。忽三青童降于其庭，谓法进曰：“上帝以汝夙稟仙骨，归心精诚，不忘于道，敕我迎汝受事于上京也。”不觉腾空。迳达大帝之所，命以玉杯霞浆赐之。徐谓曰：“人处三才之大，体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运四时之气，地稟五行之秀，生五谷百果，以养于人。而人不知天地养育之恩，轻弃五谷，厌舍丝麻，使耕农之夫，纺绩之妇，身勤而不得饱，力竭而不御寒，徒施甚劳。曾无爱惜者，斯固神明所责，天地不佑矣。近者地司岳渎所

奏，以世人厌擲五谷，不贵衣食之本。我已敕太华之府，收五谷之神，所种不成，下民饥饿，因示罚责，以惩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务先救物。虽天地神明责之，愚民不知其过所自，固无忤请首原之路。汝当为上宫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归于世，告喻下民，使其悔罪，宝爱农桑，此亦汝之阴功也。”命侍女以《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仪》一轴付之，使传行于世。曰：“令世人相率于幽山高静之所，致斋悔谢，一年再为之，则宿罪可除，谷父蚕母之神，为致丰衍矣。龙虎之年，复当召汝。”即今清斋天公告谢之法是也。法进以天宝十二年壬辰，遂复升天。（出《仙传拾遗》）

王法进，是剑州临津人，幼年就好道。他家靠近古观，虽然没有道士住在那里，他游戏的时候也不曾对神像轻视侮慢。十多岁时，有个女道士从剑州游历外县，经过他家，父母因为他慕道，托付女道士保护他。女道士授给他一本《正一延生小篆》，给他起名叫法进。让他专心香火，斋戒护持。他也就只吃树籽不吃饭，不时有感应降临。当时三川歉收闹饥荒，粮价飞涨。死的人占十分之五六。多数人采集野葛根山芋来充饥。忽然三个青衣童子降临到他家的院子里，他们对法进说：“上帝因为你早有仙骨，皈心精诚，不忘道德，命令我们迎接你到上天去接受差事。”法进不觉飞腾到空中，直达玉皇大帝的住所。大帝命人用玉杯盛霞浆赏给他喝。慢慢地对他说：“人处于天地人三才中最大的一方，体现天地之和谐。获得人形，生于中土，是很不容易的。天催动春夏秋冬四时的气候，地承受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灵秀，生长五谷百

果，未养育人。然而人不知天地养育之恩，轻易地抛弃五谷和丝麻，使种地的农夫，纺织的妇女，身体勤劳而不能吃饱，力量用尽而不能御寒，白白地劳作，竟无人爱惜，这本来是神明要责罚的，天地也不保佑了。近来地司岳渎奏报，认为世人厌弃五谷，不重视衣食的根本。我已下令太华之府，收回五谷之神，让所种不收下民挨饿，借此显示责罚，来警诫人们的思想。然而不久奉太上慈旨，认为大道爱好生灵，务必先救物。虽然天地神明责罚他们，但愚民不知他们的过错从何而来，当然没有忏请首原之路。你当入上宫作侍童，入天府侍奉，今天暂且命你下界回到人世，告诫下界之民，使他们悔罪，象珍宝似地爱惜农桑，这也是你的阴功啊。”又命侍女拿来《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仪》一轴交付给他，使他传行于世。又说：“令世人都到深山高处清静之所，设斋悔谢，一年做两次，那么旧罪可除，谷父蚕母这些神，就会为他们送来丰裕了。龙虎之年，我当再召你。”如今清斋向天公告谢的做法就是这样来的。法进于天宝十二年壬辰终于又升到天上。

维杨十友

维杨十友者，皆家产粗丰，守分知足，不干禄位，不贪货财，慕玄知道者也。相约为友，若兄弟焉。时海内大安，民人胥悦，遽以酒食为娱，自乐其志。始于一家，周于十室，率以为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气貌羸弱，似贫窳不足之士也。亦着麻衣，预十人末（预十人末原作领十人来。据明钞本改），以造其会。众既适情，亦皆悯之，不加斥逐。醉饱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于

众曰：“余力困之士也，幸众人许陪坐末，不以为责。今十人置宴，皆得预之。席既周毕，亦愿力为一会，以答厚恩。约以他日，愿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贫叟果至，相引徐步，诣东塘郊外。不觉为远。草莽中茆屋两三间，倾侧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数辈在焉，皆是蓬发鹑衣，形状秽陋。叟至，丐者相顾而起，墙立以俟其命。叟令扫除舍下，陈列蓐蔭，布以菅席，相邀环坐。日既旰矣，咸有饥色。久之，各以醯盐竹箸，置于客前，逡巡，数辈共举一巨板如案，长四五尺，设于席中，以油帕幕之。十友相顾，谓必济饥，甚以为喜。既撤油帕。气燿燿然尚未可辨，久而视之，乃是蒸一童儿。可十数岁，已糜烂矣，耳目手足，半已堕落。叟揖让劝勉，使众就食，众深嫌之，多托以饫饱，亦有忿恚逃去，都无肯食者。叟纵餐啖，似有盈味。食之不尽，郎命诸丐擎去，令尽食之。因谓诸人曰：“此所食者，千岁人参也，颇甚难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报。且食之者，白日升天，身为上仙。众既不食，其命也夫。”众惊异，悔谢未及。叟促问诸丐，令食讫即来。俄而丐者化为青童玉女，幡盖导从，与叟一时升天。十友剖心追求。更莫能见。（出《神仙感遇传》）

维杨十友，都是家产较丰，安份知足，不求官禄，不贪钱财，仰慕清静知道道义的人。他们相互作为朋友，像兄弟一样。当时国内很安定，老百姓都安居乐业，他们就用酒饭娱乐，自己为自己的志趣而高兴。从一家开始遍及十家，都把这当作常事。忽然有一个老头，衣服又脏又破，从外表看很瘦弱，好象是个贫寒不

丰足的人。他也穿着麻衣，跟随十人之末，来到他们聚会的地方。大家既然心情舒畅，也都怜悯这个老头，不赶他走。老头吃饱喝足自己走开，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一天，他向大家说：“我是个能力缺乏的人，幸而大家允许我在末座相陪，不责怪我。如今你们十人设宴，我都得到参与。宴席已经轮流完毕，我也愿意尽力准备一次宴会，用来答谢你们的厚恩。以另外的日子相约，希望大家能够一同前去。”到了约定的日期，十友依老头所说的话，一起等待。凌晨，穷老头果然来了，领着他们慢慢走，来到东塘郊外，不觉很远。荒野中有两三间茅屋，歪斜得要倒，老头就把他们领到茅屋之下。已有几个乞丐在屋里，都是披散着头发穿着补了又补的破衣，样子肮脏丑陋。老头到了，乞丐互相看了看就起来了，象一面墙似地站着等老头吩咐。老头令他们打扫屋子，铺上柴草，展开草席，邀请他们围成一圈坐下。天已经晚了，大家都有饥饿的神色，过了很久，分别拿醃盐竹筷，放到客人面前，一会儿，几个乞丐共同抬着象案子似的一块大板，板长四五尺，摆在草席中央，用油渍渍的布把它盖上。十友互相看看，以为一定能解饥了，为此很高兴。油布撤去以后，热气腾腾地还不能看清，看了很久，原来是一个蒸熟了的小孩，大约十多岁，已经稀烂了，耳目手足，一半已经脱落。老头揖让劝勉，让大家去吃，大家都很怨恨他，多数假装说不饿，也有人生气逃去，都不肯吃。老头就放开量大吃起来，直到吃得好象有要流出的样子。老头没有吃尽，就让众乞丐拿走，让他们吃光。于是老头才对众人说：“这次所吃的东西，是千年的人参啊，很难找到，不能遇到一次。我得到这个东西，为众位筵请相待之恩所感，姑且想用它相报。而且吃到它的人，能白日上天，身为上仙。大家既不

吃，大概是命运吧！”大家都很惊异，后悔道歉不及。老头催促询问众丐，让他们吃完就来。不一会儿，乞丐们变成了金童玉女，旗幡伞盖前导后从，与老头一起同时升天。十友挖空心思去追寻，再也没能见到老头。

金可记

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俄擢第，于终南山子午谷养居，怀隐逸之趣。手植奇花异果极多，常焚香静坐，若有思念。又诵《道德》及诸仙经不辍。后三年，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复来，衣道服，却入终南。务行阴德，人有所求，初无拒，精勤为争，人不可偕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诏，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当上升。”时宣宗极以为异，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又求玉皇诏辞，以为别仙所掌，不留人间，遂赐宫女四人，香药金彩，又遣中使二人，专伏侍者。可记独居静室，宫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闻室内常有客谈笑声，中使窥窃之，但见仙官仙女，各坐龙凤之上，俨然相对，复有侍卫非少。而宫女中使，不敢辄惊。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烂漫，果有五云唳鹤，翔鸾白鹄，笙箫金石，羽盖琼轮，幡幢满空。仙伏极众，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观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礼叹异。（出《续仙传》）

金可记，是新罗国人，宾贡进士。他性情沉静喜好道术，不崇尚奢华，有时服气炼形，自己以此为乐。他又学问广博记忆力强，写文章风格清丽。他的相貌也很美，举动言谈，显然有中华之风。后来考中进士，到终南山子午谷盖草房居住，怀有隐退安逸的志趣。他亲手栽植的奇花异果很多，经常焚香静坐，若有所思，又诵读《道德经》及各种仙经不停。以后三年，想回归本国，就航海而去。重新回来，穿着道士衣服，进入终南山。他致力于行阴德，人们有求他之处，向来不拒绝推阻，精心勤恳办事，别人不可同他相比。唐朝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然上表章说：“我奉玉皇诏旨，担任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当升天。”当时唐宣宗觉得这事极奇异，派宫中使者征召他入宫，他坚决推辞不来。又向他要玉皇诏书辞句，他用被别的仙人所掌管，没留在人间来回答，唐宣宗就赏给他四名宫女，以及香、药、金、缎，又派宫中使者二人，专门服侍他。金可记独自住在静室，宫女和中使，他多不接近。每天夜里，都听到室内有客人的谈笑声，中使就偷偷地去窥视，只见仙官仙女，各自坐在龙凤之上，庄重地相对，还有不少侍卫。而宫女中使都不敢擅自惊动他们。二月二十五日，春光明媚景色艳丽，花卉烂漫，果然有五彩祥云仙鹤啼鸣，凤凰白鹄在飞翔，笙箫金石，羽盖琼轮，旗幡招展，遮满天空。仙伏极多，金可记升天而去。朝中大臣以及士人百姓，观看的人堵塞了山谷，没有人不瞻仰礼拜叹服惊异。

杨真伯

弘农杨真伯，幼有文，性耽玩书史，以至忘寝食。父母不能

禁止，时或夺其脂烛，匿其诗书，真伯颇以为患，遂逃过洪饶间，于精舍空院，肄习半年余。中秋夜，习读次，可二更已来，忽有人扣学窗牖间，真伯淫于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启扉而入，乃一双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栖幽隐，服气茹芝，多往来洞庭云水间。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气清静，志操坚白，愿尽款曲。”真伯殊不应，青衣自反。三更后，闻户外珩璜环珮之声，异香芳馥，俄而青衣报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云凤翼冠，衣紫云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真伯殊不顾问一言。久之，于真伯案取砚，青衣荐笈，女郎书札数行，愀然而去。真伯因起，乃视其所留诗曰：“君子竟执逆，无由达诚素。明月海上山，秋风独归去。”其后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岂非洞庭诸仙乎，观其诗思，岂人间之言欤？（出《博异志》）

弘农杨真伯，小时候就有文才，每每沉溺书史，以至忘记睡觉和吃饭。父母也不能禁止他，有时夺去灯油蜡烛，把他的诗书藏起来，真伯以此为忧，就来到洪饶一带，在学舍里学习半年多。中秋之夜，真伯正在读书，大约二更已过，忽然有人敲他的窗户，由于真伯沉迷于书籍之中没有听到。突然有人推门而入，乃是一个梳着双鬟的使婢，她说：“女郎很久住在幽深隐秘之地，喝仙气吃灵芝，常常往来于洞庭云水之间。知道君子最近来到这里，又骨气清静，志坚操白，愿尽殷勤的心意。”真伯丝毫不应，婢女自己回去了。三更后，听到门外有珩璜环珮的声音，闻到芳馥的异香。一会儿，婢女禀报说女郎将到。那女郎年约十六岁，头上戴着碧云凤翼冠，身上穿着紫云霞日月衣，光彩照人。女郎迟

迟疑地坐下，真伯根本不回头，一句话也不问。过了很久，女郎在真伯书案上取了砚台，婢女献上纸，女郎写了几行诗，着愧地离去。真伯于是起来，才看到她所留下的诗：“君子竟执逆，无由达诚素。明月海上山，秋风独归去。”也不知女郎是什么人？难道是洞庭诸仙吗？观看她诗句的意思，难道是人间的言语吗？

太平广记卷第五十四 神仙五十四

韩愈外甥 刘瞻 卢钧 薛逢
费冠卿 沈彬

韩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韩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读书，好饮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云水不归。仅二十年，杳绝音信。元和中，忽归长安，知识鬪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见，容而恕之。一见之后，令于学院中与诸表话论，不近诗书，殊若土偶，唯与小臧赌博。或厩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于外，吏部惧其犯禁陷法，时或勸之。暇日偶见，问其所长。云：“善卓钱锅子。”试令为之，植一铁条尺余，百步内卓三百六十钱。一一穿之，无差失者。书亦旋有词句，以资笑乐。又于五十步内，双钩草“天下太平”字，点画极工。又能于炉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势常炽，日满乃消。吏部甚奇之，问其修道，则玄机清话，该博真理，神仙中事，无不详究。因说小伎，云能染花，红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与吏部后堂前染白牡丹一丛，云：“来春必作含棱碧色，内含有金含棱红间晕

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刷其根下置药，而后栽培之，俟春为验。无何潜去，不知所之。是岁，上迎佛骨于凤翔，御楼观之，一城之人，忘业废食。吏部上表直谏，忤旨，出为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颇怀郁郁。忽见是甥迎马首而立。拜起劳问，挟镫接辔，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霁，送至邓州，乃白吏部曰：“某师在此。不得远去。将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惊异其言，问其师，即洪崖先生也。东园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华丹，火候精微，难于暂舍。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铨善，黜陟之严，仿王禁也。某他日复当起居，请从此逝。”吏部为五十六字诗以别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与诗讫，挥涕而别，行入林谷，其速如飞。明年春，牡丹花开，数朵花色，一如其说。但每一叶花中，有楷书十四字曰：“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前。”书势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见先知。何以及于此也？或云，其后吏部复见之，亦得其月华度世之道。而迹未显尔。（出《仙传拾遗》）

唐代吏部侍郎韩愈的外甥，忘了他的姓名。他小时候就放纵不羁，不读书，好饮酒。二十岁左右，去洛阳探望亲人，竟然羡慕修道生活而不回来。将近二十年，音信断绝一点消息也没有。元和年间，忽然回到长安，知识芜杂，衣服脏破，行为怪僻。韩愈因为很久没有见到他，就容忍宽恕他。见一面之后，让他在韩愈家里的学馆中和表兄弟学习谈论。他不接触诗书，很象个泥塑

人，只和小奴赌博。有时在马厩中醉卧三天五天，有时出去到外面住宿。韩愈怕他违犯禁令陷入法网，就时常勉励他。闲暇的日子偶然见到，问他擅长什么，他说善于穿铜线串子。试着让他做这个游戏，他就把一根铁条插在地上，露出一尺多长，在百步以内，穿三百六十个铜钱，一个一个都穿过铁条，没有偏差失误的。写的文章也很快有了词句，以供笑谈取乐。还在五十步内，用双钩草书“天下太平”几个字，一点一画极有功力。又能在炉子中积累三十斤炭，支持三天火，火势一直炽烈，日期满了才消失。韩愈认为他很出众，问他修道之事，他就明晰地讲解玄机。包罗广泛的真理，神仙中的事情，他无不详究。谈到小的技巧，他说能染花，红的可以使它变绿，或一朵花具备五种颜色，都能办到。这一年秋天，在韩愈后堂前染白牡丹一丛，他说来年春天一定变作绿色，花瓣中还带有条棱。里面该有金黄和含棱红色间杂的，四面应该有一朵五色的。他自己把白牡丹根下掘开，放上药，而后栽培它，等到春天作验证。不久，他悄悄地走了，不知到哪里去了。这一年，皇上到凤翔迎佛骨，御楼观看，全城的人都忘了正业顾不得吃饭，韩愈上表章直言劝谏，触犯皇帝意见，降职出京做潮州刺史。到商山，道上泥滑雪深，心情特别郁闷。忽然看见这个外甥迎着马头站着，跪拜起来慰问，扶着马镫，接过马缰，意态特别殷勤。到了第二天雪后天晴，送到邓州，才告诉韩愈说：“我的师父在这里，不能远去，将入玄境扈倚帝峰了。”韩愈听了他的话感到惊异，问他的师父，就是洪崖先生。东园公正让他炼化金玉，作九华丹，火候精微，难以暂时离开。韩愈更加敬佩地问：“成为神仙可以吗？修仙的道理能够寻求吗？”他说：“得到它在于心，失去它也在于心。积点功德称量善举，降职与提升，

其严格的程度和皇法是相仿的。我将来再去问候起居，请允许我从此离去吧！”韩愈写了五十六个字的诗来与他告别，诗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把诗给他以后，挥泪而别。他走进森林峡谷，其快如飞。第二年春天，牡丹花开，数一数花的朵数以及花的颜色，完全如他所说的那样，只是每一叶花中，还有十四个楷书字：“云横秦岭家何处，雪拥蓝关马不前。”字的笔势精能，人工所不及。如果不是凭借仙术，立刻能察知未来，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有人说，那以后韩愈又见到了他的外甥，也得到了他的道家修炼之法，只是仙迹不够明显罢了。

刘 瞻

刘瞻（音潜），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瞻家贫好道，尝有道士经其家，见瞻异之，乃问知道否？曰：“知之，某性饶俗气，业应未净，遽可强学邪。”道士曰：“能相师乎？”瞻曰：“何敢。”于是师事之。道士命瞻曰：“山栖求道，无必裹巾。”瞻遂丫髻布衣，随道士入罗浮山。初，瞻与瞻俱读书为文，而瞻性唯高尚，瞻性慕荣达。瞻尝谓瞻曰：“鄙必不第，则逸于山野。尔得第，则劳于尘俗，竟不及于鄙也。然慎于富贵，四十年后，当验矣。”瞻曰：“神仙遐远难求，秦皇汉武，非不区区也。廊庙咫尺易致，马周、张嘉贞，可以继踵矣。”自后瞻愈思于道，乃隐于罗浮。瞻进士登科，屡历清显，及升辅相，颇著燮调之称。俄谪日南，行次广州朝台，泊舟江滨。忽有丫角布衣少年，冲暴雨

而来，衣履不湿。云欲见瞻，左右皆讶，乃诘之。“但言宜哥来也。”以白，瞻问形状，具以对。瞻惊叹，乃迎入见之。瞻颜貌可二十来，瞻以皤然衰朽，方为逐臣，悲喜不胜，瞻复勉之曰：“与余为兄弟，手足所痛，瞻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叹。谓瞻曰：“可复修之否？”瞻曰：“身邀荣宠，职和阴阳，用心动静，能无损乎？自非茅家阿兄，已升天仙，讵能救尔。今唯来相别，非来相救也。”于是同舟行，别话平生隔阔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罗浮山中，时有见者。瞻遂南适，歿于贬所矣。（出《续仙传》）

刘瞻，小名叫宜哥，是唐朝宰相刘瞻的哥哥。刘瞻家里贫寒，而他喜欢道术。曾经有个道士经过他家，见到刘瞻认为他与众不同，就问他知晓道家之术吗？他说：“知道。我的本性多俗气，罪孽可能未净，可以强学吗？”道士说：“能互相学习吗？”刘瞻说：“怎么敢。”于是象侍奉老师那样事奉道士。道士命令刘瞻说：“到山上住着寻求道术，不必裹着头巾。”刘瞻就将头发梳成丫髻穿着布做的衣服，跟着道士进了罗浮山。当初，刘瞻与刘瞻都读书做文章，而刘瞻性情只喜高尚，刘瞻性情却是羡慕荣华发达。刘瞻曾经对刘瞻说：“我一定不能考中，就到山野隐逸。你科举考中，却在尘俗中劳碌，终究赶不上我。然而你在富贵时要谨慎，四十年以后，就能验证了。”刘瞻说：“神仙遥远难以寻求，秦始皇和汉武帝，不是也不得志。位列朝廷去做官如近在咫尺容易办到，象马周、张嘉贞，我可以跟上他们的脚步了。”从那以后，刘瞻在道术上更加精心思考，就到罗浮山隐居。刘瞻进士及第，屡

次历任清高显赫的官职，直到升为宰相，很以谨慎著称。后来被贬到日南，途中停留在广州朝台，把船泊在江边。这时，忽然有个头梳丫角身穿布衣的年轻人，冒着暴雨到来，而衣服和鞋子都没有湿。他说要见刘瞻，刘瞻手下的人都很惊讶，就盘问他。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说宜哥来了。”手下人把这话报告了刘瞻，刘瞻问那个人的形象状态，手下人详细地回答了。刘瞻又惊讶又感叹，就把刘瞻迎接进去向他拜见。刘瞻从面貌看大约二十来岁，刘瞻却已是白发衰朽之年，正做被流放之臣。刘瞻悲喜不自胜，刘瞻又劝勉他说：“我和你是兄弟，手足所痛，往昔说的话，如今四十年了。”刘瞻也很感叹，就问刘瞻说：“我可以重新去修道吗？”刘瞻说：“你身邀荣宠，职掌调和阴阳，无论动和静都用心，能够无损吗？自然不会因为你家哥哥已升天仙就能救你。今天只来向你告别，不是来救你。”于是同船而行，另外谈一些平生相隔阔别的事情。一天晚上，刘瞻突然不见了。现在罗浮山中，时而有人见到他。刘瞻就向南而去，死在被贬的地方。

卢 钧

唐相国卢公钧，进士射策为尚书郎，以疾出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不耐见人，常于郡后山斋养性独处。左右接待，亦皆远去，非公呼召，莫敢前也。忽一人衣饰弊故，逾垣而入，云，姓王。问其所自，云，山中来。公笑而谓之曰：“即王山人也，此来何以相教。”王曰：“公之贵，位极人臣，而寿不永，灾运方深，由是有沉绵之疾，故相救耳。”山斋无水，公欲召人取汤茶之属，王止之，以腰巾蘸于井中，鲜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

咽丹，与之约曰：“此后五日，疾当愈矣，康愈倍常。后二年，当有大厄。勤立阴功，救人悯物为意，此时当再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卢公疾愈，旬日平复。明年解印还京，署盐铁判官。夏四月，于务本东门道左，忽见山人，寻至卢宅，喜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终。为灾极重也，以君为郡，去年雪冤狱，活三人之命，灾已息矣。今此月内，三五日小不康而已，固无忧也。”翌日，山人使二仆持钱十千，于狗脊坡分施贫病而已。自此复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时，可令一道士于万山顶相候。此时君节制汉土，当有月华相授，勿衍期也。”自是公扬历清切，便蕃贵盛。后出镇汉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日午时登万山之顶。山人在焉，以金丹二，便知微吞之，谓曰：“子有道气而寡阴功，未契道品，更宜勤修也。”以金丹十粒，令授于公。曰：“当享上寿，无忘修炼。世限既毕，伫还蓬宫耳！”与知微揖别，忽不复见。其后知微年八十余，状貌常如三十许。卢公年九十，耳目聪明，气力不衰。既终之后，异香盈室矣。（出《神仙感遇传》）

唐朝丞相卢钧，由射策（主考者写出试题，写在简册上，分甲乙科，列置案上，应试者随意取答，主考者按题目难易和所答内容定优劣，上者为甲，次者为乙。）中进士而被授为尚书郎，带病出任均州刺史。到郡以后病情加重，瘦得很厉害，不耐烦见人，常常在郡后山斋养性独居。他手下侍奉的人员，也都离得远远的，不是卢公招呼，没有人敢到他面前。忽然有一个人穿着打扮又破又旧，从墙外跳进来，自己说姓王。卢钧问他从哪里来，他

说从山中来。卢钧笑着对他说：“你就是王山人了，这次来用什么指教我呢？”王山人说：“您的禄位高，地位居于人臣的顶点，然而寿命不长，灾运正深，因此有久治不愈的疾病，所以来救你。”山斋没有水，卢钧想要唤人送汤茶之类，王山人阻止他，用腰带到井中蘸水，拿出仙丹一粒，拧出腰带中的水，让卢钧把药咽下去，与卢钧约定说：“此后五天，病该好了，康健超过平常一倍。二年后，当有大厄运。你应勤立阴功，以救人悯物为念，那时当再相遇，时间在初夏。”从此卢钧病好了，十来天就康复了。第二年解职回京，暂任盐铁判官。夏季四月，在务本东门道旁，忽然见到王山人，随即到卢家，高兴地说：“您今年第二次寿限过去了。本来为灾很重，因为你治理均州，去年昭雪冤狱，救活三个人的性命，所以灾已平息了。现在这个月内，有三五天小病而已，当然不必忧虑了。”第二天，王山人让两个仆人拿着十千钱，到狗脊坡分发施舍给贫穷有病的人。从此又离去，说：“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时，可令一个道士到万山顶上等我。这时你镇守汉中，当有月华交给你，不要误期呀！”从此卢钧步步高升职近帝居，富贵极盛。后来出镇汉南的第二年，已经是二十三年了，到了约定的日期，卢钧就令道士牛知微，在五日中午登上万山之顶。王山人已在那里，拿二粒金丹，叫牛知微把它吞服下去，对他说：“你有道气而缺少阴功，不合道品，应该勤修。”又拿十粒金丹，让牛知微给卢钧。说：“能享长寿，不要忘记修炼。尘世期限完毕以后，等他回蓬莱仙宫吧！”王山人与牛知微一揖告别，忽然再也看不到他了。其后牛知微八十多岁，样子常象三十多岁。卢钧年纪九十岁了，耳不聋眼不花，气力没有衰退。他死了以后，奇异的香气充满了屋子。

薛逢

河东薛逢，咸通中为绵州刺史。岁余，梦入洞府，肴饌甚多而不睹人物，亦不敢飡之，乃出门。有人谓曰：“此天仓也。”及明话于宾友，或曰：“州界有昌明县，有天仓洞，中自然饮食，往往游云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孙灵讽与亲吏访焉。入洞可十许里，犹须执炬，十里外渐明朗。又三五里，豁然与人世无异。崖室极广，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床罗列，上饮食名品极多，皆若新熟，软美甘香，灵讽拜而食之。又别开三五所，请以奉薛公为信。及稟出洞门，形状宛然，皆化为石矣。洞中左右，散面漫面，堆盐积鼓，不知纪极。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阔且深。隔溪见山川居第历历然，不敢渡而止，近岸砂中，有履迹往来，皆二三尺，才知有人行处。薛公闻之，叹异灵胜，而莫穷其所以也。余按《輿地志》云：少室山有自然五谷甘果，神芝仙药。周太子晋学道上仙，有九十年资粮，留于山中。少室在嵩山西十七里，从东南上四十里，为下定思，又上十里为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门，为中定思。自中定思西出，至崖头，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内有自然经书，自然饮食。与此无异，又天台山东有洞，入十余里，有居人市肆，多卖饮食。乾符中，有游僧入洞，经历市中，饥甚，闻食香，买蒸啖之。同行一僧，服气不食饭。行十余里，出洞门，已在青州牟平县，而食僧俄变为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张华龙膏，得食之者，亦须累积阴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啖之，必化而为石矣。（出《神仙感遇传》）

河东薛逢，在咸通年间担任绵州刺史。一年以后，梦入洞府，美味菜肴很多却看不到人，他也不敢吃，就走出洞门。有人对他说：“这是天仓。”到天亮向宾朋叙述梦境，有人说：“绵州界内有个昌明县，昌明县有个天仓洞，洞中有自来就有的饮食，云游的人往往能够吃到它。”薛逢就派道士孙灵讽与他自己的心腹到那里去访察。进洞约有十余里，还必须拿着蜡烛，十里外渐渐明朗。又走三五里，就亮堂堂与人世没有差异了。那里的崖室极其宽广，可以容纳上千人。崖室下面平整，罗列着石床，石床上饮食名品极多，都象刚刚做熟一般，软美甜香，孙灵讽行过礼就吃。又另外打开三五个地方，又把洞中食物奉送给薛逢作为凭证。到拿出洞门时，那些食物的形状还象原来一样，但都变成石头了。洞中两旁，散放着面粉和泡过的面粉，堆积着食盐和豆子，不知终局。又走了一二里，溪水湍急，又宽又深。隔溪看见山川住宅都清清楚楚的，他们不敢渡过就停下来。靠近溪岸的沙子中，有来来往往鞋印的痕迹，鞋印都长二三尺，才知道这里也有人行走的地方。薛逢闻听这些情况，以为灵胜而叹异，却没有什麼办法穷究它为什么会是那样。我查考《舆地志》记载：少室山有天然的五谷、甜果以及灵芝仙药。周太子晋向上仙学道，把九十年资粮留在山中。少室山在嵩山西十七里，从东南上四十里，是下定思，又上十里是上定思，十里当中有个大石门，是中定思。从中定思往西走，到崖头，下面有个石室，石室中有水，还有很多白石英。室内有原来就有的经书和饮食之物，与天仓洞无异。还有天台山的东侧也有洞，进去十多里，有居民、集市和店铺，店铺大多卖饮食。乾符年间，有云游和尚进入洞中，经过市中，饿得很，又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买来吃了。同行的一个和尚，只

是服气而不吃饭。他们又走十几里，出了洞门，已在青州牟平县，而吃了东西的和尚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石头。根据这种情况来说，王烈的石髓，张华的龙膏，能够吃它的人，也必须是积累阴功。天挺仙骨，然可上登仙品的人才行，如果普通人吃了它，一定变化成石头了。

费冠卿

费冠卿，池州人也。进士擢第，将归故乡，别相国郑公余庆。公素与秋浦刘令友善，喜费之行，托以寓书焉。手札盈幅，缄以授费，戒之曰：“刘令久在名场，所以不登甲乙之选者，以其褊率，不拘于时。舍科甲而就卑宦，可善遇之也。”费因请公略批行止书末，贵其所慰荐，稍垂青眼。公然之，发函批数行，复缄如初。费至秋浦，先投刺于刘，刘阅刺，委诸案上，略不顾盼。费悚立俟命，久而无报，疑其不可也，即以相国书授闾者。刘发缄览毕，慢骂曰：“郑某老汉，用此书何为？”劈而弃之，费愈惧，排闥而入，趋拜于前，刘忽闵然顾之，揖坐与语。日暮矣，刘促令排店，费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亦不及矣。乞于厅庑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徐诣店所。”即自解囊装，舒毡席于地，刘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宾之所，有阁子中。”既而闲门，锁系甚严。费莫知所以，据榻而息。是夕月明，于门窍中窥其外，悄然无声，见刘令自持簪盥，扫除堂之内。庭庑陞壁，靡不周悉。费异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将及一更，忽有异香之气，郁烈殊常，非人世所有。良久，刘执版恭立于庭，似有所候。香气弥甚，即见云冠紫衣仙人，长八九尺，数十人拥从

而至。刘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诣堂中，刘立侍其侧。俄有筵席罗列，肴饌奇果，香闻阁下。费闻之，已觉气清神爽，须臾奏乐饮酒。令刘令布席于地，亦侍饮焉。乐之音调，亦非人间之曲。仙人忽问刘曰：“得郑某信否？”对曰：“得信甚安。”顷之又问：“得郑某书否。”对曰：“费冠卿先辈自长安来，得书。”笑曰：“费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邪？”对曰：“在。”仙人曰：“吾未合与之相见，且与一杯酒。但向道果早行，即得相见矣。”即命刘酌酒一杯，送阁子中。费窥见刘自呷酒半杯，即以阶上盆中水投杯中，疑而未饮。仙人忽下阶，与徒从乘云而去。刘拜辞呜咽，仙人戒曰：“尔见郑某，但令修行，即当相见也。”既去，刘即诣阁中，是酒犹在，惊曰：此酒万劫不可一遇，何不饮也。”引而饮之，费力争，得一两呷，刘即与冠卿为修道之友，卜居九华山。以左拾遗征，竟不起。郑相国寻亦去世，刘费颇秘其事，不知所降是何真仙也。（出《神仙感遇传》）

费冠卿是池州人，进士及第后，将要回故乡，临行向相国郑余庆告别。郑相国一向与秋浦县刘县令友好，费冠卿此行他很高兴，托费冠卿捎书信给他。亲手书写满满一张纸，封上以后交给费冠卿，告诉他说：“刘县令久在名场，之所以没有考中进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偏激直率，不被时俗所容。他舍弃科甲而就任卑微的官职，你应该好好对待他。”费冠卿趁机请相国在信的末尾略批几句关于他的品行的话，以相国所荐这个因由为贵，对他能稍加照顾。相国认为可以，就打开信函批了几行，又加封如初。费冠卿到了秋浦，先向刘县令投进名片，刘县令阅过名片就丢到

桌子上，根本不回话。费冠卿在外悚立等候消息，很久也没有回复，就怀疑刘县令不许可，就把郑相国的书信交给守门人。刘县令打开信函看完，谩骂说：“郑某老汉，用这封信干什么？”就把信扯碎扔掉了，费冠卿更加疑惧，就推开大门进去，快步向前施礼，刘县令忽然怜悯地看看他，揖让他坐下说话。天色晚了，刘县令催他去找店房，费冠卿说：“天已昏黑，或许来不及找到旅舍了。我请求在厅庑之下，在地上睡一夜，明天慢慢找旅店。”就自己解开行囊，把毡子打开铺在地上，刘县令当即拂衣而入。过了很久，刘县令出来说：“这里不是待客的地方，有个阁子可住。”然后关了门，锁闭很严。费冠卿不知这样做的原因，就靠在床上歇息。这天晚上月光明亮，费冠卿从门缝中往外探看，外面静悄悄地没有声息，看见刘县令亲自拿着扫帚簸箕，扫除大堂内外。庭院走廊台阶墙壁，无不全都扫遍。费冠卿觉得这事奇异，就端坐着屏住呼吸，不睡觉等着。快到一更天，忽然有奇异的香气，浓烈得不同平常，不是人世所有的。很久，刘县令拿着手板恭恭敬敬的站在院子里，好象等待什么人。这时香气更浓烈了，就看见戴着云冠穿着紫衣的仙人，有八九尺高，由几十人簇拥跟随而来。刘县令拜了两拜又行稽首礼，这个仙人直到堂中，刘县令站在他身旁站着陪着。不一会儿，有筵席摆设出来，美味佳肴和奇异水果的香气一直传到阁下。费冠卿闻到香气，已经觉得神清气爽，一会儿，堂中又奏乐饮酒。仙人让刘县令在地上铺上席子，也陪着饮酒。乐曲的音调，也不是人间之曲。仙人忽然问刘县令说：“接到郑某的信了吗？”刘县令回答说：“接到信很安心。”过一会儿，仙人又问：“接到郑某的信了吗？”刘县令回答说：“费冠卿先辈从长安来，接到信了。”仙人笑着说：“费冠卿且喜及第

了，现在在这里吗？”刘县令回答说：“在。”仙人说：“我不该和他相见，且给他一杯酒。只要向往道术及早修行，就能相见了。”就让刘县令斟酒一杯，送到阁子中。费冠卿窥见刘县令自己把酒喝了半杯，立即拿台阶上盆子里的水倒进杯中，他就起疑心而没喝。仙人忽然下了台阶，与随从的人们乘云而去，刘县令下拜辞别呜呜咽咽，仙人告诉他说：“你见到郑某，只让他修行，就能相见了。”仙人走后，刘县令就到阁子中，看到酒还在，吃惊地说：“这种酒万劫（佛家称天地形成至毁灭为一劫）都不能遇到一次，为什么不喝呢？”就把酒拿过来喝，费冠卿尽力去争，喝到了一两口，刘县令就与费冠卿作了修道之友，选择九华山居住。朝廷以左拾遗征召，也没有赴任。郑相国不久也去世了。刘费二人对那些事很保密，人们不知道那次降临的是什么真仙。

沈彬

吴兴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归高安，恒以朝修服饵为事。尝游郁木洞观，忽闻空中乐声，仰视云际，见女仙数十，冉冉而下，迳之观中，遍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祝之，几案上皆有遗香。彬悉取置炉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见神仙而不能礼谒，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无分欤？”初，彬恒诫其子云：“吾所居堂中，正是吉地，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砖圻，制作甚精，砖上皆作吴兴字。彬年八十余年。后豫章有渔视云，颇类于彬。谓渔人曰：“此非尔所宜来，速出犹可。”渔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仙天宝洞之南门也。”（出《稽神录》）

吴兴人沈彬，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道术，等到辞官告老还乡回到高安，总把朝修服食药饵当作大事。他曾经游历郁木洞观，忽然听到空中有乐曲声，仰视云端，看见几十位女仙冉冉而下，径直到观中，逐个到神像前焚香，很久才离去。沈彬藏在室内不敢出来，女仙走后，他进殿祷告，看到几案之上有仙人遗留的香料制品。沈彬把它全部拿放置香炉中。不久，他自己后悔地说：“我平生好道，今天见到了神仙却不能尽礼拜见，得到仙香却未能吃它，这是我没有缘分吗？”当初沈彬经常告诫他的儿子说：“我所居住的堂中，正是吉地，我死之后就葬在这里。”等到他死后，他的儿子就按他说的去办。把地掘开发现一个原来就有的砖圻，制作很精美，砖上都制有吴兴字。沈彬八十多岁逝世。后来豫章有个打鱼的人，把生米投到潭中捕鱼，不知不觉地走远了，忽然进入一个石门，光线明朗，走了几百步，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仔细一看他，很象沈彬。老头对打鱼的人说：“这里不是你所应该来的地方，赶快出去还可以。”打鱼的人急忙奔出登上岸，别人说他入水已经三天了。过去老辈人有知道情况的人说：“这就是西仙天宝洞的南门啊。”

太平广记卷第五十五 神仙五十五

寒山子 轩辕弥明 蔡少霞
郑居中 伊用昌

寒山子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余年忽不复见，咸通十二年，毗陵道士李褐，性褊急，好凌侮人。忽有贫士诣褐乞食，褐不之与，加以叱责。贫者唯唯而去。数日，有白马从白衣者六七人诣褐，褐礼接之。因问褐曰：“颇相记乎？”褐视其状貌，乃前之贫士也。逡巡欲谢之，惭未发言。忽语褐曰：“子修道未知其门，而好凌人侮俗，何道可冀？子颇知有寒山子邪？”答曰：“知。”曰：“即吾是矣。吾始谓汝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啬神抱和，所以无累也；内抑其心，外检其身，所以无过也；先人后己，知柔守谦，所以安身也；善推于人，不善归诸身，所以积

德也；功不在小，立之无怠，过不在大，去而不贰，所以积功也。然后内行充而外丹至，可以冀道于仿佛耳。子之三毒未剪，以冠簪为饰，可谓虎豹之鞞，而犬豕之质也。”出门乘马而去，竟不复见。（出《仙传拾遗》）

寒山子这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姓。大历年间，隐居在天台县翠屏山。那里山很深邃，正当暑天还有雪，因此也叫寒岩，隐居者于是自己起个号，叫寒山子。寒山子喜好作诗，每得一篇一句，就题写在树间石头上。有好事的人随即把它记录下来，共三百多首，多数是叙述他幽隐的雅兴，有的是讥讽世态，能警醒劝戒世俗之人。桐柏征君徐灵府，把这些诗搜集起来并且作了序，分为三卷，流传于人间。十余年后，寒山子忽然不再出现。咸通十二年，有个昆陵道士叫李褐，性情偏激急躁，喜好凌辱别人。忽然有个贫士拜见李褐讨吃的，李褐不给他，又加以叱责，贫士唯唯而去。几天以后，有人骑着白马带着六七个白衣人来拜访李褐，李褐以礼接待他们。来客就问李褐：“还记得我吗？”李褐看看他的形体相貌，乃是前些天来过的贫士。他迟迟疑疑地想要向客人道歉，但心里惭愧没说出来。来客忽然对李褐说：“你修道还不知道它的门路，而又喜欢凌辱俗人，什么道能有指望？你略知有寒山子吗？”李褐说：“知道。”来客说：“就是我呀。我当初认为你可以传授，现在知道不可。修生之道，除去嗜好和欲念，啬神抱和，所以没有牵累之事；对内抑制自己的私心，在外检点自己本身，所以没有过错；先人后己，懂得柔和安守谦让，是用来安身的办法；好事推给别人，不好的事归于自身，是用来积德的办

法；功不在大，立之不懈，过不在小，改掉它不迟疑，是用来积功的办法。这样做了以后，内心修行充实而又外有丹药到来，所期望的道就在仿佛之间。你的三毒没有翦除，虽然用冠簪作为装饰，可以说是虎狼之皮而猪狗之质。”出门乘马而去，终于没再见到他。

轩辕弥明

轩辕弥明者，不知何许人。在衡湘间来往九十余年，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寿。进士刘师服，常于湘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将自衡山游太白，还（明钞本还作过。）京师，与师服相值，师服招其止宿。有校书郎侯喜，新有诗名，拥炉夜坐，与刘说诗。弥明在其侧，貌极丑，白鬓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喜视之若无人。弥明忽掀衣张眉，指炉中古鼎谓喜曰：“子云能诗，与我赋此乎！”师服以衡湘旧识，见其老貌，颇敬之，不知其有文也，闻此说大喜，即援笔而题其首两句曰：“巧匠琢山骨，剝中事煎烹。”次传喜与。喜踊跃而缀其下曰：“外苞乾藓文，中有暗浪惊。”题讫吟之。弥明哑然笑曰：“子诗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墙坐，谓刘曰：“吾不解世俗书，子为吾书之。”因高吟曰：“龙头缩菌蠢，豕腹胀彭亨。”初不似经意，诗旨有似讯喜。二子相顾愧骇，然欲以多穷之，即赋两句以援喜曰：“大若烈士胆，圆如戴马纓。”喜又成两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弥明又令师服书曰：“秋瓜来落蒂，冻芋强抽萌。”师服又吟曰：“磨砢去圭角，浮润著光精。”讫，又授喜。喜思益苦，务欲压弥明，每营度欲出口吻，吟声益悲，操

笔欲书，将下复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双耳穿，上为孤髻撑。”吟竟，弥明曰：“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声。”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不可附说，语皆侵二子。夜将阑，二子起谢曰：“尊师非常人也，某等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诗。”弥明奋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谓刘曰：“把笔把笔，吾与汝就之。”即又连唱曰：“何当出灰烛炮，无计离瓶罌。谬居鼎鼐间，长使水火争。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徒尔坚贞性，不过升合盛。宁依暖热敝，不与寒冷并。忽罹翻溢愆，实负任使诚。陋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岂能道仙药，但未污羊羹。区区徒自效，琐琐安足呈。难比俎豆用，不为手所撻。愿君勿嘲诮，此物方施行。”师服书讫，即使读之，毕。谓二子曰：“此皆不足与语，此宁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学于师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闻也，岂独文乎哉。吾闭口矣。”二子大惧，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他有问也，愿一言而已，先生称‘吾不解人间书。’敢问解何书，请闻此而已？”累问不应，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弥明倚墙睡，鼻息如雷鸣，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须，曙鼓冬冬。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觉惊顾，已失弥明所在。问童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门，若将便旋然，久不返，觅之已不见矣。”二子惊惋自责，因携诗诣昌黎韩愈：“问此何人也？”愈曰：“余闻有隐君子弥明，岂其人耶。”遂为石鼎联句序，行于代焉。（出《仙传拾遗》）

轩辕弥明，不知是哪里人，在衡湘一带来来往往九十多年，善于捕捉驱逐鬼物，能够拘住囚禁蛟螭虎豹，没有人知道他的年

龄。进士刘师服，常在湘南遇到他。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将从衡山去游太白，回京城时，与刘师服相遇，师服招他一起歇宿。有个校书郎叫侯喜，刚有诗名，夜里围着炉子坐着，与刘师服谈论诗。弥明在他的身边，相貌极丑，白鬓角黑脸孔，脖子长而喉结又突出，又说楚方言，侯喜把他在身边看作没有这个人一样。弥明忽然掀起衣襟扬起眉毛，指着炉子中的古鼎对侯喜说：“你说能作诗，和我一起吟咏这个吧！”刘师服因为他是衡湘旧相识，看他年老的样子，很尊重他，却不知道他有文学才能，听到这句话很高兴，拿起笔来题写了诗的头两句：“巧匠琢山骨，剗中事煎烹。”按次序把笔传给侯喜。侯喜踊跃地在刘师服诗句下接着写道：“外苞乾藓文，中有暗浪惊。”题写完了又把它吟诵一遍。弥明哑然失笑说：“你的诗如此而已吗？”就袖着手耸耸肩，倚着北墙坐着，对刘师服说：“我不明白世俗上的字，你替我写。”于是高声吟诵道：“龙头缩菌蠢，豕腹胀彭亨。”开始不象有意的，诗的意思有点象讥讽侯喜。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惭愧而又惊骇，然而又想靠多写来难倒他，就赋写两句又交给侯喜，写得是“大若烈士胆，圆如戴马纓。”侯喜又写成两句是“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弥贞。”弥明又让师服替他写道：“秋瓜未落蒂，冻芋强抽萌。”师服又吟咏说：“磨砢去圭角，浮润著光精。”写完，又交给侯喜。侯喜思索得更苦，一心要压倒弥明，每当思考着要说出句，吟声就更悲，拿起笔来想写，将下笔又停下来，也到底没能写出奇句。写得是“旁有双耳穿，上为孤髻撑。”吟诵完毕，弥明吟道：“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声。”他象开头那样不用意，但说出的诗更奇，不能曲解，语句都是讥讽两个文人的。夜将残，两个人起身辞谢说：“大师不是平常人，我们都服了，愿作您的

弟子，不敢再写诗了。”弥明大声说：“不能这样。这首诗不能不写成。”对刘师服说：“拿笔拿笔，我给你写成它。”就又连声吟唱道：“何当出灰炆，无计离瓶罌。谬居鼎鼐间，长使水火争。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徒尔坚贞性，不过升合盛。宁依暖热散，不与寒凉并。忽罹翻溢愆，实负任使诚。陋质荷斟酌，狭中愧提擎。岂能道仙药，但未污羊羹。区区徒自效，琐琐安足呈。难比俎豆用，不为手所撻。愿君勿嘲诮，此物方施行。”师服写完，弥明就让他把诗读一遍。读完，弥明对二人说：“这都不值得跟你们说，这难道算做文章吗？我是就你们所能而作罢了，不是我向师父学到而能做的。我能做到的，你们都不能听到，难道唯独写文章吗？我闲口了。”二人自觉没趣，都起来到床下站着，下拜说：“我们不敢问别的，希望问一句就行了，先生声称‘我不明白人间的书’冒昧相问您明白什么书，请让我们听听这个答案吧。”他们问了几次也没见弥明答应，二人不自得，就退回去坐下，弥明倚着墙已经睡着了，鼾声如雷鸣。二人只是恐惧失色，不敢喘息。过了一会儿，听到更鼓咚咚报晓，两个人也困了，就坐着睡了。等到醒来吃惊四顾，已失去弥明的踪影。问童奴，童奴说：“天快亮的时候，道士起来出了门，好象打算马上回来的样子，很久没回来，寻找他已经不见了。”两个人惊疑惋惜而又自责，就带着诗去拜见昌黎韩愈。他们问韩愈：“这是什么人呢？”韩愈说：“我听说有个隐居的君子叫弥明，难道是那个人吗？”于是给石鼎连句写了序，在代州流传。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陈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岁明经得第，选蕲州参军。秩满，漂寓江浙间。久之，再授兖州泗水丞。遂于县东二十里买山筑室，为终焉之计。居处深僻，俯瞰龟蒙，水石云霞，景象殊胜。少霞世累早绝，尤谐凤尚。偶一日沿溪独行，忽得美荫，因憩焉，神思昏然，不觉成寐。因为褐衣鹿帻之人梦中召去，随之远游，乃至城廓一所。碧天虚旷，瑞日瞳眈，人俗洁净，卉木鲜茂。少霞举目移足，惶惑不宁，即被导之令前。经历门堂，深邃莫测，遥见玉人当轩独立，少霞遽修敬谒。玉人谓曰：“愍子虔心，今宜领事。”少霞靡知所谓，复为鹿帻人引至东廊，止于石碑之侧。谓少霞曰：“召君书此，贺遇良因。”少霞素不工书，即极辞让。鹿帻人曰：“但按文而录，胡乃拒违。”俄有二童，自北而来，一捧牙箱，内有两幅紫绢文书，一斋笔砚。即付少霞，凝神搦管，顷刻而毕，因览读之，已记于心矣。题云：“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轳轳。雕珉盘础，镂檀棟臬。碧瓦鳞差，瑶璫坊截。阁凝瑞霞，楼横祥霓。驺虞巡徼，昌明捧闾。珠树规连，玉泉矩泄。灵飏遐集，圣日俯晰。太上游诣，无极便阙。百神守护，诸真班列。仙翁鹄立，道师水洁。饮玉成浆，饌琼为屑。桂旗不动，兰幄互设。妙乐兢奏，流铃间发。天籁虚徐，风箫冷澈。凤歌谐律，鹤舞会节。三变玄云，九成绛雪。易迁徒语，童初詎说。”方更周视，遂为鹿帻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纸笔，登即纪录。自是兖豫好奇之人，多诣少霞，谒访其事。有郑还古者，

为立传焉。且少霞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出《集异记》）

蔡少霞是陈留县人。他性情恬静温和，幼年时候就信奉道教。早年明经及第，选为蕲州参军。任职期满，就漂泊江苏浙江一带。过了很久，再次授职为兖州泗水县丞。他就在县城东二十里买山盖房，做着老的打算。住处幽深偏僻，俯瞰龟蒙，水石云霞，环境景象很美。少霞在世上的牵累早就没有了，尤其与早年的崇尚相谐。偶然有一天，他沿着溪水独自行走，忽然找到幽美的林荫，就在那里休息，神思昏然，不知不觉睡着了。于是被一个身穿褐衣头戴鹿皮头巾的人从梦中召去，就随着他远游，来到一座城廓。那里碧天虚旷，瑞日瞳眈，人俗洁净，花木鲜茂。少霞抬头迈步，惶恐迷惑心绪不宁，就被人领着让他往前走。经过大门殿堂，那里深邃莫测，远远地看见一个美人对着门独自站在那里，少霞马上恭恭敬敬地拜见。美人对他说：“我哀怜你虔诚的心，今天应该让你知道点事。”少霞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又被戴鹿皮头巾的人带到东边廊下，在一块石碑的旁边停下来。戴鹿皮巾的人对他说：“召你来写这个碑文，庆贺遇到好缘分。”少霞一向不善于写字，就极力推辞谦让。戴鹿皮巾的人说：“只是按照文章抄录，为什么竟然拒绝躲避？”不一会儿，有两个小童从北而走来，一个捧着牙箱，里边有两幅紫绢文书，一个捧着笔砚。二童就把文书和笔砚交给少霞，少霞聚精会神握着笔管，顷刻就写完了，就此看看读读，已经记在心里了。题写的内容是：“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泽东泄。新

宫宏宏，崇轩轳轳。雕珉盘础，镂檀棟臬。碧瓦鳞差，瑶珞坊截。阁凝瑞霞，楼横祥霓。骑虞巡徼，昌明捧阙。朱树矰连，玉泉矩泄。灵飏遐集，圣日俯晰。太上游诣，无极便阙，百神守护，诸真班列。仙翁鹤立，道师水洁。饮玉成浆，饌琼为屑。桂旗不动，兰幄互设。妙乐兢奏，流铃间发。天籁虚徐，风箫冷澈。凤歌谐律，鹤舞会节。三变玄云，九成绛雪。易迁徒语，童初讷说。”少霞正要再从头到尾看一遍，就被戴鹿皮头巾的人催促而走，一会儿就回来了，清清楚楚地就醒了。他急忙拿出纸笔，立刻记录。从此，兖豫二州好奇的人，都到少霞家里拜访那件事。有个郑还古，为此立了传。况且蔡少霞乃是孝廉，一个老年人，固然知道这件事不虚妄了。

郑居中

郑舍人居中，高雅之士，好道术。常遇张山人者，多同游处，人但呼为小张山人，亦不知其所能也。居襄汉间，除中书舍人，不就。开成二年春，往东洛嵩岳，携家僮三四人，与僧登历，无所不到，数月淹止。日晚至一处，林泉秀洁，爱甚忘返。会院僧不在，张烛热火将宿，遣仆者求之，兼取笔，似欲为诗者。操笔之次，灯灭火尽。一僮在侧，闻郑公仆地之声。喉中气粗，有光如鸡子，绕颈而出。遽吹薪明之，已不救矣。纸上有四字云：“香火愿毕。”毕字仅不成。后居山者及猎人时见之，衣服如游涉之状。当应是张生潜出言其终竟之日，郑公舍家以避耳，若此岂非达命者欤？（出《逸史》）

舍人郑居中，是个高雅之士，他喜欢道术，平常遇到张山人，多同他交游相处，人们只叫他为小张山人，也不知道他能做什么。他住在襄汉一带，授与他中书舍人的官职，他也不去就任。开成二年春，前往东洛嵩山，带着三四个家僮，与和尚一起登山游历，没有地方不到，几个月后才停止，滞留在那里。有一天晚上，他来到一个地方，那里山林秀美泉水洁净，他很喜爱那里忘了返回。正赶上院里的和尚不在，掌烛点火将要歇宿，他就派仆人去寻找，正取笔，好象打算写诗似的。郑居中拿笔之时，灯灭火烬。一个僮仆在他旁边，听到郑公倒地的声音。咽喉中气息很粗，有鸡子大的一束光亮，从他的脖子里环绕而出。僮仆急忙吹着薪柴去照他，已经没法救了。纸上有四个字写道：“香火愿毕”。毕字几乎没写成。后来在山里住的人及猎人有时见到他，衣服象是出游跋涉的样子。应当是张生悄悄，说出他性命终止的日期，郑公舍弃家业而躲避，如果是这样，郑居中岂不是达命的人吗？

伊用昌

熊皦补阙说：顷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许人也。其妻甚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尽其妙。夫虽饥寒丐食，终无愧意。或有豪富子弟，以言笑戏调，常有不可犯之色。其夫能饮，多狂逸，时人皆呼为伊风子。多游江左庐陵宜春等诸郡，出语轻忽，多为众所击。爱作《望江南》词，夫妻唱和。或宿于古寺废庙间，遇物即有所咏，其词皆有旨。熊只记得咏鼓词云：“江南鼓，梭肚两头桒。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余

多不记。江南有芒草，贫民采之织屨。缘地上卑湿，此草耐水，而贫民多着之。伊风子至茶陵县门，大题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时县官及胥吏大为不可，遭众人乱殴，逐出界。江南人呼轻薄之词为覆窠，其妻告曰：“常言小处不要覆窠，而君须要覆窠之。譬如骑恶马，落马足穿镫，非理伤堕一等。君不用苦之。”如是夫妻俱有轻薄之态。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抚州南城县所，有村民毙一犊。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觔，于乡校内烹炙，一夕俱食尽。至明，夫妻为肉所胀，俱死于乡校内。县镇吏民，以芦席裹尸，于县南路左百余步而瘞之。其镇将姓丁，是江西廉使刘公亲随，一年后得替归府，刘公已薨。忽一旦于北市棚下，见伊风子夫妻，唱望江南词乞钱。既相见甚喜，便叙旧事。执丁手上酒楼，三人共饮数斗。丁大醉而睡，伊风子遂索笔题酒楼壁云：“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从玄不复玄。已在淮南鸡犬后，而今便到玉皇前。”题毕，夫妻连臂高唱而出城，遂渡江至游帷观，题真君殿后，其御云：“定亿万兆恒沙军国主南方赤龙神王伊用昌。”词云：“日日祥云瑞气连，应侬家作大神仙。笔头洒起风雷力，剑下驱驰造化权。更与戎夷添礼乐，永教胡虏绝烽烟。列仙功业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题罢，连臂入西山。时人皆见蹶虚而行，自此更不复出。其丁将于酒楼上醉醒，怀内得紫金一十两。其金并送在淮海南城县。后人开其墓，只见芦席两领，裹烂牛肉十余觔，臭不可近，余更无别物。熊言六七岁时，犹记识伊风子。或着道服，称伊尊师。熊尝于顶上患一痛疔，疼痛不可忍。伊尊师含三口水，啜其痛便溃，并不为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亲睹其事，非谬说也。（出《玉堂闲话》）

补阙（官名）熊皦说，前几年，有个伊用昌，不知是哪里人。他的妻子很年轻，也很漂亮，音律和针线活这类事情，都能工尽其妙。她的丈夫虽然又饥又饿去讨饭，却始终没有愧意。有时候，有些富家子弟用言谈笑语调戏她，常表现出不可侵犯的脸色。她的丈夫能喝酒，经常发狂奔跑，当时的人都叫他伊疯子。这个伊疯子经常游历江东庐陵宜春等各郡，说出话来轻薄不注意，经常被众人殴打。爱作《望江南》词，夫妻唱和。有时在古寺废庙里住宿。遇到东西就有所咏，那些词都有些味道。熊皦只记得咏鼓词是这样写的：“江南鼓，梭肚两头栾。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其余的词多不记得。江南有一种芒草，贫民把它采来织草鞋。由于土地低湿，这种草耐水，因而贫民大多穿它。伊疯子来到茶陵县大门，大笔一挥写道：“茶陵一道好长街，两岸栽柳不栽槐。夜夜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当时县官及胥吏大为不满，伊疯子遭到众人乱打，被逐出界。江南人把轻薄之词叫做覆窠，他的妻子就告诉他说：“常说小地方不要覆窠（词），而你却一定要覆窠（词）之。譬如骑劣马，人落下马来，脚还穿在马镫里。非理伤堕相等。您不必为此苦恼，如此夫妻都表现出不屑之态。天祐年间岁当癸酉，夫妻来到抚州南城县地界。有个村民杀死一头小牛，他们夫妻讨来牛肉一二十斤，在乡校内又煮又烤，一个晚上就吃光了。到天亮的时候，夫妻被牛肉所胀，都死在乡校内。县镇的官吏和百姓，用芦席把他们的尸体裹上，埋在县城南边路旁一百多步的地方。那里镇守的将领姓丁，是江西廉使刘公的亲信随从，一年后得到替换回到廉使衙门时，刘公已死了。忽然有一天，姓丁的在北市栅子下，看到了伊疯子夫妻，正在唱望江南词讨钱。他们相见以后很

高兴，便说起过去的事。伊疯子拉着丁镇将的手上了酒楼，三个人一共饮了几斗酒。丁大醉而睡，伊疯子就要来笔在酒楼墙壁上题诗，他写的是：“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从玄不复玄。已在淮南鸡犬后，而今便到玉皇前。”题写完毕，夫妻二人拉着手高唱着出了城，于是渡江到了游帷观，在真君殿后题字，其头衔如下：“定亿万兆恒沙军国主南方赤龙神王伊用昌。”其词是：“日日祥云瑞气连，应侬家作大神仙。笔头洒起风雷力，剑下驱驰造化权。更与戎夷添礼乐，永教胡虏绝烽烟。列仙功业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题写完毕，夫妻俩又拉着手进入西山。当时人们都看见他们踏空而行，从此再也没有重新出现。那个丁将在酒楼上从醉中醒来，在怀内摸到紫金一十两。就把那些金子都送到淮海南城县。后人掘开他们夫妻的坟墓，只见到两领芦席、十多斤烂牛肉，已发臭不可靠近，其余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熊皦说他六七岁的时候，还记得伊疯子，有时穿着道家服装，称作伊尊师。熊皦在头顶上生了一块痈疔，疼痛得不能忍受。伊尊师含了三口水喷在患处，那个痈疔就溃落了，并不觉得痛苦，至今头上还有疤痕存在。熊皦说他亲眼见到那些事，不是荒谬的传说。

太平广记卷第五十六 女仙一

西王母 上元夫人 云华夫人 玄天二女

西王母

西王母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虚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化生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芬灵之墟，以主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东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金母生于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飞翔，以主元，毓神玄奥。于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公共理二气，而育养天地，陶钧万物矣。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隶焉。所居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阊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飚车羽轮，不可到也。所谓玉阙暨天，绿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彩帐，明月四朗。戴华胜，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宝盖沓映，羽掺荫

庭。轩砌之下，植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空青万条，瑶干千寻，无风而神籁自韵，琅琅然皆九奏八会之音也。神州在昆仑之东南，故尔雅云：“西王母目下是矣。”又云：“王母蓬发，戴华胜。虎齿善啸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统龟山九光之篆，使制召万灵，统括真圣，监盟证信，总诸天之羽仪。天尊上圣，朝晏之会，考校之所，王母皆临诀焉。上清宝经，三洞玉书，凡有授度，咸所关预也。黄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变多方，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师众大迷。帝归息太山之阿，昏然忧寝。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之者胜，战则克矣。”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剪神农之后，诛榆罔于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数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图。其后虞舜摄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舜即位，又授益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献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风。《尚书》帝验期曰：“王母之国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张道陵字辅汉，洎九圣七真，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时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盖之车，控飞虬之轨，越积石之峰，济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顾盼倏忽，诣王母于阙下。子登清斋三月，王母授以《琼华宝曜七晨素经》。茅君从西城王君诣白玉龟台，朝谒王母，求长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躯，慕龙凤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积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师元始天王

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珰二景缠炼之道，上行太极，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门，名曰玄真之经。今以授尔，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释以授焉。又周穆王时，命八骏与七华之士，使造父为御，西登昆仑，而宾于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锦，以为王母寿，本具周穆王传。至汉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内，此不复载焉。（出《集仙录》）

西王母，就是九灵太妙龟山金母，还有一个号是太虚九光龟台金母之君。她是西华的至妙，洞阴的极尊。在从前道气沉寂，湛体无为，将要启迪玄功，使万物滋生。就先用东华至真之气，变化而生木公。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芳灵的土山，而主管阳和之气。管理东方，也称为东王公。又用西华至妙之气，变化而生金母。金母在神州伊川诞生，她姓侯，生来就能飞翔，而主宰本源，养育玄奥神灵。在迷茫之中分出大道醇精之气，使气聚结成形。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调和二气，而育养天地造就万物。柔顺的根本也就是极阴的初始，位配西方，生养众类。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凡女子登仙得道的人，都隶属西王母管辖。她所居住的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阆风之苑。有城千里、十二座玉楼，以及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室和紫翠丹房。左边瑶池如带，右边翠水环绕。那座山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如果不乘飚车羽轮，就不可能到达。这就是所说的玉阙直至上天，绿台承接霄汉。那芒玉般的屋檐，朱紫色的房屋，连着青碧色的彩帐，明月照耀四方。戴着华美的首饰，佩着虎形花纹，左边站着仙女，右边站着羽童。众多宝饰车盖互相映照，仙女拿的羽扇遮

住了庭院。栏于台阶之下，种着白环树，形成丹刚之林，空中青枝万条，美玉般的树干高达千寻（一寻为八尺），无风而如神箫自然成韵，响亮的声音都是九奏八会之音。神州在昆仑的东南，所以《尔雅》上说：“西王母眼皮底下就是。”又说：王母蓬松着头发，戴着华美的首饰。长着虎牙善于长啸的，这是王母的使者，西方白虎神，不是王母的真形。元始天王给她方天元统龟山九光的道家秘文，让她控制召集各种生灵，统领真人圣人，监督盟誓验证凭证，总管天下羽仪。天尊上圣，朝宴之会，考校之所，王母都能来去那里。上清的宝经，三洞的玉书，凡授教度引之事，全是她所关涉参与的范围。黄帝征讨残暴的蚩尤，威力不能禁锢他，而且蚩尤又会多方幻变，征风召雨，吹烟喷雾，因而黄帝的军队大受迷惑。黄帝回到太山休息迷迷糊糊地忧虑着躺着。王母派使者披着黑色狐皮大衣，把一张符交给黄帝，这个使者说：“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到它的人就能胜利，作战就能打败敌人了。”符宽三寸，长一尺，青光晶莹象玉一样，用丹血写的字。黄帝把符佩带完以后，王母就命一个妇人，这个妇人长着人的脑袋鸟的身子，她对黄帝说：“我是九天玄女呀。”她又把三宫五意阴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以及灵宝五符五胜之文，全都传给黄帝。黄帝就在冀中战胜了蚩尤，剪除了神农之后，又在阪泉杀了榆罔，天下大定，在上谷的涿鹿建都。又过了几年，王母又派白虎神为使者，乘着白鹿，停留在黄帝的庭院中，授给他地图。其后虞舜代理国政，王母又派使者授给舜白玉环。舜即位，王母又给他增加地图，于是舜比黄帝时的九州扩大到十二州。王母又派使者献给舜白玉珪，吹它而和八风，《尚书》帝验期说：“王母之国在西方。”从前，有个茅盈，字叫叔申；有个

王褒，字叫子登；有个张道陵，字叫辅汉，及九圣七真，凡是得道授书的，都到昆仑山宫阙去朝拜王母。当时叔申、道陵侍奉太上道君，乘着九盖之车，驾驭着无角龙，越过积石的山峰，渡过微微细流的河津，浮于白水，凌于黑波，转眼之间来到宫阙之下，拜见王母。王子登吃了三个月清斋，王母授给他《琼华宝曜七晨素经》。茅盈从西城王君那里来到白玉龟台，朝拜西王母，求长生之道。他说：“我以不肖的躯体，渴求龙凤之寿，想要凭借朝菌般脆弱的身体，求得积日累日之期。王母可怜他为志向而努力，告诉他说：“我从前的老师元始天王以及扶桑帝君，把《玉佩金珰二景缠炼之道》传授给我，上行太极，下到十方，喝月嚼日入天门，名叫玄真之经。现在我把它传授给你，你应当勤修它。于是命令王城王君，一一解释而传授给茅盈。还有周穆王时，命八骏与七华之士，让造父当车夫，向西登上昆仑，而在王母那里作客。周穆王拿出白珪和重锦，用它给王母作寿礼。这事在周穆王传中有叙述。到了汉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王母又降于汉宫。记载在汉武帝传内，这里就不重复记载它了。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以来得道，总统真籍，亚于龟台金母。新降之处多使侍女相闻，己为宾侣焉。汉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祷醮名山，以求灵应。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后，西王母降于汉宫。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令坐，食（食字原阙。据明钞本、许刻本补。）以天厨，筵宴粗悉，命驾将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复坐。乃命侍女郭密香，

邀夫人同宴于汉宫。语在汉武帝传中。其后汉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咸阳茅盈字叔申，受黄金九锡之命，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时五帝君授册既毕，各升天而去。茅君之师乃总真王君，西灵王母与夫人，降于句曲之山金坛之陵华阳天宫，以宴茅君焉。时茅君中君名固，字季佛，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灵诀，亦受锡命紫素之册，固为定录君，衷为保命君，亦侍贞会。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统领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陈。”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长生之要。夫人悯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锦之囊，开绿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经》、《丹景道精经》、《隐地八术经》、《太极缘景经》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复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瑶之函，披云殊之笈，出《玉佩金瑞（明钞本作瑯）经》、《太霄隐书经》、《洞飞二景内书》，传司命君。各授书毕，王母与夫人告去，千乘万骑，升还太空矣。（出《汉武内传》）

上元夫人，是道君的弟子。她也是上古以来得道，总领真籍，仅次于龟台金母。她所降临之处，经常派使女去告诉，自己到那里作客。汉孝武皇帝爱好神仙之道，到名山祭祀祈祷以求灵应。元封元年即辛未年七月七日夜，二更之后，西王母降临到汉宫。汉武帝迎接拜见行了稽首礼，在王母身旁站了很久。王母唤汉武帝让他坐下，把天厨食品赏给他吃，筵席安排粗略齐全，王母让备车将要回去。汉武帝离席叩头，诚恳地请她留下。王母又坐了下来。于是王母就命侍女郭密香，邀请上元夫人同宴于汉宫。这事记载在汉武帝传中。其后，汉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咸阳

有个茅盈字叫叔申，受到皇帝黄金九锡（帝王尊礼大臣所用的九种物品）之命，作了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这时五位帝君授给文书完毕，各自升天而去。茅盈之师就是总真王君。西王母与夫人，降临于勾曲山金坛陵上的华阳天宫，来与茅盈聚会。当时茅盈的中君名固，字季佛，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给灵诀，也受赐命紫素之册，茅固为定录君，茅衷为保命君，也在宴会作陪。王君告诉二人说：“夫人乃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的高尊。统领十方玉女的名籍，你们可以自己陈请。”“二人离席拜了又拜，讨求长生不老的要诀。夫人被他们殷勤之志所感动，就命侍女宋辟非拿出紫锦囊，打开绿金书箱，把《三元流珠经》、《丹景道精经》、《隐地八术经》、《太极缘景经》共四部书，给了二人。王母又命侍女李方明，拿出丹琼匣子，打开云珠书籍，拿出《玉佩金瑞经》、《太霄隐书经》、《洞飞二景内书》，传司命君。各授书完毕，王母与夫人告辞离去，带着千车万马升天返回太空。

云华夫人

云华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徊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之道。尝东海游还，过江上，有巫山焉，峰岩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山下。大风卒至，崖振谷陨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斫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禹尝诣之，崇嶽之巅，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

散为轻云，油然而止，聚为夕雨；或化游龙，或为翔鹤，千态万状，不可亲也。禹疑其狡狴怪诞，非真仙也，问诸童律。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运道之用者圣也，圣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禀气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盖二气之祖宗、阴阳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光。云华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师三元道君，受上清宝经，受书于紫清阙下，为云华上宫夫人。主领教童真之士，理在玉英之台，隐见变化，盖其常也。亦由凝气成真，与道合体，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也。且气之弥纶天地，经营动植，大包造化，细入毫发。在人为人，在物为物，岂止于云雨龙鹤，飞鸿腾凤哉？”禹然之，后往诣焉，忽见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既灵官侍卫，不可名识。狮子抱关，天马启涂，毒龙电兽，八威备轩，夫人宴坐于瑶台之上。禹稽首问道，召禹使前而言曰：“夫圣匠肇兴，剖大混之一朴，发为亿万之体。发大蕴之一苞，散为无穷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国，刻漏以分昼夜，寒暑以成岁纪，兑离以正方位，山川以分阴阳，城廓以聚民，器械以卫众，舆服以表贵贱，禾黍以备凶歉。凡此之制，上禀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以养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杀有寒暑，雷霆有出入之期，风雨有动静之常。清气浮乎上，而浊众散于下。废兴之数，治乱之运，贤愚之质，善恶之性，刚柔之气，寿夭之命，贵贱之位，尊卑之叙，吉凶之感，穷达之期，此皆禀之于道，悬之于天，而圣人为纪也。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则有，道去则非。道无物不可存也，非修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将自复。复谓归于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变化万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参玄玄，地参混黄，人参道德。去

此之外，非道也哉。长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养其气，所以全也。则我命在我，非天地杀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于物矣，勤逮于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闻至道之要也。吾昔于紫清之阙受书，宝而勤之，我师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经，天真所宝，封之金台。佩入太微，则云轮上往，神武抱关，振衣瑶房，邀宴希林，左招仙公，右栖白山，而下眇太空。泛乎天津，则乘云骋龙，游此名山，则真人诣房，万人奉卫，山精伺迎。动有八景玉轮，静则宴处金堂。亦谓之“太上玉佩金珰”之妙文也。汝将欲越巨海而无飚轮，渡飞沙而无云轩，陟阨涂而无所举，涉泥波而无所乘，陆则困于远绝，水则惧于漂沦，将欲以导百谷而浚万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亦将授以灵宝真文，陆策虎豹，水制蛟龙，断馘千邪，检馭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阳明之天也。吾所授宝书，亦可以出入水火，啸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隐淪八地，颠倒五星，久视存身，与天相倾也。”因命侍女陵容华出丹玉之笈，开上清宝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导波决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别九州，而天锡玄珪，以为紫庭真人。其后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于襄王，王不能访道要以求长生，筑台于高唐之馆，作阳台之宫以祀之，宋玉作神仙赋以寓情，荒淫秽芜。高真上仙，岂可诬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谓之大仙，隔岸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也。复有石天尊神女坛，侧有竹，垂之若簷。有稿叶飞物着坛上者，竹则因风扫之，终莹洁不为所污。楚人世祀焉。（出《集仙录》）

云华夫人，是王母第二十三个女儿，太真王夫人的妹妹，名叫瑶姬。她接受的是“徊风混合万景炼神飞化”的道术。曾经从东海云游归来，经过长江之上，岸上有座巫山，那里峰岩挺拔，林壑幽美，巨石如坛，她在那里滞留很久。当时大禹治水，驻扎在山下。狂风突然刮来，崖谷震动山石滚落不可控制。因为与夫人相遇，大禹就拜见她向她求助。夫人就令侍女把用符策召鬼神的书交给他，同时命令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诸神，帮助大禹凿开山石疏通江水，把堵塞之处挖开，以疏通江流。禹下拜向她道谢。大禹曾到崇山峻岭之顶去拜访她，夫人在转眼之间就能变成石头，或突然飞腾在空中散为轻云，油然而止，凝聚成夕雨，有时变成游龙。有时化为翔鹤，状态万千，不可亲近。禹怀疑她狡猾奸诈离奇古怪不是真仙，就向童律询问。童律说：“天地的根本是道，运用道的人是圣，圣的品级，依次是真人仙人。其中有承气成真不修行而得道的。木公、金母就是这样的人。原来是二气的祖宗、阴阳的源本、仙真的主宰、造化元光。云华夫人是金母的女儿，从前以三元道君为师，接受上清宝经，在紫清阙下接受宝书，封为云华上宫夫人。她主管教化童真之士，在玉英台理事。时隐时现而变化，原来是她的常态。她也是由气凝聚成的真人，与道合为一体，不是禀承凡胎肉体而化成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而且气弥漫天空淹没大地，谋划营造动物植物，广泛包罗自然，细到毫毛头发。与人一起她就变成人，与物一起她就变作物，哪止于云雨龙鹤飞雁腾凤呢？”大禹认为他说得对，后来去拜见她，突然现出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又有灵官侍卫，不可指称记识。狮子守着关隘，天马在道路上启行，毒龙电兽，八方备为乘轩，夫人安坐于瑶台之上。禹行了稽

首礼请教道术，夫人召禹让他坐下，说：“圣匠初兴，剖开广大混沌之一朴，发散为亿万之体。揭开蕴积广大之一苞，散布为无穷之物。又使日月星运行而确立时间，封九州之域而控制邦国，刻记漏壶而分昼夜，用寒暑来纪年，用兑离来正方位，用山川来分阴阳，用城廓来聚集百姓，用器械来保卫大众，用车马服饰来表示贵贱，用五谷来备荒年，所有这些制度，都是禀承于星辰，而取法于神仙其人，来养育有形之物啊。因此，日月有暗有明，生杀有寒有暑，雷震有开始和结束之期，风雨有动和静的规律。清气在上飘浮，而浊众散处于下。兴与废的气数，治与乱的命运，贤与愚的资质，善与恶的本性，刚与柔的气质，长寿与短命的命运，贵与贱的地位，尊与卑的次序，吉与凶的感应，不得志与得志的期限，这都禀承于道，掌握在天，而由圣人管理它。本性出于上天，命运多在于人为。本性形成于天，而处世要合于道义。道义存在则可，违背道义则不可，道义无处不在，无物不存，但需要一定的修养之功，才能达到。玄天老人说过，致虚到极点，守静到至诚，万物将自行恢复。恢复指的是回归于道而常存。道的运用，变化万端而不够其一，所以天参悟玄玄，地参悟混黄，人参悟道德。除此之外，就不是道了。长久的要点是，天保护它的玄，地保护它的物，人保护他的气，这就是用来保全的办法。那么，我的命运在于我，不是天地杀我，鬼神害我，失去道就失去了自己。立志了，勤修了，您的功德达到物了，勤达到百姓了，善达到天了，然而没有听到至道的要诀。我从前在紫清之阙得到书，以之为宝而勤修，我的老师三元道君说，上真的内经，是天真当作宝贝的东西，把它封存在金台。带它进入太微，就有云轮往上升，神武把关，在瑶房整饰衣装，去遨游希世之林，左招仙

公，右卧白山，而向下斜视太空。在天河泛舟之后，就乘云跨龙游此名山，那么真人就登门拜访，万人都来侍奉护卫，山精也来伺候逢迎。动的时候有八景玉轮之车，静的时候就安处于金堂。这也称之为“太上玉佩金珰”之妙文。你将要越过大海而没有鼃轮，要渡过飞沙而没有云轩，登险途而没有舆车，涉泥波而没有船可乘，在陆上就会困于远方绝地。在水中就恐怕会漂泊沉沦，将要疏导百谷万川，危难长远啊。太上很怜惜你，也将把灵宝真文传给你，在陆地驱逐虎豹，在水中制服蛟龙，斩断千邪，约束驾馭群凶，用以成就你的功业。它在于阳明之天。我所传授的宝书，也可以出入水火，震摄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使八地隐沦，使五星颠倒，久视存身，与天相倾。”于是令侍女陵谷华拿出丹玉书箱，打开它拿出上清宝文交给他，禹拜谢受书而去，又得到庚辰、虞余的帮助，能够疏导波涛掘开河川，而成就治水之功，祭奠五岳，告别九州，天赐玄圭，用他作紫庭真人。那以后楚大夫宋玉，把这件事说给襄王听，襄王不能访求道家之要诀而求得长生，就于高唐之馆筑坛台，作阳台之宫来祭祀她，宋玉作《神仙赋》来寄托心情，荒淫秽芜。高真上仙，怎么可以捏造事实而使她们降临呢？有个祠庙在山下，世人称之为大仙，隔岸有块神女石，就是云华夫人所化。还有石天尊神女坛，旁边有竹子，叶子垂下象扫帚。有紫叶飞物落在坛上，竹子就凭风扫掉它，神女坛始终光净不被落物所污，楚人世代祭祀她。

玄天二女

燕昭王即位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

提谟。并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约而窈窕，绝古无伦。或行无影迹，或积年不饥。昭王处以单绡华幄，饮以璠珉之膏，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台，乃召二人来侧。时香风歙起，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缕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于翔鸾，而歌声轻飏。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飘梁动尘，未足加焉。其舞一名萦尘，言其体轻，与尘相乱；次曰集羽，言其婉转，若羽毛之从风也；末曰旋怀，言其支体缅曼，若入怀袖也。乃设麟文之席，散华芜之香。香出波弋国，浸地则土石皆香；着朽木腐草，莫不蔚茂；以薰枯骨，则肌肉皆生。以屑铺地，厚四五尺，使二人舞其上，弥日无迹，体轻故也。时有白鸾孤翔，衔千茎穉，穉于空中，自生花实，落地即生根叶，一岁百获，一茎满车，故曰盈车嘉穉。麟文者，错杂众宝以为席也，皆为云霞麟凤之状，昭王复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为神异，处于崇霞之台，设枕席以寝宴，遣人以卫之。王好神仙之术，故玄天之女，托形作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游于江汉。或在伊洛之滨，遍行天下，乍近乍远也。（出《王子年拾遗》）

燕昭王登上王位的第二年，广延国来进献两个善于跳舞的人，一个名叫旋波，一个名叫提谟。这两个人都细皮嫩肉，体态轻盈，气息芳香，姿态柔美而又贤淑美貌，风华绝代无与伦比。两个女子有时走路既无身影也无足迹，有时常年不饥。昭王用单薄的丝绸制成华丽的篷帐给她们住，拿似玉的美石之膏给她们喝，拿丹泉的粟米给她们吃。昭王登上崇霞台，就召二人来陪伴。这时香风吹起，徘徊飞舞，几乎不能自支，昭王用纓缕拂了一下，

二女就都跳起舞来。她们容颜妖艳妩媚，华丽胜于翔鸾，而且歌声轻飏。昭王就让女伶代唱，那个曲调清脆响亮，和谐的声音如潺潺流水，即使用绕梁惊尘来比拟，也不能算过分。她们的舞蹈，一个节目叫萦尘，指的是她们的体质轻，可与飞尘相混；其次叫作集羽，指的是她们的舞姿婉转，象羽毛随风飘动；最后一个舞蹈名叫旋怀，指的是她们的肢体细美，好象能揽入怀中装进袖内。昭王于是摆设麟文之席，散发华芜之香。这种香出自波弋国，滴落地上，土石都香；洒到朽木腐草之上，草木无不茂盛，用它来薰枯骨，肌肉就都生长出来。就用碎末铺地，厚四五尺，让二人在上面跳舞，跳了一整天，地上也没有痕迹，这是因为她们体轻的缘故啊。这时有只白鸾孤飞，衔着千茎嘉禾，嘉禾在空中自动开花结果实，落到地上就生出根和叶子，一年收获百次，一根茎就装满一车，所以叫做盈车嘉穗。麟文，就是把众多宝贝错杂起来用它作成席，都形成云霞麟凤的形状，昭王又把衣袖挥动了一下，跳舞的人都停止下来，昭王知道两个女子是神异之人，就让她们住在崇霞台，安设枕席来睡觉宴乐，并派人守卫她们。昭王喜好神仙之术，所以玄天二女托形化作二人。昭王末年，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女子在哪里，她们有时在江汉一带，有时在伊洛之滨，走遍了天下，有时走得近，有时走得远。

太平广记卷第五十七 女仙二

太真夫人 萼绿华

太真夫人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字罗敷，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为三天太上府司直，主总纪天曹之违错，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游逸，委官废事，有司奏劾，以不亲局察，降主事东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神，五百年一代其职。夫人因来视之，励其使修守政事，以补其过。过临淄县，小吏和君贤，为贼所伤，殆死，夫人见愍，问之，君贤以实对。夫人曰：“汝所伤乃重刃关于肺腑，五脏泄漏，血凝绛府，气激伤外，此将死之厄也，不可复生，如何？”君贤知是神人，扣头求哀，夫人于肘后筒中，出药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时而愈，血绝创合，无复惨痛。君贤再拜跪曰：“家财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当自展努力，以报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谢我，亦可随去否？”君贤乃易姓名，自号马明生，随夫人执役。夫人还入东岳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悬绝，重岩深隐。去地千余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玮，人迹所不能至，明生初但欲学授金创

方。既见神仙来往，及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给扫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及眩惑众变试之，明生神情澄正，终不恐惧。又使明生他行别宿，因以好女戏调亲接之，明生心坚静固，无邪念。夫人他行去，十日五日一还，或一月二十日，辄见有仙人宾客，乘龙驎，驾虎豹往来，或有拜谒者，真仙弥日盈坐。客到，辄令明生出外别室中。或立致精细厨食，馥果香酒奇浆，不可名目。或呼坐，与之同饮食。又闻空中有琴瑟之音，歌声宛妙。夫人亦时自弹琴，有一弦而五音并奏，高朗响激，闻于数里，众鸟皆聚集于岫室之间，徘徊飞翔，驱之不去。殆天人之乐，自然之妙也。夫人栖止，常与明生同石室中而异榻，幽寂之所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但见常有一白龙来迎，夫人即着云光绣袍，乘龙而去。袍上专是明月珠缀衣领，带玉珮，戴金华太玄之冠，亦不见有从者，既还，龙即自去。所居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锦被褥，紫罗帐。帐中服玩，瑰金函玉，玄黄罗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两卷素书，题曰《九天太上道经》。明生亦不敢发视其文，唯供洒扫，守岩室而已。如此五年，愈加勤肃，夫人叹而谓之曰：“汝真可教，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灵气，终莫之废。虽欲求死，焉可得乎？”因以姓氏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间，今奉天皇命，又按太上召，不复得停，念汝专谨，故以相语，欲教汝长生之方，延年之术。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然龙胎之醴，适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学，固非汝所得闻，纵或闻之，亦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其方秘要，立可得用，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升天者矣。明日安期当来，吾将以汝付嘱焉，汝相稍久，其术必传。”明日安期先生果至，乘骏驎，着朱衣远游冠，带玉佩及虎头般革囊，

视之年可二十许，洁白严整，从可六七仙人，皆执节奉卫。见夫人拜揖甚敬，自称下官。须臾设酒果厨膳，饮宴半日许。安期自说：“昔与夫人游安息国西海际，食枣异美，此间枣殊不及也。忆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与君共食一枣，乃不尽。此间小枣，那可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见司阴与西汉夫人共游，见问以阳九百六之期，圣主受命之劫，下官答以幼稚，未识运厄之纪，别当咨太真王夫人。今既赐坐，愿请此数。”夫人曰：“期运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夫天地有大阳九大百六，小阳九小百六。天厄谓之阳九，地亏谓之百六。此二灾是天地之否泰阴阳，九地之孳蚀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而此运所钟，圣人不能禳，今大厄犹未，然唐世是小阳九之始，计讫来甲申岁，百六将会矣。尔时道德方隆，凶恶顿肆。圣君受命，乃在壬辰，无复千年，亦寻至也。西汉夫人俱已经见，所以相问，当是相试耳。然复是司阴君所局。夫阳九者，天旱海消而陆自焦。百六者，海竭而陵自填，四海水减，沧溟成山。连城之鲸，万丈之蛟，不达期运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词讼纷纭，布于上府。三天烦于省察，司命亦疲于按对。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冲，其深难测，今已渐枯。入气蒸于山泽，流沙坐于原口。于是四海俱会，群龙鼓舞，尔乃须甲申之年，将飞洪倒流。今水母上天门而告期，积石开万泉而通路，飞阴风以挠苍生，注玄流以布遐迩，洋溢在数年之中，漫衍终九载之暮。既得道之真，体灵合妙。至其时也，但当腾虚空而盼山陂。游浮岳而视广川，乘玄鸿以溱州城，御虬攀而迈景云耳，咄嗟之间，忽焉便适，可以翔身娱目，岂足经意乎？当日且论酒事，何用此为也？”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训。昔遇因缘，遂来见随。虽

质秽未灵，而淫欲已消，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君可得尔，便宜将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单危，经胃内薄，血津疲羸，肝（肝原作用。据明钞本改）膻不注其眼，唇口不辨其机。盖大慈而不合夫（夫原作天。据明钞本改）人欲，奔走而不及灵飞，适宜慰抚，以成其志。不可试以仙变八威也，切勿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诺。但恐道浅术薄，不足以训授耳。下官昔受此方于汉成丈人，此则先师之成法，实不敢仓卒而传，要当令在二千年之内，必使其窥天路矣。下官往与女郎俱会玄丘，观九陔之垒砢，望弱水而东流，赐酣玄碧之香酒，不觉高卑而咏，同当开尊及灵篆，偶见玉胎琼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云天，解形万变，上为真皇。此术径妙，盖约于金液之华，又速于霜雪九转之锋。今非敢有讥，舍近而从远，弃径而追，实思闻神方之品第，愿知真仙之高尊，苟卑降有时，非所宜论，琼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邪？”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灵方，乃天真所宜用，非俗流下尸所能窥窬也。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龙胎之醴，二名玉胎琼液之膏，三名飞丹紫华流精，四名朱光云碧之腴，五名九种红华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华，七名九转霜雪之丹，八名九鼎云英，九名云光石流飞丹，此皆九转之次第也。得仙者亦有九品，第一上仙，号天九真王；第二次仙，号三天真王；第三号太上真人；第四号飞天真人；第五号灵仙；第六号真人；第七号灵人；第八号飞仙；第九号仙人。此九仙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学。彼知金液，已为过矣，至于玉皇之所饵，非浅学所宜闻。君虽得道，而久在世上，器浊染于正气，尘垢鼓于三一，犹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迈扶桑而谒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谕，何况下才，而令闻其篇目耶？”安期有惭色，退

席曰：“下官实不如灵药之妙，品殊乃尔，信骇听矣。”因自陈曰：“下官曾闻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经》。清虚镜无，鉴朗玄冥，诚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弥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训，不审其书可得见乎？如暂睹盼太真，则鱼目易质矣。”夫人哂尔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将非下才可得交关。君但当弘今之功，无代非分之劳矣。我正尔暂北到玄洲，东诣方丈，漱龙胎于玄都之宫，试玉女于众仙之堂。天事靡盐，将俟事暇，相示以太上真经也。君能勤正一于太清，役恒华而命四渎，然后寻我于三天之丘，见索于锺山王屋，则真书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无为屈逸骏而步沧津，损舟楫而济溟海矣。如向所论阳九百六，应期辄降，夫安危无专，否泰有对，超然远鉴，怅怀感慨。亢极之灾，可避而不可禳。明期运所锺，圣主不能知，是以伯阳弃周，关令悟其国弊。天人之事，彰于品物。君何为杳杳久为地仙乎？孰若先觉以高飞，超风尘而自洁，避甲申于玄涂。并真灵而齐列乎？言为尔尽，君将勸之。”安期长跪曰：“今日受教，辄奉修焉。”夫人语明生曰：“吾不得复停，汝随此君去，勿忧念也，我亦时当往视汝，因以五言诗二篇赠之，可以相勸。”明生流涕而辞，乃随安期负笈入女儿山，夫人乘龙而去。后明生随师周游青城庐潜，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炼而升天。（出《神仙传》）

太真夫人，是王母的小女儿，年纪大约十六七岁，名叫婉，字叫罗敷，遂寿事玄都太真王。她有个儿子是三天太上府的司直，主管天曹违错的总纠察，类似地上的卿佐。他年少喜好游乐，

托付的官员荒废政事，有司上奏章弹劾，因为不亲自参与纠察，把他降职到东岳任主事，退出真王的编制，掌管鬼神之神，五百年替换一次职务。夫人因此来看他，鼓励他勤奋治理奉行政事，来弥补他的过失。经过临淄县，有个小吏叫和君贤，被贼所伤，将要死了，夫人见到了可怜他，就问他，君贤按实回答。夫人说：“你受的伤是重刃刺肺腑，五脏泄漏，心脏的血凝固了，又气激于伤外，这是将死的灾难啊，不可能复生了，怎么办呢？”君贤知道她是神仙，就叩头哀求，夫人就从肘后竹筒中拿出一丸药，象小豆粒那么大，就让他把它吞服下去，和君贤立刻就痊愈了，血不流了，伤口也合上了，也不再有什么疼痛的感觉了。君贤拜了两拜跪下说：“我的家财不够，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报答你所施给我的恩情，只应当施展自己驽钝之力，来报答受到的好处了。”夫人说：“你一定要感谢我的话，可以随我去吗？”君贤就改名换姓，自称马明生，随夫人差遣。夫人回来，进入东岳岱宗山峭壁上的石室之中，上下隔绝，在重重岩石深处隐居。这里离地面一千多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和奇瑰的珍宝，人迹不能到达这个地方，马明生最初只想学习传授金创药方。见到神仙来往之后，以及知道有不死的道术，就起早贪黑供给役使洒扫庭院，不敢松懈倦怠。夫人也用鬼神虎豹以及使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变化试探他，明生神情清正，始终不害怕。夫人又让明生另找地方住宿，借此用美女调戏亲近他，明生心坚意固静默待之，没有邪念。夫人到别处去，十天或五天回来一次，有时一个月或二十天回来一次。明生往往看到有仙人宾客，乘着龙麟，驾着虎豹来来往往，有时还有拜见的人，真仙整日满坐。客人一到，夫人就让明生出去到外边别的屋子中。或者立刻弄来精细饮食、菜肴、鲜果、香酒、奇

浆，都不能说出它们的名目。有时也唤他坐下，跟他们一起同饮同食。又听到空中有琴瑟的声音，歌声婉转绝妙。夫人有时也自己弹琴，有一根弦而能同时奏出五个音，声音高朗音响激越，传到几里，众鸟都聚集到洞室之间，徘徊飞翔，驱之不去。大概夫人的乐趣，是自然之妙吧。夫人歇宿时，常与明生在同一间石室中，而睡在不同的床上。幽暗寂静的地方，只有他们两个人。有时，夫人远行而去，也不告诉明生她去哪里，只见有一条白龙来迎接，夫人就穿上云光绣袍，乘龙而去。袍子上是明月珠点缀衣领，身上带着玉佩，头上戴着金华太玄冠，也不见有跟随的人，回来以后，龙就自己飞去。所住石室的玉床之上，有紫色锦缎的被褥、紫色的绫罗帐子。帐中服饰和观赏物，珍奇的金成匣的玉，五光十色地摆着，都不是人世所有，也不能一一知道它们的名称。还有两卷白绢写成的书，题名叫《九天太上道经》，明生也不敢打开看那经文，只任洒扫之职，看守石室而已。如此五年，明生更加勤劳恭敬，夫人赞叹地对他说：“你真可教，是个一定能够得道的人。凭你个俗人，而能没有淫欲不懈怠，恭敬景仰灵气，始终没有荒废它。这样，即使想要求死，怎么能办得到呢？”于是把自己的姓氏本末告诉明生，她说：“我长久在人间，现在奉天皇的命令，又按照太上之召，不再能停留在此了，念你专心谨慎，所以把这话告诉你，想要教给你长生不老的方法，延长寿命的道术。而我接受的方术，是饮用太和自然龙胎醴，才可以授为三天真人。不可用它教初学的人，当然不是你所能听到的。即使听到它，也不能用它来养身。有个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那个方秘密要领，立即可以得到运用，这是元君太乙之道，白日升天的法术。明天安期该当来，我将把你托付给他，你跟随他稍久，

他的法术一定传给你。”第二天，安期先生果然到来，乘着骏麟，穿着朱红衣服，戴着远游冠，腰挂玉佩以及虎头般革囊，看他的年龄大约二十多岁，洁白严整，大约有六七个仙人随着他，都拿着符节奉卫着。安期先生看见夫人，下拜作揖很恭敬，自称下官。不一会儿，摆上酒果饭菜，饮宴半日有余。安期自己说：“从前与夫人游安息国西海边，吃的枣味道很美，这里的枣很不及它。回想此事不久，已经二千年了。”夫人说：“我从前与您共同吃一个枣，竟然吃不完。这里的小枣，哪能比呢？”安期说：“下官前些天去九河，见到司阴与西汉夫人共游，他们拿阳九百六之期问我，又问我圣主受命的劫数，下官因幼稚，不知道运厄的年代，该另外向太真王夫人请教来回答。今天夫人既然赐坐，愿请教这些运数。”夫人说：“期运广泛，不是您仓猝之间能够知道的。天地有大阳九大百六，小阳九小百六。天灾叫做阳九，地亏叫做百六。这两灾是天地使阴阳由顺变逆，九地受到损害。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而此运所当，圣人也不能消除灾殃，如今大灾还没有，然而唐代是小阳九的开始，计算将来甲申年，百六将逢了。这时道德正兴盛，凶恶停止放纵。圣君受命，就在壬辰，不用再到千年，也不久就到了。西汉夫人全部已经见到，所以问你，该当是试试你罢了。然而这是司阴君所限。阳九，天旱海消而陆地自行枯干。百六，海尽而陵自增，四海之水减少，沧海变成高山。连城的鲸鱼，万丈的蛟龙，不通期运的限度，只有叩头请天而讨水，诉讼纷纭，遍布于天府。三天被省视察而发烦，司命也对按验核对而感到疲倦。九河之口，是赤水所冲，它的深度难以测量，如今已经渐渐干枯。入气在山泽蒸腾，流沙在原口成尘。于是四海都会合起来，群龙鼓舞，这就等甲申年将飞洪倒

流。现在水母上天门去告求期限，积石开万泉来通路，飞阴风而阻挠苍生，灌下玄流而遍布远近，洋溢在数年之中，长流到九载之后。得到道家真传之后，肉体与灵性合妙。到那时，只当在虚空腾云而望山坡。漫游五岳而视广宽山川，乘天鸿而趋州城，驾虬犴而追赶浮云，咄嗟之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可以展身娱目，怎么能够经意呢？当今之日且论酒事，说这些干什么？”于是指马明生向安期说：“这个人有心向慕，大概可以教诲。从前遇到一个因由，就来随着我。虽然素质不洁没有灵性，而淫欲已经消除，现在不可传授玄和太真之道，将要让他跟您学习金液丹方。您同意这样做，就应当领他去。流俗之人，心肺箠危，经胃内薄，血液疲弱，肝脊不入其眼，唇口不辨其机。大概是太慈悲不合乎人欲，奔走而不如灵飞，适宜抚慰，以完成他的志向。不可用仙变八威试他，切勿太苛刻令他失其正道。”安期说：“好吧。只怕我的道浅术薄，不够用来教诲传授罢了。下官从前从汉成丈人那里接受此方，这就是先师的成法，实在不敢仓猝传授，要承命在二千年之内，一定使他窥见天路。下官往日与女郎在玄丘一起相会，观九陔之阻碍，望弱水向东流，赐给玄碧酣香之酒，不觉高低而吟咏，一起打开尊笈灵箓，偶然看到玉胎琼膏之方，服用一刀圭，立刻登上云天，解脱形体而千变万化，上天做真皇。此术直达妙境，大概比金液之华简要，又比霜雪九转之锋快速。今天不是我有所讥讽，舍近而从远，弃简而追烦，实在想听听神方的品级次第，希望知道真仙的高尚尊贵，如果下降有时，不宜议论，那琼腴之方，一定是炼者不可能使用吗？”夫人说：“您知道吗？这是天皇的灵方，乃是天真所适宜使用的，不是俗流下尸所能窥视的。仙方共有九个品级，一品名叫《太和自然龙胎之

醴》，二品名叫《玉胎琼液之膏》，三品名叫《飞丹紫华流精》，四品名叫《朱光云碧之腴》，五品名叫《九种红华神丹》，六品名叫《太清金液之华》，七品名叫《九转霜雪之丹》，八品名叫《九鼎云英》，九品名叫《云光石流飞丹》，这都是九转的次第。得仙者也有九品，第一上仙，号称天九真王；第二次仙，号称三天真王；第三号称太上真人；第四号称飞天真人；第五号称灵仙；第六号称真人；第七号称灵人；第八号称飞仙；第九号称仙人。这是九仙的品级次第。品级之间各有差降，不可越品超学。他知道金液，已经是过分了，至于玉皇吃的丹药，不是学浅之人所应该听到的。您虽然得道，而长久在人世上，喧闹的浊尘传染到正气，尘垢超过三分之一，还不可登上三天而朝拜太上，过扶桑而拜见太真。玉胎之方尚且不可知道，何况低下之才，而让他听到那些篇目吗？”安期有惭愧的神色，就离席说：“下官实在不了解灵药之妙，品级差别如此，的确骇人听闻。”趁便自己陈请说：“下官曾经听说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经》，清虚镜无，照亮天地，实在不是下愚之才可以得到瞻仰的，然而受您接待很久，交往很深，我不自量力，乞请教诲，不知道那书可以让我见到吗？如果暂看一下太真经，那么鱼目就变珍珠了。”夫人微微而笑，很久才说：“太上的道不同，真府遥远，将不是下品之才可以得到的。您只应当弘扬现在的功德，不要非分地代劳了。我正要暂时向北到玄洲去，向东拜访方丈山，到玄都宫漱龙胎，到众仙堂试玉女。天上的事不停，将要等到事情办完有闲暇，再把太上真经拿给你看吧。您能够对太清勤正专一，役你恒华山而使江、淮、河、济听命，然后到三天之丘寻我，到钟山王屋山找我，真书就可以得到

传授了。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要枉屈逸骏而渡沧河，损失舟楫而过大河了。如刚才所谈阳九百六，到期就令降临，安与危不会专于其一，凶与吉也有对应，超然远鉴，怅怀感慨。极大的灾祸，可以躲避而不可以消除。明白了期运所当之时，圣主不能使人知，因此伯阳弃周，关令醒悟他的国家将败。天人的事情，在品物上显示出来。您为什么昏昏然长久做地仙呢？哪如先觉而高飞，跳出风尘而自洁，到玄途避甲申，与真人灵人而并列呢？话为你说尽了，您勉力而为吧。”安期跪直身子，说：“今天受到教诲，就遵奉修行。”夫人告诉马明生说：“我不能再停留了，你随此君去，不要忧虑思念，我也会抽时间去看你。就把两篇五言诗赠给你吧，可以相勉。”明生流着泪告辞了，就随着安期先生背着书箱进了女儿山，夫人乘龙而去。后来马明生随着师父周游青城庐潜，总共二十年，就得到了金液之方，修炼而升天。

萼绿华

萼绿华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许，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以晋穆帝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于羊权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辄六过其家。权字道学，即晋简文黄门郎羊欣祖也。权及欣，皆潜修道要，耽玄味真。绿华云：“我本姓杨。”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罗郁也，宿命时，曾为其师母毒杀乳妇玄洲。以先罪未灭，故暂谪降臭浊，以偿其过。赠权诗一篇，并火浣布手巾一，金玉条脱各一枚。条脱似指环而大，异常精好。谓权曰：“慎无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则彼此获罪。”因曰：“修道

之士，视锦绣如弊帛，视爵位如过客，视金玉如砾石。无思无虑，无事无为。行人所不能行，学人所不能学，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独；世人行俗务，我学恬淡；世人勤声利，我勤内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长生。故我行之已九百岁矣。”授权尸解药，亦隐景化形而去，今在湘东山中。（出《真诰》）

萼绿华是个女仙，年纪大约二十多岁，穿着一套青衣，颜色很整齐。在晋穆帝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她降临到羊权的家中。她自己说是南山人，羊权不知她是什么仙。自从这次以后，一个月内就六次到羊权家。羊权字叫道学，就是晋简文帝时黄门郎羊欣的祖先。羊权及羊欣，都潜心修炼道家精要，沉溺于玄真修仙之学。绿华说：“我本来姓杨。”又说是九嶷山中得道的罗郁，前世的时候，曾经为她的师母毒死乳妇在玄洲。因为前罪浸有消除，所以暂时贬降到下界，来补偿她的过错。她赠给羊权诗一篇，还有一条石棉布的手巾、金玉手镯各一枚。手镯似指环，而比指环大，异常精美。她对羊权说：“千万不要泄露我下凡的事，泄露了彼此就都得获罪。”又趁便说：“修道的人，把锦绣看得象破布一样，把爵位看得和过客一样，把金玉看得与沙石一样。不思不想，没有事情也不干什么。做的是人所不能做的事，学的是人所不能学的东西，努力的是人所不能努力的方面，得到的是人所不能得到的好处。为什么呢？世上的人做嗜欲的事，我做孤独寡欲的事；世人忙于俗务，我学的是恬静淡泊；世人努力

追求的是声名利禄，我努力的是内心修行；世人得到的是衰老死亡，我得到的是长生不老。所以我修行已经九百年了。”她传授给羊权尸解的药，羊权也隐影化形而去，如今在湘东的大山之中。

太平广记卷第五十八 女仙三

魏夫人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晋司徒剧阳文康公舒之女，名华存，字贤安。幼而好道，静默恭谨。读庄老，三传五经百氏，无不该览。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举。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亲戚往来，一无关见，常欲别居闲处，父母不许。年二十四，强适太保掾南阳刘文，字幼彦。生二子，长曰璞，次曰瑕。幼彦后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灵，精诚弥笃。二子粗立，乃离隔宇室。斋于别寝。将逾三月，忽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褒来降。哀谓夫人曰：“闻子密纬真气，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虚天王，即汝之师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来矣。”景林真人曰：“虚皇鉴尔勤感，太极已注子之仙名于玉札矣。子其勩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闻上道内法（法字原阙。据明钞本补）晨景玉经者，仙道无缘得成。后日当会阆涂山中，尔谨密之。”王君乃

命侍女华散条、李明兑等，便披云蕴，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十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于此学道，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宝经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为小有洞天仙王。令所授者即南极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台，乃清虚之别宫耳。”于是王君起立北向，执书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虚微入道，上清玉晨，褒为太帝所敕，使教于魏华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谨按宝书。《神金虎文》、《大洞真经》、《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于阳明西山，受真人太师紫元夫人书也。华存当谨按明法，以成至真，诵修虚道，长为飞仙。有泄我书，族及一门，身为下鬼，塞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华存。”祝毕，王君又曰：“我受秘诀于紫元君，言听教于师云，此篇当传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获之，太帝命焉。此书自我当七人得之。以白玉为简，青玉为字，至华存则为四矣。”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令昼夜存念。读之万遍后，乃能洞观鬼神，安适六府，调和三魂五脏，主华色，反婴孩，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弹琴击钟吹箫，合节而发歌，歌毕，王君乃解摘经中所修之节度，及宝经之指归，行事之口诀诸要备讫，徐乃别去。是时太极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九气之璈，青童命东华玉女烟景珠，击西盈之钟，眇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贾屈廷，吹凤唳之箫，青虚真人命飞玄玉女鲜于虚，拊九合玉节。太极真人发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讽晨启文章，清虚咏驾飏之词，既散后，诸真元君，日夕来降，虽幼彦隔壁，寂然莫如，其后幼彦物故，值天下荒乱，夫人抚养内外，旁救穷乏。亦为真仙

默示其兆，知中原将乱，携二子渡江。璞为庾亮司马，又为温太真司马，后至安成太守。瑕为陶太尉侃从事中郎将。夫人自洛邑达江南，盗寇之中，凡所过处，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斋静，累感真灵，修真之益，与日俱进。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王君复与青童、东华君来降，授夫人成药二剂，一曰迁神白骑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灵丸。使顿服之，称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飚车来迎，夫人乃托剑化形而去，径入阳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极四真人、清虚王君，令夫人清斋五百日，读《大洞真经》，并分别真经要秘，道陵天师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篆之诀》。众真各禀至训，三日而去。道陵所以遍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当为女官祭酒，领职理民故也。夫人诵经万遍，积十六年，颜如少女，于是龟山九虚太真金母、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共迎夫人白日升天。北诣上清宫玉阙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黄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阙后圣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天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主下训奉道，教授当为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锡事毕，王母及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各去。使夫人于王屋小有天中，更斋戒二月毕，九微元君、龟山王母、三元夫人众诸真仙，并降于小有清虚上（上字下云笈七签九六有宫绛房之中时夫人与王君为宾主焉设琼酥玉酒金觞二十二字）。四奏，各命侍女陈钧成之曲，九灵合节，八音灵际，王母击节而歌，三元夫人弹云璈而答歌，余真各歌，须臾司命神仙诸隶属，及南岳迎官并至。虎旗龙辇，激耀百里中，王母诸真，乃共与夫人东南而行，俱诣天台霍山台，又便道过句

由金坛茅叔申，宴会二日二夕，共适于霍山。夫人安驾玉宇，然后各别。初，王君告夫人曰：“学者当去疾除病。”因授甘草谷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隶书小有王君并传，事甚详悉，又述《黄庭内景注》，叙青精馐饭方。后屡降茅山。子璞后至侍中，夫人令璞传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穆子玉斧，并皆升仙。陶贞白真诰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晋兴宁三年乙丑，降杨家，谓杨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见血肉，见虽避之，不如不见。”又云：“向过东海中，波声如雷。”又云：“裴清灵真人锦囊中有《宝神经》，昔从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宫定本，即是玄圃北坛西瑶之上台，天真珍文尽藏其中也。”因授书云：“若夫仰掷云轮，总轡太空，手携宵烟，足陟王庭。身升帝阙，披宝喻吸青，论九玄之逸度，沉万椿之长生，真言玄朗，高谭玉清。今则回灵尘矣，训我弟子，周目五浊，劳神臭腥。子所营者道，研咏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虑斯荡散，念且慎之。”仍云：“河东桐柏山之西头，适崩二百余丈，吾昨与茅叔申诣清虚宫，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顿落四十七人，复上者三人耳。固当洗心虚迈，勤注理尽，心殫意竭，如履冰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隐矣。但在庄敬丹到，而绝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宫所落，皆此辈也。岂止落名生籍，方将被考于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贵无邪，栖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顺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当困烦以领无耳。为道者精则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专，无益也。要在吝心消豁，秽念疾开，可以数看东山，勤望三秀，差复益耳。言者性命之全败，信者得失之关籥。张良三期，可谓笃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显或隐。托体遗迹者，道之隐也。昔有再酣琼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烂。

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户；贾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黄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乔岭之墓；李玉（明钞本李作季。酉阳杂俎二作季主）服云散以潜升，犹头足异处；墨狄饮虹丹以没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翦薤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胜纪。微乎得道，趣舍之迹，固无常矣。”保命君曰：“所谓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人死必视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皱者，亦尸解也。目不落光，（明抄本作目光不落）无异生人者，尸解也。发尽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经太阴，暂过三官者，肉脱脉散，血沉灰烂，而五脏自生，骨如玉，七魄营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当血肉再生，复质成形，必胜于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炼形。太阴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是也。若暂游太阴者，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七魄侍肉，胎灵录气，皆数满再生而飞天。其用他药尸解，非是灵丸者，即不得返故乡。三官执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殓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无者，有衣结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发脱而形飞者，有头断已死，乃从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为上；夜半解者为下；向晚向暮去者，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灾逼祸生，形坏气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层巢颓枝而坠落，百胜失于一败，惜乎。通仙之才，安可为二竖子而致毙耶？智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岂若守根静中，栖研三神，弥贯万物，而洞玄镜寂，混然与泥丸为一，而内外均福也。真人归心于一，任于永信。心归则正，神和信顺，利真之兆，自然之感。

无假两际也，若外见察观之气，内有愠结之晒，有如此者，我见其败，未见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师，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进，武解倍之。世人勤心于嗜欲，兼味于清正，华目以随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与众真吟诗曰：“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风扇绿轺。上真宴琼台，邈为地仙标。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预，使尔形气消。”夫人既游江南，遂于抚州并山立静室，又于临汝水西置坛宇。岁久芜梗，踪迹殆平。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迈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特加修饰，累有灵应。夫人亦寓梦以示之，后亦升天。玄宗教道士蔡伟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纪其事焉。（出《集仙录》及《本传》）

魏夫人是任城人，是晋朝司徒剧阳文康公魏舒的女儿，名叫华存，字叫贤安。她幼年时就好道，性情沉静恭谨。读《老子》、《庄子》以及三传五经百家著作，无不贯通。立志向慕神仙，沉溺玄真修仙之道，想要求得飞腾。常常服食胡麻散茯苓丸，吐的父母不答应。二十四岁那年，勉强把她嫁给太保掾即南阳的刘文，刘文字叫幼彦。他们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叫刘璞，次子叫刘瑕。刘幼彦后来做修武县令。夫人心期于幽灵，精诚更加深厚。两个儿子刚立事，她就隔离开屋室，另寝斋戒。将过三个月，忽然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褒来降临。王褒对夫人说：“听说你密修真气，专心于三清，勤苦到极点了。扶桑大帝君令

我传你神真之道。”青童君说：“清虚天王就是你的老师。”度明说：“你苦心求道，道今天来了。”景林真人说：“虚皇鉴于你辛苦勤奋，太极已经把你的仙名登记在玉札上了。你勉力做吧！”青童君又说：“你不再了解上道内法晨景玉经的话，仙道就无缘得到成功。后天当在瑯琊山中相会，你谨守这个秘密。”王君就命侍女华散条、李明兑等，拉开云蕴打开玉箱，拿出《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共三十一卷，并亲手交给夫人。王君趁此告诉她说：“我从前在这里学道。遇见南极夫人、西城王君，交给我宝经三十一卷，按它奉行而成为真人，职位是小有洞天仙王。令我所传授的经文就是南极之君、西城王君的原文。这座山的洞台，乃是清虚的别宫。”于是王君起立面向北，拿看书而祈祷说：“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虚微入道、上清玉晨，我被太帝所命，使我教授魏华存。这个月很好，吉日在戊申，谨按宝书《神金虎文》、《大洞真经》、《八素玉篇》共三十一卷，这是我从前在阳明西山精心思考，接受真人太师紫元夫人的书。华存应当谨按明法，以成为至真，诵修虚道，长做飞仙。如有泄露我书，满门族灭，身为下鬼，把他堵塞到河的源头，九天有令，敢告华存。”祈祷完毕，王君又说：“我从紫元君那里接受秘诀，从老师那里听到教诲说，此篇该当把它传给真人，不只我得到而已，你今天获得它，是大帝的命令。此书从我开始应当七个人得到它。此书用白玉为简，用青玉为字，至华存就是四个人了。”于是景林又交给夫人《黄庭内景经》，令夫人昼夜诵念。把它读过万遍以后，就能洞察鬼神，使六腑安适，调和三魂五脏，主华色，返回婴孩那样，乃是不死的法术。于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弹琴

击钟吹箫，合着节拍而歌唱，歌唱完毕，王君就解释指明经中所修的控制办法，以及宝经的内容，行事的口诀等诸要点，详细讲完以后，才慢慢地告别离去。这时，太极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奏九气之璈，青童命东华玉女烟景珠敲击西盈之钟，眈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贾屈庭吹风唳之箫，青虚真人命飞玄玉女鲜于虚拍九合玉节。太极真人唱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三诵晨启之章，清虚咏驾鸢之词，散去以后，诸真元君白天晚上都降临她家，幼彦虽然住在隔壁，却静悄悄地什么也不知道，其后幼彦死了，正值天下荒乱，夫人除了抚养全家内外，还救助贫乏的穷人。又因为真仙默默暗示给她征兆，夫人知道中原将乱，就带领二子渡过长江。刘璞做庾亮的司马，又任温太真的司马，后来做到安成太守。刘瑕做太尉陶侃的从事中郎将。夫人从洛阳到江南，在盗贼之中，凡所经过之处，都有神明保佑，常实现元吉。两个儿子地位已经成就，夫人因而得到专心斋戒静修，累次有真灵感应，修行真道的好处，也与日俱增。夫人在世八十三年，在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那年，王君又与青童、东华君来降临，交给夫人两剂成药，一种叫迁神白骑神散，一种叫石精金光化形灵丸。让她立刻喝下去，称疾不走。一共七天，太乙玄仙派飏车来迎接，夫人就以剑为假托化形而去，直入阳洛山中，第二天，青童君、太极四真人，清虚王君令夫人请斋五百天，读《大洞真经》，同时分辨真经重要秘诀。道陵真君又给她《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策之诀》。众真人各自标注重训，三天后才离去。道陵天师之所以遍教她事情的底细和原委，是因为夫人在世应当做女官祭酒，领职治理百姓的缘故。夫人诵经万遍，累计十六年，容颜象少女一样，于是龟山九虚太真金母、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共迎夫

人白日升天，向北到上清宫玉阙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黄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阙后圣君各令使者传达命令，授给夫人《天人玉札金文》，进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之职，品级比照仙公，使她以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为治所，主管下训奉道，教授应当成仙的人。男的叫做真人，女的叫做元君。夫人受敕封完毕，王母及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各自离去。让夫人在王屋小有天中再斋戒两个月完毕，九微元君、龟山王母、三元夫人众位真仙，同时降临小有天清虚之上。乐曲四奏，众真仙各命侍女展示钧天成曲，九灵合拍，八音灵际，王母打着拍子唱歌，三元夫人弹着云璈答歌，其余真仙也各自唱了歌，不一会儿，司命神仙的众隶山属，以及南岳迎接的官员同时来到。龙旗龙辇，光彩鲜明照耀百里之中，王母等众真人，就共同与夫人向东南而行，一起到天台霍山台，又顺便在途中拜访句由金坛茅叔申，宴会二天二夜，共同前往霍山。夫人平安抵达玉室之后，众真人各自离去。当初，王君告诉夫人说：“学道的人应当除去疾病。”于是传给她甘草各仙方，夫人服食了。夫人能用隶书写小有王君及传，记事很详细全面，又记述了《黄庭内经》的注释，叙述了青精饧饭方。后来她屡次降临茅山。她的儿子刘璞后来官至侍中，夫人命刘璞把法术传给司徒琅琊王的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许穆的儿子许玉斧，也都同时升仙。陶贞白的真诰中所称的南真，就是魏夫人。在晋朝兴宁三年乙丑，夫人降临杨家，对杨君说：“修道的人不想见到血肉，见到了虽然避开它，不如不见。”又说：“刚才经过东海中，听到波声如雷。”又说“裴清灵真人的锦囊中有《宝神经》，是他从前从紫微夫人那里接受过来的，我也有这书的西宫定本，就在玄圃北坛

西瑶的上台，天真珍文全部收藏在其中。”于是授给杨君说：“至于那仰掷云轮，驰马于太空，手拿宵烟，足登王庭。身升帝宫，披宝衣吸青云，论九玄的逸变，沉万椿的长生，真言玄朗，高谈玉洁。如今则回灵于尘世，训导我的弟子，环视五浊，劳神于腥臭。你所谋求的是道，所研咏的是妙。道和妙得到之后，你的道行就增加了，忧虑就荡散了，意念将慎重了。”又说：“河东桐柏山的西头，刚才崩塌二百多丈，我昨天与茅叔申去请虚宫，传真仙的名籍和得失的事情。一下子掉下去四十七个人，上来的仅三个人。本来应当洗心虚迈，尽力注理竭尽心意，象履冰蹈火那样，长久如此，仙道就不隐晦了。只在庄敬丹到，就断绝色欲的念头。如果抱着淫欲的想法，去修行上真之道，清宫掉落下去的，都是这一类人。那只是从生籍中除名，将被三官考究。努力谨慎去做吧。以道为宗的人贵在没有邪念，成为真仙的人安于恬静愉快。静寂到极点并非引导和顺的主旨，淡然也不是教授的造诣，所以应当用困烦来引领虚无。学道的人心诚就可以了，有诚心而不努力，有能力而不专一，这也是无益的。要在贪心消除，杂念速散，可以数看东山，勤望三秀，尚还有益。说的人性命的全与坏，是信的人得失的关键。张良三次约定日期，可以说是诚心于道而表明心意了。”又说：“得道离开人世，有的明显有的隐蔽。假托肉体留下痕迹的人，这是隐蔽得道。从前有人喝两次琼液就进了棺材，服一剂药就成了烂尸。鹿皮公吞服玉华就有蛆虫从体内流出；贾季子咽下金液尸臭传到百里；黄帝在荆山火烧九鼎之躯，尚有乔岭之墓；李玉服食云散而悄悄成仙，还头足异处；墨狄喝了虹丹而投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翦蓬跳进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如此之类，不可胜记。隐秘地得道，舍弃的

迹象，本来没有一定。”保命君说：“所谓尸解，就是假作死的形象给人看，不是真死。”南真说：“人死了一定要看看他的形体，象活人一样的，就是尸解。足不青、皮不皱的，也是尸解。目光不落，与生人无异的，是尸解。头发脱落而形体飞了的，是尸解。白天尸解，自然是成仙了。如果不是尸解之例，死后经过太阴暂过三官的，肉落脉散，血沉灰烂，而五脏自生，骨头象玉，七魄守侍，三魂守墓的，有的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当血肉再生，恢复原来形体，一定胜过从前未死时的容颜，这就叫做炼形。经过太阴改换面貌，就是三官之仙。”天帝说：“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如果是暂游太阴的，就由太一守尸，三魂造骨，七魄生肉，胎灵制气，都会数满重生而飞天。那些用其它药尸解，不是吃灵丸的，就不能返回故乡，三官捉拿他，那些死了又活过来的，没有殓殓而失其尸体，有形皮存在而又没了的，有衣扣没解衣在而形去了的，有头发脱落而形体飞了的，有头断已死，而人又从别处出现的，这都是尸解。白天尸解的为上；半夜尸解的为下；将暮将晚仙去的，为地下主宰者。这是得道的差异。人们修行道术，有的灾逼祸生，形体破坏气息没有了的，似乎由于多言而固执，多事而期望侥幸啊。因此，正如在秃枝上垒层巢而掉落下来，百胜失于一败，可惜呀。通仙之才，怎么可以被两个童子就弄死了呢？智因为没有边际而伤性，心因为好恶而荡真，哪如保守根本静下心来，栖研三神，全部贯通万物，而洞察玄寂，与泥丸混然合为一体，而内外都获得好处。真人把心思归于一处，保持永久诚信。心归则正，神和信顺，这是利真的征兆，自然的感应。不要两边虚假，如果外现察观之气，而内心

又有喜怒郁结，有这种情形的，我预见他一定失败，看不到他成功。地下的主宰者，乃是下品得道者中的文官。地下鬼师，乃是下品得道者中的武官。文解一百零四年一进，武解时间是文解的一倍。世人专心于嗜好欲望，再加上昏乱而不清正，花了眼而随世。怕死而希望成仙的人，多数都是武解，这是尸解中最下等的了。”夫人与众真人吟诗说：“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凤扇绿轺。上真宴琼台，遽为地仙标。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预，使尔形气消。”夫人游江南之后，就在抚州并山立静室，又在临汝水西设置坛宇。后来年久荒芜，踪迹几乎消失了。有个女道士叫黄灵微，年纪很大，已经八十岁了，但貌似婴孩。她的道号叫做花姑，她特意把魏夫人的静室、坛宇加以修饰，累次都有灵验。魏夫人也借梦境指示她，后来她也升了天。唐玄宗命道士蔡伟把她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把魏夫人修道处重新加以修缮，立碑来纪念其事。

太平广记卷第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园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宫人 钩翼夫人 南阳公主 程伟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儿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山顶石龟，其广数亩，高三仞。其侧有梯磴，远皆见。玉女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减耗。祠内有玉石马一匹焉。（出《集仙录》）

明星玉女住在华山，服食玉浆而白日升天。山顶上有个石龟，有几亩地那么大的范围，高二丈四。石龟的侧面有梯磴，从远处都能看见。玉女祠的前面有五个石臼，称作玉女洗头盆。石臼中水色碧绿，也很清澈，下雨时不增多溢出，天旱时也不减少。祠内有一匹玉石马在那里。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于常山，食蓬蘽根二百余年，颜如二十许。能致紫草，鬻与染工，得钱以与贫病者，往来城市，世世见之。远近之人，奉事者千余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见其影。或云：“昌容能炼形者也。”忽冲天而去。（出女仙传）

昌容是商王的女儿，在常山修道，吃了二百多年蓬蘽根，容颜还象二十多岁似的。她能弄到紫草卖给染工，得到钱就送给贫穷有病的人，往来城市买东西，几代人都见到过她。远近的人敬奉她的有一千多家，人们竟然不知道她所修之道。她常在日光下行走，人们却看不见她有影子。有人说：“昌容是能炼形的神仙。”后来，她忽然冲天而去。

园客妻

园客妻，神女也。园客者，济阴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存之以布。生华蚕焉。至蚕出时，有一女自来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饲之。蚕壮，得茧百三十枚。茧大如瓮，每一茧，缲六七日乃尽。缲讫，此女与园客俱去，济阴今有华蚕祠焉。（出《女仙传》）

园客的妻子是个神女。园客是济阴县人，相貌漂亮人又好，县里很多人想把女儿给他做妻子，园客始终不娶。他经常种五色香草，一直种了几十年，吃的是香草的果实。一天，忽然有五色蛾落在香草上。园客就把五色蛾收集起来，又用布给五色蛾垫上。五色蛾就在布垫上生出华蚕。到蚕出的时候，有一个女子自己来帮助园客养蚕，也用香草饲养它。蚕长大了，收获了一百三十枚蚕茧。蚕茧象瓮那么大，每一个蚕茧抽缣丝六七天才抽完。缣丝全部抽完以后，这个女子与园客一起走了。济阴县如今还有华蚕祠。

太玄女

太玄女，姓颛，名和，少丧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寿。惻然以为忧。常曰：“人之处世，一失不可复生。况闻寿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访明师，洗心求道，得王子之术。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时，单衣冰上，而颜色不变，身体温暖，可至积日。又能徙官府宫殿城市屋宅于他处，视之无异，指之即失其所在，门户棊柜有关钥者，指之即开，指山山摧，指树树拆，更指之，即复如故。将弟子行山间，日暮，以杖叩石，即开门户。入其中，屋宇床褥帟帐，廩供酒食如常。虽行万里，所在常尔。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张天，嘘之即灭。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须臾之间，或化老翁，或为小儿，或为车马，无所不为。行三十六术甚效，起死回生，救人无数。不知其何所服食，亦无得其术者。颜色益少，鬓发如鸦。忽白日升天而去。（出《女仙传》）

太玄女姓颀名和，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有人给她母子相面，都说她不能长寿，她悲悲切切地因为这事而发愁。她常说：“人活在世上，一旦失去就不能复生。何况听说寿限短促，不修行不可长生啊。”于是她就走访明师，洗心求道，学到了王子之术。修行了几年，就能进到水中而不沾湿。下大雪寒冷时，她穿着单衣站在冰上，而脸色不变，身体温暖，可以坚持到几天。又能把官府、宫殿、屋宅移到别处，看起来与原来无异，用手一指就又都消失了。门户箱柜有锁头的，她用手一指就开。指山山崩，指树树倒，再指一指它，就又恢复如旧。领着弟子在山里走，日落的时候，她用手杖敲一敲石头，石头就打开门户。进到里面，屋舍床褥帷帐，贮存的粮米酒食象平常一样。即使行走万里，所到之处总是这样。她还能让小的东西忽然间变得象房子那么大，让大的东西忽然间变得象细毛和芒刺那么小。有时吐出火来弥漫天空，吹一口气它就灭了。她还能坐在烈火之中，而衣服不燃烧。能在一会儿工夫，或变成老翁，或变成小孩，或变成车马，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变。她施行三十六样法术都很灵，起死回生，救人无数。但人们不知道她服食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她的法术的人。她的容颜越来越年轻，鬓发乌黑。有一天，她忽然白日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华山学道，精思服食，时还乡里省亲族。二百余年，容状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来善恶功过，有如目击。又知将来吉凶，言无不效。

见其外甥女年少多病，与之药。女服药时，年已七十，稍稍还少，色如婴儿。汉遣使行经西河，于城东见一女子，笞一老翁。头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问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儿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隐居华山中。悯妾多病，以神药授妾，渐复少壮。今此儿，妾令服药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问女及儿年各几许，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岁，儿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华山而去。（出《女仙传》）

西河少女，是神仙伯山甫的外甥女。伯山甫是雍州人，进入华山修道，精心思道服食仙药，有时回到家乡故里探望亲戚族人。二百多年了，伯山甫的容貌状态越来越年轻。他走进别人家里，就知道那家先代以来的善恶功过，就象亲眼见到一般。又知道将来的吉凶，他说的话无不灵验。看他的外甥女年少多病，就给她药吃。他的外甥女服药时，已经七十岁了，吃药后渐渐返回少年，脸色象婴儿。汉朝派使者行经西河，在城东看到一个女子正打一个老翁。这个老翁头白如雪，跪在地上接受杖打。使者觉得奇怪就问那女子，女子回答说：“这是我的儿子。从前，我的舅舅伯山甫得了神仙之道，隐居在华山中。他可怜我多病，就拿神药给我，我吃了药就渐渐恢复少壮。如今这个儿子，我让他服药他不肯，以致这般衰老，走路追不上我，我生他的气，所以就杖打他。”使者问女子和儿子年龄各多少，女子回答说：“我一百三十岁，儿子七十一岁。”这个女子也入华山而去。

梁玉清

《东方朔内传》云，秦并六国，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卫承庄，逃入卫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归位，卫承庄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谪于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于河伯，骖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耻其母淫奔之所，辄回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独异志》）

《东方朔内传》记载，秦始皇吞并六国的时候，太白星把织女的侍女梁玉清和卫承庄拐走，逃进卫城的少仙洞，四十六天不出来。天帝大怒，命令五岳之神搜捕他们。太白星被抓回去，卫承庄逃跑了。梁玉清有个儿子名叫休，玉清被贬到北斗下。每年当春，梁玉清的儿子就分配给河伯，驾车行雨。梁玉清的儿子休每次到少仙洞，就因为那里是他母亲淫奔的地方，而觉得羞耻，就把雨车赶回，所以这个地方常常少雨。

江妃

郑交甫常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装，佩两明珠，大如鸡卵。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桔是橙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

其旁搴之，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佩。”二女曰：“桔是橙也，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卷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即趋而去，行数十步，视怀空无珠，二女忽不见。《诗》云：“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礼自防，人莫敢犯，况神仙之变化乎？（出《列仙传》）

郑交甫曾经在汉江游玩时见到两个女子，她们都穿着华丽的服装，佩戴着两个像鸡蛋那么大的明珠。交甫看到了很喜欢，不知道她们是神仙，就对他的仆人说：“我想要下去讨求她们佩戴的珠子。”仆人说：“这里的人都善于辞令，得不到，恐怕还会沮丧后悔。”交甫不听，就下去跟她们说：“二位女子辛苦了。”二女回答说：“旅居异地的人辛苦，我们有什么辛苦？”交甫说：“桔子就是橙子，我用方筐盛着它，令它浮在汉水上，将顺流而下。我沿着它的旁边提取它，知道我是不辞让的，想请求您佩戴的东西。”二女说：“桔子是橙子，用圆筐盛之，令它浮于汉水，顺流而下，我在它的旁边，卷其芝而吃之。”亲手解下佩珠把它交给了交甫。交甫接过珠子就揣在怀中。快步离开以后，走了几十步，看到怀中已空，明珠没有了，二女也忽然不见了。《诗经》上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说的是她们以礼自防，没有人敢冒犯，何况是神仙变化的呢？

毛 女

毛女（女原作氏。据明钞本改），字玉姜，在华阴山中。山

客猎师，世世见之。形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秦亡，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叶，遂不饥寒，身轻如此。至西汉时，已百七十余年矣。（出《列仙传》）

毛女叫玉姜，住在华阴山中。进山之客和猎师，一代代人都见过她。她遍体生毛，自己说是秦始皇的宫女。秦朝灭亡时逃亡进山，道士教给她吃松树叶，于是不饥寒，身轻如此。到西汉时，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

秦宫人

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中见一人，无衣服，身生黑毛。猎人欲取之，而其人逾坑越谷，有如飞腾，不可追及。于是乃密伺其所在，合围而得之。问之；言：“我本秦之宫人，闻关东贼至，秦王出降，宫室烧燔，惊走入山。饥无所餐，当饿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叶松实。当时苦涩，后稍便之，遂不饥渴，冬不寒，夏不热。”计此女定是秦王子婴宫人，至成帝时，一百许岁，猎人将归，以谷食之。初时闻谷臭，呕吐，累日乃安。如是一年许，身毛稍脱落，转老而死。向使不为人所得，便成仙人也。（出《抱朴子》）

汉成帝时，打猎的人在终南山中见到一个人。这个人没有衣服，身上生着黑毛。猎人想要抓住她，而那个人跳过坑越过山谷，

像飞腾一般，不能追到。于是猎人就在暗中窥伺她所在之处，合围抓到她。并问她，她说：“我本来是秦朝的宫女，听说函谷关以东的贼兵来到，秦王出城投降，宫室被烧，就逃走进了山。饿了没有东西吃，要饿死了，有一个老翁教我吃松叶松果。当时吃后觉得苦涩，后来渐渐适应了，就不饥渴了，冬天不觉得冷，夏天不觉得热。”估计这个女子一定是秦王子婴的宫女，到汉成帝时，一百多岁了，猎人就把她领回去，拿五谷给她吃。开始时她闻到谷子觉得臭而呕吐，过了些日子就适应了。如此一年多，女子身上的毛渐渐脱落，转眼变老而死。先前假使不被人所获，就成为仙人了。

钩翼夫人

钩翼夫人，齐人也，姓赵，少好清静。病卧六年，右手卷，饮食少。汉武帝时，望气者云东北有贵人气，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伟，武帝发其手而得玉钩，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寻害之，殓尸不冷而香。一月后，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丝履，故名其宫曰钩翼，后避讳改为弋。（出《列仙传》）

钩翼夫人是齐人，姓赵，小时候就喜好清静。她有病卧床六年，右手卷曲，饮食少。汉武帝时，望气的人说东北方有贵人气，经推算而找到她，召她进宫。她的姿色很美，汉武帝扒开她的右手而得到玉钩，手能伸开了。汉武帝宠幸她，生下昭帝。武帝后来杀害了她，殓验时，她的尸体不冷而香。一个月后，昭帝即位，

为她改葬，棺中已空，只有丝鞋，所以给她的宫命名为钩翼，后来避讳改为弋。

南阳公主

汉南阳公主，出降王咸。属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虚，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为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谓咸曰：“国危世乱，非女子可以扶持。但当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远器竞，必可延生。若碌碌随时进退，恐不可免于支离之苦，奔波之患也。”咸曰龟俯世禄，未从其言。公主遂于华山结庐，栖止岁余。精思苦切，真灵感应，遂舍庐室而去。人或见之，徐徐绝壑，乘云气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升层巅，涕泗追望，漠然无迹。忽于岭上见遗朱履一双，前而取之，已化为石。因谓为公主峰，潘安仁为记，行于世。（出《集仙录》）

汉朝的南阳公主，下嫁给王咸。王咸的族人王莽掌管政务。公主早就仰慕空虚，崇尚至道。常常追念文帝、景帝治理的盛世，又知道武帝那一代，屡有神仙降临，就对王咸说：“国家危机，时代混乱，不是女子可以扶持的。只应自保安然平和，退身修道，与喧闹纷争稍远，一定可以延年。如果平庸无能地随着时势进退，恐怕不能免除流离之苦和奔波之患。”王咸说他尽力为朝廷俸禄勤劳，没有听从她的话。公主就在华山盖了草房，住了一年多。由于她精思苦修，就有真灵感应，终于舍弃屋室而去。有的人看到她在绝壁上慢慢地乘着云气冉冉而去。王咸入山去追她，

越过大沟，登上一层层山巅，涕泪交流地追望，但四处寂静无声也无公主的踪迹。忽而在岭上见到公主遗留的一双红鞋，就上前去取它，红鞋已经变成石头了。于是称那里为公主峰。潘安仁为此事写了传记，流传在世上。

程伟妻

汉期门郎程伟妻，得道者也。能通神变化，伟不甚异之。伟当从驾出行，而服饰不备，甚以为忧。妻曰：“止阙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两匹缣，忽然自至。伟亦好黄白之术，炼时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药少许，以器盛水银，投药而煎之，须臾成银矣。伟欲从之受方。终不能得。云，伟骨相不应得。逼之不已，妻遂蹶然而死。尸解而去。（出《集仙录》）

汉代期门郎程伟的妻子，是个得道的人。她能通神变化，程伟也不太觉得稀奇。有一次，程伟跟着皇帝出行，而服饰没有准备，很为此事忧愁。他的妻子说：“只不过缺少衣服而已，何必愁得那么厉害呢？”就拿来两匹双丝细绢，这两匹绢是忽然自己来的。程伟也喜好烧炼丹药点化金银的法术，炼时没有成功，他的妻子就从囊中拿出一点点药，用容器盛装水银，把药投进去煎熬，不一会儿就变成银子了。程伟想要跟她学习这个法术，始终没能办到。他的妻子说，从程伟的骨相看，他不应该得到点金术。程伟不停地逼迫她，她就急遽而死，尸解而去。

梁 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寡居无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来投憩，咸若还家。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客住经月，亦无所厌。自家衣食之外，所得施之贫寒。常有少年住经日，举动异常，临去曰：“我东海小童也。”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马耳山道士徐道盛暂至蒙阴，于蜂城西遇一青牛车，车自行。（行云笈七签一一五作住）见一童呼为徐道士前，道盛行进，去车三步许止。又见二童子，年并十二三许，齐着黄衣，绛裹头上髻，容服端整，世所无也。车中人遣一童子传语曰：“我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还，应过蓬莱寻子乔，经太山考召，意欲相见，果得子来。灵轡飘飘，岗嶮峨（岗嶮峨原作玄纲阴。据云笈七签改），津驿有限，日程三千（日程三千原作三日程三字。据云笈七签改）。侍对在近，我心忧劳，便当乘烟三清，此三子见送到玄都国。汝为我谢东方诸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余一，好相开度，过此忧危。”举手谢云：“太平相见。”驰车腾逝，极目乃没。道盛还逆旅访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见也。（出《集仙录》）

梁母是盱眙人，寡居没有儿子，在平原亭开个客店。客人来投宿休息，全像回到家里一样。客人给钱多少，她也从不说什么。客人住几个月，她也没有什么厌烦的表示。挣到的钱，除了自家衣食之外，就把它施舍给贫寒的人。曾有个年轻人在这住了几天，这个年轻人举动异常，临走时说：“我是东海小童。”梁母也

不知道小童是什么人。宋元徽四年丙辰，马耳山道士徐道盛临时到蒙阴去，在蜂城西遇见一辆青牛拉的车，牛车自己往前走。这时只见一个小童招呼徐道士前去，徐道盛就往前走，离车三步左右站住了。又看到两个童子，年龄都在十二三岁左右，都穿着黄色衣服，用大红色的布帛裹着头上发髻，而容貌端庄服饰整齐，是人世上没有的。车里的人派一个小童传话说：“我是平原客舍的梁母，如今被太上道君召回，应当经过蓬莱寻访子乔，经泰山考召，意欲相见，果得子来。灵辔飘飘，山脊上艰险崎岖，渡口和驿站有限，每日行程三千。陪同尊长回答应对就在近日，我的心里很忧伤，就得乘烟霞上三清，这三个童子送我到玄都国。你替我向东方各位清信士女辞谢。太平就在近期，十一年后，好度引你，度过这个危难之忧。”梁母又举手告辞说：“太平时再相见。”就驱车腾飞而去，极力望去就没影了。徐道盛回到平原旅舍打听梁母，正是梁母脱离尘世的那天见到她的。

董永妻

董永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主知其贤，与钱千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诣主，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谓永曰：“以钱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百匹具焉。（出《搜神记》）

董永的父亲死了，没有钱安葬，董永就自卖为奴。主人知道他品德好，给他一千万钱打发他走了。董永行三年丧礼守孝完毕，就想回到主人那里，奉行他的奴隶职责。在路上，董永遇到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对他说：“愿意做您的妻子。”就与董永一起到主人家。主人说：“我把钱给你了。”董永说：“我承蒙您的恩德，父亲死了使他的尸骨得到收藏，我董永即使是小人，也一定要承担劳役尽我之力，用来报答您的厚德。”主人问：“这个女子能做什么？”董永说：“能纺织。”主人说：“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只要让你的妻子给我织一百匹双丝细绢就行了。”于是董永的妻子就给主人家织布，十天就把一百匹双丝细绢全部织成了。

酒 母

酒母，阙下酒妇。遇师呼于老者，不知何许人也。年五十余，云已数百岁。酒妇异之，每加礼敬。忽来谓妇曰：“急装束，与汝共应中陵王去。”是夜果有异人来，持二茅狗，一与于老，一与酒妇，俱令骑之，乃龙也。相随上华阴山上，常大呼云：“于老酒母在此。”（出《女仙传》）

酒母，是都城卖酒的女子。遇到一个师父叫于老，不知是哪里人。这个于老五十多岁，他自己说已经几百岁了。卖酒的女子觉得他是个奇人，常常加礼恭敬。有一天，于老忽然来对女子说：“赶快打扮，我和你一起接应中陵王去。”这天晚上果然有异人到来，那个人牵着两只茅狗，一只给了于老，一只给了卖酒的

女子，让他们全都骑上，茅狗原来是龙。他们就随着那个异人上了华阴山。山上有人常常大声呼喊说：“于老酒母在此。”

女几

女几者，陈市上酒妇也，作酒常美。仙人过其家饮酒，即以素书五卷质酒钱。几开视之，乃仙方养性长生之术也。几私写其要诀，依而修之。三年，颜色更少，如二十许人。数岁，质酒仙人复来，笑谓之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女几随仙人去，居山历年，人常见之。其后不知所适，今所居即女几山也。（出《女仙传》）

女几是陈市上造酒的女子，她造的酒很是美味。有一次，仙人路过她家饮酒，就用素书五卷抵押酒钱。女几打开书一看，原来是仙方养性长生的法术。她就偷偷地把书中的要诀写下来，依照它修炼。三年时间，女几的容颜更年轻了。像二十岁左右的人。几年后，抵押酒钱的那个仙人又来了，他笑着对女几说：“偷来的道没有老师，有翅膀也不能飞。”女几就跟着仙人走了，在山上住了许多年，人们常常见到她。其后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如今，她居住过的山就是女几山。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 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阳都女 孙夫人
樊夫人 东陵圣母 郝姑 张玉兰

麻 姑

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将至一时顷，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及举家皆见，王方平戴远游冠，着朱衣，虎头鞶囊，五色之绶，带剑，少须，黄色，中形人也。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麾节幡旗，前后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鼓吹皆乘麟，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行。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见方平，与经父母兄弟相见。独坐久之，即令人相访（明钞本访下有麻姑二字）。经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姑，余久不在人间，今集在此，想姑能暂来语乎？”有顷，使者还。不见其使，但闻其语云：“麻姑再拜，不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叙，修敬无阶，烦信来，承在彼。登山颠倒（按：本书卷七王远条。登山颠倒应作食顷即到）而先受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觐，愿来（明钞本来作未）即去。”如此两时间，麻姑至矣。来时亦先闻人

马箫鼓声。既至，从官半于方平。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绣，光彩耀目，不可名状。入拜方平，方平为之起立。坐定，召进行厨，皆金盘玉杯，肴膳多是诸花果，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行之，如柏灵（集仙录四灵作炙。按柏当作貉。貉炙、见干宝搜神记），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复扬尘也。”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得米便撒之掷地，视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麻姑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复作此狡狴变化也。”方平语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搅之，赐经家饮一升许。良久酒尽，方平语左右曰：“不足远取也，以千钱与余杭姥相闻，求其沽酒。”须臾信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信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饮耳。”又麻姑鸟爪，蔡经见之，心中念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方平已知经心中所念，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谓爪可以爬背耶？”但见鞭着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传授蔡经邻人陈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经亦得解蜕之道，如蜕蝉耳，经常从王君游山海。或暂归家，王君亦有书与陈尉，多是篆文，或真书字，廓落而大，陈尉世世宝之。宴毕，方平、麻姑命驾升天而去，箫鼓道从如初焉。（出《神仙传》）

汉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临到蔡经家。将要来到还有一会儿的时候，听到金鼓箫管人马的声音，蔡经及全家人都看见王远戴着远游冠，穿着红色衣服，腰挂虎头鞶囊，佩着五色绶带，带着剑，胡须少而黄，是个中等身形的人。他乘着有羽毛的车，驾着五条龙，龙的颜色各异，旗幡招展，前导后从，威仪鲜明，像个大将军。吹鼓手都乘坐麒麟，他们从天而降，在蔡经家的院子上空悬空聚集，跟从的官员都一丈多高，不从道上走。到了以后，跟从的官员都隐去，不知在哪，只见到王远与蔡经的父母兄弟相见。王远独坐很久，就令人去拜访麻姑，蔡经家里的人也不知麻姑是什么人。王远教使者说：“王方平敬告麻姑，我很久不在人间，今天在此停留，想必麻姑能暂来叙话吗？”过了一會兒，使者回来了。人们看不见使者，只听他报告说：“麻姑再拜，一晃已经五百多年没有见面了，但尊卑有序，敬奉没有机会，麻烦你派使者，很快来到我这里。我先已受命，说巡查蓬莱，现在就暂去，如此当回还，回来后就亲自去拜见。”如此两个时辰，麻姑来了。来时人们也是先听到人马箫鼓的声音。到达以后，看到她的随从官员比王远少一半。麻姑到时，蔡经全家也都看到了。是个美貌女子，年纪在十八九岁左右，在头顶当中梳了一个发髻，其余的头发都垂到腰际。她的衣服有花纹，却不是锦缎，光彩耀眼，不可用语言形容。麻姑进去拜见王远，王远也为她起立。坐下以后，王远召人端进饮食，都是金盘玉杯，饭菜多半是各种花果，香气传到室内外。切开干肉传给大家吃，觉得这干肉像是炙烤过的貂脯，仙人说是麒麟脯。麻姑说道：“我从认识您以来，已经看到东海三次变为桑田了。刚才到蓬莱，海水又比往昔聚会时浅得几乎有一半了。难道将要再还回变作山陵陆地

吗？”王远笑着说：“圣人都说海中又要尘吐飞扬了。”麻姑想要见一见蔡经的母亲和妇人侄女，当时蔡经的弟妇刚生孩子几十天，麻姑望见就知道了，她说：“唉！暂且停步不必前来。”就要了一点点米，麻姑接到米就把它撒掷到地上，一看那些米，全变成珍珠了。王远笑着说：“麻姑依旧年轻，我老了。一点也不喜欢再做这种狡猾欺诈的变化了。”王远告诉蔡经的家人说：“我想要赏给你们这些人酒喝。这种酒乃是天厨酿出，它的味道醇醲，不适宜世人饮用，喝了它或许烂肠。今天得用水调和它，你们不要责怪。”就拿一升酒兑入一斗水搅拌了以后，赐给蔡经家人每人喝了一升左右。过了很久，酒喝光了，王远告诉左右的人说：“不值得到远处去取，拿一千个大钱给余杭姥，告诉她求她打酒。”不一会儿，使者回来了，买到一油囊酒，有五斗左右。信使转述余杭姥的答话说：“只恐怕地上的酒不适合您喝。”另外，麻姑有鸟爪被蔡经看到了，他就在心里默念说：“脊背大痒时，能得此爪来抓痒，该很舒服。”王远已经知道蔡经心中想什么，就派人把蔡经拉走用鞭子抽打。对他说：“麻姑是神人，你怎么想用麻姑的爪可以抓痒呢？”只见鞭子落在蔡经的背上，也不见有拿鞭子的人。王远告诉蔡经说：“我的鞭打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这一天，王远又把一张符传授给蔡经的邻人陈尉，这张符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病。蔡经也获得了解蜕之道，像蝉蜕那样，经常跟随王君游山海。有时偶尔回家，王君也有信捎给陈尉，多是篆文，有的是楷书字，字写得松散而且大，陈尉家里世世代代把它当作宝贝。那次宴会完毕，王远、麻姑命驾升天而去，箫鼓导从像当初来时一样。

玄俗妻

河间王女者，玄俗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住河间已数百年。乡人言常见之，日中无影。唯饵巴豆云母，亦卖之于都市，七丸一钱，可愈百病。河间王有病，买服之，下蛇十余头。问其药意，答言：“王之所以病，乃六世余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尝放乳鹿，即麟母也。仁心感天，固当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尝见父母说，玄俗日中无影。”王召而视之果验。王女幼绝荤血。洁净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数年，与女俱入常山，时有见者。（出《女仙传》）

河间王的女儿，是玄俗的妻子。玄俗获得神仙之道，住在河间已经几百年了。乡人说常常见到他，在太阳底下没有影子。只吃巴豆云母，也到都市去卖它，七丸药一个钱，可以治愈百病。河间王有病，买他的药吃了，打下十多条蛇。河间王问他用药意图，他回答说：“大王有病的原因，乃是六世余殃造成的，不是大王招来的。大王曾经释放一头哺乳期的母鹿，这母鹿就是麒麟之母。你的仁慈之心感动了天，本来应当遇到我。”王家一个老舍人说：“曾听父母说过，玄俗在日光中没有影子。”河间王就把玄俗召来，一看果然如此。河间王的女儿小时候就断了荤腥，清净好道。河间王就把这个女儿嫁给了玄俗。住了几年后，玄俗与河间王的女儿一起进了常山，时而有人看到他们。

阳都女

阳都女，阳都市酒家女也。生有异相，眉连，耳细长。众以为异，疑其天人也。时有黑山仙人犊子者，邺人也。常居黑山，采松子茯苓饵之，已数百年，莫知其姓名。常乘犊，时人号为犊子。时壮时老，时丑时美。来往阳都，酒家女悦之，遂相奉侍。一旦女随犊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连叶甘美，异于常桃。邑人俟其去时，既出门，二人共牵犊耳而走，其速如飞，人不能追。如是且还，复在市中数十年，夫妇俱去。后有见在潘山之下，冬卖桃枣焉。（出《墉城集仙录》）

阳都女，是阳都市中卖酒人家的女儿。她生得有异相：两眉相连，耳朵细长。众人因此觉得奇异，疑心她是天人。当时有个黑山仙人叫做犊子的，是邺县人。常住在黑山，采松子、茯苓用它当食物，已经几百年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因为他经常骑着牛犊，当时的人称他为犊子。这个犊子有时强壮有时衰老，有时丑陋有时漂亮。来往阳都，酒家女喜欢他，就奉侍他。有一天，酒家女随着犊子外出去取桃，过了一夜回来，得桃很多，连叶子都很甜美，与普通的桃不同。县里的人等着他出去的时候去看，出门以后，两个人共同牵着牛的耳朵走，其快如飞，人们不能追上。如此又回来，又在市中住了几十年，后来夫妻一起走了。此后有人在潘山之下看到他们，冬天在那里卖桃卖枣。

孙夫人

孙夫人，三天法师张道陵之妻也。同隐龙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积年，累有感应。时天师得黄帝龙虎中丹之术，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天师自鄱（鄱原作潘。据墉城集仙录改），阳入嵩高山，得隐书《制命之术》，能策召鬼神。时海内纷扰，在位多危。又大道凋丧，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余年。既术用精妙，遂入蜀，游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栖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汉桓帝（按桓帝疑当作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阳平化，炼金液还丹。依太乙无君所授黄帝之法，积年丹成，变形飞化，无所不能。以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与天师于阆中云台化，白日升天，位至上真东岳夫人。子衡，字灵真，继志修炼，世号嗣师，以灵帝光和二年，岁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孙鲁，守公期，世号嗣师，当汉祚陵夷，中土纷乱，为梁益二州牧，镇南将军，理于汉中。魏祖行灵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刘璋失蜀，蜀先主举兵，公期托化归真，幻影而去。初，夫人居化中，远近钦奉，礼谒如市。遂于山趾化一泉，使礼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后方诣道静。号曰解秽水，至今在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白阳池，即太上老君游宴之所，后有登真洞，与青城、峨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故为二十四化之首也。（出《女仙传》）

孙夫人，是三天法师张道陵的妻子。夫妻共同隐居在龙虎

山，修行三元默朝之道多年，屡有感应。当时张天师得到了黄帝龙虎中丹之术，丹炼成喝了，能够分形散影，坐在那立时无影。天师从鄱阳进入嵩高山，得到隐书《制命之术》，能用拐杖召鬼神。当时国内纷扰。当官的危机很多。又加上大道沦丧，不能拯救危难帮助世人。年已五十才去修行道术。等到丹炼成了，又过去二十多年。法术运用精妙以后，就入蜀游历各名山，率身行教。夫人住在江东修真养性，道化甚行。在汉桓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在阳平化居住，炼金液还丹。依照太乙元君所传授黄帝之法，过了几年丹炼成了，变形飞化无所不能。在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与天师在阆中的云台成仙，白日升天，位至上真东岳夫人。他们的儿子张衡字灵真，继承他们的志向修炼，世人称他为嗣师，在灵帝光和二年，岁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成仙，白日升天。他们的孙子张鲁字公期，世人称他为嗣师，正当汉朝国运衰颓，中原纷乱，他担任梁州、益州两州长官、镇南将军，在汉中治理军政。曹操发布灵帝的命令，又给他加爵进俸。不久，因为刘璋丢失了蜀，刘备起兵，张鲁托形死亡归真，隐影而去。当初，夫人居于化中，远近之人都恭敬信奉她，礼拜的人像赶集市一般。夫人就在山脚下点化一泉，使以礼敬奉她的人，用泉水洗浴，然后才去入道静修。那处泉水称作解秽水，至今还在那里。山有三层，以象征三境。山前有白阳池，就是太上老君游宴之处，山后有登真洞，与青城、峨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所以成为二十四化之首。

樊夫人

樊夫人者，刘纲妻也。纲仕为上虞令，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事。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水旱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暇日，常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烧客碓屋，从东起，夫人禁之即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如（如原作知。据明钞本改），数走出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纲禁之，虎伏不敢动，适欲往，虎即灭之。夫人径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系虎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方能飞举。夫人平坐，冉冉如云气之升，同升天而去。后至唐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称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余载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闾里，莫不响应。乡人敬之，为结构（构字下原有御名二字。原为宋代避高宗名讳而注。今删）华屋数间而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宇，是所愿也。”媪鬓翠如云，肥洁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数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遥。年二八，艳美，携筐采菊。遇媪瞪视，足不能移。媪目之曰：“汝乃爱我，而同之所止否？”逍遥然掷筐，敛衽称弟子，从媪归室。父母奔追及，以杖击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益坚，窃索自缢，亲党敦喻其父母，请纵之。度不可制，遂舍之。复诣媪，但帚尘易水，焚香读道经而已。后月余，媪白乡人曰：“果暂之罗浮，扃其户，慎勿开也。”乡人问道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于户外窥见，小

松迸笋而丛生阶砌。及媪归，召乡人同开锁，见逍遥懵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为竹稍串于栋宇间。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觉。”逍遥如寐醒，方起，将欲拜，忽遗左足，如刖于地。媪遽令无动，拾足勘膝，嚥之以水，乃如故。乡人大骇，敬之如神，相率数百里皆归之。媪貌甚闲暇，不喜人之多相识。忽告乡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余人性命，谁有心为我设船一只？一两日可同观之。”有里人张拱家富，请具舟楫，自驾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风涛，蹙一巨舟，没于君山岛上而碎。载数十家，近百余人，然不至损，未有舟楫来救，各星居于岛上。忽有一白鼉，长丈余，游于沙上。数十人拦之挝杀，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围绕岛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渐窄狭束，岛上人忙怖号叫，囊橐皆为齑粉，束其人为簇。其广不三数丈，又不可攀援，势已紧急。岳阳之人，亦遥睹雪城，莫能晓也。时媪舟已至岸，媪遂登岛，攘剑步罡，嚥水飞剑而刺之，白城一声如霹雳，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长十余丈，蜿蜒而毙，剑立其胸。遂救百余人之性命，不然，顷刻即拘束为血肉矣。岛上之人，感号泣礼谢。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与媪相遇曰：“樊姑尔许时何处来？”甚相慰悦。拱诘之，道士曰：“刘纲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后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归湘潭。后媪与逍遥一时返真。（出《女仙传》）

樊夫人是刘纲的妻子。刘纲做上虞县令，有道术，能传檄召鬼神，以及禁制变化一类事。他也是悄悄地修行秘密地学成的，没有人能知道。办理政事崇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发布施行，老百

姓就受到他的恩惠，没有水旱疫毒猛兽伤害，年年大丰收。闲暇的日子，与夫人较量他们的法术效用。一起坐在堂上，刘纲作火烧磨房，火从东起，夫人禁咒火就灭了。院子中有两株桃树，夫妻各自念动咒语催动，使两棵树互相斗击。过了很久，刘纲驱动树失败了，几步走出篱笆外。刘纲向盘子中唾一口唾沫，就变成了鲤鱼。夫人向盘子中唾一口唾沫，变成了水獭，去吃鱼。刘纲与夫人进入四明山，路被虎堵住，刘纲禁咒它，虎就趴着不敢动，刚要走，虎就要吃掉他。夫人径直往前走，虎就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用绳索把虎拴在床脚下。刘纲每次和夫人共同试法术，总是不胜。将要腾空乘云而行，县衙正厅旁边从前有棵大皂荚树，刘纲升上树几丈高，才能飞起来。夫人平静地坐着，冉冉如云气升起，一同升天而去。后来到了唐朝贞元年间，湘潭县有个老太太，不说姓名，只称湘媪。平常在人家的房舍居住，已十多年了。常常用丹砂写篆字在闾里治病救人，没有不灵验的。乡人敬重她，给她盖几间华美的房屋奉养她。老太太说：“不要这样，只要有个人土木房屋，这就是我的愿望。”老太太鬓发如云，肥洁如雪。拄着拐杖趿着鞋，每天可走几百里。忽然有一天，遇见一个乡下女子，名叫逍遥。十六岁，长得很艳丽，拿着筐采菊花。她遇到这个老太太就瞪着眼睛看，脚不能移动。老太太看着她，说：“你是喜欢我，可以同我一起到我住的地方吗？”逍遥高兴得把筐扔了，给老太太行礼自称弟子，跟老太太回家。她的父母奔跑着追上她，用棒子打她，吆喝着把她领回家。逍遥的志向更加坚定，就偷了一根绳子自己上吊，亲戚乡邻诚恳地开导她的父母，请求他们让逍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她的父母估计不能制止，就放了她。逍遥又到老太太那里去了，只是扫地打水烧香读

道经而已。一个多月后，老太太告诉乡人说：“我暂时到罗浮山去，把门锁上了，你们千万不要开。”乡人问道遥将要到哪去，老太太说：“前往。”如此三年，人们只从门外看见，老太太房舍阶下、墙边小松竹笋丛生。等到老太太回来，她就召集乡人一同开锁，看见逍遥在室内迷迷糊糊地坐着，容貌像平时一样，只有草鞋被竹梢串到房梁上。老太太就用拐杖敲敲地，说：“我回来了，你可以醒了。”逍遥像睡觉醒来，刚起身，将要下拜，忽然左脚掉了，像砍落在地上。老太太急忙令逍遥不要动，她捡起脚对正膝盖安上，用水喷喷它，右腿竟然如故。乡人大吃一惊，像敬神似的敬畏她，人们接连不断地从几百里外来拜服她。老太太的神情很闲适，不喜欢相识人多。有一天，老太太忽然告诉乡人说：“我要前往洞庭洞去救一百多人的性命，谁有心意为我准备一只船？一两天可以共同去观看。”有个村民张拱家里很富裕，请求让他准备船只，自己驾船去送她。要到洞庭的前一天，有大风大浪，拍击一只大船，沉没在君山岛上碎裂了。船上载着几十家一百多人却没有损伤，但也没有船来救，他们各自散居在岛上。忽然有一条扬子鳄，有一丈多长，游到沙滩上。几十个人拦住它把它打死，把它的肉分着吃了。第二天，有像雪似的一座白城围绕岛上，人们没有谁能辨识。那座城逐渐变窄把人夹住，岛上的人恐怖地哭叫，行装都碎为粉末，那些人都都被捆成一簇。那里面不到几丈宽，又不能攀援，形势已经紧急了。岳阳城里的人也遥遥望见雪城，但没有人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时，老太太的船已经到岸，老太太就登上君山岛，举起剑踏着罡步，喷一口法水飞快出剑去刺它，白城发出一声如霹雳，城就崩塌了。原来是一只大扬子鳄，长十多丈，蜿蜒而死，剑立在它的胸上。终于救了

一百多人的性命，否则，顷刻之间这些人就被拘束成为血肉了。岛上的人都放声哭泣着向老太太行礼道谢。老太太命张拱的船返回湘潭，张拱不忍马上离开。这时忽然有个道士与老太太相遇，这个道士说：“樊姑这些时何处来？”互相都很感慰喜悦。张拱讯问道士，道士说：“这位老太太就是刘纲真君的妻子樊夫人。”人们才知道湘媪就是樊夫人。张拱就回到了湘潭。后来老太太与逍遥同时返回仙境。

东陵圣母

东陵圣母，广陵海陵人也，适杜氏，师刘纲学道，能易形变化，隐见无方。杜不信道，常怒之。圣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诣，杜恚之愈甚，讼之官，云：“圣母奸妖，不理家务。”官收圣母付狱。顷之，已从狱窗中飞去，众望见之，转高入云中，留所着履一双在窗下。于是远近立庙祠之，民所奉事，祷之立效。常有一青鸟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问所在，青鸟即飞集盗物人之上。路不拾遗，岁月稍久，亦不复尔。至今海陵县中不得为奸盗之事。大者即风波没溺，虎狼杀之，小者即复病也。（出《女仙传》）

东陵圣母，是广陵府海陵县人，嫁给姓杜的，拜刘纲为师学道，能够易形变化，时隐时现没有定准。她的丈夫不信道，常常因此生她的气。圣母治病救人，有时前往有病的人家，她的丈夫气愤得更加厉害，把她告到官府，理由是：“圣母是邪恶伪诈的妖人，不理家务。”官府就把圣母抓起来投进监狱。不久，圣母

已经从监狱的天窗中飞出去，众人都望见她越来越高直入云中，只留下她所穿的一双鞋在窗下。于是远近的人盖庙宇祭祀她，老百姓求告的事，向她祷告立刻见效。经常有一只青色的鸟在祭祀的地方，有人丢失了东西，向她乞问在哪里，青鸟就飞去落在偷东西那个人的头上，因此，那里路不拾遗。岁月稍长，也就不再这样了。至今海陵县人不得做奸盗之事。如果做了，罪过大的，不是被风浪吞没淹死，就是被虎狼吃掉，罪过小的就一再生病。

郝 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县西北四十五里。俗传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后居此邑。魏青龙年中，与邻女十人，于沔水边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东海公娶女君为妇。”言讫，敷茵褥于水上，行坐往来，有若陆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侧，流流而下。邻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遥语云：“幸得为水仙，愿勿忧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鱼为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内，多有刀鱼上来。乡人每到四月祈祷，州县长更若谒此祠，先拜然后得入。于祠前忽生青石一所，纵横可三尺余，高二尺余，有旧题云：“此是姑夫上马石”至今存焉。（出《莫州图经》）

郝姑祠在莫州莫县西北四十五里。民间传说，郝姑小字女君。本来是太原人，后来住在这个县。魏青龙年间，郝姑与邻女十人，在沔水边挑菜。忽然有三个青衣童子来到女君面前，

说：“东海公娶女君为媳妇。”说完，就把垫子、褥子铺在水上，或行或坐来来往往，就像陆地一般。那青衣童子就在女君旁边陪着，沿流而下。邻女跑回去告诉女君的家里，她家里人前去察看，没有办法能够找到她。女仙从远处告诉家人说：“我有幸能够成为水仙，希望不要忧愁害怕。”还说每到四月，就送刀鱼作为凭证。从古到今，每年四月里多有刀鱼上来。乡人每到四月就向她祈祷。州县官吏如果到祠里去，要先行拜见之礼然后才能进去。在郝姑祠前不知何时出现一块青白石，长宽约三尺多，高二尺多，有旧题词是：“此是姑夫上马石”，至今还在那里。

张玉兰

张玉兰者，天师之孙，灵真之女也。幼而洁素，不茹荤血。年十七岁，梦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缭绕数十尺，随光入其口中，觉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责之，终不言所梦，唯侍婢知之。一旦谓侍婢曰：“吾不能忍耻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无疾而终。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违，冀雪其疑。忽有一物如莲花，自臛其腹而出。开其中，得素书《本际经》十卷，素长二丈许。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将非人功。玉兰死旬月，常有异香。乃传写其经而葬玉兰。百余日，大风雷雨，天地晦冥，失经，其玉兰所在坟圻自开，棺盖飞在巨木之上，视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温江县女郎观是也。三月九日是玉兰飞升之日，至今乡里常设斋祭之。灵真即天师之子，名衡，号曰嗣师。自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玉兰产经得道，当在灵真上升之后，三国纷競之时也。（出《传仙录》）

张玉兰是天师的孙女，灵真的女儿。她小时候就喜欢洁素，不吃荤血。十七岁那年，她梦见红光从天而降，红光中有金字篆文，缭绕几十尺，随着红光进入她的口中。玉兰自己觉得不安，于是就有了身孕。母亲责问她，她始终没说梦中事，这事唯有她的丫环知道。有一天，她对丫环说：“我不能忍受耻辱而活着，死了就剖腹，来表明我的心。”那天晚上，玉兰无病而死。丫环把这事告诉了玉兰的母亲，母亲不想违背玉女的遗嘱，也希望洗雪心中之疑。这时，忽然有一个东西像莲花似的，自己从玉兰腹中破腹而出。打开那件东西，得到白绢金字写的《本际经》十卷，白色生绢长二丈左右，幅宽六七寸，文字鲜明很美，不是人工写成。玉兰死后旬月，经常有异香。于是传写那些经书，又安葬了玉兰。一百多天过去了，有一天忽然刮起大风响起炸雷下起大雨，天昏地暗，《本际经》不见了，玉兰所在的坟冢自开，棺盖飞在大树之上，人们一看，只是空棺而已。如今墓在益州，温江县女郎观就是。三月九日是玉兰升天的日子，至今乡里的人还常常设斋祭祀她。灵真就是天师的儿子，名叫张衡，人称为嗣师。从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在阳平化白日升天。玉兰产生出经书而得道，当在灵真飞升之后，三国纷争之时。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琼 庞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

王妙想

王妙想，苍梧女道士也。辟谷服气，住黄庭观边之水旁。朝谒精诚，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云物之异，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尝言之于人。如是岁余，朔旦忽有音乐，遥在半空，虚徐不下，稍久散去。又岁余，忽有灵香郁烈，祥云满庭，天乐之音，震动林壑，光烛坛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乱眼，不可相视。须臾，千乘万骑，悬空而下，皆乘麒麟凤凰、龙鹤天马。人物仪卫数千，人皆长丈余，持戈戟兵杖，旌幡幢盖。良久，乃鹤盖凤车，导九龙之辇，下降坛前。有一人羽衣宝冠，佩剑曳履，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群仙拥从亦数百人。妙想即往视谒。大仙谓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劳厌万国，养道此山。每欲诱教后进，使世人知道无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经》所谓修之于身，其德乃具。此盖修之自己，证仙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

吾睹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余岁，始终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贞神，遵禀玄戒，汝亦至矣。若无所成证，此乃道之弃人也。《玄经》云：‘常善救物，而无弃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单微，道气浮浅，不能精专于道，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气来应，而已中怠，是人自弃道，非道之弃人也。汝精诚一至，将以百生千生。望于所诚，不怠不退，深可悲悯。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经》，理国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亘天地、塞圯坤、通九天、贯万物、为行化之要、修证之本，不可譬论而言也。吾常铭之于心，布之与物，弘化济俗，不敢斯须辄有怠替。至今禀奉师匠，终劫之宝也。但世俗浮诈迷妄者多，嗤谦光之人，以为懦怯；轻退身之道，以为迂劣；笑绝圣弃智之旨，以为荒唐；鄙绝仁弃义之词，以为劲捷。此盖迷俗之不知也。玄圣之意，将欲还淳复朴、崇道黜邪。斜径既除，至道自显；淳朴已立，浇兢自祛。此则裁制之义无所施，兼爱之慈无所措，昭灼之圣无所用，机谲之智无所行。天下混然，归乎大顺，此玄圣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伪，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静理，则万绪交驰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则百家纷竞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洁己，独善其身，能以至道为师资，长生为归趣，亦难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学勤笃，暂来省视。尔天骨宿禀，复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于民间，年尚冲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于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国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国曰扬州。上直牛斗，下瞰淮泽，入十龙之门，泛昭回之河，瓠瓜之津，得水源号方山，四面各阔千里。中有玉城瑶阙，云九疑之山。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复始，溯上于此，以灌天河，故九水

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使我导九州、开八域，而归功此山。山有三宫，一名天帝宫，二名紫微宫，三名清源宫。吾以历数既往，归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镇于此。常以久视无为之道，分命仙官，下教于人。夫诸天上圣，高真大仙，悯劫历不常，代运流转，阴阳倚伏，生死推迁。俄尔之间，人及阳九百六之会，孜孜下教，此教于人，愈切于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系念存心，百万中无一人勤久者。天真悯俗，常在人间，隐景化形，随方开悟，而千万人中无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余。’多是初勤中惰，前功并弃耳。道岂负于人哉？汝布宣我意，广令开晓也。此山九峰者，皆有宫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宝玉五金、灵芝神草、三天所镇之药、太上所藏之经，或在石室洞台、云崖嵌谷。故亦有灵司主掌，巨虬猛兽，螭蛇毒龙，以为备卫。一曰长安峰，二曰万年峰，三曰宗正峰，四曰大理峰，五曰天宝峰，六曰广得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宣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宫阙，各为理所。九水者，一曰银花水，二曰复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许泉，五曰归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晋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无穷。山中异兽珍禽，无所不有，无毒螫鸩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养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来，未尝游览四表，拂衣尘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峦，固不可得而知也。吾为汝导之，得不勉之、修之，伫驾景策空，然后倒景而研其本末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经及驻景灵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年降于黄庭观。十年后，妙想白日升天。兹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营道县。（出《集仙录》）

王妙想是苍梧女道士。不吃五谷，驾驭气息，住在黄庭观旁的水边。她精诚朝拜，想念丹府，因此感通。每到月初一，常有奇异的光影云物和重嶂幽谷出现，人很少到那样的地方，妙想也不曾把她见到的情景告诉别人。如此一年多，有一个月初一的那天，忽然有音乐在遥远的半空中，虚幻轻漫而不下，时间稍长就散去了。又过了一年多，忽然灵香浓郁而又强烈，祥云弥满庭院，天乐的声音震动山林深谷，光照坛殿，象十个太阳那么明亮，空中呈现金碧的颜色，令人眼花缭乱不敢看。不一会儿，千乘万骑从悬空下来，都骑着麒麟、凤凰以及龙鹤、天马。仪仗队和护卫的有几千人，人都一丈多高，拿着戈戟兵杖，飘扬着旗幡伞盖。过了很久，才有鹤盖风车引导着九龙辇车，下降到坛前。有一个人穿着羽衣，戴着宝冠，佩着剑，拖着鞋，升殿坐下。他的身上赫然有五色光芒，簇拥随从的群仙也有几百人。妙想就去拜见。大仙对妙想说：“我就是舜帝。从前因理国劳倦，在这座山养生修道，总想诱导教化后进之人，使世人知道没有不可教化的人。而且大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自身，不在他人。《玄经》所说的修之于身，他的道德就是具备了，这指的是修道在于自己，证仙成真不是他人所能办到的。我看了地司的奏章，你在此山三十多年，始终如一，守德不邪，心想贞神，遵承道戒，你也心诚到极点了。如果不能证仙成真，这就是天道弃人了。《玄经》上说，常做善事，救助万物，便没有弃物。天道周全普遍地布下恩惠，是考虑到每个物都想使它成就，每个人都想把他的度引。只是世人福果单微，道气浮浅，不能精专于道。既有修行，又不勤奋持久，道气没有灵应，而自己心中已倦怠，这是人自己弃道，不是道弃人啊。你精诚一到，将会生百生千寄希望于所诚，不息不

退，很值得同情。我从前遇到太上老君，他把《道德真经》拿给我看，治国治身，度引别人施行教化，这也可以用来联结天地、堵塞乾坤、沟通九天、贯穿万物，作为施行教化的要旨、修仙证果的根本，不可譬论而谈。我常常把它铭记在心，传布于物，弘扬道义，救助世俗，不敢片刻松懈倦怠，至今禀承师训，当作终劫之宝。但世俗中浮诈迷妄的人多，讥笑谦和的人，把他当作怯懦；轻视退身之道，把它当作迂劣；嘲笑绝圣弃智的宗旨，把这看作荒唐；鄙视绝仁弃义的言词，以为劲捷。是因为被俗念所迷却不知道啊。玄圣的心意，将宴恢复淳朴，尊崇玄道，斥逐邪恶。邪恶除去以后，至道自然显现；淳朴确立以后，浮薄纷争的风气自退。这样，就使正义制裁没有地方施行，兼爱的慈心无处放矢，昭灼的圣明无处用，机敏之智无处行。天下混然一体趋奔归于大顺，这就是玄圣的最大愿望。可惜世俗肤浅伪诈，人们趋奔奢侈和虚伪，帝王不能安心治国，就会万绪交驰；道化不能顺利施行，就会百家纷争。所以说这是人们自迷。其时日本来很久了，如果洗心革面，独善其身，能用至道作师表，以长生为最终志趣，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我因为你修学道术，辛勤诚恳，暂来察看。你的仙骨早就具备了，还迟疑什么呢？你一定得道啊。我从前在民间，年纪还小，忽然感应太上道君，降临到我的曲室之中，教给我修身之道、治国的策略，让我闭目安坐，冉冉升空，到了南方之国叫作扬州。向上直达斗牛，向下俯瞰淮泽。进入十龙门，渡过昭回河、瓠瓜津，找到水源叫作方山，四面各宽千里，当中有玉城瑶宫，这里叫九嶷山。九嶷山有九座山峰，每峰有一河，九江分别流于其下，而注入六合，周而复始，逆流而上到这里，以灌天河。所以九水从此山发源流出，上下流淌灌注，遍及四海，

使我导九州开八域而归功此山。山有三宫，第一宫名叫天帝宫，第二宫名叫紫微宫，第三宫名叫清源宫。我根据历数前去以后，回来治理此山，在上住在紫微宫，向下镇守在这里。常久视无为之道，分别派遣仙官到下界去教化人。那诸天的上圣、高真、大仙，因为劫历不常、代运流转、阴阳倚伏、生死推移而生怜悯之心。转眼之间，人就到了阳九百六的期限。勤勤恳恳地下世行教以救人，更加对世人求道感到迫切。世人求道之心若有若无，系念存想在心的，百万人当中没有一人能勤修长久的。天上真仙怜悯俗人，常在人间隐影化形，随处使人开化觉悟，而千万人当中没有一个可教的人。古来有句话说：‘修道如初，得道有余。’多数人是起始勤恳，中途怠惰，前功尽弃了。难道是天道对不起人吗？你传播宣扬我的意见，广泛地让人们明白。此山九峰都有宫室，命真官主管它们。下面有宝玉五金、灵芝神草、三天所保护的仙药，以及太上老君所收藏的经文。有的在石室洞台，有的在云崖峭谷。所以也有灵司主管，并让巨虬猛兽、螭蛇毒龙防备护卫。九座山峰是：第一峰叫作长安峰，第二峰叫作万年峰，第三峰叫作宗正峰，第四峰叫作大理峰，第五峰叫作天宝峰，第六峰叫作广得峰，第七峰叫作宜春峰，第八峰叫作宣城峰，第九峰叫作行化峰。下有宫阙，各作为治所。九水是：第一水叫作银花水，第二水叫作复淑水，第三水叫作巢水，第四水叫作许泉，第五水叫作归水，第六水叫作沙水，第七水叫作金花水，第八水叫作永安水，第九水叫作晋水。这九水支流四海，周围灌溉无穷。山中珍禽异兽无所不有，没有毒螫鸷攫之物，可以在此度世，可以在此养生，可以在此修炼道术，可以在此成仙登真。你住在山上以来，不曾游览山的四外、脱离于尘世之外，远眺碧空，俯视山峦，

本来不可能知道这些。我为你指点它，能不勉力修行吗？我等待你能驾影策空，然后反过来研究它的本末了。”于是命侍臣把《道德》二经以及驻景灵丸传给妙想而去。此后一年或三五年，舜帝就降临黄庭观一次。十年后，妙想白日升天。这座山因为是舜修道的地方，所以叫作道州营道县。

成公智琼

魏济北郡从事椽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夕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觉而钦想。如此三四夕。一旦显然来，驾辎辘车，从八婢。服罗绮之衣，姿颜容色，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车上有壶榼，清白琉璃，饮啗奇异，饌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盖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常可得驾轻车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缿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曰：“飘摇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举。又著《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杨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取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也。每超当有行来（来原作永，据明钞本改），智

琼已严驾于门。百里不移两时，千里不过半日。超后为济北王门下掾，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见移于邺宫，宫属亦随监国西徙。邺下狭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独卧，智琼常得往来。同室之人，颇疑非常。智琼止能隐其形，不能藏其声；且芬香之气，达于室宇，遂为伴吏所疑。后超尝使至京师，空手入市。智琼给其五匣弱緋、五端綈。采色光泽，非邺市所有。同房吏问意状，超性疏辞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监国，委曲问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责也。后夕归，玉女已求去，曰：“我仙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连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发篋，取织成裙衫两裆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零溜漓，肃然升车，去若飞流。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去后积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智琼。驱驰前至，视之果是，遂披帷相见，悲喜交至，授绥同乘至洛，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月往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来，来辄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赋《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验。如弦氏之归，则近信而有征者。”甘露中，河济间往来京师者，颇说其事，闻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游东上，论者洋洋，异人同辞，犹以流俗小人，好传浮伪之事，直谓讹谣，未遑考核。会见济北刘长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亲见义起，受其所言，读其文章，见其衣服赠遗之物，自非义起凡下陋才所能构合也。又推问左右知识之者，云：“当神女之来，咸闻香薰之气、言语之声。”此即非义起淫惑梦想明矣。又人见义起强甚，雨行大泽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

人也，无不羸病损瘦。今义起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燕寝处，纵情兼欲，岂不异哉！（出《集仙录》）

魏时 济北郡从事椽弦超，字义起，在嘉平年间有一天晚上独宿，梦见有个神女来侍从他。神女自称是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年失去父母。上帝因为她孤苦无依而哀怜她，令她下界嫁人。弦超正当做这个梦的时候，精神爽快，感觉灵悟，觉得神女的姿容不是平常人所能有的那么美，醒来的时候他就怀着敬意想念她。一连三四个晚上都是如此。有一天，智琼真真切切地来了，驾着上有帷盖四周有帷幕的车子，随从八个婢女。穿着罗绮制作的衣服，容颜姿色象飞仙的样子。她自己说七十岁了，可是看起来就象十五六岁。车上有盛放酒壶的盒子，洁白琉璃，有各种吃的喝的等奇异食品，还有餐具和美酒。来到以后，她就与弦超共饮共食。她对弦超说：“我是天上的玉女，被遣下嫁，所以来依从您。原因是前世时感运相通，应该做夫妇。我对您虽然不能有益，也不会造成损害。但却能使您经常能够驾轻车乘肥马，饮食经常可以得到远方的风味和奇异的食品，丝绸锦缎可以得到充足的使用而不缺乏。然而我是神人，不能给您生孩子，也没有妒忌的性情，不妨害您的婚姻之事。”于是，他们结为夫妇。智琼赠给弦超一首诗：“飘遥浮勃蓬，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这是那首诗的大意。全文二百多字，不能全部列举。智琼又著阐发《易经》的书七卷，有卦有象，以象为属。所以从其文意来看，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卜吉凶，如同杨雄的《太

玄经》和薛氏的《中经》。弦超对它的意旨都能通晓，运用它占卜。经过七八年。弦超的父亲给弦超娶妻之后，他们就分日宴乐，分夕而共寝。智琼夜间来早晨去，迅捷如飞，只有弦超能看见她，别人都看不见她。每当弦超要远行时，智琼就已经把车马行装安排得整整齐齐等在门前，走百里路不超过两个时辰，走千里路不超过半天。弦超后来做济北王的门下掾，那时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被迁移到邺宫，各王宫的属吏也随着监国的王爷西迁。邺下狭窄，四个吏员同位一间屋子。弦超独卧时，智琼照常能够往来，同室的人都怀疑弦超不正常。智琼只能把自己的身形隐匿起来，但是不能把声音也藏起来、而且芳香的气味，弥漫屋室，终于被同室相伴的吏员所怀疑。后来弦超曾经被派到京师去，他空手进入集市，智琼给他五匣弱红颜料、五块做裤子的麻布，而且彩色光泽，都不是邺城集市所有的。同房吏盘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弦超性格疏朗，不善言辞，就详详细细地向他们说了。同室小吏把这些情况向监国王爷报告了，监国向他讯问了事情的底细和原委，也恐怕天下有这种妖幻，就没有责怪他。后来，弦超晚上回来，玉女自己请求离去，她说：“我是神仙，虽然与您结交，不愿让别人知道。而您的性格粗而不细，我今天底细已经暴露，不能再与您通情接触了。多年交往，结下情谊，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哪能不悲伤遗憾？但情势如此，不得不这样啊，我们各自努力吧！”智琼唤侍御的人摆下酒饭，又打开柳条箱子，拿出织成的裙衫和两条裤子留给弦超。又赠诗一首，握着弦超的手臂告辞，眼泪流淌下来，然后表情严肃地登上车，象飞逝的流水一般离去了。弦超多少天来忧伤感念，几乎到了萎靡不振的地步。智琼去后五年，弦超奉郡里的差使到洛阳去，走到济北鱼山

下，在小路上向西走，远远地望见曲洛道旁有一辆马车，认出是智琼，他就打马向前跑。到跟前一看果然是智琼，于是就掀起帷布相见，两个人悲喜交加，智琼让他上车拉住绳索，同车到洛阳。他们又重修旧好，到太康年间还在。但是并不天天往来，只在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和每月初一、十五见面。智琼每次到来，往往经宿而还。张茂先为她写了《神女赋》，其序文说：“世上谈论神仙的人很多，然而没有人验证它，如弦超之妻的到来，就是近于事实而有验证的例子。甘露年间，河济一带往来京城的人都传说这件事，听到的人常常认为智琼是鬼魅一类的妖孽。等到游历东方，谈论的人滔滔不绝，不同的人说的却都一样。还有人认为流俗小人好传虚浮伪诈之事，径直说是讹传的谣言，未及考核。及会见济北刘长史，他这个人是个明察有信之士，他亲自见过弦超，听弦超亲口说过，读过智琼的文章，见过那些衣服等智琼赠送的物件，自然不是弦超这种平凡低下、才疏学浅的人所能编造的。又推究查问左右知道这件事的人，他们说当神女来时，全都闻到了薰香的气味，听到了言语之声，这就明显地证明不是弦超因为梦想而造成的淫惑了。又有人见到弦超很强壮，在雨中行经大泽而不沾湿，就更加觉得奇怪。鬼魅接近人，无不使人身体羸弱生病受损而消瘦。如今弦超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宴同寝相处，纵情恣欲，难道不奇异吗？”

庞女

庞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虚，每云：“我当升天，不愿住世。”父母以为戏言耳。因行经东武山下，忽见神仙飞空而来，自

南向北，将逾千里。女即端立，不敢前进。仙人亦至山顶不散，即便化出金城玉楼、璚宫珠殿，弥满山顶。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来至女前，召女升宫阙之内。众仙罗列，仪仗肃然。谓曰：“汝有骨篆，当为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按而行之，飞升有期矣。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于此，证位高真，可不勤耶？”既受真文，群仙亦隐。十年之后，白日升天。其所遇天真处东武山者，即今庚除化也。其后道士张方，亦居此山，于石室中栖止。常有赤虎来往室外，方不为惧，亦得道升天。庞女一本作逢字。（出《集仙录》）

庞女小时候就不吃东西，总是仰慕清虚之道，经常说：“我应当升天，不愿意住在人世。”她的父母把这话当作戏言而已。因为出行经过东武山下，忽然看到神仙从空中飞腾而来，从南向北，将超过千里。庞女就端端正正地站着，不敢往前走。仙人也到了山顶，他们并不散去，立即就变幻出金城玉阙、璚宫珠殿，弥满山顶。有一个人从山上下来，身上发出仗十分恭敬。仙人对她说：“你有仙骨，还登记在册，应当成为天上上真。太上老君命我传授给你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按照它修行，飞升就指日可期的。从前阿丘曾皇妃，都是遵奉这些宝书符篆进行修行，得以证位高真。你既然想飞升成仙，能不勤修苦练吗？”庞女接受真文后，群仙也都隐去。十年之后，庞女白日升天。她遇到天真的地方东武山，就是现在的庚除化这个地方。后来有个道士叫张方，也住在这座山，在石室中歇宿，常常有红毛老虎在室外来来往往。张方没有被老虎吓倒，也得道升天。庞女在别的版本中庞字

写成逢字。

褒女

褒女者，汉中人也。褒君之后，因以为姓。居汉、沔二水之间。幼而好道，冲静无营。既笄，浣纱于沔水上，云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责之，忧患而疾。临终谓其母曰：“死后见葬，愿以牛车载送西山之上。”言讫而终。父母置之车中，未及驾牛，其车自行，逾沔、汉二水，横流而渡，直上沔口平元山顶。平元即沔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见五云如盖，天乐骇空，幢节导从，见女升天而去。及视车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祷俱验。今沔口山顶有双辙迹犹存。其后陈世安亦于此山得道，白日升天。（出《集仙录》）

褒女是汉中人，因为是褒君的后代，就以褒为姓，住在汉水、沔水二水之间。她小时候就好道，淡泊清静，到了盘发插笄的年龄后，常在沔水上学浣纱。有一天，忽然天地昏暗云集雨落，褒女似有所感而怀了孕。她的父母责怪她，她忧愁痛苦，就生了病。临终时对她的父母说：“死后葬我的时候，希望你们用牛车送到西山上。”说完就死了。她的父母把她的尸体装到车上，还没有来得及套上牛，那辆车就自己走了，越过汉水和沔水，横流而渡，径直登上了沔口平元山顶。平元山就是沔口化。家里的人追车时，只见五彩祥云如车盖，天乐惊空，旌旗仪仗前导后从，见到褒女升天而去。等到再看车中，只剩空棺而已。乡里人建立祠庙

祭祀她，水灾旱灾时向她祈祷，都有灵验。现在涿口山顶上车辙的痕迹还存在。其后张世安也在这座山得道，白日升天。

李真多

李真多，神仙李脱妹也。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往来八百余年，因号曰李八百焉。初以周穆王时，居来广汉栖玄山，合九华丹成，云游五岳十洞，二百余年。于海上遇飞阳君，授水木之道，还归此山，炼药成。又去数百年，或隐或显，游于市朝，又登龙桥峰，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于此山学道，故世人号此山为三学山，亦号为贤山，盖因八百为号。丹成试之，抹于崖石上，顽石化玉，光彩莹润。试药处于今犹在。人或凿崖取之，即风雷为变。真多随兄修道，居绵竹。今有真多古迹犹在。或来往浮山之侧，今号真多化，即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得水而浮，真多幼挺仙姿，耽尚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贞之要，行之数百年，状如二十许人耳，神气庄肃，风骨英伟，异于弱女之态。人或见之，不敢正视。其后太上老君与玄古三师降而度之，授以飞升之道，先于八百白日升天。化侧有潭，其水常赤，乃古之神仙炼丹砂之泉。浮山亦名万安山，上有二师井，饮之愈疾。今以真多之名，故为真多化也。八百又于什邡仙居山，三月八日白日升天。（出《集仙录》）

李真多，是神仙李脱的妹妹。李脱在西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炼道术。蜀人历代都见到过他，大约他往来八百多年了，因此称

他为李八百。当初在周穆王时，来到广汉栖玄山上居住，炼制九华丹成功以后，云游五岳十洞二百多年。在海上遇到飞阳君，教给他水木之道，也就回归此山。药炼成以后，又离去几百年。有时隐形，有时显现，游历于市朝之中。又登上龙桥峰，制作九鼎金丹，丹炼成已经八百年了。他三次在此山修炼道术，所以世人称此山为三学山，也称为贤山，大概是因为李八百取的号。丹炼成了要试一试它，李八百就把丹药抹在崖石上，顽石变成了美玉，光彩晶莹润洁。试药处至今还存在。有的人凿崖取玉，则风雷为之变色。李真多随着哥哥修炼道术，住在绵竹中。现在真多古迹还在。她有时往来于浮山之侧，现在称作真多化，就是古代的浮山化，有如地肺到了水面就上浮。李真多小时候就生成仙姿，沉迷崇尚玄理。李八百教给她朝元默贞的要诀，她修行了几百年，样子就象二十岁左右的人。神情端庄，气概严肃，风骨英武雄伟，不同于弱女之态，人们有时见到她，都不敢正眼去看。其后太上老君与玄古三师降临度引她，教给她飞升之道，她就先于李八百而白日升天。真多化的旁边有潭，那里的水总是红色的，原来是古代的神仙炼丹砂的泉源。浮山又名万安山，山上有二师井，饮井水可以治愈疾病。现在用真多的名字，所以称为真多化。李八百又到什那仙居山修炼，三月八日白日升天。

班 孟

班孟者，不知何许人也。或云女子也。能飞行经日，又能坐空虚中与人语，又能入地中，初去时没足至胸，渐入，但余冠帻，良久而尽没不见。以指刺地，即成井可吸。吹人屋上瓦，瓦飞入

人家间。桑果数千株，孟皆拔聚之成一，积如山；如此十余日，吹之各还其故处如常。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纸着前，嚼墨喷之，皆成文字，竟纸，各有意义。服酒丹，年四百岁更少。入大治山中。（出《神仙传》）

班孟，不知是哪里人，有人说她是女子。她能在空中飞几天，又以坐在虚空之中与人说话，还能钻入地下。刚进去时，从脚开始埋没，一直到胸部埋没，都是渐渐地进入地下，只剩帽子头巾没有进去，过了很久，就全部没入而不见了。她用手指刺地，就能成井可以汲水。吹人家屋子上的瓦，瓦就飞入人家家里。几千棵桑果树，班孟全部把它们抓出来聚拢成一堆，堆积得象山似的；这样放着十几天了，她吹一口气，这几千棵桑果树就各自回到原来的地方，象平常时一样。又能在口中含一口墨，把纸放在面前舒展开，她嚼墨一喷，都成为文字，写满了纸，各有意义。她食酒和丹药，年纪四百岁反而更年轻了。后来进入大治山中。

天台二女

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远不得返，经十三日饥。遥望山上有桃树子熟，遂跻险援葛至其下，啗数枚，饥止体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见芜菁叶流下，甚鲜妍。复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饭焉。乃相谓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色甚美，见二人持杯，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杯来。”刘、阮惊。二女遂忻然如旧相识，曰：“来何晚耶？”因邀还家。南东二壁

（南东二壁原作雨壁东壁，据明钞本改。黄本作西壁东壁）各有绛罗帐，帐角悬铃，上有金银交错。各有数侍婢使令。其馔有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美。食毕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夜后各就一帐宿，婉态殊绝。至十日求还，苦留半年，气候草木，常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乡。归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还路。乡邑零落，已十世矣。（出《神仙记》。明钞本作《搜神记》。）

刘晨和阮肇，进入天台山去采药，因为路远不能回家，已经饿了十三天了。远远地望见山上有桃树，树上的桃子熟了，就跻身险境抓着葛藤到了桃树底下。他们吃了几个桃子，觉得不饿了，身体充实了，想要下山。用杯取水时，看见有茈菁叶流下来，很鲜艳。又有一个杯子流下来，里面还有胡麻饭。于是两人互相安慰说：“这里离人家近了。”就越过山，出现一条大溪，溪边有两个女子，姿色很美。她们看见二人拿着杯子，就笑着说：“刘、阮二位郎君拿回刚才的杯子来了。”刘晨、阮肇都很惊讶。两个女郎就高高兴兴地如旧相识一般，跟他们说：“怎么来晚了呢？”便邀请刘晨、阮肇跟她们回家。南边东边两壁各有大红色的罗织床帐，帐角上悬着金铃。上面有用金银雕嵌的纵横交错的花纹图案交错。两个女郎各有几个侍奉的婢女使唤。吃的东西有胡麻饭、羊脯、牛肉，味道很美。吃完饭又喝酒。忽然有一群女子拿着桃子，笑着说：“祝贺你们女婿到来！”酒喝到尽兴时就奏乐。晚上，刘晨与阮肇各到一个女郎的床帐里去睡觉，女郎娇婉的情态特别美妙。住了十天，两人请求回家，二女又苦苦留住了半年。

从气候、草木情形看，当是春天的时节，百鸟啼鸣，使他们更怀乡思，思归更苦。女郎就送他们，指点回去的道路让他们看清。他们回乡以后，看到乡邑已经零落，才知道已经过了十代了。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二 女仙七

鲁妙典 谏母 盱母 杜兰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 球
紫云观女道士 秦时妇人 何二娘

鲁妙典

鲁妙典者，九疑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洁，不食荤饮酒。十余岁，即谓其母曰：“旦夕闻食物臭浊，往往鼻脑疼痛，愿求不食。”举家怜之。复知服气饵药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乐。因谓母曰：“人之上寿，不过百二十年，哀乐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岂可复埋没贞性，混于凡俗乎？”有麓床道士过之，授以大洞《黄庭经》，谓曰：“《黄庭经》，扶桑大帝君宫中金书，诵咏万遍者，得为神仙；但在劳心不倦耳。《经》云：‘咏之万遍升三天，千灾已消百病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已却老年永延。’居山独处，咏之一遍，如与十人为侣，辄无怖畏。何者？此经召集身中诸神，澄正神气。神气正则外邪不能干，诸神集则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气正心清，则彻见千里之外，纤毫无隐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

道而丧，自弃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责，亦将洗荡生死，苦报无穷也。”妙典奉戒受《经》，入九嶷山，岩栖静默。累有魔试，而贞介不挠。积十余年，有神人语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总司、九州之宗主地。古有高道之士，作三处麓床，可以栖庇风雨，宅形念贞。岁月即久，旋皆朽败。今为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仙下降，授以灵药，白日升天。初，妙典居山，峰上无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长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铁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并在上。仙坛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及（及原作各。据明抄本改）古镜一面，大三尺；钟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来，并妙典升天所留之物，今在无为观。（出《集仙录》）

鲁妙典是九嶷山的女仙官。生来就聪明敏捷，气质高雅，喜欢洁净，不吃荤腥不喝酒。十多岁时，就对她的母亲说：“从早到晚闻到食物的气味就觉得臭浊，往往闻到脑袋都疼痛，希望不要让我吃饭。”全家人对她都很怜惜。后来又学会炼气吃药的法术。过了十年，她常常闷闷不乐，就对她母亲说：“人的最高寿命，不过一百二十岁，喜怒哀乐每天都来伤害它；更何况是女子之身，哪能再埋没贞性，混同于凡夫俗子呢？”有个竹麓道士拜访她，把大洞《黄庭外》传授给她，对她说：“《黄庭经》是扶桑大帝君宫中的金书，诵读一万遍的人，能够成为神仙；只在于劳心不倦而已。经书上说，把它读了上万遍，就可以升上三天，千灾已消病痊愈，不怕虎狼凶狠残暴，又已经推迟衰老，寿命永延。住在山上独自修炼，把它读上一遍，如同与十个人为伴，就

没有恐怖畏惧。什么原因呢？这是道经把你身中的众神召集起来，澄清端正了神气。神气端正了，外部的邪恶就不能干扰；众神集中了，恐怖就不能到达你的身边。如果形全神集、气正心清，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千里之外的东西，连纤细的毫毛也不能隐匿了。所担心的是人不能够懂得，懂得了而不能修炼，修炼了而不能精通，精通了而不能长久。半途而废，自己抛弃前功，不仅将遭到玄法的责罚，又将使生命流荡，痛苦的报应无穷。”妙典遵奉玄戒接受了经书，就进入九嶷山，在岩石上居住，静修默炼。屡次有妖魔前来试探，而妙典道念坚贞，不为所挠。这样生活了达十多年，有个神人告诉她说：“这座山系大舜管辖，是天地的总司九州的宗主。古时候有个道高之人，制作了三处竹床，可以歇宿遮避风雨，保护形体、坚定道念。岁月长久竹床也都朽烂破碎了。现在我给你制作它，可以遂心安闲歇息。又过了十年，真仙降临下来，交给她灵药，她就白日升天了。当初，妙典到山上去住，山峰顶上没有水，神仙就点化一个石头盆。这石盆大三尺，长四尺，盆中常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一个大铁臼，也是神仙送给她的，不知干什么用。如今，这两件东西都在山峰上。仙坛的石头上，清清楚楚地有仙人的鞋印；还有一面古镜，大三尺；有一口钟，形状象仰卧的月牙。这些都是神仙送来的。上述神品与妙真升天所留之物，如今存在无为观。

谶 母

婴母者，姓谶氏，字曰婴，不知何许人也。西晋之时，丹阳郡黄堂观居焉，潜修至道。时人自童幼逮衰老见之，颜状无改。

众号为婴母。因入吴市，见一童子，年可十四五。前拜于母云：“合为母儿。”母曰：“年少自何而来？拜吾为母，既非其类，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余，又吴市逢有三岁孩子，悲啼呼叫。倏遇谯母，执母衣裾曰：“我母何来？”母哀而收育之，逾于所生。既长，明颖孝敬，异于常人。冠岁以来，风神挺迈，所居常有异云气，光景仿佛，时说蓬莱阆苑之事。母异之，谓曰：“吾与汝暂此相因。汝以何为号也？”子曰：“昔蒙天真盟授灵章，锡以名品，约为孝道明王。今宜称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诀曰：“每须高处玄台，疏绝异党，修闲丘阜，饵顺阳和，静夷玄圃，委鉴前非。无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豁落七元、太上隐言之道可致。晏息以流霞之障，睠眄乎文昌之台，得此道者，九凤齐唱，天籍骇虚，竦身御节，入景浮空，龙车虎旗，游遍八方矣。母宜宝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隐去，母密修道法，积数十年，人莫知也。其后吴猛、许逊自高阳南游，诣母，请传所得之道，因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闲日每告二子曰：“世云昔为逊师。今玉皇谱之中，猛为御史，而逊为高明大使，总领仙籍五品已迁。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国之分野。逊领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猛统星纪之邦，于辰为丑。许当居吴之上，以从仙阶之等降也。”又数年，有云龙之驾，千乘万骑来迎，谯母白日升天。今洪州高安县东四十里，有黄堂坛静，即许君立祠朝拜圣母之所。其升天事迹，在丹阳郡中，后避唐宣宗庙讳，钟陵祠号为谯母。其孝道之法，与灵宝小异。豫章人世世行之。（出壙城《集仙录》）

婴母姓谏，字叫婴，不知道是哪里人。西晋的时候，在丹阳郡黄堂观居住，当时的人自从幼年、壮年一直到衰老都见到她，而她的容颜、状态却没有改变。众人称她为婴母。有一次，她进吴市买东西，见到一个小孩，年龄大约十四五岁。这个小孩走到谏母面前下拜，说：“我应当作您的儿子。”谏母说：“年少之人，从什么地方来，拜我为母亲，既然不是同类，不合乎大道。”那个小孩就走了。一个多月以后，谏母又在吴市遇到了一个三岁孩子，这小孩儿又呼又叫，哭得很悲伤。突然遇到谏母，就拉住谏母的衣襟，说：“我母亲从哪来？”谏母可怜他，就收养抚育他，超过对自己亲生儿子。这个小孩长大以后，既聪明又孝敬，与平常人不同。成年以后，风度神情极其豪迈，他居住的地方常常有特殊的云气，只是光影不真切。他还常说些蓬莱阆苑的事情。谏母觉得他很奇异，就对他说道：“我和你暂时在这里互相依靠，你用什么作为称号呢？”那个孩子说：“从前承蒙天真让我盟誓，传授给我灵章，赐给我名号品级，称我为孝道明王，如今应当用这个名号称呼我。”于是告诉谏母修真的诀窍，他说：“总须处于高高的玄台之上，与同我们不同道的人疏远断绝关系，到山丘上去修闲，引顺阳和，在玄圃平和静修，明辨以前的错误并引以鉴，这样，无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豁落七元、大上隐玄之道就可以得到。晚上睡觉用流霞作屏障，眷顾着文昌之台。获得这种道的人，能让九凤齐唱，天籍骇虚，耸身奉节，入景浮空，驾龙车擎虎旗而通游八方了。您应该珍惜它。”有一天，孝道明王无声无息地隐身而去，谏母秘密地按道法修行，坚持了几十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其后吴猛、许逊从高阳向南云游，拜访了谏母，请谏母把所得之道传给他们，于是盟誓之后就传给

他们，孝道之行便在江东传播开来。谡母闲暇的时候经常告诉两个人说：“世云从前是许逊的老师，现在玉皇的玄谱中，吴猛为御史，而许逊为高明大使，总领仙籍在五品以下的。又主管十二时辰，分配十二国的分野。许逊分领玄枵之野，以辰为子；吴猛统领星纪之邦，以辰为丑。许逊应当位居吴猛之上，以顺应仙阶的等级差别。”又过了几年，有云龙车驾、千乘万骑来迎谡母，谡母遂白日升天。如今洪州高安县东四十里，有座黄堂观，就是许逊立祠朝拜圣母的地方。她升天的事迹，在丹阳郡中流传。后来为了避唐宣宗的庙讳，钟陵祠称为谡母祠。其孝道之法，与灵宝略有差异，豫章的人世代代修行它。

盱 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内修真要。常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当归真于彼。”其子名烈，字道微。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家贫，而营侍甘旨，未尝有阙，乡里推之。西晋武帝时，同郡吴猛、许逊，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筑坛立静。猛既去世，逊即以宝符、真篆拯俗救民。远近宗之。逊仕□州为记室，后每朔望还家朝拜。人或见其乘龙，往来径速，如咫尺耳。盱君淳笃忠厚，逊委用之，即与母结草于逊宅东北八十余步，旦夕侍奉，谨愿恭肃，未尝有怠。母常于山下采撷花果，以奉许君。君惜其诚志，常欲拯度之。元康（康原作庆，据墉城《集仙录》改）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乡瑕丘仲，册命征拜许君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升天。许谓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

留。汝可后随仙輿，期于异日。母子悲不自胜，再拜告请，愿侍云辇。君许之，即赐灵药服之，躬禀真诀，于是午时从许君升天。今坛井存焉。乡人不敢华缙，盖吁君母子俭约故也。世号为吁母井焉。（出《集仙录》）

吁母是豫章人。她在外表上混同于世俗之人，而在内心里却在修习玄真要诀。她常说：“我在一千年前曾住在西山，世上的牵累稍稍停止，应该在那里回归真境。”她的儿子叫吁烈，字道微。道微小时失去了父亲，奉侍母亲，以孝顺出名。他家里贫穷，然而他置办的侍奉母亲的香甜食品，从不曾有过短缺。乡里之人很推重他。西晋武帝时，与她同郡的吴猛、许逊精诚修炼，感动上天，道化盛行。住在洪崖山，筑造玄坛，设立静室。吴猛去世之后，许逊就用宝符、真篆拯救世俗的百姓，远近的人都很尊崇他。许逊做官任某州的记室。后来每当旧历初一和十五，他便回家朝拜。有人看见他乘着龙，往来径直迅速，象近在咫尺一般。吁君淳朴诚信忠厚，许逊雇用他，他就与母亲一起在许逊宅院东北八十余步的地方居住以报恩，从早到晚侍奉着，神情郑重，态度恭敬严肃，不曾有过倦怠。吁母还经常在山下采摘花果，用来奉送许逊。许逊怜惜她诚恳的心志，常常想拯救度引她。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老君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乡瑕丘仲，凭册书下令征召许君，拜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升天。许逊对道微及吁母说：“我奉太帝的命令，不能久留。你们可以随仙輿之后，期待将来成仙。”母子悲伤得不能自禁，拜了又拜，哀告请求，愿随许逊而去侍奉于云辇左右。许逊答应了

他们母子的请求，就赐给他们灵药让他们服下，亲自传授真诀，于是在午时跟着许逊升天而去。如今坛井还在，乡人不敢修缮得太华丽，原因是吁君母子俭朴的缘故。世人称坛井为吁母井。

杜兰香

杜兰香者，有渔父于湘江洞庭之岸，闻儿啼声，四顾无人，惟三岁女子在岸侧，渔父怜而举之。十余岁，天姿奇伟，灵颜姝莹，迨天人也。忽有青童灵人，自空而下，来集其家，携女而去。临升天，谓其父曰：“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后时亦还家。其后于洞庭包山降张硕家，盖修道者也。兰香降之三年，授以举形飞化之道，硕亦得仙。初降时，留玉筒、玉唾盂、红火浣布，以为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赍黄麟羽帔、绛履玄冠、鹤氅之服、丹玉珮挥剑，以授于硕，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张硕仙官定何班品。渔父亦老，因益少，往往不食。亦学道江湖，不知所之。（出壩城《集仙录》）

有个打鱼的人在湘江洞庭的岸边，听见小孩啼哭的声音，四下看一下没有发现别人，只有个三岁小女孩在岸边。打鱼的人很可怜这个小孩，就把她抱走了。小女孩长到十多岁时，天姿奇伟，容颜艳丽，光彩照人，赶上仙女了。有一天，突然有个青童灵人从空中下来，降临到她的家里，带着她离去。就要升天的时候，小女孩对她的养父说：“我是仙女杜兰香，因为犯了错误被贬到

人间。天上的日期是有严格限制的，今天我就要回去了。”自从升天以后，有时她也回家。其后，她又在洞庭包山降临到张硕的家中，因为张硕也是个修道的人。杜兰香降临张硕家三年。教给张硕举形飞化的道术，张硕也获得成仙的机会。杜兰香刚降临张家的时候，留下玉筒、玉唾盂、红火浣布，用这些仙器仙物作为她登上真仙的证据。又有一天晚上，兰香命侍女拿着黄麟羽毛的帔肩、大红色的鞋、黑色的帽子、鹤羽的大氅和饰有丹玉珙珮的宝剑，把它们送给张硕，说：“这都是上仙穿戴的东西，不是人间洞天所有之物。”不知道张硕成仙后仙官定为什么班次、什么品级。打鱼的人也老了，因为杜兰香的缘故，却越来越年轻了，往往不吃东西，后也学道江湖。后来不知到哪儿去了。

白水素女

谢端，晋安侯官人也。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妻，乡人共怜悯之，规为娶妇，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是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端便往谢邻人。邻人皆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为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不止。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以自取妇，密着室中饮爨，而言吾为人饮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后方以鸡初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取径造瓮所视螺，但见壳（壳原作女，据明抄本改）。仍到

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人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相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同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端。端后仕至令长云。今道中素女是也。（出《搜神记》）

谢端，是晋代福建省侯官县人。他小时候就父母双亡，又没有亲属，被邻人所抚养。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他恭顺谨慎自守，不涉足非法的事。开始自己出去生活。他没有妻子，乡人们都可怜他、惦念他，共同谋划给他娶媳妇，却一直没有找到。谢端晚睡早起，种田十分卖力，不分昼夜去劳作。后来，他在城下发现一个大螺，象三升的壶那么大，觉得是个稀奇的东西，就把它拿回家去，放到瓮中养着它。一连十几天，谢端每天起来到野外种田，回来的时候，就看见自己家中有吃的有喝的有汤有水，好象是有人特意给他做的。谢端认为这是邻人帮他做的好事。几天都是这样，谢端就去向邻人道谢，邻人都说：“我们当初帮你做的不是为了这个，何必感谢我们呢？”谢端又觉得邻人不明白他的意思，然而屡次这样做个不停。后来谢端就把实话告诉他们，问他们是谁帮他做的。邻人笑着说：“你自己已经娶了媳妇，藏在屋里给你做饭，怎么反而说我们给你做的饭？”谢端没话可说，心里怀疑，却不知其中缘故。后来他在鸡刚叫的时候出去，天亮时

悄悄地回来，在篱笆外偷偷地窥视自己的家，看见一个年轻女子从瓮中出来，到灶下去点火。谢端就进了门，直奔放瓮的地方去看那个大田螺，却只看见田螺的壳。他就又到灶下问那个女子说：“你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给我做饭呢？”那个女子很惶惑，想要回到瓮中去，却没能回去，只好回答说：“我是天河中的白水素女。天帝可怜你年少孤单，能以恭敬谨顺的态度自守，所以派我暂且给你看守房舍，做饭做菜。十年之内，使你家中富裕，等你找到媳妇时，我自当回去。而你无故偷着看我，把我挡住。我的身形已经暴露，不宜再留下，你应当放我回去。虽然你今后自己做饭，情况稍差一些，但你勤于耕田劳作，打渔采药，可以维持生活。我这个壳给你留下，用它贮存米谷，可以经常不缺粮食。”谢端请她留下，她始终不肯。这时，天上忽然刮起风，下起雨，白水素女忽然身形一收就离去了。谢端为她立了神位，逢年过节祭祀她，家里常常丰足，只不过不致大富而已。于是乡人里便有把女儿嫁给谢端。谢端后来做了官，官至县令、郡守。现在道教中的素女就是白水素女。

蔡女仙

蔡女仙者，襄阳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绣，邻里称之。忽有老父诣其门，请绣凤。眼，毕功之日，自当指点。既而绣成，五彩光焕。老父观之，指视安眠。俄而功毕，双凤腾跃飞舞。老父与仙女各乘一凤，升天而去。时降于襄阳南山林木之上，时人名凤林山。后于其地置凤林关，南山侧有凤台。敕于其宅置静贞观，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晋时人也。（出《仙传拾遗》）

蔡女仙是襄阳人，小时候就心灵手巧，善长刺绣，邻里之人都夸奖她。有一天，忽然有个老头到她家拜访，请她绣凤。约定：凤凰的眼睛，等完工的那天，老头自己来指点。不久，凤凰绣成了，五彩缤纷，光芒闪耀。老头前来观看她绣的凤凰，指点她给凤凰安上眼睛。不一会儿，绣工完毕，一双凤凰腾跃飞舞，老头就与仙女各乘一只凤凰，升天而去。曾经降落到襄阳南山林子的树上，当时的人便将那座山命名为凤林山。后来在那个地方设置了凤林关，南山旁边还有凤台。朝廷诏令在女仙之宅建立了静贞观，有女仙画像保存在那里。有人说蔡女仙是晋朝时候的人。

蓬 球

贝丘西有玉女山。传云，晋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坚，入山伐木，忽觉异香，遂溯风寻至北山。廓然宫殿盘郁，楼台博敞。球入门窥之，见五株玉树；复稍前，有四妇人，端妙绝世，共弹棋于堂上。见球俱惊起，谓球曰：“蓬君何故得来？”球曰：“寻香而至。”遂复还戏。一小者便上楼弹琴，留戏者呼之曰：“元晖何为独升楼？”球树下立，觉少饥，乃以舌舐叶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鹤而至，迎恚（恚，原作惠。据明抄本改）曰：“玉华，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诸仙室。”球慎而出门，回顾，忽然不见。至家乃是建平中，其旧居闾舍，皆为墟矣。（出《酉阳杂俎》）

贝丘的西边有个玉女山。人们传说，晋朝太始年间，北海有

个姓蓬名球字伯坚的人，进山去砍伐木材，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他就迎着风寻到了北山。一看那里广阔无边，宫殿曲折幽深，楼台又大又敞亮。蓬球就进门偷偷地去看，首先看到的是五棵玉树；再稍稍往前走，又看见了四个女子，这四个女子端庄秀美，都是世上所没有的美貌女子，她们正一起在堂上玩弹棋。看到蓬球，她们都惊讶地站起来，问蓬球说：“蓬君什么缘故能来到这里？”蓬球回答说：“我是随着香气寻找到这里来的。”四个女子就又回去玩。一会儿，一个小一点的女子就上楼去弹琴，留下继续玩的女子就呼唤她说：“元晖，你为什么独自上楼？”这时，蓬球在树下站着，觉得稍微有点饿了，就用舌头舐树叶上将要滴下的露珠。忽然有一个女子乘着鹤来到了，冲着她们气愤地说：“玉华！你们为什么留下这么个俗人？王母娘娘命令王方平到各仙室巡行了。”蓬球害怕了，就溜出大门。回头一看，忽然宫殿、仙女都不见了。他回到家里时，竟然，已是几十年后的建平年间，他过去居住的房屋和邻里房舍，早都变为废墟了。

紫云观女道士

唐开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驾在东京，以李适之为河南尹。其日大风，有女冠乘风而至玉贞观，集于钟楼，人观者如堵。以闻于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众，袒而笞之。至十，而乘风者即不哀祈，亦无伤损，颜色不变。于是适之大骇，方礼请奏闻。教召入内殿，访其故，乃蒲州紫云观女道士也，辟谷久，轻身，因风遂飞至此。玄宗大加敬畏，锡金帛，送还蒲州。数年后，又因大风，遂飞去不返。（出《纪闻》）

唐朝开元二十四年春二月，唐玄宗在东京洛阳，用李适之作河南府尹。李适之到任后，有一天刮起了大风，有个女道士乘着风来到玉贞观，落在钟楼上，引得观看的人象一堵墙似的。有人就把这事报告给府尹。府尹是个直率粗略的人，因为那个女道士使观众堆集起来而发怒，就把她的衣服扒下打板子。打到十下，乘风而来的那个女道士即不哀告，也没有伤损，面色不变。于是李适之大吃一惊，才以礼相请，并把这事上奏给皇帝。皇帝下诏书召女道士入内殿，询问她原故。原来她是蒲州紫云观女道士，由于辟谷时间长久，身体很轻，凭借风力就飞到这里。玄宗对她大加敬畏，赐给她金帛，把她送回到蒲州。几年以后，又因为刮大风，这个女道士终于飞去没有回来。

秦时妇人

唐开元中，代州都督以五台多客僧，恐妖伪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惧逐，多权窜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雁门山。幽涧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赍干粮，欲住此山，遂寻洞入。数百步渐阔，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妇人，并衣草叶，容色端丽。见僧惧愕，问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人也。”妇人笑云：“宁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须摈落形骸，故尔。”因问：“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顾笑曰：“语甚有理。”复问：“宗旨如何？”僧为讲《金刚经》。称善数四。僧因问：“此处是何世界？”妇人云：“我自秦人，随蒙恬筑长城。恬多使妇人，我等不胜其弊，逃窜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来亦不知年岁，不复至人间。”遂留僧，

以草根哺之，涩不可食。僧住此四十余日，暂辞，出人间求食。及至代州，备粮更去，则迷不知其所矣。（出《广异记》）

唐朝开元年间，代州都督因为五台山客僧多，恐怕妖伪之事发生，就下令把没有度牒的和尚，全部赶走。客僧害怕被驱逐，大多暂时逃避到山谷中去。有个叫法朗的和尚，逃进雁门山深处。雁门山深涧当中有个石洞，能容纳人出进。法朗就多带干粮，想要住在这座山里，于是他就寻找洞口进去了。走了几百步之后，那里渐渐空阔了。到了平地，踏过流水，渡过到另一岸，那里太阳、月亮都很明亮。又走了二里，到一个草屋中，草屋中有女人，穿着草叶，但容颜端庄秀丽。她看见和尚，害怕而又惊讶，就问和尚说：“你是什么人？”和尚说：“我是人啊！”女人笑着说：“难道有这样形骸的人吗？”和尚说：“我奉事佛，佛必须贬降形骸，所以这样。”她又顺便问：“佛是干什么的？”法朗就详细地说给她听。女人们互相看了看，笑着说：“他的话很有道理。”又问：“佛教的宗旨如何？”法朗就给她们讲解《金刚经》。她们听了再三再四称赞叫好。法朗就问她们：“这个地方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女人说：“我们本来是秦时人，随着蒙恬修筑长城。蒙恬多使用妇女，我们忍受不了那样的折磨，就逃避到这里。当初吃草根，得以不死。来到这里也不知道年岁，也没有再到人间。”于是她们就把法朗留下，用草根养活他。草根涩，根本不能吃。法朗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天，就暂时告辞出去，到人间去寻找粮食。等到他到了代州，准备好粮食再去时，却迷失了道路，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了。

何二娘

广州有何二娘者，以织鞋子为业，年二十，与母居。素不修仙术，忽谓母曰：“住此闷，意欲行游。”后一日便飞去，上罗浮山寺。山僧问其来由，答云：“愿事和尚。”自尔恒留居止。初不饮食，每为寺众采山果充斋，亦不知其所取。罗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杨梅树，大数十围。何氏每采其实，及斋而返。后循州山寺僧至罗浮山，说云：“某月日有仙女来采杨梅。”验之，果是何氏所采之日也。由此远近知其得仙。后乃不复居寺，或旬月则一来耳。唐开元中，敕令黄门使往广州，求何氏，得之，与使俱入京。中途，黄门使悦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毕，踊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后绝迹不至人间矣。（出《广异记》）

广州有个叫做何二娘的姑娘，以做鞋子为业，年纪二十岁，与她母亲一起居住。她一向不修仙术，有一天，忽然对她母亲说：“住在这里心里闷得慌，我心想出行云游。”后来有一天她就飞走了，上了罗浮山的僧寺。山上的和尚问她来这里的缘由，她回答说：“我愿意侍奉和尚。”从这以后，她就长期留在这里居住。开始不吃不喝，经常给寺里的众僧采摘山果充作斋饭，和尚们也不知她是从哪里弄来的。罗浮山的北面是循州，离南海四百里。循州的山寺中有杨梅树，有几十人合抱那么粗大，何氏经常采摘它的果实，到吃斋时就返回了。后来，循州山寺里的和尚到了罗浮

山，对这里的人说，某月某日有个仙女来寺里采摘杨梅。罗浮山寺里的和尚验证这件事，那天果然是何氏采摘杨梅的日子。由于这个原因，远近的人都知道何氏得道成仙了。何氏后来就不再住在寺里，有时或十天或一月来一次而已。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诏派黄门使前往广州寻找何氏，把她找到了，她与使者一起进京。半路上，黄门使喜欢她的姿色，心里想要挑逗她而没有说出来。何二娘忽然说：“中使有如此邪心，我不可逗留了。”说完，她就腾跃而去，不知到哪里去了。其后她的踪迹再也没有来到人间了。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边洞玄 崔书生
骊山姥 黄观福

玉 女

唐开元中，华山云台观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遍身溃烂臭秽。观中人惧其污染，即共送于山涧幽僻之处。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过前，遥掷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谓之曰：“勉食此，不久当愈。”玉女即茹之。自是疾渐痊，不旬日复旧。初忘饮食，惟恣游览，但意中飘摇，不喜人间，及观之前后左右亦不愿过。此观中人谓其消散久矣，亦无复有访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实而已。后于岩下。忽逢前，道士谓曰：“汝疾即瘥，不用更在人间。云台观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时，投以小石，当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当自有益。”玉女即依其教，自后筋骸轻健，翱翔自若，虽屡为观中之人逢见，亦不知为玉女耳。如此数十年，发长六七尺，体生绿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人过之，则叩头遥礼而已。大历中，有书生班行达者，性气粗疏，诽毁释、道，为学于观西序。而玉女日日往来石

池，因以为常。行达伺候窥覩，又熟见投石采芝，时节有准。于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达乃攀取。玉女远在山岩，或栖树杪，即在采去，则呼叹而还。明日，行达复如此。积旬之外，玉女稍稍与行达争先，步武相接。歛然遽捉其发，而玉女腾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肤体，仍加逼迫。玉女号呼求救，誓死不从，而气力困惫，终为行达所辱。肩之一室，翌日行达就观，乃见皤然一媪，尪瘵异常，起止殊艰，视听甚昧。行达惊异，遽召观中人，细话其事，即共同问玉女，玉女备述始终。观中人固有闻知其故者，计其年盖百有余矣。众哀之，因共放去，不经月而歿。（出《集异记》）

唐朝开元年间，华山云台观有个婢女叫作玉女，四十五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遍身溃烂，又臭又脏。观中的人害怕她传染，就共同把她送到山涧旁幽深僻静的地方。玉女痛楚呻吟。忽然有个道士从她前面走过，远远地扔给她三、四棵青草，那草像菜似的。道士对她说：“你尽量把这草吃下去，不久病就能痊愈。”玉女就把那几株青草吃了。从此玉女的疾病渐渐好转，不到十天就恢复旧日的状态。开始她忘记吃饭喝水，只想随意游览，但心中飘忽不定，不喜欢人间，连云台观的前后左右也不愿经过。这些观中人认为玉女消失很久了，也不再有人寻访她的人。玉女就在山中往来周游，渴了喝泉水，饿了就吃树籽、花果。后来在山岩下，忽然又遇到先前那个道士，道士对她说：“你的病已经好了，不用再留在人间。云台观往西走二里有个石池，你可以每天到辰时，把小石子投进去，会有一棵水芝自己出来，你可把它拿来吃，

时间长久了，自然会有好处。”玉女就依照道士的指教去做。从这以后，玉女筋骨轻健，翱翔自如，虽然屡次被观中人碰见，但谁也认不出她就是玉女了。就这样过了几十年，玉女头发有六七尺长，身体上生出绿毛，面容却象一朵白色的花。山里的人遇见她，往往离着很远就叩头行礼。大历年间，有个叫作班行达的书生，此人性情粗俗，常常诽谤诋毁佛、道二教，在云台观西厢房读书。而玉女每天都要往来石池，自己就把这事看作平常了。而班行达则伺机等着偷看，又见惯了玉女投石采芝，时节都很准确。有一天，班行达稍稍赶在玉女先头到达石池之上，等到那个玉女投出小石头的时候，水芝果然出来了，班行达竟把水芝夺去。玉女远在山岩之上，有时停留在树梢上，既然水芝已被别人采去，玉女就只能叹息而还了。第二天，班行达还是这样干。差不多十天以后，玉女稍稍与班行达争先，脚步相接。班行达突然就把玉女的头发抓住了，使玉女无法腾跃而去，班行达趁此机会凭勇力抓摸玉女的肤体，频加逼迫。玉女哭着喊着呼救，誓死不从，但是气力不足，终于被班行达所污辱。班行达把她捉回，锁在一间屋子里。第二天，班行达到那屋里一看，竟然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瘦病异常，起坐都很艰难，视物不清，听话不明。班行达很惊讶，也觉得奇怪，急忙把观中人召来，详细地告诉她们事情的经过，于是，大家一起探问玉女，玉女就把她的遭遇从头到尾详细地叙述了一遍。观中人本来就有听说并知道的人，估计玉女的年龄大概有一百多岁了。大家可怜她，就共同商量这件事情放她离去，后来不到一个月，玉女就死了。

边洞玄

唐开元末，冀州枣强县女道士边洞玄，学道服饵四十年，年八十四岁。忽有老人，持一器汤饼，来诣洞玄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来相取。此汤饼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贵，顷来得道者多服之。尔但服无疑，后七日必当羽化。”洞玄食毕，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后来也。”言讫不见。后日，洞玄忽觉身轻，齿发尽换，谓弟子曰：“上清见召，不久当往。顾念汝等。能不恨恨？善修吾道，无为乐人间事，为土棺散魂耳。”满七日。弟子等晨往问讯动止，已见紫云昏凝，遍满庭户；又闻空中有数人语，乃不敢入，悉止门外。须臾门开，洞玄乃乘紫云，竦身空中立，去地百余尺，与诸弟子及法侣等辞诀。时刺史源复，与官吏、百姓等数万人，皆遥瞻礼。有顷日出，紫气化为五色云，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灭。（出《广异记》）

唐代开元末年，冀州枣强县有个女道士叫做边洞玄，学道及服仙药四十年。她八十四岁那年，忽然有一个老人拿着一食器汤饼，来拜访洞玄，他说：“我是三山仙人，因为你有道，特意来接取你。这个汤饼是玉英之粉所制，为神仙所珍视，近来得道的人多数都吃它。你尽管服食，不要怀疑，此后七天一定能羽化成仙。”洞玄吃完，老人说：“我现在先走了，你随后来吧！”说完就不见了。过了两天，洞玄忽然觉得身体轻了，牙齿和头发全换了，她就对弟子说：“上清召我去，不久就能前往。但惦念你们

这些弟子，能不遗憾吗？你们要好好修行我道，不要津津乐道人间之事，那只能变为土棺中的散魂而已。”满了七天，弟子等凌晨前往问讯洞玄、探询行止时，已经看见紫云深浓凝聚又听到空中有几个人说话，就不敢进去，全都站在门外。不一会儿，门开了，洞玄就乘着紫云，耸身在空中站立，离地一百多尺，与众弟子以及法侣等人告辞诀别。当时刺史源复与官吏百姓等数万人，都远远地瞻仰礼拜。隔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紫气变为五色祥云，洞玄冉冉上升，紫气很久才消失。

崔书生

唐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于东州遼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郁，远闻百步。书生每初晨，必盥（盥原作与，据明抄本改）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马而来，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有殊色，所乘骏马极佳。崔生未及细视，则已过矣。明日又过，崔生乃于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铺陈茵席，乃迎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园无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颇堪流眄。女郎频日而过，计仆驭当疲。敢具单醪，以俟憩息。”女不顾而过。其后青衣曰：“但具酒馔，何忧不至？”女顾叱曰：“何故轻与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曰：“马大疲，暂歇无爽。”因自控马，至当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即未（未原作求，据明抄本改）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载拜跪请。青衣曰：“事亦必定。后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于此时，但具婚礼所要，并于此备酒肴。今小娘子阿姊在遼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后，便当

咨启，期到皆至此矣。”于是俱行，崔生在后，即依言营备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娣皆到。其姊亦仪质极丽，送留女归于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纳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以婢媵。母见新妇之姿甚美。经月余，忽有人送食于女，甘香殊异。后崔生觉母慈颜衰悴，因伏问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纳新妇，妖媚无双，吾于土塑图画之中，未曾见此。必是狐魅之辈，伤害于汝，故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泪涕交下曰：“本侍箕帚，望以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辈，明晨即别。”崔生亦挥涕不能言。明日，女车骑复至，女乘一马，崔生亦乘一马从送之。入逻谷三十里，山间有一川，川中有异花珍果，不可言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青衣百许迎称曰：“无行崔郎，何必将来？”于是捧入，留崔生于门外。未几，一青衣女传姊言曰：“崔郎遗（遗原作遣，据明抄本改）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绝，不合相见；然小妹曾奉周旋。亦当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责诮再三，词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谴而已，后遂坐于中寝对食。食讫命酒，召女乐洽奏，铿锵万变。乐阕，其姊谓女曰：“须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赠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遗崔生，生亦留别，于是各呜咽而出门。至逻谷口回望，千岩万壑，无有远路。因恸哭归家，常持玉盒子，郁郁不乐。忽有胡僧扣门求食曰：“君有至宝，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贫士，何有是请？”僧曰：“君岂不有异人奉赠乎？贫道望气知之。”崔生试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请以百万市之，遂往。崔生问僧曰：“女郎谁耶？”曰：“君所纳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负美名于仙都，况复人间！所惜君纳之不得久远，若住得一年，君举家不死矣！”（出《玄怪录》）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有个姓崔的书生，在东州逻谷口居住，好种名花。每到暮春季节，花蕊芬郁，远在百步之外就可以闻到花香。书生每天早晨刚起来，都是先洗漱，然后便去看花。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女子，从西边乘马而来，穿青衣的老少几个婢女跟随在她的后边。这女子姿色极美，所乘的骏马也极佳。崔生还没来得及细看，女郎就已经过去了。第二天女郎又从这里经过，崔生就在花下先摆上酒茶和酒杯茶杯，铺上草垫子，在垫上又铺上席子，就去迎着女郎的马首参拜说：“我生来喜好花木，这个园子里的花没有不是我亲手栽植的。如今正赶上花香浓郁，颇值得您流连一顾。女郎这几天频繁从这里经过，估计仆人和马匹都会疲劳。我斗胆准备薄酒，来等您歇息。”女郎连看也没看就过去了。她身后的青衣婢女说：“只管准备酒菜宴席，何愁不来？”女郎回头呵叱婢女说：“为什么轻易与别人说话！”崔生第二天又先到了，扬鞭策马随在女郎后边，到了一座别墅的前面，崔生又下了马，下拜请求了很久。一个青衣老婢女对女郎说：“马太疲乏了。暂且歇一歇也不会有什么差错。”于是女郎自己控制着马，到对着寝室的门前下来。老婢女对崔生说：“您即然没有结婚，我给你做媒妁可以吗？”崔生高兴极了，又拜又跪地请求帮忙。老婢女说：“这件婚事必定成功。过后十五六日，是个大吉之辰，您到这个时候，只管置办婚礼所必需的东西，并在这里备办酒肴。如今小娘子的姐姐在逻谷中，有点小病，所以天天去探看。你走之后，就会提出请求建议，日期到了的时候我们都到这里了。”于是一起走，崔生在后。崔生回去，就依照老婢女所说的那样，置办准备吉日所必需的物品。到了约定的日子，女郎和她的姐姐都到了。她的姐姐的仪表气质也极其俏丽，就把女郎送来留给崔

生。崔生的母亲还在故居居住，一点儿也不知道崔生娶媳妇的消息。崔生因为没有禀告母亲而私下娶妻，就向母亲假言，她是一位侍奉自己的婢妾。他母亲看到了新娘子也觉得她姿色很美。经过一个多月了，有一天，忽然有人给女郎送来食品，那食品又甜又香，很是奇异。后来崔生觉得母亲衰老憔悴，于是跪伏在几案之下给母亲问安。他的母亲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希望能够求得保全。如今你所娶的新媳妇，妖媚无双，我在土塑的图画当中，也不曾见到过这样的美貌女子，一定是狐狸精一类的东西，恐怕对你有伤害，所以造成我的忧虑。”崔生回到自己内室，见到女郎涕泪交流，女郎说：“我侍奉你，给你作妻子，指望终老天年；没想到老夫人用对待狐狸精的态度对待我。我明天早晨就告别。”崔生也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女郎的车马又来了，女郎骑一匹马，崔生也乘一匹马跟着去送她。进入逻谷三十里，山间有一片平地，田野之中有异花珍果，不能用语言描绘，馆宇屋室比王公的府第还奢华。青衣仆人上百人迎着女郎下拜，说：“这无行的崔郎，何必领来！”于是簇拥着女郎把她捧了进去，而把崔生留在门外。不一会儿，一个青衣婢女传达女郎姐姐的话说：“崔郎缺乏德行，太夫人疑心阻挠，婚事应该立即断绝，本不该见他；但小妹曾奉侍过他，为他周旋，也当奉屈而入吧！”不久，有人召崔生进去，女郎姐姐又把崔生责备了再三，清晰婉转，很有口才。崔生只能拜伏在地，接受谴责而已。后来就坐在寝室中对面吃饭。吃完饭命摆酒，召女乐演奏，乐曲铿锵万变。乐曲停下了，女郎的姐姐对女郎说：“该让崔郎回去了，你有什么物品赠送给他？”女郎就从袖子中取出一个白玉盒子赠给崔生，崔生也留下东西告别，于是各自呜咽着分手，崔生就出了

门。到了逻谷口回头一望，千山万壑，看不到自己刚才走过的路。于是崔生痛哭着回到家里，从此，他经常拿着玉盒子郁郁不乐。忽然有个胡僧敲门找饭吃，他说：“您有最有价值的宝物，请让我看看。”崔生说：“我是个贫士，你怎么会有这种请求？”胡僧说：“您难道没有异人赠送的东西吗？贫道一望气，便知道有这个宝物。”崔生抱着试探的心理拿出玉盒子给胡僧看。胡僧站起身来，请求用一百万两银子购买它。买到后就想走开。崔生问那个胡僧：“那位女郎是谁呀？”胡僧说：“您所娶的妻子，是西王母的第三个女儿玉卮娘子。她的姐姐在仙界也负有美名，何况在人间呢？所可惜的是您娶了她时间不长，如果能同住上一年，您的全家就都可以不死了！”

骊山姥

骊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黄帝《阴符》本，绢素书，缄之甚密。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以糜烂，筌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鬢髻当顶，余发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旁见遗火烧树，因自言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闻之惊，前问曰：“此黄帝《阴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计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计一千八十年矣（“一千八十年矣”原作“一千八年”。据陈校本改）。少年从何而知？”筌稽首载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请问玄义。使筌正立，向明视之曰：“受此符者，当须名列仙籍，骨相应仙，

而后可以语至道之幽妙，启玄关之锁钥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日角，血脉未减，心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岁，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荃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命坐，为说《阴符》之义曰：“阴符者，上清所秘，玄台所尊，理国则太平，理身则得道。非独机权制胜之用，乃至道之要枢，岂人间常典耶？昔虽有（明抄本“虽有”作“蚩尤”。）暴横，黄帝举贤用能，诛强伐叛，以佐神农之理。三年百战，而功用未成。斋心告天，罪己请命。九灵金母命蒙狐之使，授以玉符，然后能通天达诚，感动天帝。命玄女教其兵机，赐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书乃行于世。凡三百余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观其精妙，则黄庭八景，不足以为玄；察其至要，则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较其巧智，则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一名黄帝天机之书。非奇人不可妄传，九窍四肢不具、慳贪愚痴、骄奢淫佚者，必不可使闻之。凡传同好，当斋而传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之者夺纪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出三尸，下九虫，秘而重之，当传同好耳。此书至人学之得其道，贤人学之得其法，凡人学之得其殃，职（明钞本、陈校本“职”作“识”）分不同也。经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盖泄天机也。泄天机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讫，谓荃曰：“日已晡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瓠，命荃于谷中取水。既满，瓠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树下，失姥所在，惟于石上留麦饭数升。

怅望至夕，不复见姥，筌食麦饭。自此不食，因绝粒（粒字原阙，据明钞本、许刻本补）求道，注《阴符》，述二十四机，著《太白阴经》，述《中台志阃外春秋》。以行于世。仕为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出《集仙传》）

骊山姥，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人。李筌喜好神仙之道，经常游历名山，广泛采集方术，在嵩山虎口岩石室中，得到了黄帝《阴符》本绢素书。素书封固得很严密。上面有题字，内容是：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把它藏在名山，用它传给爱好相同的人。因书已糜烂，李筌将书抄下来，并读了几千遍，但始终不明白《阴符》的义理。因为到陕西去，走到骊山脚下，遇到一个老妈妈，这个老妈妈的发髻从鬓边梳到头顶，其余的头发半垂，穿着破衣服，拄着拐杖，神情状态很不一般。老妈妈看到路旁有遗火烧树，就自言自语地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李筌听到这话很惊讶，就上前问她：“这是黄帝《阴符》中的秘言，老妈妈怎么能说出它呢？”老妈妈说：“我接受这个符，已经三元六周甲子了。三元一周，共计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计一千零八十年了。年轻人，你从哪里得知《阴符》呢？”李筌行过稽首礼又行拜礼，就详细地告诉老妈妈得符的地方，趁便请问《阴符》的玄义。老妈妈让李筌正面站立，向着亮处把他看了看，说：“接受这个符的人，该当名列仙籍，骨相应当成仙，然后可以告诉他至道的幽深奥妙，付与他开启玄关之锁的钥匙。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反而会受到责罚。年轻人的颧骨通到生门，命轮与月角相齐，血脉未灭，心影不偏，本性贤德而又喜好法术，精神旺盛而又喜

欢动脑子，真是我的弟子啊！然而四十五岁时，你当有场大难。”于是拿出朱砂写了一道符，串在拐杖尖上，令李筌跪着把它吞下去。说：“天地保佑你。”于是命季筌坐下，给他解说《阴符》的意义，她说：“阴符是上清秘密保存而又为玄台所尊崇的道经，用它治国，国家就太平；用它治理自身，自身就能得道。不仅仅用于机变权谋以制胜，乃是至道的核心要诀，哪里是人间的一般典籍呢？从前虽有横暴，黄帝推举任用贤能的人，诛伐强暴叛逆，来帮助神农治国。三年作战一百次，而功用仍没有完成。他就诚心斋戒，禀告上天，归罪自己，请求天命。九灵金母命蒙狐使者授给黄帝玉符，然后就通天达诚，感动天帝。天帝又命玄女教给他兵机，赐给黄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这本书才在世上流行。《阴符》总共三百多字，一百字解说道，一百字解说法，一百字解说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这都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观看了它的精妙，黄庭八景就不以为玄；洞察它的至要，经传子史就不足以称为文章；考较它的巧智，孙吴韩白等人都不足以称作奇人。这书还有一名，叫《黄帝天机之书》，不是奇人不可随便传授。九窍四肢不全，或慳贫愚痴、骄奢淫逸的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它。凡是传给爱好相同的人，应当斋戒之后传给他，有本的人是师父，受书的人是弟子。不能把富贵看得很重，把贫贱看得很轻，违背它的人则被夺去二十年寿命。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在名山石岩中，就能得到增加寿算，本命日读七遍，可以有益于心机、增加寿命、跳出三尸、使九虫降服。保守秘密而珍重它，并且只能传给爱好相同的人。这本书至人学它可以得其道，贤人学它可以得其法，凡人学它则会得到惩罚，这是因为人的职分不同啊。经上说君子得

到它可以固身，小人得到它可以丧失性命，原因是小人泄露天机。泄露天机的人要沉沦三劫，能不警惕吗？”说完这些道理，又对李筌说：“已经到吃饭的时候了，我有麦饭，一起吃饭吧！”又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瓢，令李筌到山谷中去取水。瓢里的水满了以后，瓢忽然有一百多斤重，李筌的力气小，不能控制，瓢就沉到泉水中了。李筌回到树下时，骊山老妈妈已经不见了，只是在石头上留着几升麦饭。李筌惆怅地等到晚上，也没有再见到骊山老姥。李筌吃了麦饭以后，从此不再吃饭，就绝食求道，注解《阴符》，陈述二十四机，著《太白阴经》，又写下了《中台志阊外春秋》，在世上流行。李筌后来做了官，任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

黄观福

黄观福者，雅州百丈县民之女也。幼不茹荤血，好清静，家贫无香，以柏叶、柏子焚之。每凝然静坐，无所营为，经日不倦。或食柏叶，饮水自给，不嗜五谷。父母怜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谓父母曰：“门前水中极有异物。”女常时多与父母说奇事先兆，往往信验。闻之，因以为然，随往看之。水果来汹涌，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驳，状貌与女无异。水即澄静。便以木像置路上，号泣而归。其母时来视之，忆念不已。忽有彩云仙乐，引卫甚多，与女子三人，下其庭中，谓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过，谪在人间。年限既毕，复归天上，无至忧患也。同来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辰女，一是上清侍书。此去不复来矣。今来此地，疾疫死

者甚多，以金遗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岁。”即留金数饼，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岁疫毒，黎雅尤甚，十丧三四，即唐麟德年也。今俗呼为黄冠佛，盖以不识天尊道像，仍是相传语讹，以黄冠福为黄冠佛也。（出《集仙传》）

黄观福，是雅州百丈县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女儿。她小时候就不吃荤腥之物，喜好清静。她的家里没有香，她就用柏叶、柏子当香烧。她还经常凝神静坐，什么事情也不做，静坐几天不倦怠。有时吃柏叶、饮水来供给自己，不爱吃五谷。她的父母怜爱她，就全由她的性子。成年以后，父母想让她出嫁，她忽然对父母说：“门前水中有极灵异之物。”女儿平时经常与父母说一些奇事的先兆，往往真实，得到验证，所以听了她这句话，就以为真是这样，就随着她前去看灵物。这时河水果然来势汹涌，黄观福就自己投进河水中，很久她也没出来。人们去捞她，只打捞到一尊古木天尊像，像上的金彩已经掉落斑驳，像的状貌与黄观福无异，这时河水也澄清安静了。她的父母就把木像放在道路上，哭泣着回家了。她的母亲时常来看她，忆念不已。有一天，忽然有彩云仙乐，黄观福引领很多护卫，与三个女子从空中下降到黄家院子里。黄观福对她的父母说：“女人本来是上清的仙人，因为有小过错，被贬到人间。现在年限已毕，又回到天上。你们不要太忧愁想念了。同来的三个人，一位是玉皇的侍女，一位是天帝的侍辰女，一位是上清的侍书。这次离去就不再回来了。近来这个地方疾疫死人很多，我把金子留给父母，让你们把家迁移到益州，用以躲避凶年。”于是她就留下几块金子，升天而去。父母按照

她的话去做，把家搬到蜀郡。那一年疫毒在黎、雅二州尤其严重，十个人中就死三四个，这就是唐代麟德年间的事。如今世俗之人把她称作黄冠佛，原因是不认识天尊的道像，乃是相传时言语讹误，把黄冠福当作黄冠佛了。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杨正见 董上仙 张连翘
张镐妻 太阴夫人

杨正见

杨正见者，眉州通义县民杨宠女也。幼聪悟仁悯，雅尚清虚。既笄，父母聘同郡王生。王亦巨富，好宾客。一旦，舅姑会亲故，市鱼，使王见为脍。宾客博戏于厅中，日昃而盘食未备。正见怜鱼之生，盆中戏弄之，竟不忍杀。既晡矣，舅姑促责食迟，正见惧，窜于邻里，但行野径中，已数十里，不觉疲倦。见夹道花木，异于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悯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侧，其居无水，常使正见汲涧泉。女冠素不食，为正见故，时出山外求粮，以贍之，如此数年。正见恭慎勤恪，执弟子之礼，未尝亏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儿，洁白可爱，才及年余，见人喜且笑。正见抱而抚怜之，以为常矣，由此汲水归迟者数四。女冠疑怪而问之，正见以事白。女冠曰：“若复见，必抱儿径来，吾欲一见耳。”自是月余，正见汲泉，此儿复出，因抱之而归。渐

近家，儿已僵矣，视之尤如草树之根，重数斤。女冠见而识之，乃茯苓也，命洁甑以蒸之。会山中粮尽，女冠出山求粮，给正见一日食、柴三小束，谕之曰：“甑中之物，但尽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辄视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风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归。正见食尽饥甚，闻甑中物香，因窃食之，数日俱尽，女冠方归。闻之叹曰：“神仙固当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坏道，汝岂得尽食灵药乎？吾师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自此正见容状益异，光彩射人，常有众仙降其室，与之论真宫仙府之事。岁余，白日升天，即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谓其师曰：“得食灵药，即日便合登仙；所以迟回者，幼年之时，见父母拣税钱输官，有明净圆好者，窃藏二钱玩之。以此为隐藏官钱过，罚居人间更一年耳。”其升天处，即今邛州蒲江县主簿化也，有汲水之处存焉。昔广汉主簿王兴，上升于此。（出《集仙录》）

杨正见，是眉州通义县百姓杨宠的女儿。她小时候就聪明颖悟富有仁慈怜悯之心，崇尚清虚之道。成年以后，父母把她嫁给了同郡的王生。王生家也是个巨富，喜好宾客。有一天早晨，正见的公婆聚会亲朋故友，买来了鱼，叫正见做成鱼脍。宾客在厅堂上赌博游戏，太阳已经西斜了，菜还没有做好。因为正见爱惜活鱼，把它放在盆中拨弄着玩，一直不忍心杀它。已经到快吃晚饭的时候了，公婆着急，就催促她快做，责备她做得太迟。正见害怕了，就逃到邻居家，又从邻居家逃到野外，只管在野外小

道中一直走。已经走了几十里了，不觉有些疲倦。这时看到路两边花草树木，与人世间的不同。她就来到了山中一座房舍，有个女道士在里边，杨正见就把她逃出的根由告诉了女道士。女道士说：“你有悯人好生的善心，是可教之人。”就留下她让她住在那里。那座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的附近，她们的住处没有水，女道士常常派正见到山涧中的泉眼去打水。女道士平时不吃饭，为了正见的缘故，有时出去到山外讨要粮食，来供养正见，这样过了几年。正见恭顺谨慎，勤快而守规矩，按弟子的礼节去做，不曾有亏礼节，也不曾懈怠。有一天，正见打水时，忽然在打水的泉眼那个地方看见一个小孩，这小孩洁白可爱，刚到一岁多点，见到人又是喜又是笑。正见抱起他抚弄爱惜，时间久了，杨正也就习以为常。由于这个原因，正见打水回去晚了的时候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女道士觉得可疑奇怪，就问正见，正见就把遇到小孩的事禀告了女道士。女道士说：“你如果再见到，一定要抱那小孩径直回来，我想要看一看。”从这以后一个多月了，正见到泉中打水时，那个小孩又出现了， she就把小孩抱起来来回走。快到家的时候，小孩已经僵死了，看看他很象树的根，有几斤重。女道士见到了就认出它，原来是个茯苓，就让正见洗净饭锅去蒸它。这时，正赶上山里的粮食吃光了，女道士就出山去讨米，留给正见一天的食品和三小捆柴，教导她说：“饭锅的那件东西，只要把三小捆柴烧尽，停下火就可以了，不要着急看它。”女道士出山，约定过一个晚上就回来。没想到这天晚上刮大风下大雨，山水漫流，道路受阻，女道士十天也没回来。正见饭吃光了，饿得很，闻到饭锅中那个东西很香，就偷着吃它，几天就全吃完了，这时女道士才回来。女道士听说这个情况，叹息着说：“谁能成

仙，本来应该是命里注定的，假使不是遇到雨水把道冲坏，你怎么能够把灵药全部吃净呢？我的师父常说，这山里有人形的茯苓，吃到它的人可以白日升天，我等它二十年了。你如今遇到了把它吃了，你真是得道的人啊！”从此，正见的容颜、状态越来越奇异，光彩射人，还常有众仙人降临她的住室，跟她谈论真宫天府的事情。一年多，正见就白日升天，时间就是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她曾经对她的师父说：“得到灵药吃了，本来当日就该登上仙位。我所以退回的原因，是由于我幼年的时候，看见父母拣点税钱送往官府。其中有明亮干净又圆的好钱就我就偷着藏起两个铜钱留着它玩。因为这个隐藏官钱的过错，罚我再在人间多住一年。”她升天的地方，就是现在邛州蒲江县主簿化，那里还有汲水处存在。从前，广汉主簿王兴就是在这里升天的。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义女也。年十七，神姿艳冶，寡于饮膳，好静守和，不离于世。乡里以其容德，皆谓之上仙之人，故号曰“上仙”。忽一旦紫云垂布，并天乐下于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升天。父母素愚，号哭呼之不已。去地数十丈，复下还家，紫云青童，旋不复见。居数月，又升天如初。父母又号泣，良久复下。唐开元中，天子好尚神仙，闻其事，诏使征入长安。月余，乞还乡里，许之。中使送还家。百余日复升天，父母又哭之。因蜕其皮于地，乃飞去。皮如其形，衣结不解，若蝉蜕耳。遂漆而留之，诏置上仙、唐兴两观于其居外。今在州北十余里，涪江之滨焉。（出《集仙录》）

董上仙，是遂州方义县的女子。年方十七岁，生得神姿艳丽妖冶，很少吃饭饮水，喜好清静保持和谐，不疏远世人。家乡邻里的人们根据她的容貌和品德，都说她是上仙之人，所以称作上仙。有一天，忽然紫云低沉密布，连同天上的仙乐一起降到她家院子里，两个青衣童子领着她升上天。她的父母一向愚昧，号哭呼唤女儿，一直不停止。这时上仙已离地几十丈了，又下来回到家里，紫云和青衣童子立刻就不见了。住了几个月，上仙又像当初那样升上天，父母又号哭，过了很久，上仙又下来了。唐朝开元年间，天子喜好崇尚神仙，闻听这件事，就下诏书派使者征召上仙入长安。过了一个多月，上仙请求回家乡故里，皇帝答应了她，派宫中使者把她送回家。一百多天以后，上仙又升天，父母又哭泣，上仙就把皮蜕到地上才飞去。皮跟她的形体一样，衣服的扣子没有解开，像蝉脱壳似的，她的父母就将她的衣服加上一道透明漆保留起来。皇帝下令在上仙居住之处设置上仙、唐兴两座道观。这两座道观如今在州北十多里，涪江之滨。

张连翘

黄梅县女道士张连翘者，年八九岁。常持瓶汲水，忽见井中有莲花如小盘，渐渐出井口。往取便缩，不取又出。如是数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视，见连翘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问其故，云有人自后以手触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为鬼魅所加，中夜潜移之舅族，方不笑。顷之，又还其家，云饥，求食，日食数斗米饭，虽夜置菹肴于卧所，觉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闻食臭，自尔不复食，岁时或进三四颗枣，父母因命出家为道士。

年十八，昼日于观中独坐，见天上坠两钱，连翘起就拾之。邻家妇人乃推篱倒，亦争拾，连翘以身据钱上。又与黄药三丸，遽起取之。妇人擘手，夺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连翘顷之醒，便觉力强神清，倍于常日。其妇人吞一丸，经日方苏，饮食如故。天宝末，连翘在观，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适之意。百姓邑官，皆见五色云拥一宝舆，自天而下。人谓连翘已去，争来看视。连翘初无所觉，云亦消散。谕者云：“人众故不去。”连翘至今犹在，两肋相合，形体枯悴，而无所食矣。（出《广异记》）

黄梅县女道士张连翘这个人，在八九岁的时候，经常拿着瓶子到井中去打水。有一天，她忽然看到井中有莲花，像小盘子那么大，渐渐升出井口。伸手去摘它，它就缩回去，不去取它，它又出来。象这样出出缩缩多少次，连翘就跳进井中。家里人因为连翘时间长了没回去，觉得奇怪，就到井台去看，见连翘站在井水之上。等到出来，连翘忽然得了笑疾。问她原因，她说有人从她身后用手挠她腋窝，痒得忍不住。父母以为是鬼魅所施加的，就在半夜悄悄地把连翘送到她舅舅家，连翘这才不笑了。过了一些日子，连翘又回到自己家里，说是饿了要吃的，每天能吃几斗米的饭，即使在夜里也要在她睡觉的地方放上吃的，醒来就吃。象这样一直过了六七天，竟然闻到食物的味道就觉得臭，从此不再吃饭，过年过节时偶尔吃三四颗枣，父母就让她出家当道士。十八岁那年，大白天在观中独坐，看见天上掉下来两个钱，连翘就起身去拾它。邻居的女人竟然把篱笆推倒，也来争着拾钱，连翘就把身体压在钱上。天上又掉下三丸黄药，连翘急忙取药。那

个女人扒开连翘的手，夺去了一丸，连翘就把两丸药吞下。不一会儿，两个人都死了。连翘过一阵就醒来了，就觉得力气强大，精神清爽，比平常强一倍。那个女人吞了一丸，经过一整天才苏醒，饮食还象过去一样。天宝末年，连翘在道观里，忽然想念父母而悲伤，好象有要到哪儿去的意思。这天，百姓和县官都看见五色云拥着一辆宝车从天上下来，人们认为连翘已经走了，都争着来看。连翘根本没有觉察什么，云也消散了。明白的人说：“因为看的人多，所以她没去。”连翘至今还在，两肋相合，形体枯干憔悴，什么东西也不吃。

张镐妻

张镐，南阳人也。少为业勤苦，隐王屋山，未尝释卷。山下有酒家，镐执卷诣之，饮二三杯而归。一日，见美妇人在酒家，揖之与语，命以同饮。欣然无拒色，词旨明辨，容状佳丽。既晚告去，镐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复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复召与饮，微词调之。妇人曰：“君非常人，愿有所托，能终身，即所愿也。”镐许诺，与之归，山居十年。而镐勤于《坟》、《典》，意渐疏薄，时或忿恚。妇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鲤鱼脂一斗合药，即是矣。”镐未测所用，力求以授之。妇以鲤鱼脂投井中，身亦随下。须臾。乘一鲤自井跃出，凌空欲去，谓镐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簿福也。他日守位不终，悔亦何及！”镐拜谢悔过。于是乘鱼升天而去。镐后出山，历官位至宰辅。为河南都统，常心念不终之言，每自咎责。后贬辰州司户，复征用薨，时年方六十。每话于宾友，

终身为恨矣。（出《神仙感遇传》）

张镐是南阳人，年轻时从事学业很勤奋辛苦。到王屋山隐居，从不曾放下手中的书。山中有个酒家，张镐常常拿着书到酒家去，喝二三杯就回来，有一天，他看见一个美妇人在酒家，就过去一揖见礼，与她交谈，邀请那美妇人一起饮酒。那女子欣然同意，没有拒绝，而且能言善辨，容颜情态都很出众。天色已经很晚了，那女子告辞离去，张镐却深深想念她，整个一夜都没有睡着觉。天还没有亮，就又去酒家等她，而那女子已经在酒家了。张镐又召她与自己同饮，用婉转巧妙的言词与她调情。女子说：“您不是一般人，我也愿意有所寄托，能够和您终身相伴，就是我的愿望。”张镐答应了，就带她一起回家，在山中居住了十年。而张镐努力于《三坟》、《五典》，研究学问，感情逐渐疏远淡薄了，有时还生气发脾气。那个女子说：“您的感情如果这样，我不可能长久住下去了。只要能得到一斗鲤鱼脂配药，我就满足了。”张镐猜不出要鲤鱼脂有什么用，于是尽力找来鲤鱼脂给了她。那女子把鲤鱼脂投到井中，自己也随着跳下去。不一会儿，女子乘着鲤鱼从井中飞跃而出。凌空欲去时，对张镐说：“我本打算等您立了功、成就了事业，一同升上太清成仙。今既如此，是您的福薄啊。将来，你连自己通过努力而获得的地位也保不住，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张镐下拜道歉，为自己的过失后悔。于是那女子乘鱼升天而去了。张镐后来出山，做官位至宰相。他在任河南都统时，常常在心中思考那女子关于守位不终的话，往往自咎自责。后来，他被贬为辰州司户，重新征用时，他就死了。

当时年纪刚六十岁。生前，他经常与宾朋说起旧事，终身觉得遗憾。

太阴夫人

卢杞少时，穷居东都，于废宅内赁舍。邻有麻氏姬孤独。杞遇暴疾，卧月余，麻婆来作羹粥。疾愈后，晚从外归，见金犊车子在麻婆门外。卢公惊异，窥之，见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潜访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试与商量。”杞曰：“某贫贱，焉敢辄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谐矣。请斋三日，会于城东废观。”既至，见古木荒草，久无人居，逡巡。雷电风雨暴起，化出楼台，金殿玉帐，景物华丽。有辘轳降空，即前时女子也。与杞相见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间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传意。更七日清斋，当再奉见。”女子呼麻婆，付两丸药。须臾雷电黑云，女子已不见，古木荒草如旧。麻婆与杞归，清斋七日，斫地种药，才种已蔓生；未顷刻，二葫芦生于蔓上，渐大如两斛瓮。麻婆以刀剖其中，麻婆与杞各处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领。风雷忽起，腾上碧霄，满耳只闻波涛之声。久之觉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复令着至三重，甚暖。麻婆曰：“去洛已八万里。”长久，葫芦止息，遂见宫阙楼台，皆以水晶为墙垣，被甲伏戈者数百人。麻婆引杞入见。紫殿从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馔。麻婆屏立于诸卫下。女子谓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宫，寿与天毕；次为地仙，常居人间，时得至此；下为中国宰相。”杞曰：“在此处实为上愿。”女子喜曰：“此水晶宫也。某为太阴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

白日升天。然须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赍青纸为表，当庭拜奏，曰：“须启上帝。”少顷，闻东北间声云：“上帝使至！”太阴夫人与诸仙趋降。俄有情节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阶下。朱衣宣帝命曰：“卢杞，得太阴夫人状云，欲住水晶宫。如何？”杞无言。夫人但令疾应，又无言。夫人及左右大惧，驰入，取鲛绡五匹，以赂使者，欲其稽缓。食顷间又问：“卢杞！欲水晶宫住？作地仙？及人间宰相？此度须决。（决原作快，据明抄本改）”杞大呼曰：“人间宰相！”朱衣趋去。太阴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过。速领回！”推入葫芦。又闻风水之声，却至故居，尘榻宛然。时已夜半，葫芦与麻婆并不见矣。（出《逸史》）

卢杞年轻时家里很穷，住在东都洛阳，在一所废宅内租赁房舍。邻居有个姓麻的老太婆，孤身独住。有一次，卢杞遭遇暴病，躺了一个多月，麻婆来给他作汤作粥。病好以后，有一天晚上，卢杞从外边回来，看见一辆金犊车子停在麻婆门外。卢杞很惊奇，就偷偷地去看，见到一个女郎，年纪有十四五岁，真是神人啊！第二天，卢杞悄悄问麻婆，麻婆说：“莫非要作婚姻吗？我与她商量一下试试。”卢杞说：“我家里贫穷，又没有地位，哪敢突然有这个想法？”麻婆说：“这又何妨！”已经到晚上，麻婆说：“事情成功了。请你斋戒三天，在城东的废弃道观里相会。”斋戒三天后，卢杞到废观以后，看到的是古树荒草，这里很久没有人住了，他就迟迟疑疑地不敢向前。这时，雷电风雨突然而起，变化出楼台，金殿玉帐，景物华丽。有一辆有帷盖帷幕的车子从空中降落下来，车上坐的就是前些日子的那个女郎。女郎与卢杞

相见，她说：“我就是天人，奉上帝之命，打发我到人间自己找配偶。您有仙相，所以我派麻婆传递心意。再请斋戒七天，当再见面。”女郎呼唤麻婆，给了两丸药。不一会儿，雷电黑云又起，女郎已经不见了，古树荒草还和原来一样。麻婆与卢杞回去，斋戒七天，刨地种药。才下种，已经生出蔓；不一会儿，两个葫芦从蔓上生出，逐渐变大，像装两斗酒的大瓮那么大。麻婆用刀把葫芦里面的东西刨出来，麻婆就与卢杞各坐一个葫芦，又让卢杞准备三件油衣。这时忽然起了风雷，两人乘坐葫芦腾空而起，直到碧空云霄之中，满耳只听见波涛的声音。时间长了，觉得寒冷，麻婆就让卢杞穿上油衫，卢杞感到如在冰雪之中。麻婆又让他穿到三层，这回觉得很暖和了。麻婆说：“离洛阳已经八万里了。”又过很长时间，葫芦停下来，就见到了宫阙楼台，都是用水晶造的墙垣，披着甲衣拿着戈矛的卫兵有几百人。麻婆领着卢杞进见。紫色的宫殿之上，几百个女子随着那女郎出来，女郎命卢杞坐下，又命准备酒筵。麻婆身子笔直地站在众侍卫之下。女郎对卢杞说：“您能够从三件事中任意选取一件事：永远留在这座宫里，寿命与天同在；其次是作地仙，常住人间，有时也能到这里；最下是作人间宰相。”卢杞说：“能够留在此处，实在是我的最大愿望。”女郎高兴地说：“这是水晶宫啊！我是太阴夫人，仙格已经很高。您留在这里，便是白日升天了。然而必须确定，不能改变，以免连累我。”女郎就拿出青纸写表章，当庭拜奏，她说：“必须呈报上帝。”过了一会儿，听到东北一带有人大声说：“上帝使者到！”太阴夫人与众仙赶快降阶相迎。一会儿，出现了幢节香幡，引导着一个穿大红衣服的年轻人立于阶下。穿红衣那人传达上帝的命令说：“卢杞！看到了太阴夫人的奏折，说你愿意

住在水晶宫。你打算如何？”卢杞不说话。太阴夫人令他快答应，可是卢杞还是不说话。夫人与左右仙官都很害怕，赶快跑进宫，取出五匹蛟绡，用它贿赂使者，想让他延缓一下。大约有吃顿饭的时间，天使又问：“卢杞！你想要住在水晶宫，还是作地仙，或者回到人间当宰人失色说：“这是麻婆的过错。赶快把他领回去！”就把他们推入葫芦。卢杞又听到风和雨的声音，不一会儿，便回到过去住的地方，满是灰尘的床榻还是原样。这时已经半夜了，葫芦和麻婆同时不见了。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赵旭 虞卿女子 萧氏乳母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罢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壮，而顽鹜不肖。姚之子稍长于二生。姚惜其不学，日以诲责，而怠游不悛。遂于条山之阳，结茅以居之，冀绝外事，得专艺学。林壑重深，嚣尘不到。将遣之日，姚诫之曰：“每季一试汝之所能，学有不进，必櫜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开卷。但朴斫涂墍为务。居数月，其长谓二人曰：“试期至矣，汝曹都不省书，吾为汝惧。”二子曾不介意，其长攻书甚勤。忽一夕，子夜临烛，凭几披书之次，觉所衣之裘，后裾为物所牵，襟领渐下。亦不之异，徐引而袭焉。俄而复尔，如是数四。遂回视之，见一小豚，籍裘而伏，色甚洁白，光润如玉。因以压书界方击之，豚声骇而走。遽呼二子秉烛，索于堂中。牖户其密，周视无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苍头骑扣门，搢笏而入，谓三人曰：“夫人问讯，昨夜小儿无知，误入君衣裙，殊以为惭；然君击之过伤。今则平矣，君勿为虑。”三人俱逊词谢。

之，相视莫测其故。少顷，向来骑僮复至，兼抱持所伤之儿，并乳褓数人，衣襦皆绮紈，精丽非寻常所见。复传夫人语云：“小儿无恙，故以相示。”逼而观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缕焉，则界方棱所击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褓，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顷夫人自来。”言讫而去。三子悉欲潜去避之，惶惑未决。有苍头及紫衣宫监数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帟，茵席炳焕，香气殊异。旋见一油壁车，青牛丹毂，其疾如风，宝马数百，前后导从，及门下车。则夫人也。三子趋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儿至此，君昨所伤，亦不至甚，恐为君忧，故来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余，风姿闲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问三子曰：“有家室未？”（未原作来，据黄本改）三子皆以未对。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谢。夫人因留不去，为三子各创一院，指顾之间，画堂延阁，造次而具。翌日，有辘轳车至焉，宾从粲丽，逾于戚里。车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满山谷。三女自车而下，皆年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备，果实丰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识。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谢。复有送女数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谓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贵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长生度世，位极人臣。”三子复拜谢，但以愚昧扞格为忧。夫人曰：“君勿忧，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须臾，孔子具冠剑而至。夫人临阶，宣父拜谒甚恭。夫人端立，微劳问之，谓曰：“吾三婿欲学，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义悉通，咸若素习。既而宣父谢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诀，三子又得之无遗。复坐与言，则皆文武全才，学究天人之际矣。三

子相视，自觉风度夷旷，神用开朗，悉将相之具矣。其后姚使家僮馈粮，至则大骇而走。姚问其故，具对以屋宇帷帐之盛、人物艳丽之多。姚惊谓所亲曰：“是必山鬼山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将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纵加楚挞，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讶其神气秀发，占对闲雅。姚曰：“三子骤尔，皆有鬼物凭焉。”苦问其故，不言，遂鞭之数十。不胜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别所。姚素馆一硕儒，因召而与语。儒者惊曰：“大异大异！君何用责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则必为公相，贵极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问其故，而云：“吾见织女、婺女、须女星皆无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间，将福三子。今泄天机，三子免祸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视三星，星无光。姚乃释三子，遣之归山，至则三女邈然如不相识。夫人让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机，当于此诀。”因以汤饮三子。既饮，则昏顽如旧，一无所知。儒谓姚曰：“三女星犹在人间，亦不远此地分。”密谓所亲言其处，或云河东张嘉真家。其后将相三代矣。（出《神仙感遇传》）

唐朝有一位御史姚生，罢官以后住在蒲州东面的一座小城。有一个儿子、两个外甥，两个外甥各姓一个姓。年龄都到了壮年，却顽劣不成才。姚生的儿子比其余二生年龄稍大。姚生痛惜他们不学习，天天教诲责备，而他们照旧懒散游荡不肯改过。于是姚生就在条山之南，盖上几间茅屋，让他们住在那里，指望禁绝外事，能专心钻研学问。林壑重叠幽深，喧闹尘俗之事无法打扰。将要打发他们去时，姚生警告他们说：“我每个季度考一次你们

的才能，如果学习没有长进，一定打你们，你们勤勉努力吧！”等到来到山中，两个小一点的连书本也不打开，只是把砍树皮涂涂屋顶当正经事干。住了几个月，那个大的对两个小的说：“考试的期限到了，你们还不看书，我都替你们害怕。”那两个小一点的也没在乎，那个年长一点的读书很勤奋。有一天晚上，他半夜到灯烛前，伏在几案上翻阅书的时候，忽然觉得所穿的皮衣后襟被什么东西拉扯，襟和领渐渐往下脱落。他也不觉得这事奇怪，慢慢拉过来又穿上了。不一会儿，又是这样，如此多次。他就回头去看看，看到一只小猪，在他的皮衣上趴着。小猪颜色洁白，光泽滋润如玉一般。他就用压书的界方去打它，小猪惊叫一声就跑了。他就急忙喊叫那两个年轻人拿着灯烛，在堂中搜寻。可是，虽然门窗很严密，查看四周也没有缝隙，却不知道小猪哪儿去了。第二天，有个仆人打扮骑马的人来敲门，把笏板插在腰带上进入室内，对三个人说：“夫人向三位公子问讯：昨天晚上小儿无知，误入您的衣裙，很觉得惭愧。然而您把他打得过分，使他受伤了。不过现在已经平复了，您们不要为此事忧虑。”三个人都用谦逊的言词向他道歉。三个人互相看了看，谁也猜不透其中缘故。隔了一会儿，刚才来的那个骑马的仆人又来了，同时还抱着受伤的小孩，连同奶妈子、保姆几个人，所穿的衣服都是绫罗绸缎，其精美华丽不是寻常能见到的。他们又传达夫人的话说：“小儿无恙，所以把他抱来给你们看看。”他们三人走近一看，那小孩自眉头到鼻端，象红线似的有一道伤痕，是界方的棱打上去的痕迹。三个人更加恐慌了，使者及乳母保姆都用好语安慰他们。又说：“待一会儿夫人亲自来。”说完就走了。三个人全都想要偷偷逃走去躲避一下，惊慌迟疑，一时没有决定下来。这时，

有奴仆宫监几十人奔波而至，上前放下屏风帷帐，铺设草垫芦席，光彩鲜明，香气特异。顷刻又看到一辆油壁车，青色的牛拉着朱红色的车，其快如风，几百匹宝马，有的在前引导，有的在后边跟随，到门口下车。车上的人原来就是夫人。三个年轻人急忙快步走出参拜，夫人微笑着说：“没料到小儿到这里来玩，被您昨天所伤，也不太严重，恐怕为您增忧，所以来慰问你们。”夫人的年纪大约有三十多岁，风姿娴雅整肃，一举一动很像神仙，也不知是什么人。夫人问三个年轻人：“你们有没有媳妇啊？”三个人都回答没有。夫人说：“我有三个女儿，姿容很美，又德性贤淑，可以匹配三位君子。”三人下拜道谢。夫人就留下来没走，为三个年轻人各创设一所院落，弹指之间，画堂长阁，先后都安排好了。第二天，有用篷帐装饰的车子来到了，宾客随从都明艳美丽，是三个年轻人亲戚邻里远所不及，车马服饰光芒闪耀，流动的光辉照亮大地，香满山谷。这时，三个女郎从车上走下来，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夫人领着三个女儿登上殿堂，又请三位年轻人就座。美酒佳肴珍奇之物齐备，果实丰足盛多，都不是平时世上所有，多数都不认识是什么，三位年轻人自己完全没想到会有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夫人指着三个女郎说：“我把她们分别许配给你们。”三位年轻人赶忙离席下拜道谢。又有陪送的女子几十人，都神仙似的。当天晚上举行婚礼，夫人对三位年轻人说：“人们最重视的东西是生命，最想得到的东西是富贵。只要你们一百天之内不向外人泄露此事，你们就会长生度世、位极人臣。”三个年轻人又下拜道谢，只是因为自己愚昧与人家相比格格不入，而感到忧愁。夫人说：“你们不要忧愁，这事容易。”于是令主管人间之事的人前来，让他召请孔宣父。一会儿，孔子戴冠佩

剑到来。夫人走到台阶前，孔子很恭敬地参见。夫人端然站立，稍微慰问他几句，然后对他说：“我的三个女婿想读书学习，你好好引导他们。”孔子就命三位年轻人坐好，指点《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等六经篇目给他们看。这三个人全都清清楚楚地理解领悟了，大义也全都精通了，全都象是从前学习过似的。不久，孔子告辞离去。夫人又命周尚父，把九天玄女的兵、符、玉、六壬、遁甲等秘诀指点给他们，三个人又没有遗漏地全学会了。再坐下与他们谈话时，他们就都达到了文武全才，学到天人的地步了。三个人互相看了看，自己也觉得风度怡旷，神用开爽，全都是将相的才能了。其后姚生派家僮去给他们送粮，到这一看，大吃了一惊就走了。姚生讯问其中的缘故，仆人就在那里屋宇帷帐之盛、艳丽人物之多这些情况，详详细细地回复一遍。姚生惊异地对他亲近的人说：“这一定是山鬼迷惑了他们。”就赶快召回三个年轻人。三人将要走的时候，夫人告诫他们说：“千万不要泄露，纵使棍棒交加，也不要说出这里的秘密。”三位年轻人到家了，姚生也为他们神气秀发、占对娴雅而惊讶。姚生说：“你们三人突然这样，都有鬼物附体。”苦苦追问其中缘故，三个人都不说。于是姚生就用鞭子抽打他们，打到几十下，他们忍不住疼痛，就说出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姚生就把他们软禁在别的地方。姚生设馆一向接纳一位大学者，就把这个大学者召来跟他说了。大学者惊奇地说：“太不一般，太不一般了！您哪能责罚三位年轻人呢？刚才假使三子不泄露那些事情，就一定成为公侯将相而贵极人臣。如今泄露了，大概也是命里注定吧！”姚生问他其中的缘故，他说：“我看到织女、婺女、须女三星全都无光，是三女星下凡降到了人间，将给三个年轻人

带来福份。如今泄露了天机，三位年轻人如免祸就很幸运了！”那天夜里，大学者导引姚生观看三星，三星无光。姚生就放出三个孩子，打发他们回到山里去。他们到了，三个女子却像不认识他们似地疏远他们。夫人责备他们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既然泄露了天机，就当从此诀别。”于是拿汤水给三位年轻人喝。喝完以后，他们就象过去一样糊涂愚昧，一无所知。大学者对姚生说：“三个女星还在人间，离此地也不远。”他还秘密地对亲近的人说三星所在之处，推测说，大约在河东张嘉真家。后来，张家三代人都做了将相了。

赵旭

天水赵旭，少孤介好学，有姿貌，善清言，习黄老之道。家于广陵，尝独葺幽居，唯二奴侍侧。尝梦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间。及觉而异之，因祝曰：“是何灵异？愿觐仙姿，幸赐神契。”夜半，忽闻窗外切切笑声。旭知真神，复视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闻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愿托清风。”她惊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梦，洞箫秦女之契，乃今知之。”灵鉴忽临，忻欢交集，乃回灯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满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范旷代，衣六铢雾绡之衣，蹑五色连文之履，开帘而入。旭载拜。女笑曰：“吾天上的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旭曰：“蜉蝣之质，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济度，岂敢妄兴俗怀？”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应仙，然已名在金格，相当与吹洞箫于红楼之上，抚云璈于碧落

之中。”乃延坐，话玉皇内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寝具。旭贫无可施。女笑曰：“无烦仙郎。”乃命备寝内。须臾雾暗，食顷方收，其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携手于内，其瑰姿发越，希世罕传。夜深，忽闻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骇而问之，答曰：“同宫女子相寻尔，勿应。”乃扣柱歌曰：“月雾飘遥星汉斜，独行窈窕浮云车。仙郎独邀青童君，结情罗帐连心花。……”歌甚长，旭唯记两韵。谓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虑泄吾事于上界耳。”旭曰：“设琴瑟者，由人调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见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余许，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龙之盖，戴金精舞凤之冠，长裙曳风，璀璨心目。旭载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闻君与青君集会，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以知吾处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谁过耶？”相与笑乐。旭喜悦不知所裁，既同欢洽。将晓，侍女进曰：“鸡鸣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车。”答曰：“备矣。”约以后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弃也。”及出户，有五云车二乘，浮于空中。遂各登车诀别，灵风飒然，凌虚而上，极目乃灭。旭不自意如此，喜悦交甚，但洒扫、焚名香、绝人事以待之。隔数夕复来，来时皆先有清风肃然，异香从之，其所从仙女益多，欢娱日洽。为旭致行厨珍膳，皆不可识，甘美殊常。每一食，经旬不饥，但觉体气冲爽。旭因求长生久视之道，密受隐诀。其大抵如《抱朴子·内篇》修行，旭亦精诚感通。又为旭致天乐，有仙妓飞奏檐楹而不下，谓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乐唯笙箫琴瑟，略同人间，其余并不能识，声韵清锵。奏讫而云雾霏然，已不见矣。又为旭致珍宝奇丽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见，吾以卿宿世当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与世殊

途，君若泄之，吾不得来也。”旭言誓重叠。后岁余，旭奴盗琉璃珠鬻于市，适值胡人，捧而礼之，酬价百万。奴惊不伏，胡人逼之而相击。官勘之，奴悉陈状。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怆然无容曰：“奴泄吾事，当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胜。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长与君往来，运数然耳。自此诀别，努力修持，当速相见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枢龙席隐诀》五篇，内多隐语，亦指验于旭，旭洞晓之。将旦而去，旭悲哽执手。女曰：“悲自何来？”旭曰：“在心所牵耳。”女曰：“身为心牵，鬼道至矣。”言讫，竦身而上，忽不见，室中帘帷器具悉无矣。旭恍然自失。其后寤寐，仿佛犹尚往来。旭大历初，犹在淮泗，或有人于益州见之，短小美容范，多在市肆商货，故时人莫得辨也。《仙枢遥》五篇，篇后有旭纪事，词甚详悉。（出《通幽记》）

天水的赵旭，年轻时耿介方正，爱好学习，相貌出众，善于清谈，熟习黄老之道。他家住广陵，曾经单独修缮一处隐密的居室，只有两个仆人在身边服侍。他曾经在梦中见到一个女子，穿着青衣，在窗前与他调笑。待到醒来觉得这个梦稀奇，于是他就祷告说：“您究竟是什么灵异？愿一睹仙姿，希望恩赐神约。”半夜的时候，忽然听到窗外有细声细气的笑声。赵旭知道她是神人，就又祷告。女子才说道：“我是上界的仙女啊。听说你道德清雅，有幸在梦寐中相识，愿将终身托付给品行如同清风一般高雅的您。”赵旭又惊又喜，就整理一下衣服站起身说：“襄王在巫山幽会神女之梦，秦女与弄玉洞箫之约，我今天才算懂得了。”灵

仙忽然光临，赵旭欢欣交集，于是他就把灯点亮，拂拭干净床席来延请仙女。忽然清香满室，有一个女郎，年约十四五岁，容颜世上无匹，穿着又轻又薄的六铢雾纱衣服，着五色连纹的鞋子，掀开门帘进来。赵旭拜了又拜。女郎笑着说：“我是天上的青童，久居上清宫禁，幽情阻绝，位居最末品级，时常有世俗之念，于是天帝罚我到人间随我的心愿婚配。因为你气质清爽，体察熟知玄默，有幸托身于你这位知音，愿与你神韵和谐。”赵旭说：“我只不过是蜉蝣之质，借刻漏之时而喘息，没料到高真之仙俯垂下界救度我，哪敢妄自兴起世俗的情怀？”女郎就笑着说：“你前世有道，骨法应当成仙，已经名在金格，适合与您吹洞箫于红楼之上，抚云璈于碧落之中。”于是请赵旭坐下，跟他叙说玉皇内景的一些事情。夜鼓已报更次，女郎就让赵旭铺设就寝用具。赵旭贫穷没有什么可铺垫。女郎笑着说：“不必麻烦仙郎了。”就命仙仆备办寝室内的用具，不一会儿，室内暗下来了，一顿饭的时间雾气渐收，其室内施设的珍奇之物，赵旭都不知是什么。于是携手入内，她瑰姿绰约，稀世罕见。夜深了，忽然听到窗外一个女子呼：“唤青夫人！”赵旭惊骇地问身边的仙女，仙女回答说：“是我同宫的女子寻找我，不要答应。”于是外面仙女敲着柱子唱道：“月露飘遥星汉斜，独行窈窕浮云车。仙郎独邀青童君，结情罗帐连心花……”歌很长，赵旭只记住两韵。赵旭对青童君说：“可以请她进来吗？”青童君回答说：“这个女子多言多语，担心她把我们的事泄露到上界去呀。”赵旭说：“摆设琴瑟，由人拨动它。担忧什么呢？”就起身去迎接她。见到一位神女在空中，离地一丈多，侍女六七个人，树起九明蟠龙的伞盖，戴着金精舞凤冠，长长的衣裙在风中摇曳，使人心中觉得光彩鲜明。赵旭拜了

又拜，诚挚地邀请她，她才从空中下来，说：“我是嫦娥女呀，听说你和青童君聚会，我特意来捕捉逃犯的。”说着就进了屋。青童君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去处呢？”嫦娥女回答说：“佳期不告诉我，这是谁的过错呀？”她们就一起说笑快乐。赵旭高兴得忘乎所以，尽情地同她们欢乐亲近。天快亮的时候，侍女进谏说：“鸡叫了，再不走的话，巡逻的人该盘察我们了。”女郎说：“备车！”回答说：“已经准备好了。”赵旭要女郎约定后会之期，女郎回答说：“你千万不要向世上的人说起这件事，我不会抛弃你。”等到出了门，已有两辆五云车浮在空中，于是两个仙女各自登车告别。她们仙风飒爽，凌空向上，赵旭放眼望去，一直望到没有影子。赵旭自己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好事，高兴得很，只管洒扫庭室、焚烧名香、断绝与别人往来而等待仙女的再次到来。隔了几个夜晚仙女又来了，来的时候都先有清风肃然吹来，奇异的香气随着她们，她所带领的仙女更多了。他们在一起欢乐，一天比一天亲近融洽。女郎又为赵旭招来厨子做出珍奇的饭菜，赵旭都不能够认识，味道甘美异常，每吃一顿就几十天不饿，只觉得身体充实，精神清爽。赵旭又趁便请求长生不老之道，女郎就偷偷地教给他秘诀，其方法大体上如《抱朴子·内篇》那样修行，赵旭也精诚地感悟了。女郎又为赵旭招来天乐，仙妓在房屋的檐柱飘飞演奏而不下来，她对赵旭说：“您还没有列入仙人的品级，不适合正式享用天乐，所以就不下去了。”她们的乐器，唯有笙箫琴瑟略微与人间的相同，其余的乐器赵旭都不认识。乐曲的声韵清晰而有节奏，演奏完毕就云雾飘扬，已经不见了。女郎又为赵旭弄来珍宝奇丽之物，就说：“这些东西不应该让世俗之人看见，我因为你前世该当成仙，所以我可以尽量满足你的欲望。然

而仙道神秘绝妙，与世俗途径不同。你如果把它泄露了，我就不能来了。”赵旭再三再四地发了许多誓。后来过了一年多，赵旭的奴仆盗去琉璃珠拿到集市去卖，恰好遇到一个胡人，这个胡人捧着琉璃珠向他行礼，愿以百万价钱购买它。那个奴仆很惊讶，知道琉璃珠是奇宝，就不同意这个价钱。胡人逼迫他，就互相打起来了。官府审问那个奴仆，奴仆就把详细情状全都供述了出来，而赵旭一点都不知道。那天夜里女郎来了，凄凄惨惨地失去了往日的笑容，她说：“你的奴仆把我们的事情泄露了，我该走了。”赵旭这才知道丢了一个奴仆。因为女郎要走，就悲痛得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女郎说：“我很了解您的心情，然而事理上，也不适合跟您永远来往，这是运数如此而已。从此诀别，您努力修行持道，很快就可以相见了。修行的最大要领是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于是留下《仙枢龙席隐诀》五篇，篇中隐语较多，女郎又对赵旭加以指点、验证，赵旭很快就完全明白了。快到天亮的时候，女郎要走了，赵旭悲切地哽咽着抓住女郎的手。女郎问他：“你悲从何来？”赵旭说：“在心所牵啊！”女郎说：“身被心牵，鬼道到了。”说完，耸身而上，忽然间就不见了，赵旭屋里的帘帷器具也全都没有了。赵旭精神恍惚地自感失落。其后在寤寐之间，仿佛还与女郎往来。赵旭在唐代大历初年还在淮泗一带，偶尔有人在益州见到过他，矮小的身材，俊美的相貌，经常在集市店铺中卖货，所以当时人没有谁能认出他。《仙枢》五篇，篇后有赵旭的纪事，记叙得很详细全面。

虞卿女子

唐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余岁，临井治鱼。鱼跳堕井，逐之，亦堕其内。有老父接抱，入旁空百十步，见堂宇，甚妍洁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极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连数日，珍食甘果，都不欲归。姥曰：“翁母意汝，不可留也。”老父捧至井上，赠金钱二枚。父母见，惊往接之。女乃瞑目拱手，疾呼索二盘。及至，嫌腥，令以灰洗，乃泻钱各于一盘，遂复旧。自此不食，唯饮汤茶。数日，嫌居处臭秽，请就观中修行。岁余，有过客避暑于院门，因而熟寐，忽梦金甲朱戈者叱曰：“仙官在此，安敢冲突？”惊觉流汗而走。后不知所云。（出《逸史》）

唐代贞元初年，虞卿县普通百姓的一个女儿，年龄有十多岁，在井边洗鱼。鱼跳出来掉落井中，小女孩去追鱼，也落到井中。井中有个老头接着小女孩把她抱住，进到井壁旁边空处一百多步，看见了堂屋，那里很美，洁净明亮又宽敞。有个老太太在正中间坐着，左右侍候的人很多。老头告诉小女孩说：“你可以参拜，叫她阿姑。”小女孩留连了几天，吃的是珍奇的饭菜、甘甜的果品，小女孩都不想回家去了。老太太说：“你的父母想你，你不能再逗留了。”老头把她捧着送到井上，又赠给她两枚金钱。父母看见了女儿，惊喜地跑去接她。小女孩就闭着眼睛把手握成拳头，大声喊着要两个盘子来。等到把盘子拿来了，她又嫌盘子腥，让用草灰洗，这才把钱放到盘子中，每个钱放到一个盘子中。

于是小女孩松了手睁开了眼睛，跟原来一样。但她从此不吃饭菜，只喝茶和汤水。过了几天，又嫌住处污秽，请求到道观中去修行。一年多了，有个过往的客人在道观的院门口乘凉，顺便就睡熟了，忽然梦见披着金甲拿着朱戈的人吆喝他说：“仙官在此，你怎么敢冲撞？”那个过客惊醒了，吓出一身汗，慌忙离开这里。后来不知那女子到哪里去了。

萧氏乳母

萧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乱，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将往南山，盛于被中，弃于石上，众迹罕及。俄有遇难者数人，见而怜之，相与（与字原阙，据明钞本补）将归土龕下，以泉水浸松叶点其口。数日，益康强。岁余能言，不复食余物，但食松柏耳。口鼻拂拂有毛出。至五六岁，觉身轻腾空，可及丈余。有少异儿，或三或五，引与游戏，不知所从。肘腋间亦渐出绿毛，近尺余，身稍能飞，与异儿群游海上，至王母宫，听天乐，食灵果。然每月一到所养翁母家，或以名花杂药献之。后十年，贼平，本父母来山中，将求其余骨葬之，见其所养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伺之，期得一见。顷之遂至，坐檐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养者谓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来看也？”掉头不答，飞空而去。父母回及家，忆之不已。及买果栗，揭粮复往，以俟其来。数日又至，遣所养姥招之，遂自空际而下。父母走前抱之，号泣良久，喻以归还。曰：“某在此甚乐，不愿归也。”父母以所持果饲之，逡巡，异儿等十数至，息于檐树，呼曰：“同游去，天宫正作乐。”乃出。将奋身，复堕于地。诸儿齐声曰：食俗物矣，苦

哉！”遂散。父母挈之以归，嫁为人妻，生子二人，又属饥俭，乃为乳母。（出《逸史》）

萧氏乳母自己说她刚生下时遭遇荒乱，父母估计她的命一定不能保全，就把她带到南山，用被子包着弃在石头上。那里人迹很少到达。忽然遇到几个逃难的人，看到她觉得很可怜，就共同把她带回土窠下，用泉水浸泡松叶点到她的口中。几天以后，她越来越健康强壮。一年多就能说话了，从此不再吃东西，只吃松柏而已。口角鼻端不时有毛长出来。到了五六岁的时候，觉得身体轻健，能腾空而起，可以达到一丈多高。有一些年少奇异的小孩，有时三人有时五人，领着她跟她作游戏，不知从哪里来的。她的肘腋间又渐渐生出绿毛，有一尺多长，身子稍稍能飞起来，与那些奇异的孩子成群地到海上去游玩，来到了王母娘娘的宫殿，听天上的音乐，吃仙人用的果子。然而每个月她都要到她的养父母家里去一次，有时把名花和杂药献给他们。十年以后，叛乱被平定，她的亲生父母来到山中，打算寻找她的骨骸为她安葬。他们见到了女儿的养父母，养父母详细地叙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都哭了。他的亲生父母一连几个夜晚等着她，指望见她一面。不久，她就来了，坐在屋檐上不肯下来。她的父亲望着她流下悲伤的眼泪。她的养父母说：“这是你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下来看一看呢？”她转过头去不回答，飞到空中离去了。她的父母回到家里，不断地思念她，就买了水果栗子，挑着粮食又去了，等待她到来。几天以后，她又来了，父母让她的养母招呼她，她就从空中下来了。她的父母走上前去抱住她，哭泣了很久，

告诉她要把她领回去。她说：“我在这里很快乐，不愿意回去。”父母把从家里带来的水果给她吃。不一会儿，十几个奇儿来了，停留在檐前树上，招呼她说：“一同玩去，天宫正在奏乐。”她就出去，刚要腾起身来，又掉落到地上，众奇儿齐声说：“你吃俗物了！苦啊！”说完就散去了。父母把她领回家去，嫁给别人作妻子，生下两个孩子，又接连遇到饥荒年月，家里很贫穷，就给人做了奶妈了。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六 女仙十一

谢自然 卢眉娘

谢自然

谢自然者，其先兖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举孝廉，乡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试秘书省校书表为从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颖异，不食荤血。年七岁，母令随尼越惠，经年以疾归。又令随尼日朗，十月求还。常所言多道家事，词气高异。其家在大方山下，顶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礼，不愿却下。母从之，乃徙居山顶，自此常诵《道德经》、《黄庭》内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饭，云：“尽是蛆虫。”自此绝粒。数取皂荚煎汤服之，即吐痢困剧，腹中诸虫悉出，体轻目明。其虫大小赤白，状类颇多。自此犹食柏叶，日进一枝，七年之后，柏亦不食；九年之外，乃不饮水。贞元三年三月，于开元观诣绝粒道士程太虚，受五千文《紫灵宝篆》。六年四月，刺史韩侂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东阁，闭之累月，方率长幼，开钥出之，肤体宛然，声气朗畅，侂即使女自明师事焉。先是，父寰旅（旅原作旋，据明钞本改）游多年，及归，见自然修道不食，以为妖妄，

曰：“我家世儒风，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锁闭堂中四十余日，益加爽秀，寰方惊骇焉。七年九月，韩侂舆于大方山，置坛，请程太虚具《三洞箴》。十一月，徙自然居于州郭。贞元九年，刺史李坚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愿依泉石。”坚即筑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窦，水灌其口中，可澡饰形神，挥斥氛泽。自然初驻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称头陀，衣服形貌，不类缁流，云：“速访真人。”合门皆拒之，云：“此无真人。”头陀但笑耳。举家拜之，独不受自然拜。施钱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条，受之，云：“后会日当以此相示。”须臾出门，不知何在。久之，当午有一大蛇，围三尺，长丈余，有两小白角，以头枕房门，吐气满室。斯须云雾四合，及雾散，蛇亦不见。自然所居室，唯容一床，四边才通人行。白蛇去后，常有十余小蛇，或大如臂，或大于股，旦夕在床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气，或有声，各各盘结，不相毒螫。又有两虎，出入必从，人至则隐伏不见。家犬吠虎凡八年，自迁居郭中，犬留方山（山原作出，据明钞本改），上升之后，犬不知何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床，或辄诣其中，必有变异，自是呼为仙女之室。常昼夜独居，深山穷谷，无所畏怖。亦云：“误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后。异常腥臭。”兼言常有天使八人侍侧。二童子青衣戴冠，八使衣黄，又二天神卫其门屏。如今壁画诸神，手持枪钺，每行止，则诸使及神驱斥侍卫。又云：“某山神姓陈名寿，魏晋时人。”并说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己将授东极真人之任。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场。其日云物明媚，异于常景。自然云：“此日天真群仙皆会。”金泉林中长有鹿，未尝避人。士女虽众，亦驯扰。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缕以宝钿。

上仙曰：“以此遗之，其地可安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卢使降之，从午止亥；六月二十日闻使，从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张二使，从寅至午。多说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弈棋，多音乐，语笑率论至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虫，悉驱向西矣，尽以龙镇其山。”道场中常有二虎五麒麟两青鸾，或前或后，或飞或鸣。麟如马形，五色有角，紫麟，鬃尾白者常在前，举尾苕帚（帚字原阙，据明钞本补）。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坛上，以符一道，丸如药丸，使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炉于坛上，五炉于室中，至时真人每来。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内一人称中华，云：“食时上真至。”良久卢使至，云：“金母来。”须臾，金母降于庭，自然拜礼。母曰：“别汝两劫矣！”自将几案陈设，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卢使侍立，久，亦令坐。卢云：“暂诣紫极宫。”看中元道场，官吏士庶咸在。逡巡卢使来云：“此一时全胜以前斋。”问其故，云：“此度不烧乳头香，乳头香天真恶之。唯可烧和香耳。”七日，崔、张二使至，问自然：“能就长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悦。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复降云：“为不肯居长林，被贬一阶。”长林仙宫也。戌时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赐药一器，色黄白，味甘。自然饥不尽，却将去。又将衣一副，朱碧绿色相间，外素，内有文，其衣缥缈，执之不着手。且却将去，“已后即取汝来。”又将桃一枝，大于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如碗。云：“此犹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鸾，侍者悉乘龙及鹤，五色云雾，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过群仙。”后去，望之皆在云中。其日州中马坊厨戟门皆报云：“长虹入州。”翌日李坚问于自然，方验之。紫极宫亦报虹入，远近共见。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日来，传金母

敕，速令披发四十日。金母当自来。所降使或言姓崔名某（某字原阙，据黄本补），将一板，阔二尺，长五尺，其上有九色。每群仙欲至，墙壁间悉荧煌似镜，群仙亦各自有几案随从。自然每披发，则黄云缭绕其身。又有七人，黄衣戴冠，侍于左右。自八月十九日已后，日诵《黄庭经》十遍。诵时有二童子侍立，丹一遍即抄录，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将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至，将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黄半红，云：“乡里甚足此果。”割一脔食，余则侍者却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三道符，令吞之，不令着水，服之觉身心殊胜。金母云：“更一来则不来矣。”又指旁侧一仙云：“此即汝同类也。”十五日平明，一仙使至，不言姓名，将三道符，传金母敕，尽令服之。又将桃六脔令食；食三脔，又将去。其使至暮方还。十月十一日，入静室之际，有仙人来召，即乘麒麟升天。将天衣来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绳床上，却回，着旧衣，置天衣于鹤背将去。云：“去时乘麟，回时乘鹤也。”十九日，卢仙使来，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时，鸾鹤千万，众仙毕集。位高者乘鸾，次乘麒麟，次乘龙。鸾鹤每翅各大丈余。近有大鸟下长安，鸾之大小，几欲相类，但毛彩异耳。言下长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则国家当有大福。二十五日。满身毛发孔中出血，沾渍衣裳。皆作通帔山水横纹。就溪洗浊，转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触之如金声。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东岳夫人并来，劝令沐浴，兼用香汤，不得令有乳头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无削发之人，若得道后，悉皆戴冠，功德则一。凡斋食，切忌尝之，尤宜洁净，器皿亦尔。上天诸神，每斋即降而视之，深恶不精洁，不唯无福，亦当获罪。”李坚常与夫人于几上诵经，先读外篇，次读内篇，内即《魏夫人

传》中本也。大都精思讲读者得福，粗行者招罪立验。自然绝粒，凡一十三年。昼夜寐，两膝上忽有印形，小于人间官印，四坎若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两膝内，并膝则两印相合，分毫无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纤微无不洞鉴。又不衣绵纩，寒不近火，暑不摇扇。人问吉凶善恶，无不知者。性严重深密，事不出口，虽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坚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间奉道人和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礼尊像，四拜为重，三拜为轻。”又居金泉道场，每静坐则群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静一室，焚香讽《黄庭》、《道德经》，或一遍，或七遍，全胜布施修斋。凡诵经在精心。不在遍数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损尤多，不如元不会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杀人则损年夭寿，来往之报，永无休止矣。”又每行常闻天乐，皆先唱《步虚词》，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虚》讫，即奏乐，先抚云璈。云璈形圆似镜，有弦。凡传道法，必须至信之人。《魏夫人传》中，切约不许传教，但令秘密，亦恐乖于折中。夫药力只可益寿，若升天驾景，全在修道服药。修道事颇不同，服柏便可绝粒。若山谷难求侧柏，只寻常柏叶，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干者难将息，旋采旋食，尚有津润，易清益人。大都柏叶、茯苓、枸杞、胡麻，俱能常年久视，可试验。修道要山林静居，不宜俯近村栅。若城郭不可，以其荤腥，灵仙不降，与道背矣。炼药饮水，宜用泉水，尤恶井水，仍须远家及血属，虑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体重，食麦体轻。辟谷入山，须依众方，除三虫伏尸。凡服气，先调气，次闭气，出入不由口鼻，令满身自由，则生死不能侵矣。是年九月，霖雨甚，自

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湿。诘之，云：“旦离金泉耳。”程君甚异之。十一月九日，诣州与季坚别，云：“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静室。二十日辰时，于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士女数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闻其诀别之语曰：“勤修至道。”须臾五色云遮亘一川，天乐异香，散漫弥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脱留小绳床上，结系如旧。刺史李坚表闻，论褒美之。李坚述《金泉道场碑》，立本末为传，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间壁记。时有朱书注其下云：‘降世为帝王’或为‘宰辅’者。”又自然当升天时，有堂内东壁上书记五十二字，云：“寄语主人及诸眷属：但当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并诸善心，修立福田，清斋念道，百劫之后，冀有善缘，早会清原之乡，即与相见。”其书迹存焉。（出《集仙录》）

谢自然这个人，她的先辈是兖州人。父亲谢寰住在果州南充，被举为孝廉，为乡里所器重。建中初年，刺史李端以试秘书省校书表奏他为从事。母亲胥氏也是邑中豪门望族之女。谢自然生来聪明异常，不吃荤血之物。七岁时，母亲令她跟随尼姑越惠，过了一年，因病回到家里。又让她跟随尼姑日朗，十个月方要求回家。平常所谈论的多是道家之事，言词气质高雅。她家在大方山下，山顶有古像老君，自然就去拜见行礼，不愿回家下山。母亲听从她，她就迁居山顶，自此经常诵读《道德经》、《黄庭内篇》。十四岁那年九月，因为吃新稻米饭，她说尽是蛆虫，自此一粒粮食也不吃。多次拿皂荚煎汤喝，就连吐带泻劳倦得很严

重，腹中各种虫子全部打下，觉得身轻眼亮了。那些虫子，大的小的红的白的，形状种类很多。从此她只吃柏叶，每天吃一枝柏树枝。七年之后，柏叶也不吃了；九年之后，又不喝水了。贞元三年三月，到开元观拜访绝粒道士程太虚，接受了长达五千字的《紫灵宝箓》。贞元六年四月，刺史韩侂来此上任，怀疑她不吃人间烟火是假的，就延请她进入州北堂的东阁，把她关闭在里面几个月，方率领老少家人开锁把她放出来。她的体肤还和过去一样，说话时声朗气畅。韩侂就让女儿自明拜谢自然为师。在这之前，她的父亲谢寰旅游多年，等到回家时，看到自然修行道术不吃东西，认为是妖妄。他说：“我家世代儒风，除三纲五常之外，皆非先王之法，怎么能有这种妖孽迷惑人？”于是，把谢自然锁闭堂中四十多天，而谢自然却更加清爽秀气了，谢寰这才感到惊骇。贞元七年九月，韩侂乘车到大方山，设置坛台，请程太虚准备《三洞箓》。十一月，把谢自然移居到州郡的外城。贞元九年，刺史李坚到任，自然禀告说：“我住在城里不方便，愿依傍山石林泉。”李坚就在金泉山修建屋舍，让谢自然迁移过去居住。金泉山有个石嵌窦，水灌到洞口中，可以洗形饰神，使气质光泽奔放。谢自然刚住进山里，有一个人年约四十岁，自称头陀，从衣服形貌上看不象僧人。他说：“我请拜访真人。”自然全家都拒绝他，说：“这里没有真人。”头陀只是笑。全家给他下拜，他唯独不接受自然的拜礼。施舍给他二百个钱，竟也不接受，于是舍他一条手巾，他接受了，说：“以后会面时当用这条毛巾作标志。”不一会儿，头陀出门，不知哪里去了。过了很久，正当中午，有一条大蛇，有三尺粗，一丈多长，长着两只小白角，用头枕着谢自然家的房门，吐出的气充满了室内，刹时云雾四合。等到雾散，

蛇也不见了。谢自然所住的屋子，只能容纳一张床，四边只能让人走过去。白蛇离去以后，经常有十几条小蛇，有的如胳膊粗，有的如大腿那么粗，从早到晚在床的左右，有的黑，有的白，有的吐气，有的作声，各自盘成一团，也不毒害人。又有两只虎，谢自然出入时一定相随，别人到来，它们就隐伏不现，她家养的犬，吠虎共计八年，自从迁居城郭之中，犬留在方山，谢自然成仙上天以后，犬不知哪里去了。在谢自然的住室里，父母也不敢共坐她的床。有时突然到她室内，必有变异之事。从此人称自然的居室为仙女之室。谢自修总是昼夜独居，在深山穷谷之中，她什么也不害怕。又说：“误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后，异常腥臭。”还说常有八个天使在她身边陪着，两个童子青衣戴冠，八个天使都穿黄衣，又有两个天神在她门口把守，日夜护卫她。象今日壁画上的诸神，手拿枪和钺，每当她行走或停歇，那么诸使和神就充当驱斥妖邪护卫侍奉之职。又说某山神姓陈名寿，是魏晋时人。并说真人的地位高，仙人的地位低，说自己将授任为东极真人。贞元十年三月三日，谢自然移入金泉道场，那天云物明媚，与平常景物不同。谢自然说这日天上的真人和群仙都聚会。金泉林子中尝有鹿，不曾躲避人，士女虽然多，它们也温顺地与人相处。第二天，上仙送来一副白鞍，用宝钿穿结装饰。上仙说：“把这个东西送给你，那个地方可以安居了。”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卢使降临，从午时起到亥时止；六月二十日闻使降临，从午时起到戌时止；七月一日崔、张二使降临，从寅时起到午时止。多半叙说神仙官符之事，说上界喜欢下棋，好音乐。言谈话语，大都谈论至道玄妙之理。又说：“这座山千百蛇虫，全部被驱逐向西去了，完全用龙来镇守此山。”道场中经常有两只虎、五只

麒麟和两只青鸾，或前或后，或飞或鸣。麟象马形，五色有角。紫麒麟白鬃白尾的常在前，举起尾巴当笏帚。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临石坛上，把一道符丸成像药丸似的，让谢自然把它吞服下去。十五日，可以烧香，五炉香放在坛上，五炉香置于室内，到时候真人们到来。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个人，其中一人叫作中华，说：“吃饭的时间上真到来。”过了很一会儿，卢使来了，他说：“金母来了！”不一会儿，金母降临到庭院中，谢自然跪拜行礼。金母说：“跟你分别两劫了。”自己带来的几案，摆设珍奇之物，让人目不暇接。金母命谢自然坐下，先前那个卢使站立时间很久了，金母也让他坐下。卢使说：“我暂时到禁极宫去一下。”看看中元道场，官吏士庶都在。不一会儿，卢使回来说：“这一次的供品全胜过以前的斋供。”问他缘故，他说：“这回没有烧乳头香，乳头香天上真人讨厌它，只可以烧和香而已。”七日，崔、张二使到来，问谢自然：“能到长林去住吗？”谢自然回答说：“不能。”两个使者脸色好象不高兴。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又一次降临，她说：“因为你不肯到长林去住，被贬降一级。长林是仙宫啊！”戌时金母离去，崔使者才说：“上界最尊重金母。”赐给谢自然一器皿药，颜色黄白，味甜。谢自然没有吃尽，剩下的便拿回去了。又取出一套衣服，朱色碧色绿色相混杂，外层白色，内有花纹。那衣服似有若无，拿着它好象没放在手上；却又带回去了，说：“以后就接你来。”又一枝叉，比胳膊还粗，上面有三十个桃子，绿色，象碗那么大。说：“这还是小的。”这天金母乘坐鸾鸟，传从的仙人全乘坐龙和鹤，五色的雾在他们下边浮动。金母说：“顺便向州中去拜访群仙。”后来离去，想见他们全在云中。那天州中马坊厨和戟门都报告说：“长虹进入州城。”第二天，

李坚向谢自然讯问，才验证了这回事。紫极宫也报告说长虹进入，远近的人全都见到了。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每天都来，传金母的命令：“赶快让谢自然披发四十天，金母当亲自到来。”所降临的使者有人说姓崔名某，拿一块板，二尺宽，五尺长，板上面有九种颜色。每当群仙要来的时候，谢自然住室的墙壁间就荧光闪耀象镜子似的。群仙也各自带有几案和随从。谢自然每次披发时，就有黄云在她身边缭绕。又有七个人，穿着黄衣，戴着道冠，在左右陪侍。从八月十九日以后，每天诵读《黄庭经》十遍，诵读时有两个童子侍立着，用朱红颜色涂饰一遍就抄录，到十遍，一个童子便把它拿到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来了，带着一个桃枝，像斗那么大，半红半黄半粉红，说：“乡里之人对此果很满足。”割一小块吃了，其余的就由侍从的人收回了。九月五日，金母又来了，拿三道符，令谢自然把它吞下去，不让用水，服下以后觉得身心很舒服。金母说：“我再来一次就不来了。”又指着旁边的一个仙人说：“这个人就是你的同类啊。”十五日天大亮时，一位仙使来到了，他不说姓名，拿着三道符，传达金母的命令，让谢自然把它全服下去，又拿六小块桃令她吃；谢自然吃了三小块，余下的又拿走了。那个使者到日落时才回去。十月十一日，谢自然进入静室之时，有仙人来招，她就乘坐麒麟上了天。仙人带天衣来迎接，将谢自然所穿的衣服留在绳床上，回来以后，又穿上旧衣，把天衣放到鹤背上带回去。说：“去的时候乘麒麟，回来的时候乘的是鹤啊。”十九日，卢仙使到来，从辰时到未时才离去。每当天上使者降临时，就有千万鸾鹤飞来，群仙全部聚会。地位高的仙人乘鸾鸟，其次乘麒麟，再次乘龙。鸾和鹤的翅膀各大一丈多。近来有个大鸟落到长安，鸾鸟

的大小，几乎与它相似，只是毛的色彩不同而已。据说落到长安的大鸟名叫天雀，也叫神雀。每次降临，国家就该当有大福。二十五日，谢自然满身的毛发孔中都流出了血，沾染了衣服，都形成通帔背山水横纹。把它拿到溪水中洗去污浊之处，其横纹反而更加分明，对着阳光看，像是金色，用手去触摸它，发出像金属的声音。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东岳夫人也一起来了，劝谢自然洗浴，并须用香汤，汤里不能有乳头香。又说：“天上谢自然有神，但不是鬼神的神。上界没有把头发剃掉的人，如果得道后，全都戴道冠，功德就会有一样的。凡是斋供的食物，切忌去尝它，更应洁净，器皿也是这样。上天的众神，每当斋供时就降临凡世来察看，最讨厌不精不洁。如果不精不洁，不但得不到保佑，反而会受到处罚。”李坚常与夫人在几案上诵经，先读外篇，次读内篇，内篇就是《魏夫人传》的本子。大都是精思讲读的人得到保佑，粗疏修行的人招到处罚并立刻得到验证。谢自然一粒粮食也不吃，已经坚持十三年了，昼夜都睡觉，两个膝盖上忽然出现了印的形痕，比人间的官印小，四框内空隙中好象有六个古篆字，象白玉那样明亮。今年正月，那个印痕移到两膝内，把两膝并上，两印就合到一起，分毫无差。谢自然又有了神力，每天走二千里，有时走一千里，却没有人知道她走了。在漆黑的夜晚幽暗的室内，细微的小事她无不洞察如镜。又不穿丝棉，冷了不靠近火，暑天不摇扇。人们问她吉凶善恶之事，没有她不知道的。她性情严肃，以深守秘密为重，事情不说出口，即使父母也不让他们知道。因为李坚崇尚至道，才稍稍对他说一点。她说：“天上的仙人也想要使人世间信奉道教的人知道，使他们尊崇道教并使道教更加彰明。”又说凡是给尊像行礼，以四拜为重，以三拜

为轻。又居住在金泉道场，每当她静坐的时候，群鹿就一定到来。她又说：“凡是人们能够在—间清静的小屋子里，烧香诵读《黄帝》、《道德经》，或—遍，或七遍，全胜过布施修斋。凡是诵经，全在精心，不在遍数多。奉道之人，中途而退，受到的损失更多，不如原来就不会的人，千万谨慎啊！人的生命最重要，多杀人就会折损年寿，—来—往的报复，就永远没有休止了。”谢自然每次出行，经常听到天上的音乐，都是先唱《步虚词》，最多只唱三首，第—篇、第五篇、第八篇。唱完了《步虚词》，就奏乐，先抚云璈，云璈的形状是圆的，象镜子似的，有弦。凡是传授道法，必须是最诚实的人，《魏夫人传》中严格约束不许传教，只能秘密进行，也是害怕有背于折中。仙药的力量只能增加寿命，至于升天驾影，全在于修道服药。修道的情形很不同，服食柏叶就能不吃—粒粮食，如果山谷中难以找到倾斜的柏树，只有寻常的柏叶，只要不靠近坟墓就可以服食，生长在岩石上的更好。晒干了的难将息，—边采—边吃，柏叶还有汁液，容易使人清爽获益，大体上说，柏叶、茯苓、枸杞、胡麻，都能常年见到，可以试验。修道要在山林中静静地居住，山下不宜邻近村寨，至于城郭就更不可以了。因为那种地方有荤腥，灵仙不降临，与道相背了。炼药用水，应当用山泉之水，最讨厌井水，还必须离家和血缘之亲远—些，否则，思想中忽然产生恩情之念，就不符合修行持道的行为。凡是吃米的人身体就重，吃麦粉的人身体就轻。不吃粮米进入深山的，必须依照众方，除去三虫伏尸。凡是炼气，首先是调气，其次是闭气，气的进出不通过口鼻，令全身自由行气，生死就不能侵害了。这年九月，阴雨连绵，谢自然从金泉前往南山探望程君，凌晨到达，而衣服和鞋子却没有沾湿。程君问她，说：

“我是早晨离开金泉的呀！”程君觉得这事很奇怪。十一月九日，谢自然到州里去向李坚告别，她说：“我中旬一定走了。”也不再进入静室。二十日辰时，谢自然在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几千士女全都一起瞻仰。她的祖母周氏、母亲胥氏、妹妹自柔、弟子李生，听到了她诀别的话语：“你们要勤恳地修行至道。”不一会儿，五色云绵延遮蔽了整个山川，天上的仙乐和奇异的香气散布弥漫了很久。谢自然平时所穿戴的衣冠簪帔十件，都脱下留在小绳床上，系的结扣像原来一样。刺史李坚上表把这事奏闻皇帝，皇帝下诏书褒扬赞美了她。李坚在金泉道场立了碑，并叙说为谢自然得道升天的原委：“天上有座白玉殿堂，老君住在那里，殿堂的墙壁上高高地排列着真人仙人的名字，像人间的壁记一样，不时有朱笔在仙人名字下注上：‘降世为帝王’或‘为宰辅’一类的话。”还有，谢自然升天的时候，堂内东墙上书写有五十两个字：“寄语主人，及诸眷属，但当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并诸善心，修立福田，清斋念道，百劫之后，冀有善缘，早会清原之乡，即与相见。”那些字迹还保存在那里。

卢眉娘

唐永真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岁。眉娘生，眉如线且长，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师之裔，自大定（定字明钞本作足）中流落岭表。后汉卢景裕、景祚、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为皇王之师，因号帝师。眉娘幼而慧悟，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毛发，其品题章句，无不具矣。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为三

段，染成五色，结为金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持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种无三两，煎灵香膏传之，则坚硬不断。唐顺宗皇帝嘉其工，谓之神姑，因令止于宫中。每日止饮酒二三合。至元和中，宪宗嘉其聪慧而又奇巧，遂赐金凤环，以束其腕。眉娘不愿在禁中，遂度为道士，放归南海，仍赐号曰逍遥。及后神迁，香气满堂，弟子将葬，举棺觉轻，即撤其盖，惟见之旧履而已。后人见往往乘紫云游于海上。罗浮处士李象先作《罗逍遥传》，而象先之名无闻，故不为时人传焉。（出《杜阳杂编》）

唐代永真年间，南海进贡一位奇女叫作卢眉娘，十四岁。眉娘生下时，眉如线而且长，所以才有这个名字。她本来是北祖帝王老师的后代，自大定年间流落到岭南。后汉卢景裕、景祚、景富、景融兄弟四人，都是帝王的老师，因此被称为帝师。眉娘小时候就很聪明，精巧无比。能在一尺长的绢上，绣出七卷《法华经》。字的大小，不超过小米粒，而一点一画都很分明，细得像毛发，其中品评之词和句读符号无不齐备。她更善于制作飞仙盖，用一钩丝线，分成三段，染成五种颜色，绣成五层金盖，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的绣像。而且擎旗捧着旌节的童子，也不下于千人。那飞仙盖宽有一丈，重量不到三两；把灵药煎成膏涂上去，就坚硬不折。唐顺宗皇帝赞许她手艺精巧，把她称作神姑，就让她留在宫中，她每天只饮二三合的酒。到了元和年间，唐宪宗赞许她聪慧而又奇巧，就赐给她金凤环，把它戴在手腕上。眉娘不愿意住在宫禁之中，就度引为道士，放她回

南海，又赐给她名号叫作逍遥。等到后来她成仙走后，香气满室，弟子将要为她安葬，抬起棺材觉得很轻，就打开棺盖，只见到一双旧鞋而已。后来有人看见她经常乘着紫云游于海上。罗浮山处士李象先写了《罗逍遥传》，然而李象先的名字没人听说过，所以这篇传记也就没有被当时的人流传。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七 女仙十二

崔少玄 妙女 吴清妻

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梦神人，衣绀衣。驾红龙，持紫函，受于碧云之际，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异香袭人，端丽殊绝，绀发覆目，耳及颐，右手有文曰卢自列妻。”后十八年归于卢陲，陲小字自列。岁余，陲从事闽中，道过建溪，远望武夷山，忽见碧云自东峰来，中有神人，翠冠绯裳，告陲曰：“玉华君在乎！”陲怪其言曰：“谁为玉华君？”曰：“君妻即玉华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来迎我！事已明矣，难复隐讳。”遂整衣出见神人。对话久之，然夫人之音，陲莫能辨，遂巡揖而退。陲拜而问之。曰：“少玄虽胎育之人，非阴鹭所积。昔居无欲天，为玉皇左侍书，谥曰玉华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学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书来访志道之士。尝贬落，所犯为与同宫四人，退居静室，嗟叹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责之，谪居人世，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复近附于君矣。”至闽中，日独居静室。

陲既骇异，不敢辄践其间。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长绀衣，作古鬢髻，周身光明，烛耀如昼，来诣其室，升堂连榻，笑语通夕。陲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语言，不可明辨。试问之，曰：“神仙秘密，难复漏泄，沉累至重，不可不隐。”陲守其言诫，亦常隐讳。洎陲罢府，恭又解印绶，得家于洛阳。陲以妻之誓，不敢陈泄于恭。后二年，谓陲曰：“少玄之父，寿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虽神仙中人，生于人世，为有抚养之恩，若不救之，枉其报矣。”乃请其父曰：“大人之命，将极于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劳之恩，不可不护。”遂发绛箱，取扶桑大帝金书《黄庭》、《内景》之书，致于其父曰：“大人之寿，常数极矣，若非此书，不可救免。今将授父，可读万遍，以延一纪。”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当几，授以功章，写于青纸，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须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来，跪少玄前，进脯羞，吸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异之，私讯于陲，陲讳之。经月余，遵命陲语曰：“玉清真侣，将雪予于太上，今复召为玉皇左侍书玉华君，主化元精气，施布仙品。将欲反神，还于无形，复侍玉皇，归彼玉清。君莫泄是言，遗予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术，不可久留。人世之情，毕于此矣。”陲跪其前，呜呼流涕曰：“下界蚊蚋，黷污仙上，永沦秽浊，不得升举。乞赐指喻，以救沉痾，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诗一首以遗子。予上界天人之书，皆云龙之篆，下界见之，或损或益，亦无会者，予当执管记之。”其词曰：“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无上之仙。光含影藏，形于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真，体性刚柔。丹青碧虚，上圣之俦。百岁之后，空余坟丘。”陲载拜受其辞，晦其义理，跪请讲贯，以为指明。少玄曰：

“君之于道，犹未熟习。上仙之韵，昭明有时，至景申年中，遇琅琊先生能达。其时与君开释，方见天路。未间但当保之。”言毕而卒。九日葬，举棺如空。发椁视之，留衣而蜕。处室十八，居闽三，归洛二，在人间二十三年。后陲与恭皆保其诗，遇儒道适达者示之，竟不能会。至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游华岳回，道次于陕郊，时陲亦客于其郡，因诗酒夜话，论及神仙之事，时会中皆贵道尚德，各征其异。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韦宗卿、王建皆与崔恭有旧，因审少玄之事于陲。陲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诗绝无会者。方古请其辞，吟咏须臾，即得其旨，叹曰：“太无之化，金华大仙，亦有传于后学哉！”时坐客耸听其辞，句句解释，流如贯珠，凡数千言，方尽其意。因命陲执笔，尽书先生之辞，目曰《少玄玄珠心镜》。好道之士，家多藏之。（出《少玄本传》）

崔少玄，是唐代汾州刺史崔恭的小女儿。她的母亲梦见神人，穿着丝绸衣服，驾着红色的龙，拿着紫色的匣子，在碧云边际把它交给了其母，其母就怀了孕，十四个月生下少玄。少玄出生后异香袭人，容颜端庄秀丽，世上所少有，天青色的头发盖住了眼睛，耳垂上的玉坠拂到双颊，右手有字，写的是“卢自列妻”。十八年后，少玄嫁给了卢陲，卢陲小字叫自列。结婚一年多，卢陲到闽中任从事，途中经过建溪，远望武夷山。这时，忽然看到一片碧云从东边山峰飘过来，云中有位神人，戴着翠绿色的帽子，穿着大红色的衣服，向卢陲问：“玉华君来了吗？”卢陲觉得这话问得奇怪，就反问道：“谁是玉华君？”神人说：“您的

妻子就是玉华君。”后来卢陲回去告诉了妻子，他的妻子说：“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然来迎接我。事情已经公开了，难再隐瞒。”于是整衣出去会见神人。互相谈了很久，但都是天人的语音，卢陲没有办法辨清她们说些什么，呆了一会儿就作个揖退回去了。卢陲给他妻子下拜，询问她，她说：“少玄虽然是通过娘胎养育的人，但并非父母阴德所积。从前，我位居无欲无为玉皇左侍书，称号是玉华君，掌管下界三十六洞学道之流。每到秋分那天，就拿着簿书来寻访有志学道的人。我曾经被贬降，犯的过失是与同宫的四个人，在退居静室时，对寻访学道之人发感慨，恍惚间像是有什么欲念。太上老君责罚我，把我贬居人间作您的妻子。二十三年过去了，又遇到紫霄元君已前来这里，现在不能再对您亲近依附了。”到了闽中时，少玄每天独自在静室居住。卢陲感到惊奇，也不敢轻易地跨入她的房间。常常有女真人到来，有时两位，有时四位，穿着长长的生丝细绸衣服，梳着古式鬢髻，全身闪着光芒，照耀如同白昼，到少玄静室拜访。她们登堂入室，床榻相连，通宵说说笑笑。卢陲去看看，她们都说些天人的语言，不能听明白。试着问少玄，少玄说：“神仙的秘密，难再泄露，沉累太重，不可不隐。”卢陲谨守妻子的告诫，也常常隐讳其事。等到卢陲罢官，其父崔恭又解下官绶，得以在洛阳安家。卢陲因为妻子的誓言，也不敢向崔恭陈说泄露其事。二年后，少玄对卢陲说：“少玄的父亲，寿数在二月十七日终止。我虽然是神仙中的人，但生在人世，因为有抚养之恩，如果不救他，就冤枉了我的报答之心了。”于是对她的父亲说：“大人的生命将在二月十七日终止，少玄受到您辛劳养育的恩惠，不能不保护您。”就打开深红色的箱子，拿出扶桑大帝金书《黄庭》、《内景》之书，送给她

的父亲，说：“大人的寿命，正常的寿数已到终极了，如果没有这本书，不能救您免死。今天我将它交给您，可以读一万遍，用来延长十二年的寿命。”于是让崔恭沐浴之后面朝南跪着，少玄对着几案，授以功章，写在青纸上，用素函封固，向上帝奏报。又召来南斗注生真君，让他附奏上帝。不一会儿，有三个穿大红衣服的人从空中降下来，跪在少玄面前，进献精美的食品，喝了三杯酒，手拿功章而去。崔恭觉得这事太奇异了，就偷偷地向卢陲询问，卢陲不告诉他。经过一个多月，少玄把卢陲叫来告诉他说：“玉清宫中我的那些真人伙伴，将在太上老君处替我洗雪。现在再召我去作玉皇左侍书玉华君，主管化元精气，并施布仙品。我将要返回为神，还于无形，再去侍奉玉皇，回到玉清。您不要泄露我这些话，给我父母留下遗念。又因为救父之事，泄露了神仙之术，所以不能久留了。人世的情谊，从此结束了。”卢陲跪在她的面前，感愧地流着眼泪说：“我只不过是下界的蚁虱一类小人物，亵渎玷污了上仙，将永远沉沦于浊秽之世，不能飞举升天。我请您明白地赐教，来救我经久难愈之病，我永久不忘您的大恩。”少玄说：“我留诗一首，把它留赠给您。我们上界天人的文字，都是云龙篆字，下界的人见到它，或损或益，也没有领会它的，我当拿笔把它记录下来。”她留下的词句是：“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上之真，无上之仙。光含影藏，形于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真，体性刚柔。丹青碧虚，上圣之俦。百岁之后，空余坟丘。”卢陲拜了又拜，接过了她的题辞，但不明白词句的内容，就跪下请求她讲解贯通，来为他指明。少玄说：“您对于道还没有熟习，上仙的诗句，昭明须有一定时间。到了景申年间，遇到琅琊先生，他能通晓其意，那时给您解开疑团，

才能见到天路。没明白之前这段时间，您只应保藏它。”话说完，少玄就死了。过了九日安葬时，抬起棺材好象是空棺，就打开棺材察看，才发现少玄只留下衣服，象蝉蜕皮那样走了。少玄在娘家住了十八年，在闽中住了三年，回到洛阳二年，在人间二十三年。后来，卢陲和崔恭都保藏她留下的诗，遇到儒家道家估计应当通晓的人就拿给他们看，但一直没人明白。到了景申年间，有个九疑道士叫王方古，他的祖先是琅琊人。他游华山回来，途中在陕郡停留，当时卢陲也在陕郡路过，因为谈诗饮酒晚上聊天，谈论到神仙的事。当时聚会中的人都重道崇德，各自搜求那些奇异的事。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韦宗卿、王建都与崔恭有旧交，就向卢陲细问少玄的事情。卢陲掉下了眼泪，为他的妻子所留的诗根本没人明白而感到憾恨。王方古请他把那诗句拿出来，吟咏了一会儿，就懂得了那首诗的意思。他叹息说：“太无之化，金华大仙，也有传给后学的吗？”这时座中之客都敬听其辞，王方古一句一句地解释，流畅得像穿珠一般，一共说了几千言，才尽解其意。于是命卢陲执笔，把王先生解释的话全部写下来，题目叫作《少玄玄珠心镜》。好道之人，家里大都收藏它。

妙女

唐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见一僧，以锡杖连击三下，惊怖而倒，便言心痛。须臾迷乱，针灸莫能知。数日稍间，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复食，食辄呕吐，唯饵蜀葵花及盐茶。既而清瘦爽彻，颜色鲜华，方说

初迷乱之际，见一人引乘白雾，至一处，宫殿甚严，悉如释门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头赖吒天王小女，为泄天门间事，故谪堕人间，已两生矣。赖吒王姓韦名宽，弟大，号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称小娘，言父与姻族同游世间寻索，今于此方得见。前所见僧打腰上，欲女吐泻藏中秽恶俗气，然后得升天。天上居处华盛，各有姻戚及奴婢，与人间不殊。所使奴名群角，婢名金霄、偏条（条字原阙，据明钞本补）、凤楼。其前生有一子，名遥，见并依然相识。昨来之日，于金桥上与儿别，赋诗，唯记两句曰：“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时自吟咏，悲不自胜。如此五六日病卧，叙先世事。一旦，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诸天仙及仆隶等，悉来参谢，即托灵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间，久蒙存恤，相媿无极。”其家初甚惊惶，良久乃相与问答，仙者悉凭之叙言。又曰：“暂借小女子之宅，与世人言语。”其上尊语，即是丈夫声气；善伦阿母语，即是妇人声，各变其语。如此或来或往，日月渐久，谈谐戏谑，一如平人。每来即香气满室，有时酒气，有时莲花香气。后妙女本状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时晴朗，空中忽有片云如席，徘徊其上。俄而云中有笙声，声调清锵。举家仰听，感动精神。妙女呼大郎复唱，其声转厉。妙女讴歌，神色自若，音韵奇妙清畅不可言。又曲名《桑柳条》。又言阿母适在云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时，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肿疾，吾代其患之。”数日后，妙女果背上肋下，各染一肿，并大如杯，楚痛异常。经日，其主母见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语令添香，于钟楼上呼天仙怀念，其声清亮，悉与西方相应。如此移时，醒悟肿消，须臾平复。后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为尔白

大郎请兵救。”女即如睡状。须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洒扫，添香静室，遂起支分兵马，匹配几人于某处检校，几人于病人身上束缚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见兵马形像，如壁画神王，头上着胡帽子，悉金钿也。其家小女子见，良久乃灭。大将军姓许名光，小将曰陈万。每呼之驱使，部位甚多，来往如风雨声。更旬时，忽言织女欲嫁，须往看之。又睡醒而说：“婚嫁礼一如人间。”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备纪。其家常令妙女绣，忽言个要暂去，请婢凤楼代绣，如此竟日，便作风楼姿容。精神时异，绣作巧妙，疾倍常时，而不与人言，时时俛首笑。久之言却回，即复本态，无凤楼状也。言大郎欲与僧伽和尚来看娘子，即扫室添香，煎茶待之。须臾遂至，传语问讯，妙女忽笑曰：“大郎何为与上人相扑？”此时举家俱闻床上踏蹴声甚厉，良久乃去。有时言向西方饮去，回遂吐酒，竟日醉卧。一夕，言将娘子之魂小娘子之魂游看去，使与善伦友言笑。是夕，娘子等并梦向一处，与众人游乐。妙女至天明，便问小娘子梦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余绝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唤某归。”甚凄怆。苦言：“久在世间，恋慕娘子，不忍舍去。”如此数日涕泣。又言：“不合与世人往来，汝意须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辞别，词颇郑重，从此渐无言语。告娘子曰：“某相恋不去，既在人间，还须饮食，但与某一红衫子着，及泻药。”如言与之，逐渐饮食。虽时说未来事，皆无应。其有繁细，不能具录。其家纪事状尽如此，不知其婢后复如何。（出《通幽记》）

唐代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县姓崔人家的婢女名叫妙女，

年约十三四岁。晚上在院子里打水，忽然看到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用锡杖一连打了她三下。妙女惊恐而倒，就说心痛，不一会儿就昏迷过去了，针灸也没有办法使她产生知觉。过了几天略强些，又上吐下泻不止。等到病愈以后，妙女就不再吃饭了，吃了就呕吐，只吃蜀葵花和盐茶。不久她清瘦开朗，脸色鲜艳美丽，才说起刚昏迷的时候，看见一个人领着她乘着白雾到了一个地方，那里宫殿很整齐，完全像释门西方部。其中的天仙，大多是妙女的族人。妙女说自己本来是提头赖吒天王的小女儿，因为泄露了天门里的事，所以把她贬降到人间，已经两次投生了。赖吒王姓韦名宽，级别高，号称上尊。夫人姓李号善伦。东王公是他的叔叔，名叫括，是老八。妙女自称小娘，说她的父亲与亲族一同到人世周游来寻找她，如今在这里才把她找到。先前看到的那个和尚，打她的腰上是想让妙女吐泻腹中污秽的俗气，然后能够升天。天上的住处华丽繁盛，各有姻亲和奴婢，与人间没有什么不同。她所使用的奴仆名叫群角，婢女名叫金霄、偏条和凤楼。她前世生有一个儿子，名叫遥，见到了互相依然认识。昨天来的时候，在金桥上与儿子告别，赋了诗，只记得两句：“手攀桥柱立，滴泪天河满。”有时她自己吟咏，悲伤得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这样五六天她就病倒了，叙说前世的事。有一天，她忽然说上尊与她母亲同诸天仙以及仆隶等人，全来参见感谢妙女的主人。就附妙女之体说：“小女愚昧，落在人间，蒙你们照顾，无限惭愧。”崔家之人开始时很惊慌，过了很久，才跟他们回答。仙人们都依凭妙女之口叙说，又说：“暂借小女子之宅，与世人言语。”那位上尊的话语，就是男人的声音气概；善伦阿母说话，就是女人的声音，他们的语音各有变化。如此或来或往，渐渐时间长了，仙

人们和崔家的人融洽交谈开玩笑，全像平常人一样。仙人每次到来就香气满室，有时有酒气，有时有莲花香气。后来妙女恢复本来的状态，和过去一样，忽然有一天，妙女吟唱起来，这时天气晴朗，空中忽然有像席子那么大的—片云彩，徘徊在她家上空。不一会儿，云中传来了吹笙的声音，声调清晰而有节奏，崔家全家人都仰面倾听，精神很感慨。妙女呼唤大郎再唱，那歌声变得更响亮了。妙女也唱歌，神色自若，音韵奇妙清晰流畅得无法说出。又一曲名叫《桑柳条》。又说她母亲刚才在云中。如此一整天才散去。过了十来天，妙女忽然说：“崔氏家中两个人将要有肿疾，我替他们患病。”几天后，妙女果然在背上和肋下各患—肿块，都像杯口那么大，痛楚异常。几天过去了，她的女主人看她这般痛苦，让她请求免除此疫。妙女就迷迷糊糊地躺着，忽然告诉让人添香，在钟楼上招呼天仙忏念，其声音清晰响亮，完全与西方相应。这样过了一阵子，妙女清醒了，肿块也消除了，不一会儿恢复到平时那样。后来，有一个婢女突然得病很严重，妙女说：“我为你告大郎请求救兵。”妙女就像睡着了的—样子，不一会儿醒过来，说救兵已经到了，赶快令人洒扫，添香静室。就起身支派分配兵马，分配几个人到某处检查，几个人在病人身上捆绑邪鬼，那个婢女就病愈如故了。她说看到兵马的形象，象壁画上的神王，头上戴着胡人的帽子，全都戴着金玉制成的花首饰。崔家的小女孩也见到了，很久才消失。大将军姓许名光，小将叫陈万，常喊他们供驱使，部属很多，来往如风雨的声音。又过十多天的时候，妙女忽然说织女的女儿要出嫁了，必须去看看她。又睡下，醒来说：“天上的婚嫁礼仪全如人间—般。”妙女说女子名叫垂陵子，嫁给薛家，事情很多不能全部记下。崔家曾让妙女

绣花，她忽然说要暂时离去，请她的婢女凤楼代替她刺绣。如此不过日，就现出凤楼的姿容，精神也不同，而绣工巧妙，速度超过平时一倍，又不跟人言语，时时低着头微笑。过了很久，妙女说她回来了，就恢复了本来的样子，没有凤楼的姿态了。她说大郎要和僧伽和尚来看望娘子，就打扫屋子添上香，煎茶等着他们。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向主人传语问讯。妙女忽然笑着说：“大郎为什么跟上人摔跤？”这时全家人都听到床上踢踏的声音很大，很久，他们才离去。妙女有时说到西方饮酒去，回来就吐酒，整天醉卧。有一天晚上，妙女说要领着娘子的一个魂和小娘子的一个魂游乐去，让她们与善伦友好谈笑。这天晚上，娘子等人一同做梦到一个地方，与众人游乐。妙女到天亮时就问娘子梦中事，结果一件一件全相同。如此一个多月后，妙女绝食了。有一天，忽然悲伤呜咽着说：“大郎、阿母唤我回去。”她很悲戚，苦苦说明在人间久了，留恋仰慕娘子，不忍离去。如此数日，她一直流泪哭泣。又说：“不该与世人来往，你的意思要我一定住下去，这事该怎么办呢？”她就向空中辞别，言词很郑重。从此以后，妙女渐渐没有言语了。她告诉娘子说：“我留恋你不离去，既然在人间，还得饮食，只请给我一件红衫子穿，再给我泻药。”娘子按照她所说的给了她，妙女就逐渐能够吃饭饮水，虽然有时说起未来的事，也都不灵验了。其中有很多细节，不能全部记录了。崔家所纪此事的情形全都如此，不知那个婢女后来又怎样了。

吴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妻杨氏，号监真。居天仙乡车谷村。因头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静坐入定，皆数日。村邻等就看，三度见，得药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浆两碗，令煎茶饮。四月十五日夜，更焚香端坐，忽不见。十七日，县令自焚香祝请。其夜四更，牛驴惊，见墙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见杨氏裸坐，衣服在前，肌肉极冷。扶至院，与村舍焚香声馨，至辰时方醒。称十四日午时，见仙鹤语云：“洗头。”十五日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并鹤（鹤原作龙，据明钞本改）驾五色云来，乃乘鹤去。到仙方台，见道士云：“华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汤相待。”汴州姓吕，名德真；同州姓张，名仙真；益州姓马，名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东山头树木多处，及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随。却至仙方台，见仙骨，有尊师云：“此杨家三代仙骨。”令礼拜。却请归云：“有父在年老。”遂还。有一女冠乘鹤送来。云：“得受仙诗一首，又诗四。”并书于后云：“道启真心觉渐清，天教绝粒应精诚。云外仙歌笙管合，花间风引步虚声。”其二曰：“心清境静闻妙香，忆昔期（心清等十字原阙，据黄本补）君隐处当。一星莲花山头饭，黄精仙人掌上经。”其三曰：“飞鸟莫到人莫攀，一隐十年不下山。袖中短书谁为达？华山道士卖药还。”其四曰：“日落焚香坐醮（醮原作醒，据明钞本改）坛，庭花露湿渐更阑。净水仙童调玉液，春霄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摄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虚室对烟花。道合云霄游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出《逸史》）

唐代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的妻子杨氏号监真，住在天仙乡车谷村。因为头疼，竟然不吃饭。从春到夏，每次静坐入定都是几天。村里邻人等到她家去看，三次见到她，得药共二十一丸，用水服下；玉液浆两碗，让他们煎茶喝。四月十五日夜，吴清妻又焚香端坐，忽然不见了。十七日，县令亲自焚香祷告请求，那天晚上四更时，牛驴受惊，只见墙上荆棘中有衫子。不一会儿，在牛屋上发现杨氏光着身子坐着，衣服放在前面，肌肉很冷。大家把她扶到院子里，在村舍烧香敲磬，到辰时她才醒过来。她说十四日午时看见仙鹤告诉她说：“洗头。”十五日她就洗头洗身子，五更的时候，有两个女道士乘鹤驾着五彩云来，她就乘鹤一起去了。到了仙方台，看见一个道士，道士说：“华山有五个同行的伙伴，煎好茶水等待你。”汴州的姓吕名德真，同州的姓张名仙真，益州的姓马名辨真，宋州的姓王名仙真。又到了海东山头树木多处，以及吐番界山上，五个人都跟着。回到仙方台，见到仙骨，有个尊师说：“这是杨家三代仙骨。”让他们行礼下拜。退下之后，杨氏就请求回家，她说：“有父健在，已年老。”就回来了。有一个女道士送她回来。她又说：“我得到一首受仙诗，还有四首诗。”并把这五首诗都写在后边：“道启真心觉渐清，天教绝粒应精诚。云外仙歌笙管合，花间风引步虚声。”第二首诗是：“心清境静闻妙香，忆昔期君隐处当。一星莲花山头饭，黄精仙人掌上经。”第三首诗是：“飞鸟莫到人莫攀，一隐十年不下山。袖中短书谁为达？华山道士卖药还。”第四首诗是：“日落焚香坐醮坛，庭花露湿渐更阑。净水仙童调玉液，春霄羽客化金丹。”第五首是：“摄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虚室对烟花。道合云霄游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八 女仙十三

郭翰 杨敬真 封陟

郭 翰

太原郭翰，少简贵，有清标。姿度美秀，善谈论，工草隶。早孤独处，当盛暑，乘月卧庭中。时有清风，稍闻香气渐浓。翰甚怪之，仰视空中，见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艳绝代，光彩溢目，衣玄绡之衣，曳霜罗之帔，戴翠翘凤凰之冠，躡琼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荡心神。翰整衣巾，下床拜谒曰：“不意尊灵迴降，愿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世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为敕侍婢净扫室中，张霜雾丹縠之帟，施水晶玉华之簟，转会风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登堂，解衣共卧。其衬体轻红绡衣，似小香囊，气盈一室。有同心龙脑之枕，覆双缕鸳文之衾。柔肌腻体，深情密态，妍艳无匹。欲晓辞去，面粉如故。为试拭之，乃本质也。翰送出户，凌云而去。自后夜夜皆来，情好转切。翰戏之曰：“牵郎何在？那敢独行？”对曰：“阴阳变化，关渠何事？且

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复知之；不足为虑。”因抚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瞩耳。”翰又曰：“卿已托灵辰象，辰象之门，可得闻乎？”对曰：“人间观之，只见是星，其中自有宫室居处，群仙皆游观焉。万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变，必形于上也。吾今观之，皆了了自识。”因为翰指列宿分位，尽详纪度。时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后将至七夕，忽不复来，经数夕方至。翰问曰：“相见乐乎？”笑而对曰：“天上那比人间？正以感运当尔，非有他故也，君无相忌。”问曰：“卿来何迟？”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为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谓翰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每去，辄以衣服自随。经一年，忽于一夕，颜色凄恻，涕流交下，执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诀。”遂呜咽不自胜。翰惊惋曰：“尚余几日在？”对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彻晓不眠。及旦，抚抱为别，以七宝碗一留赠，言明年某日，当有书相问。翰答以玉环一双，便履空而去，回顾招手，良久方灭。翰思之成疾，未尝暂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将书函致。翰遂开封，以青缣为纸，铅丹为字，言词清丽，情念重叠。书末有诗二首，诗曰：“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又曰：“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翰以香笺答书，意甚谦切。并有酬赠诗二首，诗曰：“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自此而绝。是年，太史奏织女星无光。翰思不已，凡人间丽色，不复措意。复以继嗣，大义须婚，强娶程氏女，所不称意，复以无嗣，遂成反目。翰后官至侍御史而卒。（出《灵怪集》）

太原郭翰，年轻时傲视权贵，有清正的名声，仪表气度秀美，极善言谈，擅长草书隶书。他早年失去双亲，自己独自居住。时当盛暑，他乘着月色在庭院中高卧。这时，有一股清风袭来，稍稍闻到香气，这香气越来越浓郁。郭翰觉得这事很奇怪，就仰视空中，看见有人冉冉而下，一直到郭翰面前，原来是一个年轻女子。这女子生得明艳绝代，光彩溢目。她穿着黑色薄绸衣服，拖着白色的罗纱帔肩，戴着翠翘凤凰的帽子，足登琼文九章之鞋。随行两名侍女，都有超凡的姿色。郭翰心神感荡，整理衣巾，下床跪拜参见，说：“没料到尊贵的灵仙突然降临，愿您赐下恩德之音。”女子微微一笑，说：“我是天上的织女呀。很久没有夫主相对，佳期阻绝，幽幽闺愁充满了胸怀，上帝恩赐，命我到人间一游。我仰慕你清高的风度，愿托身于你。”郭翰说：“我不敢指望这样，这使我感怀更深了。”织女命令侍婢净扫房间，展开霜雾丹靛的帟帐，放下水晶玉华的垫席，转动会生风的扇子，宛如清爽的秋天。他们就手拉手地进了内室，解衣共卧。织女贴身的轻红薄绸内衣，像个小香囊，香气散满整个卧室。床上有同心龙脑的枕头，盖着双缕线带有鸳鸯图案的被子。女郎柔嫩的肌肤、滑腻的身体、深切的情意、亲切的娇态，容貌俏丽无人能够匹敌。天快亮了，女郎告辞离去时，脸上的脂粉如故。郭翰给她试着擦拭一下，原来就是她的本色。郭翰把她送出门，女郎凌云而去。自此以后，女郎夜夜都来，感情更加密切。郭翰与她开玩笑说：“牵牛郎在哪里？你怎么敢独自出门。”女郎回答说：“阴阳变化，关他什么事？而且银河隔绝，没有可能知道。纵然他知道了这件事，也不值得为此忧虑。”于是她抚摸着郭翰的胸前，说：“世人看得不明白而已。”郭翰又说：“您已经托灵于星象，星象的门路，

可以说给我听听吗？”女郎回答说：“人家观看星象，只见到它们是星，其中自有宫室住处，群仙在那里也都游览观看。万物之精，各有星象在天上，而成形在地上。下界人的变化，必然在天上表现出来。我现在观看星象，都清清楚楚地认识。”于是就给郭翰指点众星宿的分布方位，把天上的法纪制度详尽地介绍给郭翰，因此，当时人们不明白的事情，郭翰竟然透彻地了解它们。后来将要到七月七日的晚上了，女郎忽然不再来了，经过几个晚上才来。郭翰问她说：“相见欢乐吗？”女郎笑着回答说：“天上哪能比上人间？正因为感运应当这样，没有别的缘故啊，您不要忌妒。”郭翰向她说：“您来得怎么这么晚呢？”女郎回答说：“人世中的五天，是那里的一夜呀。”女郎又为郭翰招来了天厨，全不是人世上的东西。郭翰慢慢地看出她的衣服全都没有缝。郭翰问她这件事的原因，女郎就对郭翰说：“天上的衣服本来就不是用针线做的呀。”女郎每都自己随身带着衣服。经过一年，忽然在一天夜里，女郎脸色凄惨悲痛，涕泪交下，握住郭翰的手说：“上帝的命令有定限，现在就该永别了！”说完就呜咽，不能自胜。郭翰惊讶而又惋惜地说：“还剩几天？”女郎回答说：“只剩今天晚上了。”他们就悲伤得落泪，一直到天亮也没有睡觉。等到天亮时，女郎爱抚拥抱着郭翰告别，拿七宝碗一只留下赠给他，说是明年的某日，当有信问候。郭翰用一双玉环作为赠答，女郎就踏空而去，回头招手，很久才消失。郭翰想她想成了病，一刻也不曾忘记。第二年到了约定的日期，女郎果然派以前来过的侍女，带着书函而来。郭翰打开函封，信里用青色双线生绢作纸，用铅丹写的字，言词清丽，情意缠绵。信的末尾有诗二首，诗写的是：“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

又一首写的是：“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郭翰用香笺写答书，词意很谦切，并且有酬赠诗二首。诗中写道：“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回顾，交作两相思。”另一首写道：“赠枕犹香泽，啼衣尚泪痕。玉颜霄汉里，空有往来痕。”从此就断绝了音讯。这一年，太史奏报皇上说织女星无光。郭翰思念不已，所有人间丽色，他全都不再留意。后来因为必须继承宗嗣，勉强娶了程家的女儿，很不称心，又因为没有儿子，就反目为仇。郭翰后来做官做到侍御史方才死。

杨敬真

杨敬真，虢州阆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贫力田，杨氏妇道甚谨，夫族目之勤力新妇。性沉静，不好戏笑，有暇必洒扫静室，闭门闲居，虽邻妇狎之，终不相往来。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岁。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识颇不安，恶闻人言，当于静室宁之，君宜与儿女暂居异室。”夫许之。杨氏遂沐浴，著新衣，焚香闭户而坐。及明，讶其起迟，开门视之，衣服委地床上，若蝉蜕然，身已去矣，但觉异香满屋。其夫惊以告其父母，共叹之。数人来曰：“昨夜方半，有天乐从西而来，似若云中。下于君家，奏乐久之，稍稍上去。合村皆听之，君家闻否？”而异香酷烈，遍数十里。村吏以告县令李邕，遣吏民远近寻逐，皆无踪迹。因令不动其衣，闭其户，以棘环之，冀其或来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复闻云中仙乐异香从东来，复下王家宅，作乐久之而去。王氏亦无闻者。及明来视，其门棘封如故，房中仿佛若有人声。遽（遽原作处，

据明抄本改)走告县令李邕,亲率僧道官吏,共开其门,则妇宛在床矣。但觉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邕问曰:“向何所去?今何所来?”对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骑来曰:‘夫人当上仙,云鹤即到,宜静室以伺之。’至三更,有仙乐彩仗,霓旌绛节,鸾鹤纷纭,五云来降,入于房中。报者前曰(前曰原作曰前,据明钞本改)‘夫人准籍合仙,仙师使使者来迎,将会于西岳。’于是彩童二人捧玉箱,箱中有奇服,非绮非罗,制若道衣之衣,珍华香洁,不可名状。遂衣之毕,乐作三阙。青衣引白鹤曰:‘宜乘此。’初尚惧其危,试乘之,稳不可言。飞起而五云捧出,彩仗前引,至于华山玉台峰。峰上有磐石,已有四女先在被焉。一人云姓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会于此。旁一小仙曰:‘并舍虚幻,得证真仙,今当定名,宜有真字。’于是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时五云参差,遍覆崖谷,妙乐罗列,间作于前。五人相庆曰:‘同生浊界,并是凡身,一旦修然,遂与尘隔。今夕何夕,欢会于斯,宜各赋诗,以道其意。’信真诗曰:‘几劫澄烦虑,思今身仅成。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存。’湛真诗曰:‘绰约离尘世,从容上太清。云衣无绽日,鹤驾没遥程。’修真诗曰:‘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入云骑彩凤,歌舞上蓬莱。’守真诗曰:‘共作云山侣,俱辞世界尘。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敬真亦诗曰:‘人世徒纷扰,其生似梦华。谁言今夕里,俯首视云霞。’既而雕盘珍果,名不可知。妙乐铿锵,响动崖谷。俄而执节者曰:‘宜往蓬莱,谒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为谁?’曰:‘茅君也。’妓乐鸾鹤,复前引东去。倏然间已到蓬莱,其宫皆金银,花木楼殿,皆非人间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阙玉堂中,侍

卫甚严。见五真喜曰：‘来何晚耶？’饮以玉杯，赐以金筒、凤文之衣、玉华之冠，配居蓬莱华院。四人者出，敬真独前曰：‘王父年高，无人侍养，请回侍其残年。王父去世，然后从命，诚不忍得乐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当其会，无自坠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还也。”邨问昔何修习，曰：“村妇何以知？但性本虚静，闲即凝神而坐，不复俗虑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非字原阙，据明抄本、许本、黄本补）学也。”又问要去可否，曰：“本无道术，何以能去？云鹤乘迎即去，不来亦无术可召。”于是遂谢绝其夫，服黄冠。邨以状闻州，州闻廉使。时崔从按察陕辅，延之，舍于陕州紫极宫，请王父于别室，人不得升其阶，惟廉使从事及夫人得之，瞻拜者才及阶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闻，唐宪宗召见，舍于内殿。或道而无以对，罢之。今在陕州，终岁不食，食时啗果实，试饮酒二三杯，绝无所食，但容色转芳嫩耳。（出《续玄怪录》）

杨敬真，是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种田人家的女儿。十八岁那年，嫁给同村的王清。她的丈夫家里贫穷而努力种田，杨氏也很严守妇道，丈夫家族的人都把她看作勤劳尽力的新媳妇。她性格沉静，不喜欢与人说笑戏耍，有闲暇一定洒扫，把住宅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在静室中闭门闲居，虽然邻妇亲近她，她始终不与她们往来。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时年二十四岁。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她告诉她的丈夫说：“我的神智很不安，讨厌听到别人说话，应当在静室使自己平静一下，您应当和儿女暂时到别的屋里去住。”丈夫答应了她。杨氏就洗了澡，

穿上新衣服，烧上香关上门坐着。等到天亮的时候，家人因她起得晚而惊讶，就打开门去看她，只见衣服掉在地上，象蝉蜕皮似的，人已经离去了，只觉得满室异香。她的丈夫惊慌地把这事告诉了她的父母，大家都为这事叹息。这时，有几个人来说：“昨天晚上刚到半夜，有天上的音乐从西边过来，好像在云中。下到您家，奏乐很久，才渐渐上去了。全村人都听到了天乐，您家听到没有？”又因为异香太浓烈，遍布几十里，村中小吏就把这事报告给县令李邕。李邕派官吏、百姓远近各处去追寻，却没有发现踪迹。县令就下令不准动她的衣裳，把她的房门紧闭，用刺棘围上，希望她或许回来。到十八日夜里五更天，村子里的人又听到云中仙乐，闻到异香从东边过来，又下到王家宅院里，奏乐很久而去。王家又没有人听到。等到天亮时来看，那房门用刺棘封闭如故，而房中仿佛好像有人声。村民立刻跑去报告县令，县令亲自率领和尚道士和官吏，一起打开她的房门，发现杨氏仍然在床上，只是觉得她面目光芒，有不同寻常的脸色。李邕问她说：“先前到哪里去了？今天又从哪里来？”杨氏回答说：“昨天十五日夜初，有仙人骑马来说：‘夫人该成上仙，云鹤立刻就到。应该在静室等候。’到了三更，有仙乐和色彩鲜明的仪仗，五色缤纷的旗子，大红色的符节，鸾鹤纷纭，乘着五色祥云降下，进到房中。报信的那个人上前说：‘夫人准籍应当成仙，仙师派使者来迎接，将到西岳聚会。’于是两个彩衣童子捧着玉箱，箱子中有奇异的服装，不是绮也不是罗，制作得像道人的衣服，珍贵华丽而又香又洁净，不能说出什么样子。等把衣服穿完了，仙乐奏了三曲，青衣人牵来白鹤说：‘你应该骑这只鹤。’刚开始害怕骑它危险，试着骑它，稳当得没法说。飞起来就有五色云涌出去，

彩仗在前面引路，到了华山云台峰。峰上有磐石，已经有四个女子先在那里了。一个人说姓马，是宋州人，一个人姓徐是幽州人，一个人姓郭是荆州人，一个姓夏是青州人，都在那天夜里成仙，一同在这里聚会。旁有一位小仙说：“并舍虚幻，得证真仙，如今应当定名，名中应有个‘真’字。于是姓马的叫信真，姓徐的叫湛真，姓郭的叫修真，姓夏的叫守真。那时五云参差，遮蔽了整个山崖和沟谷，奇妙的乐器排列出来，一一在面前演奏。五个人互相祝贺说：‘我们同生在污浊的下界，都是凡身，一旦自由自在地成了仙，就与尘世隔绝了。今夕何夕，欢会在此，应该各自赋诗，用以表达此刻的心意’。信真的诗是：‘几劫澄烦虑，思今身仅成。誓将云外隐，不向世间存。’湛真的诗是：‘绰约离尘世，从容上太清。云衣无绽日，鹤驾没遥程。’修真的诗是：‘华岳无三尺，东瀛仅一杯。入云骑彩凤，歌舞上蓬莱。’守真的诗是：‘共作云山侣，俱辞世界尘。静思前日事，抛却几年身。’敬真也作诗说：‘人世徒纷扰，其生似梦华。谁言今夕里，俛首视云霞。’接着就端来了雕盘珍果，名都叫不上来，美妙的音乐悠扬钟鼓铿锵，响亮的声音震动了山崖幽谷。不一会儿，持符节的人说：‘应该前往蓬莱，参拜大仙伯。’五真问他：‘大仙伯是谁？’他说：‘是茅君。’于是妓乐鸾鹤又在前引路向东而去，转眼间已经到了蓬莱。那里的宫殿全是金银造的，花木楼台都不是人间所能制作。大仙伯住在金阙玉堂中，侍卫很严。见到五真，大仙伯高兴地说：‘来得怎么这么晚啊？’让她们用玉杯饮酒，赏赐她们金筒、凤纹衣服、玉华冠，分配她们住在蓬莱华院。那四个女子出去了，敬真独自上前说：‘我公公年龄已高，没有人侍奉赡养，请让我回去侍奉他的残年，公公去世以后，然后从命。我实在不

忍心得到欢乐而忘记王家公公啊。只请仙伯可怜他。’仙伯说：‘你们村子一千年才出一个仙人，你正赶上这个机会，不要自坠其道。’就下令四真把我送到家，所以我能回来。”李邕问她：“你从前修习什么？”她说：“村妇哪里知道？只是性格本来喜欢虚静，闲着的时候就是凝神而坐，不再有俗念能入胸中而已。这是性情呀，不是学来的。”李邕又问她：“你如果再要离去，能办到吗？”她说：“我本来没有道术，靠什么能离去？云鹤来迎接就能去，不来我也没有法术把它招来。”从此，她就和她的丈夫分居，戴上了道冠。李邕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州里，州里又报告给廉使。当时崔从按察陕辅，把杨敬真请了去，安排她到陕州紫极宫住，请王家之父到别的住室，别人不得登上她住处的台阶，只有廉使从事和夫人能够进入，瞻仰拜见的人才到台阶而已，也不能登堂入室。廉使把这件事奏闻皇上，唐宪宗就召见了杨敬真，让她住在内殿。试与她论道，而杨敬真不懂，没有话回答，唐宪宗就放她回去了。如今还在陕州，常年不吃饭，吃东西时也就吃点果实，或饮二三杯酒，根本不吃粮食，容颜反而变得芳嫩了。

封 陟

宝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态洁朗，性颇贞端。志在典坟，僻于林藪，探义而星归腐草，阅经而月坠幽窗，兀兀孜孜，俾夜作昼，无非搜索隐奥，未尝暂纵揭时日也。书堂之畔，景象可窥，泉石清寒，桂兰雅淡，戏猿每窃其庭果，唳鹤频栖于涧松。虚籁时吟，纤埃昼闋。烟锁笊篁之翠节，露滋踞躅之红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时夜将午，忽飘异香酷烈，渐布于庭际。

俄有辘轳自空而降，画轮轧轧，直湊檐楹。见一仙姝，侍从华丽，玉珮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蓉之艳冶，正容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谪居下界，或游人间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瑶阶，愁莫听其凤管；虫吟粉壁，恨不寐于鸯衾。燕浪语而徘徊，鸾虚歌而缥缈。宝瑟休泛，虬觥懒斟。红杏艳枝，激含嚙于绮殿；碧桃芳萼，引凝睇于琼楼。既厌晓妆，渐融春思。伏见郎君坤仪浚洁，襟量端明，学聚流萤，文含隐豹。所以慕其真朴，爰以孤标，特谒光容，愿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摄衣朗烛，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贞廉，性唯孤介。贪古人之糟粕，究前圣之指归，编柳苦辛，燃粕幽暗，布被粝食，烧蒿茹藜。但自固穷，终不斯滥，必不敢当神仙降顾。断意如此，幸早回车。”姝曰：“某乍造门墙，未申恳迫，辄有一诗奉留，后七日更来。”诗曰：“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帟。”陟览之若不闻。云辘既去，窗户遗芳，然陟心中不可转也。后七日夜，姝又至，骑从如前时，丽容洁服，艳媚巧言。入白陟曰：“某以业缘遽萦，魔障剋起。蓬山瀛岛，绣帐锦宫，恨起红茵，愁生翠被。难窥舞蝶于芳草，每妒流莺于绮丛，靡无双飞，俱能对跂，自矜孤寝，转懵空闺。秋却银缸，但凝眸于片月；春寻琼圃，空抒思于残花。所以激切前时，布露丹恳，幸垂采纳，无阻精诚，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颀蒙，不识铅华，岂知女色？幸垂速去，无相见尤。”姝曰：“愿不贮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质，辄更有诗一章，后七日复来。”诗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刘刚兼室尽登仙。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陟览又不回意。后七日夜，姝又至，态柔容冶，靓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难驻，

西日易颓，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轻沤泛水，只得逡巡，微烛当风，莫过瞬息，虚争意气，能得几时？恃顽韶颜，须臾槁木。所以君夸容鬓，尚未凋零，固止绮罗，贪穷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还丹，颇能驻命，许其依托，必写襟怀。能遣君寿例三松，瞳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游。莫种槿花，使朝晨而骋艳；休敲石火，尚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书斋，不欺暗室。下惠学证，叔子为师。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铁石，无更多言。倘若迟回，必当窘辱。”侍卫谏曰：“小娘子回车。此木偶人，不足与语；况穷薄当为下鬼，岂神仙配偶耶？”姝长吁曰：“我所以恳恳者，为是青牛道士的苗裔；况此时一失，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细事。于戏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诗曰：“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辘轳出户，珠翠响空，泠泠箫笙，杳杳云露。然陟意不易。后三年，陟染疾而终，为太山所追，束以大锁，使者驱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骑从，清道甚严。使者躬身于路左曰：“上元夫人游太山耳。”俄有仙骑，召使者与囚俱来。陟至彼仰窥，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弹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状曰：“不能于此人无情。”遂索大笔判曰：“封陟往虽执迷，操惟坚洁，实由朴蠢，难责风情。宜更延一纪。”左右令陟跪谢，使者遂解去铁锁也。仙官已释，则幽府无敢追摄。使者却引归，良久苏息。后追悔昔日之事，恸哭自咎而已。（出《传奇》）

宝历年间，有个叫作封陟的孝廉，住在少室山。他生得仪表堂堂，性格操守很坚定端方。他立志研究古籍，在林泉之处寻找

僻幽之所。探究文义，直到星落于腐草；阅读经书，不顾月坠幽窗。孜孜不倦，夜以继日，无不搜求隐奥，不曾放松片刻时间。书堂附近，景象可观，泉清石寒，桂淡兰雅，淘气的猴子常窃其庭院之果，鸣叫的野鹤频频栖息于山涧松间，时时发出吟啸之声。纤埃昼阒，烟雾锁住丛竹的翠节，露珠滋润缓缓开放的红花。薜荔的枝蔓遮蔽了墙垣，苔藓柔密丛生，像毯子似的铺在地上。这时将到午夜，忽然飘来极其浓烈的异香，渐渐布满了庭院，突然有一辆妇女乘坐的带帷的车子从空中降落下来，画轮轧轧作响，一直接近到檐柱。只见一位仙女，带着华丽的侍从，玉珮撞击有声，罗裙飘飘从云中降出。她的肌体胜过皓雪那么洁白，她的容颜胜过荷花那么娇艳。仙女正容敛衽给封陟作了一揖，对封陟说：“我的名籍本来是上仙，贬居到下界，有时到人间五岳云游，有时到海面三峰歇息。月光照到瑶宫的台阶，愁得没有心思听那风箫之管；听虫吟于粉墙，恨不能在鸳鸯被中成眠。闻燕子的浪语而徘徊，听鸾鸟的歌声而缥缈，使我宝瑟停奏，美酒懒斟。红杏在枝头艳丽地开放，激起我绮殿含颦；碧桃绽出芳香的花蕾，引起我琼楼凝眸。已经厌倦了晓妆，又渐渐萌动了春情。再看看郎君您，仪容俊秀、气度不凡，刻苦治学，才华四溢，所以仰慕您的纯真朴实，爱您的不随流俗的风格，特来拜见您的尊容，愿托身侍奉，不知郎君雅意如何？”封陟整理一下衣服把灯烛弄亮，正色而坐，说：“我家本来清正廉洁，我的性情耿直方正，贪恋古人的糟粕，探究前辈圣人的宗旨，苦读经书，燃粕幽间。盖布被吃粗粮，烧野蒿吃野菜，只是自己守贫，终不为滥，实在不敢当神仙的眷顾。决意如此，希望您及早回车。”仙女说：“我初到您的家里，未能申明恳切之意，这里有诗一首奉留，七

日后我再来。”诗中写道：“谪居蓬岛别瑶池，春媚烟花有所思。为爱君心能洁白，愿操箕帚奉屏帏。”封陟看完之后像没看一样。云车去后，门窗留下芳香，然而封陟心意不可转变。七天后的夜里，仙女又来了，车骑随从如上次来时一样。仙女容颜艳丽，服饰整洁，姿态艳媚，言语巧妙。她进入房中告诉封陟说：“我因为孽缘突然缠绕，魔障锐起，在蓬莱山，在东瀛岛。绣帐锦宫，红茵生恨，翠被生愁。见双蝶在芳草之中飞舞而难过，看流莺在树丛啼叫而每生妒意。鸟虫都无不双飞，全能成对，自怜孤寝，空闺中茫然辗转。秋回银缸，只对明月而凝眸；春到琼圃，空对残花而抒怀。所以前次来时心情激切，流露至诚之意，希望您能接纳，不拒绝我的精诚之心。又不知郎君的心意终究如何？”封陟又现出严肃的面孔，说：“我身居山林，心志已经愚昧，不识铅粉银华，哪里懂得女色？希望您赶快回去，不要打扰我。”仙女说：“愿您不要心存疑虑，希望容留我丑陋之质。这里还有诗一章，七天后我再来。”诗中写的是：“弄玉有夫皆得道，刘刚兼室尽登仙。君能仔细窥朝露，须逐云车拜洞天。”封陟看完后还没回心转意。七天后的夜里，仙女又来了，态度温柔，姿容俏丽，穿着精心打扮的衣服，明眸蕴含深情，又对封陟说：“逝去的流水难以停驻，偏西的太阳容易坠落，花草树木不会停止生长，草薤上的露水也不会留得很久，轻沕的浮水，也只能停留片刻，微弱的灯烛迎风，不过瞬息即灭，虚争意气，能得几时？依仗完美的容颜，不久就变得槁木一般。所以您夸耀容鬓尚未凋零，坚决拒绝少女之爱，迷恋研究典籍，等到您衰老的时候，靠什么坚持下去呢？我有还春丹，颇能使人青春常驻，答应让我依托，必能使您满足心愿。我能让您寿列三松，瞳方两目，仙山灵府任意追

游。不要去种槿花，它只在早晨才呈现自己的艳丽；不必敲石火，它不过是昏黑中的一线流光。”封陟于是怒目而说：“我住在书斋，又没做亏心事，柳下惠可以作证，叔子可以为师。你是什么妖精，苦苦欺凌逼迫我？我心如铁石，你不用再多说，倘若迟回，必当窘辱。”侍卫劝仙女说：“小娘子坐车回去吧，这是个木偶人，不值得跟他说；何况他穷困刻薄只能当作下等鬼了，哪里是神仙的配偶呢？”仙女长叹说：“我所以诚恳待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青牛道士的后裔；况且这个时机一旦失去，又须旷居六百年，不是小事。呜呼！这个人是个心太狠的人。”又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萧郎不顾凤楼人，云涩回车泪脸新。愁想蓬瀛归去路，难窥旧苑碧桃春。”带帷幕的车子出了门，珠翠在空中作响，箫笙轻妙，云路杳杳。然而封陟的心意还是不改。三年后，封陟得病而死。被太山之神所追，用大锁束缚住，使者驱赶着他，欲到地府中去，忽然遇到神仙的骑马随从，清道开路很严格。使者躬身到路旁说：“上元夫人游太山了。”不一会儿，有个仙人的骑从，来招使者与囚犯一起过来。封陟到那里仰面偷看，原来上元夫人就是昔日求婚的仙女，于是不禁左右弹指悲叹。仙女就把追状要来，说：“不能对这个人无情。”又要来大笔判道：“封陟往昔虽然执迷不悟，但操守坚定高洁，实在由于朴实厚道，难用风情责备他。应该再延长寿命十二年。”仙女左右的人令封陟跪下道谢，使者就解开绳索。仙官既然已经放了他，地府也就没敢再来追捕。使者又把他送回家，过了很久，封陟苏醒过来。后来追悔从前的事情，只有痛哭自责而已。

太平广记卷第六十九 女仙十四

玉蕊院女仙 马士良 张云容
韦蒙妻 慈恩塔院女仙

玉蕊院女仙

长安安业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每发，若琼林瑶树。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绿绣衣，垂双髻，无簪珥之饰，容色婉婉，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小仆，皆草髻黄衫，端丽无比。既而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外。观者疑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伫立良久，令女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顾谓黄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飞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余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游。余香不散者经月余。时严休复、元稹、刘禹锡、白居易俱作玉蕊院真人降诗。严休复诗曰：“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曰：“香车潜下玉龟山，尘世何由睹舜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玉鬟。”元稹诗云：“弄玉潜过玉树时，不

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自得知。”刘禹锡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曰：“雪蕊琼葩满院春，羽林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白居易诗云：“瀛女偷乘风下时，洞中暂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出《剧谈录》）

长安安业唐昌观，旧时有玉蕊花。那花每当开放的时候，就好像琼林瑶树一般。唐代元和年间，春天万花正盛，乘车骑马踏青游玩的人接连不断。忽然有一天，有个女子年约十七八岁，穿着绿色绣花衣裳，垂着双髻，没戴簪珥一类的首饰，脸色柔顺，特别出众。跟随她的有两个女道士和三个小仆人，都留着草髻穿着黄衫，无比端庄秀丽。不久，女郎下了马，用白角扇遮住面容，直接到养花的地方，异香浓郁，传到几十步外。观看的人疑心她们出自宫廷，所以没有人敢逼近去看她们。女郎伫立了很久，令女仆摘取几枝花就出来了。将要乘马的时候，女郎回头对穿黄衫的人说：“从前有玉峰之约，从这里前往吧。”当时观看的人象一堵墙一样，全都觉得烟飞鹤唳，景物放射光彩。女郎骑上马刚走一百多步，有股轻轻的风吹起尘土随之而去。不一会儿，尘土消失了，望见她们已经在半空中了，这才醒悟是神仙出游。仙女所留下的余香经久不散，一直经过一个多月才消失。当时严休复、元稹、刘禹锡、白居易都作了玉蕊院真人降临的诗。严休复的诗是：“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又有一首是：“香车潜下玉龟山，尘世何由睹薜

颜。惟有无情枝上雪，好风吹缀绿玉鬟。”元稹的诗是：“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的应未有诸人觉，只是严郎自得知。”刘禹锡的诗是：“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又一首是：“雪蕊琼葩满院春，羽林轻步不生尘。君王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白居易的诗是：“瀛女偷乘风下时，洞中暂歇弄琼枝。不缘啼鸟春饶舌，青琐仙郎可得知。”

马士良

唐元和初，万年县有（有字明钞本作所由二字）马士良者，犯事。时进士王爽为京尹，执法严酷，欲杀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潜于大柳树下。才晓，见五色云下一仙女于水滨，有金槌玉板，连扣数下，青莲涌出，每蕊旋（蕊旋原作叶施，据明钞本改）开。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云去。士良见金槌玉板尚在，跃下扣之。少顷复出，士良尽食之十数枚，顿觉身轻，即能飞举。遂扞萝寻向者五色云所。俄见大殿崇宫，食莲女子与群仙处于中。覩之大惊，趋下，以其竹杖连击，坠于洪崖涧边。涧水清洁，因惫熟睡。及觉，见双鬟小女磨刀，谓曰：“君盗灵药，奉命来取君命。”士良大惧，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应难免，唯有神液，可以救君。君当以我为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瓿，内有饭白色，士良尽食，复寢。须臾起，双鬟曰：“药已成矣。”以示之，七颗光莹，如空青色。士良喜叹。看其腹有似红线处，乃刀痕也。女以药摩之，随手不见。戒曰：“但自修学，慎勿语人。倘漏泄，腹疮必裂。”遂同住于湫侧。又曰：“我谷神

之女也，守护上仙灵药，故得救君耳。”至会昌初，往往人见。渔者（渔者二字原阙。据明钞本补）于炭谷湫捕鱼不获，投一帖子，必随斤两数而得。（出《逸史》）

唐代元和初年，万年县有个马士良犯了法。当时进士王爽担任京兆尹，他执法严酷，打算杀掉马士良。马士良就逃命进了南山，到了炭谷湫岸，藏在一棵大柳树下。天刚亮的时候，他看见从五色云中下来一个仙女落到水边，拿出金槌和玉板，连敲了几下，水里就有青莲冒出来，每朵花蕾都忽然开了。仙女就把莲花摘下来三四枚吃了，然后就乘着云彩走了。马士良看到金槌玉板还在那里，就跳下去也敲了几下。不一会儿，青莲又从水下冒出来，马士良就把十几枚莲花全吃了。吃过以后，马士良立刻觉得身体轻了，就能飞腾起来。于是他就抓着藤萝寻找刚才出现五色云的地方。猛然看见一座高大的宫殿，吃莲花的那个女子和群仙都在里边。仙人看见上来一个凡人，都大吃一惊，赶快走下殿来，用竹杖接连来打马士良。马士良掉下去，摔在洪崖涧边。涧水很清洁，马士良因为太疲乏就熟睡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看到一个梳着双鬟的小女子一边磨刀一边对他说：“你偷盗灵药，我奉命来取您的性命。”马士良吓坏了，趴伏在地请求解救他。小姑娘回答说：“要您的命这事理应难免，只有神液可以救您，但是您得让我作您的妻子。”马士良同意了，小姑娘就走了。不一会儿，小姑娘拿来一个小绿盆，里面有白色的饭，马士良把饭全吃光了，又睡下了。不久，马士良起来了，双鬟小姑娘说：“药已经做成了。”就把药拿给他看，共有七丸药，闪着天青色的光泽，

马士良高兴地赞叹。马士良看到自己肚子上有象红线似的地方，原来是刀痕，小姑娘用药摩擦那刀痕。刀痕随手就不见了。小姑娘告诫马士良说：“你自己只管修行学道，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倘若泄露了，肚子上的刀痕一定要裂开。”于是他们一起住在水池旁边。小姑娘又说：“我是谷神的女儿，给上仙守护灵药，所以能救您呀。”到会昌初年的时候，人们还常常看见他们。打渔的人在炭谷湫捕鱼，如果没有捕到，投进一张帖子，渔人一定会得到按照帖子上要求的斤两数量的鱼。

张云容

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尉。以气义自负，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为人。因夜值宿，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故县闻于廉使，廉使奏之，坐谪为民于海东。敕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银铛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数百岁矣。素与昭洽，乃贳酒拦道而饮饯之。谓昭曰：“君义士也，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真荆、聂之俦也！吾请从子。”昭不许，固请乃许之。至三乡夜，山叟脱衣贳酒，大醉，屏左右谓昭曰：“可遁矣。”与之携手出东郊，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昭辞行，过兰昌宫，古木修竹，四舍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东西奔走，莫能知踪矣。昭潜于古殿之西间，及夜，风清月皎，见阶前有三美女，笑语而至，揖让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进之。居首女子酌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会，虽有好人，岂易逢耶？昭居窗隙间闻之，又志田生之言，遂

跳出曰：“适闻夫人云，好人岂易逢耶？”昭虽不才，愿备好人之数。”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实对，乃设座于茵之南。昭询其姓字，长曰云容，张氏；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二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而献曰：“真所谓合鳧矣！”昭拜谢之。遂问：“夫人何许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裳》于绣岭宫。妃赠我诗曰：‘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成，明皇吟咏久之，亦有继和，但不记耳。遂赠双金扼臂，因此宠幸愈于群辈。此时多遇帝与申天师谈道，予独与贵妃得窃听，亦数侍天师茶药，颇获天师悯之。因闲处，叩头乞药。师云：‘吾不惜，但汝无分，不久处世。如何？’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仙耳。’我没兰昌之时，具以白贵妃。贵妃恤之，命中贵人陈玄造受其事。送终之器，皆得如约。今已百年矣。仙师之兆，莫非今宵良会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诘申天师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惊曰：“山叟即天师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问兰、凤二子。容曰：“亦当时宫人有容者，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侧，与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凤台请击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陇上更添愁。”兰翘和口：“幽谷啼莺

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云容和曰：“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静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诗毕，旋闻鸡鸣。三人曰：“可归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觉门户至微，及经闾，亦无所妨。兰、凤亦告辞而他往矣。但灯烛荧荧，侍婢凝立，帐帷彩绣，如贵戚家焉。遂同寝处，昭甚慰喜。如此数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体已苏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则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县易衣服。”昭惧不敢去，曰：“恐为州邑所执。”容曰：“无惮，但将我白绶去，有急即蒙首，人无能见矣。”昭然之，遂出三乡货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则容已迎门而笑。引入曰：“但启椽，当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见容体已生。及回顾帷帐，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宝器而出，遂与容同归金陵幽栖。至今见在，容鬓不衰，岂非俱饵天师之灵药耳？申师名元也。（出《传奇》）

薛昭在唐朝元和末年当平陆县尉。以义气自负，平时景仰郭代公、李北海的为人。因为夜里值宿，囚犯中有个为母亲报仇而杀了人的，薛昭就给他银钱把他放跑了。因此县里向廉使报告，廉使又向皇上奏本，薛昭被治罪贬到海东为民。圣旨降下的那天，薛昭不顾家产，只扛着一只银锅就走了。有个叫作田山叟的客人，有人说他已几百岁了。他一向与薛昭关系很好，就带着酒在道上拦住薛昭请，他喝酒为他送行。田山叟对薛昭说：“您是个义士啊！为别人解脱祸患而自己承担罪名，真是荆轲、聂政一

类的人物啊！请让我跟着您。”薛昭不同意，田山叟一再请求，薛昭才答应了。到了三乡那天夜晚，田山叟脱下衣服作抵押赊来了酒，喝得大醉，就把左右的人支开，对薛昭说：“你可以逃跑了。”就与薛昭拉着手出了东郊，又赠给薛昭一粒药，说：“这药不仅能去病，吃了它还能不吃粮食。”又约定说：“从这里走只要遇到道北有树林、草木丛生繁茂能遮蔽住人的地方，就可以暂时隐藏在那里，不仅能逃避灾难，还能获得美人。”薛昭告辞走后，路过兰昌宫，那里有古老的大树、高高的竹子，从四面围住了那个地方。薛昭就跳墙进去，追捕他的人尽管东奔西走，也没能找到他的踪影。薛昭藏在古殿的西间，到了夜晚，风清月明，看见台阶前有三个美女，说说笑笑地来了，互相作揖，谦让着上了花茵之上，用犀牛角的杯子斟酒喝。居于首位的女子把酒洒在地上祷告说：“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想避。”挨着她的那个女子说：“美好的夜晚欢乐的聚会，虽然有好人，哪里容易相逢啊？”薛昭从窗户缝里听到了这些话，又记住了田山叟关于得到美女的预言，就跳出来说：“刚才听夫人说，‘好人哪里容易相逢啊’，我薛昭虽然不成才，愿充好人之数。”三个美女惊讶了很久，才说：“您是什么人，却隐藏在这里？”薛昭就把实情全对她们说了，女子就在花茵的南边给薛昭摆设了座位。薛昭询问她们的名字，她们告诉了他，大一点的叫云容姓张，其次叫凤台姓萧，再次叫兰翘姓刘。酒喝得将尽兴的时候，兰翘命人拿骰子，对另两个美女说：“今天晚上佳宾相会，必须有所匹配，请掷骰子，遇到彩头强的，才能侍寝。”于是三人都掷一遍，云容的彩头赢了。兰翘就命薛昭靠近云容姐坐着，又拿双杯给他们敬酒说：“这是所说的交杯酒啊！”薛昭向她们称谢，趁便问：“夫人是哪里人？因为

什么到这里？”云容说：“我本是开元年间杨贵妃的侍儿。贵妃很爱惜我，常让我在绣岭宫独自跳《霓裳舞》。贵妃赠我一首诗，诗中说：‘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写成后，唐明皇吟咏了很久，也有继和的诗，只是我没记住罢了。还赐给我双金扼臂，因此宠幸超过那群同辈之人。那时经常遇到皇帝与申天师谈论学道的事，唯独我和贵妃有机会偷听；又多次侍奉天师吃茶吃药，很得天师怜惜。有一次，趁空闲之时，我向天师叩头讨药。天师说：‘我不是舍不得给你药，只是你没有缘分，不能久在人世，怎么办呢？’我说：‘早晨获知了道理，晚上就死也可以了。’天师就给我一粒绛雪丹，说：你只要吃了它，即使死了身体也不能坏。只要能把棺材做得大一些，墓穴宽一些，把真玉含在嘴里，坟土疏松而有风，就可以使魂不能飘到空中，魄也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一百年后，遇到活人，得到交配的精气，可能重新活过来，就成为地仙了。’我在兰昌将死的时候，把天师的这些话全告诉了贵妃。贵妃体恤我，命中贵人陈玄造办理安葬的事。送终的器具，全都像约定的那样办到了，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仙师所说的预兆，莫非在今宵良会吗？这就是宿缘啊，不是偶然的呀！”薛昭就问她申天师的相貌，原来就是魁梧的田山叟。薛昭大惊说：“山叟就是天师，这是明摆着的了！不然，为什么设法让我符合昔日的事情呢？”薛昭又讯问兰翘和凤台两个人的情况，云容说：“她们也是当时宫中有姿色的宫女，被九仙媛所忌恨，把她们毒死了，安葬在我的坟旁。我跟她们交游，不是一朝一夕了。”凤台要求击席唱歌，送给薛昭、云容酒歌，歌词是：“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陇上更添愁。”兰翘的和诗是：“幽谷

啼莺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云容的和诗是：“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旧律，独开幽谷一枝春。”薛昭也和诗说：“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静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赋诗完毕，便听到鸡叫，三个女子说：“可以归室了。”薛昭就抓着云容的衣服，飘然而行。开始觉得门户太小，等到经过门槛，却没有什么妨碍。兰翘、凤台也告辞，到别的地方去了。只见灯烛发出微弱的光，侍婢凝神站着，帐帷都是绣花的丝绸，像贵戚家里一样。他们就同寝同处，薛昭觉得特别快慰喜悦。如此过了几个夜晚，只是不知天黑天亮。云容说：“我的肉体已经复苏了，只是衣服破旧，再得到新衣服，就可以起来了。今有金扼臂，您可以拿着到附近县里去换些衣服。”薛昭害怕不敢去，说：“我怕被州县抓去。”云容说：“不必害怕，只要拿着我的白绡去，有急难就用它蒙上头，就没有人能看见你了。”薛昭答应了这件事，就到三乡去卖金扼臂，买来云容需要的衣服，夜里回到墓穴，云容正迎着门笑呢。把他领进去，说：“只要打开棺材，我就能自己起来了。”薛昭按她所说的去做，果然看到云容的肉体已经活了。等到回头再看帷帐，只见到一个大坟墓，有许多冥器和服饰金玉。他们只取了宝器就出去了，薛昭就与云容一起回到金陵悄悄住下来，至今还在，从面容和头发看，都没有衰老，难道不是因为都吃了天仙的灵药吗？申天师名叫申元。

韦蒙妻

韦蒙妻许氏，居东京翊善里。白云：“许氏世有神仙，皆上

为高真，受天帝重任。”性洁净，熟《诗》、《礼》二经，事舅姑以孝闻。蒙为尚书郎，早夭。许舅姑亦亡，唯一女，年十二岁，甚聪慧，已能记《易》及《诗》。忽无疾而卒。许甚怜之，不忍远葬，殓于堂侧。居数月，闻女于殡宫中语。许与侍婢总笄，发棺视之，已生矣。言初卒之状云：“忽见二青衣童子，可年十二三，持一红幡来庭中，呼某名曰：‘韦小真，天上召汝。’于是引之升天。可半日到天上，见宫阙崇丽，天人皆锦绣毛羽五色之衣，金冠玉笏。亦多玉童玉女，皆珠玉五色之衣。花木如琉璃宝玉之形，风动，有声如乐曲，铿锵和雅。既到宫中，见韩君司命曰：‘汝九世祖有功于国，有惠及人。近已擢为地下主者，即迁地仙之品。汝母心于至道，合陟仙阶，即令延汝于丹陵之阙。汝祖考三世，皆已生天矣。’遂使二童送归。母便可斋沐，太乙使者即当至矣。”许持《妙真经》，往往感致异香。及殊常光色。众共异之。已十余年矣，及小真归后三日，果有仙乐之声下其庭中。许与小真、总笄一时升天，有龙虎兵骑三十余人导从而去。乃长庆之年辛丑岁也。（出《仙传拾遗》）

韦蒙的妻子许氏，住在东京翊善里。她自己说：“老许家每代都有神仙，都成为上天高真，受到天帝重任。”她性喜洁净，熟习《诗》、《礼》二经。服侍公婆以孝顺闻名。韦蒙任尚书郎，早年死去。许氏的公婆也死了。只有一个女儿，年龄十二岁，非常聪明有智慧，已经能诵记《易经》以及《诗经》。女儿忽然没有病就死了。许氏很爱她，不忍心把她葬到远处去，就殓殓在住室旁边。过了几个月了，忽然听到女儿在棺材中说话。许氏就和侍

婢总笄打开棺材看，女儿已经活了。她叙说刚死的情况说：“忽然看到两个青衣童子，年纪大约有十二三岁，拿着一个红幡来到院子中，喊着我的名说：‘韦小真，天上召你。’于是领着我上天。大约半天功夫到了天上，就看见宫阙又高大又壮丽，天上的人都穿着用大彩线绣的羽毛五色衣服，戴着金冠拿着玉简板。还有很多玉童玉女，也都穿着珠玉五色的衣服。花木象琉璃宝玉的形状，风一吹动，就发出象乐曲一样的声音，铿锵和谐雅致。到宫中以后，见到韩君司命，他说：‘你的九世祖先对国家有功，对人民有恩惠，最近已经提拔为地下的主宰者，立即升迁为地仙的品级。你母亲心在至道，应当登上仙阶，就请你到丹陵之阙。你祖上三代，都已经升天了。’就派两个童子把我送回来了。母亲现在斋戒沐浴，太乙使者就该到了。”许氏平时修行《妙真经》，往往感应招来异香，以及不同寻常的光色。大家都觉得这事奇异，已经十多年了。等到小真回来后三天，果然有仙乐的声音降到她家的庭院中，许氏与小真、总笄同时升天，有龙虎骑兵三十多人在前面开路引导而去。这事发生在长庆元年辛丑岁。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见一美妇人，从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回顾侍婢曰：“白院主，借笔砚来。”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讫，院主执烛将视之，悉变为白鹤，冲天而去。书迹至今尚存。（出《河东记》）

唐朝太和二年，在长安城南韦曲的慈恩寺塔院，一天晚上，皓月当空，忽然出现一位美貌妇人，领着三四个青衣婢女，绕着佛塔说说笑笑，很有风趣。美妇人回头对侍婢说：“告诉院主，借笔砚来。”借来笔砚后，美妇人就在北边走廊的柱子上题了一首诗，诗中写道：“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写完毕，院主拿着灯烛将要看看那诗句，这时，美妇人与侍婢全都变成了白鹤冲天而去。廊柱上的字迹至今尚存。

太平广记卷第七十 女仙十五

许飞琼 裴玄静 戚玄符 徐仙姑
缙仙姑 王氏女 薛玄同 戚逍遥
茶 姥 张建章 周 宝

许飞琼

唐开成初，进士许瀍游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亲友数人。环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笔大书于壁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书毕复寐。及明日，又惊起，取笔改其第二句曰“天风飞下步虚声”。书讫，兀然如醉，不复寐矣。良久，渐言曰：“昨梦到瑶台，有仙女三百余人，皆处大屋。内一人云是许飞琼，遣赋诗。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间人知有我也。’既毕，甚被赏叹，令诸仙皆和，曰：‘君终至此，且归。’若有人导引者，遂得回耳。”（出《逸史》）

唐朝开成初年，有个进士叫许瀍到河中游学，忽然得了一场

大病，不省人事。他的几位亲友围坐着，守护着他。到了第三天，许瀟突然站起身来，取笔在墙壁上飞快地写道：“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写完，许瀟又倒下睡着了。到了第二天，他又慌忙起来，取笔把墙上诗的第二句改为“天风飞下步虚声”。写完，浑然无知地像醉了似的，不再睡觉了。过了很久，他才渐渐能说话了，他说：“我昨天在梦中到了瑶台，那里有仙女三百多人，都住在大屋子里。其中有个人自己说是许飞琼，让我赋诗。等诗写成了，她又叫我改，她说：‘不想让世上的人知道有我。’诗改完，很受赞赏，并令众仙依韵和诗。许飞琼说：‘您就到此结束吧，暂且回去吧！’就好象有人引导似的，终于回来了。”

裴玄静

裴玄静，缙氏县令升之女，鄠县尉李言妻也。幼而聪慧，母教以诗书，皆诵之不忘。及笄，以妇功容自饰。而好道，请于父母，置一静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许之。日以香火瞻礼道像，女使侍之，必逐于外。独居，别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复不见人，诘之不言。洁思闲淡，虽骨肉常见，亦执礼，曾无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归于李言。闻之，固不可，唯愿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归是礼，妇时不可失，礼不可亏。倘入道不果，是无所归也。南岳魏夫人亦从人育嗣，后为上仙。”遂适李言，妇礼臻备。未一月，告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许为君妻，请绝之。”李言亦慕道，从而许焉。乃独居静室焚修。夜中闻言笑声，李言稍疑，未之敢惊，潜壁隙窥之。见光明满室，异

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凤髻霓衣，姿态婉丽。侍女数人，皆云髻绀服，绰约在侧。玄静与二女子言谈。李言异之而退。及旦问于玄静，答曰：“有之，此昆仑仙侣相省。上仙已知君窥，以术止之，而君未觉。更来慎勿窥也，恐君为仙官所责。然玄静与君宿缘甚薄，非久在人间之道。念君后嗣未立，候上仙来，当为言之。”后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经年，复降，送一儿与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静即当去矣。”后三日，有五云盘旋，仙女奏乐，白凤载玄静升天，向西北而去。时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温县供道村李氏别业。（出《续仙传》）

裴玄静，是缙氏县令裴升的女儿，鄠县县尉李言的妻子。玄静小时就很聪明伶俐，母亲教她诗书，她都能背诵下来不忘记。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就以妇功、妇容的标准要求自己。她又好道，就向父母请求，给她设置一间静室让她修道。她的父母也好修道，就答应了她的要求。她就每天烧香瞻仰礼拜道像，婢女服侍她，她便把婢女赶出去。她独居一室，另有女伴和她一起说说笑笑。父母去看她的女伴，又看不到人，问她，她又不说。她思虑纯静，闲适淡泊，虽然骨肉之亲常见，也还是恭守礼节，一点也没有轻慢的表示。到了二十岁那年，父母要把她嫁给李言。她听说这件事，坚决不同意，只愿意入道，以求度世。父母劝解她说：“女孩子生来就是要嫁人的，这是平常的道理。出嫁的时机不可错过，礼节不可亏缺。倘若你入道没有得到正果，这就没有归宿了。南岳魏夫人也嫁过人生过孩子，后来成为上仙。”玄静听了父母的劝告，就嫁给了李言，执守妇礼很周到。可是没到一个月，

她就告诉李言：“因为我一向修道，神人不允许我做您的妻子，请终止这种关系。”李言也慕道，就听从她的话答应了。玄静就在静室独自居住烧香修行。夜间听到玄静屋里有说笑的声音，李言稍稍产生了疑心，没敢惊动玄静她们，就悄悄地从墙缝偷看。看到玄静屋子里满屋光明，闻到浓郁的异香。又看到有两个女子，年龄有十七八岁，梳着凤髻，穿着霓裳，姿态妩媚俏丽。还有几个侍女，都留着云髻，穿着绀衣，姿态柔美地站在旁边。玄静则与两个女子谈论着。李言觉得这事奇怪，就回去了。等到天亮向玄静询问，玄静回答说：“有这回事，这是昆仑山的仙侣来看望我。上仙已经知道您偷看了，用法术禁止您，而您没觉察出来。再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偷看了，恐怕您被仙官责罚。但我与您宿缘很薄，不是久在人间之道。念您还没有后代，等上仙到来时，我能替您说说。”后来的一天晚上，有个仙女降临到李言的卧室。过一年多，那个仙女又降临了，把一个小孩送给了李言，说：“这是您的儿子啊，玄静就该走了。”三天后，有五彩祥云在李家上空盘旋，仙女奏着天乐，凤凰驮着玄静升了天，向西北方向而去。这时是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地点在温县供道村李家置买的田庄。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岁得疾而卒。父母号恸方甚，有道士过其门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为神仙，适是气厥耳。”衣带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谢，道士曰：“我北岳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后得升天之道。”言讫不见。遂

以为名。及为民妻，而舅姑严酷，侍奉益谨。常谓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国，尚为女子，此亦所阙也。父母早丧，唯舅姑为尊耳，虽被捶楚，亦无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灵药。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天。（出墉城《集仙录》）

戚玄符是冀州一个平民的妻子。她三岁的时候，曾经得病而死。正当她的父母痛哭喊叫得最伤心的时候，有个道士经过她家门前，道士说：“这个小孩可以救活。”她的父母就把她抱出来给道士看，道士说：“这个小孩将来一定做神仙。刚才是呼吸没有舒展罢了。”就从衣带中解下一张黑符用来救她，过了一阵子，小女孩就活了。她的父母向道士致谢，道士说：“我是北岳真君啊。这个小女孩可以起名叫玄符，后来得升天之道。”说完就不见了。父母就用玄符给小女孩作名字。等到玄符作了平民的妻子，而公婆对她又很严酷，她侍奉得更加谨慎。她经常对诸女说：“我得为人身，生在中国，尚且当了女子，这是我的缺憾啊。我的父母早亡，只有公婆作为尊长了，虽然我被殴打，也没有什么怨恨。”有一天夜里，有个神仙降临她家，拿灵药给她。不知道她修的是什么道，在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了天。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齐仆射徐之才女也，不如其师。已数百岁，状貌常如二十四五岁耳。善禁咒之术，独游海内，名山胜境，无不周遍。多宿岩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为豪僧十辈，微词所

嘲，姑骂之。群僧激怒，欲以力制，词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弃家云水，不避蛟龙虎狼，岂惧汝鼠辈乎？”即解衣而卧，遽撤其烛。僧喜，以为得志。迟明，姑理策出山，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缚，口噤不能言。姑去数里，僧乃如故。来往江表，吴人见之四十余年，颜色如旧。其行若飞，所至之处，人畏敬若神明矣，无敢戏侮者。咸通初，谓剡县白鹤观道士陶萇云曰：“我先君仕北齐，以方术闻名，阴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为福所及，亦延年长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出《墉城集仙灵》）

徐仙姑是北齐仆射徐之才的女儿，不知道她的老师是谁。已经几百岁了，姿态面貌总象二十四五岁似的。她擅长禁咒的方术，常独自一人云游四方，名山胜境无不普遍周游。经常睡在岩洞或山林之中，也在和尚住的寺院住宿。有一次，她忽然被十来个强横粗野的和尚隐晦地嘲讽，仙姑就骂了他们。这群和尚被激怒了，想要用武力制服她，言词表情更下流了。仙姑笑着说：“我是个女子，能弃家而云游天下，不避蛟龙虎狼，难道还怕你们这些鼠辈吗？”就脱了衣服躺下，立刻把灯吹灭了。和尚高兴了，以为能满足心愿了。黎明的时候，仙姑衣着整齐出山了，那些和尚整整一夜都象僵尸似的，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好象被拘住绑上了一样，嘴里也说不出话来，仙姑走出几里了，这些和尚才恢复原状。仙姑来往江东，吴人看过她四十多年，年年容颜依旧。她走路象飞一样，所到之处，人们敬畏她如同敬畏神明一样，没有人敢戏弄侮辱她。咸通初年，她对剡县白鹤观道士陶萇云说：

“我的先父在北齐做官，凭方术出名，阴功施及于物，现在又得道了，所以我被福分所连带，也延年长生了。”根据这话推测，她就是徐之才的女儿。

缙仙姑

缙仙姑，长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有余，容色甚少。于魏夫人仙坛精修香火，十余年，孑然无侣。坛侧多虎，游者须结队执兵而入，姑隐其间，曾无怖畏。数年后，有一青鸟，形如鸠鸽，红顶长尾，飞来所居，自语云：“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独栖穷林，命我为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缙，乃姑之祖也。闻姑修道勤至，将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时未至耳，宜勉于修励也。”每有人游山，必青鸟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缙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鸟飞来曰：“今夕有暴客，无害，勿以为怖也。”其夕，果有十余僧来毁魏夫人仙坛，乃一大石，方可丈余，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则摇动，人多则屹然而震。是夕，群僧持火挺刃，将害仙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僧不见。僧既出门，即摧坏仙坛，轰然有声，山震谷裂。谓已颠坠矣，而终不能动，僧相率奔走。及明，有远村至者云：“十僧中有九僧为虎所食，其一不共推，故免。”岁余，青鸟语姑迁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鸟亦随之而往。人未尝会其语。郑畋（畋原作略，据明钞本改。下同）自承旨学士左迁梧州，师事于姑。姑谓畋曰：“此后四海多难，人间不可久居，吾将隐九疑矣。”一旦遂去。（出墉城《集仙录》）

缙仙姑是长沙人，入道以后住在衡山，年龄八十多岁了，容颜还很年轻。在魏夫人仙坛精修香火，十多年了，一直孤孤单单地没有伴侣。仙坛附近有很多虎，游山的人必须成群结队、拿着武器才敢进入，而仙姑在那里隐居，却一点儿都不害怕。几年以后，有一只青鸟，形状象斑鸠和鸽子似的，红头顶长尾巴，飞到仙姑的住处来，自语说：“我是南岳夫人的使者，因为仙姑修道精诚辛苦，独自住在穷林，命我给你作伴。”过了几天，青鸟又说：“西王母姓缙，乃是你的祖先。她听说你修道努力极了，将派真官降临向你传道，你应当更加努力修行啊。”每当有人游山时，青鸟一定先说出游山人的姓名。它又说：“河南缙氏，乃是王母修道时住过的山。”又有一天，青鸟飞来说：“今天晚上有强暴之客，不要紧，不要因为这事害怕。”那天夜里，果然有十多个和尚来毁坏魏夫人的仙坛。仙坛本是一块大石头，方圆大约一丈开外，它下面空浮，架放在别的石头上。每当一个人推它，它就摇动，许多人推它，它就屹然震动。这天晚上，一群和尚拿着火把举着刀，打算杀害仙姑。他们进入仙姑室内时，仙姑躺在床上而和尚们却看不见。和尚们出门以后，就去摧毁仙坛，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山震谷裂。和尚们认为仙坛已经掉下山崖了，细看却没能使它移动，和尚们慌忙一起逃走了。到天亮以后，有从远处村子里来的人说：“十个和尚中有九个和尚被虎吃了，其中一个和尚没和大家一起去推仙坛，所以幸免。”又过了一年多，青鸟告诉仙姑迁移到别处去居住，于是仙姑就移居湖南，鸟也随着她前去，人们都没有能听懂鸟语的。郑畋从承旨学士降职到梧州，象尊敬老师那样尊敬仙姑。仙姑对郑畋说：“此后国家多难，人间不可久住了，我将到九嶷山去隐居了。”一天早晨，仙姑已

经离去了。

王氏女

王氏女者，徽之侄也。父随兄入关，徽之时在翰林，王氏与所生母刘及嫡母裴寓居常州义兴县湖洑渚桂岩山，与洞灵观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词翰，善琴，好无为清静之道。及长，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户室之中，时有异香气。父母敬异之。一旦小疾，裴与刘于洞灵观修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诣洞灵佛像前。焚香祈祝。及晓归，坐于门右片石之上，题绝句曰：“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吟诗。此心不恋居人世，唯见天边双鹤飞。”此夕奄然而终。及明，有二鹤栖于庭树，有仙乐盈室，觉有异香。远近惊异，共奔看之。邻人以是白于湖洑镇吏详验，鹤已飞去，因囚所报者。裴及刘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为降鹤，以雪邻人，勿使其滥获罪也。”良久，双鹤降于庭，旬日又降。葬于桂岩之下，棺轻，但闻香气异常。发棺视之。止衣舄而已。今以桂岩所居为道室。即乾符元年也。（出墟城《集仙录》）

王氏女，是王徽之的侄女。她的父亲随兄入关，徽之当时为翰林，王氏与她的生母刘氏以及嫡母裴氏，寄居在常州义兴县湖洑渚桂岩山，与洞灵观离得很近。王氏从小不吃酒肉，钻研词章，擅长弹琴，喜好清静无为之道。等到长大后，她矢志不嫁。经常诵读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其室内时常有异香气味。她的

父母认为她不一般而敬重她。有一天，她得了小病，裴氏和刘氏到洞灵观设斋祈求保佑，这天她的病稍见好转，也一同到洞灵观佛象前烧香祷告。到天亮回来后，她坐在门右边一块石头上，题写一首绝句：“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吟诗。此心不恋居人世，唯见天边双鹤飞。”这天晚上，王氏女忽然死了。到天亮的时候，有两只鹤在她家院子里的树上停歇，有仙乐充满了她的住室，还觉得有奇异的香气。远近的人都感到这事惊异，就一起跑去看。她的邻人把这件事情禀报给湖湫镇吏，请他详细查验。镇吏到时，鹤已经飞去，镇吏就把报事的那个邻人囚禁起来。裴氏和刘氏烧香向她祷告说：“你如果得道成仙，再为我们降下仙鹤，来洗刷邻人的冤枉，不要使他因举报不实而获罪了。”过了很久，有双鹤落到院子里，十来天后双鹤又飞落到她家院子中。家里把她葬在桂岩之下，人们觉得棺材轻，只闻到香气不同寻常，就打开棺材看，发现棺材中只有衣服鞋子而已。现已把她在桂岩所住的屋子改作道室。王氏女得道的时间为乾符元年。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冯徽妻也，自号玄同。适冯徽，二十年乃言素志，称疾独处，焚香诵《黄庭经》，日二三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将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庑，香风飒然。时秋初，残暑方甚，而清凉虚爽，飘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虚元君主领南方，下校文籍，命诸真大仙，于六合之内，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简在紫虚之府；况闻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即日将亲降于此。”如此凡五夕，皆

焚香严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与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于其室，玄同拜迎于门。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黄庭》澄神存修之旨，赐九华丹一粒，使八年后吞之，“当遣玉女飏车，迎汝于嵩岳矣。”言讫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静神，往往不食，虽真仙降眄，光景烛空，灵风异香，云璈钧乐，奏于其室，冯徽亦不知也，常复毁笑。及黄巢犯关，冯与玄同寓晋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渚口，欲抵别墅，忽见河滨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状。所在寇盗，舟人见之，惊愕不进。玄同曰：“无惧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犹在春中，但去，无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测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饵紫灵所赐之丹，二仙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称疾而卒，有仙鹤三十六只，翔集庭宇。形质柔缓，状若生人，额中有白光一点，良久化为紫气。沐浴之际，玄发重生，立长数寸。十五日夜，云彩满空，忽尔雷电，棺盖飞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而已。异香群鹤，浹旬不休。时僖宗在蜀，浙西节度使周宝表其事，诏付史官。（出墉城《集仙录》）

薛氏，是河中府少尹冯徽的妻子，自己取号叫玄同。嫁给冯徽二十年后才说出她平素的志向，假托有病自己独居，烧香诵读《黄庭经》，每天诵读两三遍。又过了十三年，一天夜里，有两位穿青衣的玉女降临她的室内。她们将要到达时，有光亮象月光似的照耀她家的院庭和房屋，香风习习。当时是初秋，残暑正热得厉害，而玄同住室却清凉虚爽，令人觉得飘逸洒脱，好象在洞府之中。两位玉女告诉玄同说：“紫虚元君主管南方，到下界考核

文籍，下令诸位真人和大仙，在天地四方之内、名山大川之中，凡发现有立志学道的人，一定要降临去教他。玄同积善的功德，地司已屡次陈奏，文书现存紫虚之府；况且听说女子立志为道，紫虚元君更加嘉许你，最近几天内将要亲自降临到这里。”如此一共五个晚上，玄同都烧香，恭敬隆重地等候紫虚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紫虚元君与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临到玄同的静室，玄同在门前叩拜迎接。紫虚元君坐下休息了很久，把《黄庭》澄神存修的旨要指点给玄同，赐给她一粒九华丹，让她八年后吞服，“到时候就会派玉女飏车，接你到嵩岳去了。”说完众仙散去。玄同从此潜心苦思，安定精神，往往不吃饭。虽然真人仙人降临着顾，光影照亮天空，灵风送来异香，云璈天乐在玄同的静室演奏，冯徽也不知道，平常还是对玄同讥笑。等到黄巢进犯关中，冯徽与玄同寄居晋陵。中和元年十月，乘船走到渚口，将要抵达别墅时，忽然看到河边有些穿着朱衣紫衣的官吏、持戈披甲的武士，站在岸边有秩序地排列着，好象迎候什么人的样子。所在之处的寇盗和船夫见到这个情景，都很惊讶愕然，不敢往前走。玄同说：“不要害怕。”就将船划过去到达迎候处，官吏都拜见玄同。玄同说：“没到时间，还在春天里，你们尽管去吧，不要太匆忙。”那些迎候的官吏就各自散去了。同船的人没有人能猜测出玄同说的是什么。第二年的二月，玄同洗了澡，吃了紫虚元君所赐给的丹药，两位仙女又秘密地降临她的静室。十四日，玄同假称得病而死。这时，有三十六只仙鹤飞翔而来，落在她家的院子里。玄同身体柔软，状态象活人一样，只是她的额中有白光一点，过了一会儿，白色光点变成了紫气。她洗澡的时候，黑发重新长出来，立时就长了几寸长。十五日夜间，云彩满空，忽

然间电闪雷鸣，玄同的棺盖飞在空中，尸体失去，不知在哪里，棺材中只剩下空衣而已。那余留下的奇异的香气以及一群仙鹤，整整一句还没散去。当时唐僖宗在蜀州，浙西节度使周宝表奏其事，唐僖宗下诏把这件事交付史官记载。

戚逍遥

戚逍遥，冀州南宫人也。父以教授自资。逍遥十余岁，好道清淡，不为儿戏。父母亦好道，常行阴德。父以《女诫》授逍遥，逍遥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经诵之。年二十余，适同邑蒯浚。舅姑酷，责之以蚕农怠情。而逍遥旦夕以斋洁修行为事，殊不以生计在心，蒯浚亦屡责之。逍遥白舅姑，请返于父母。及父母家亦逼迫，终以不能为尘俗事，愿独居小室修道，以资舅姑。蒯浚及舅姑俱疑，乃弃之于室。而逍遥但以香水为资，绝食静想，自歌曰：“笑看沧海欲成尘，王母花前别众真。千岁却归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间人。”蒯氏及邻里悉以为妖。夜闻室内有人语声，及晓，见逍遥独坐，亦不惊。又三日晨起，举家闻屋裂声如雷，但见所服衣履在室内，仰视半天，有云雾鸾鹤，复有仙乐香辇，彩仗罗列，逍遥与仙众俱在云中，历历闻分别言语。蒯浚驰报逍遥父母，到犹见之。郭邑之人，咸奔观望，无不惊叹。（出《续仙传》）

戚逍遥，是冀州南宫县人。她的父亲靠教书来养活自己一家人。逍遥十多岁时就好道，喜欢清静淡泊，不做儿戏。她的父母

也好道，经常做些积阴德的事。父亲把《女诫》这本书交给逍遥，逍遥说：“这只是平常人读的。”就拿来《老子道德经》读。二十岁那年，逍遥嫁给同县的蒯淦。她的公公、婆婆很残暴，常常用养蚕种田松懈懒惰作为理由责罚她。而逍遥从早到晚把斋戒洁身修行当事做，一点儿也不把日常生计放在心上，蒯淦也屡次责备她。逍遥禀告公婆，请求把她送回父母家里。回到父母家，她的父母也逼迫她。她终究认为自己不能做尘世的俗事，愿意独自住在小屋子里修道，来帮助公婆。蒯淦和公婆都怀疑她，就把她遗弃在空室之中。而逍遥只凭香火清水作为资本，绝食静想。自己作了一首歌：“笑看沧海欲成尘，王母花前别众真。千岁却归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间人。”老蒯家和他们的邻里之人，都把逍遥看作妖孽。他们在晚上听到逍遥室内有人说话的声音，到天亮后却只见逍遥独自坐着，他们也不惊讶。又过了三天，早晨起来时，全家人听到房屋破裂的声音，象打雷一样，就跑去看，只见到逍遥所穿的衣服和鞋子在室内，他们仰视天空，看见半天空中有云雾鸾鸟和仙鹤，还有仙乐和女子乘坐的带帷幕的香车，色彩鲜明的仪仗罗列着，逍遥和众仙都在云雾中，清清楚楚地听到她告别的话。蒯淦骑马飞报道逍遥的父母，逍遥的父母来到后还能见到逍遥升天的情景。城里城外的人都跑来观望，没有人不惊异感叹。

茶姥

广陵茶姥，不知姓氏乡里。常如七十岁人，而轻健有力，耳聪目明，发鬓滋黑。耆旧相传云：晋之南渡后，见之数百年，颜状不改。每旦，将一器茶卖于市，市人争买。自旦至暮，而器中

茶常如新熟，未尝减少。吏系之于狱，姥持所卖茶器，自牖中飞去。（出《墉城集仙录》）

广陵有个卖茶的老太太，不知道她姓什么，也不知道她是哪里的人。她永远象七十岁的人，但身体轻捷，健壮有力，耳不聋眼不花，鬓发浓黑。年高望重的人互相传说，从晋元帝南渡以后就看见她，已经几百年了，而她的容颜状态没有改变。每天早晨，她就拿着一器皿茶到集市上去卖，集市上的人都争着买。从日出到日落，卖了一整天了，而她器皿中的茶总是象刚熟一样，也不曾减少。胥吏把她抓去关押在监狱中，老太太拿着她卖茶的器具，自窗户中飞走了。

张建章

张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先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曾赉府帅命往渤海，遇风波泊舟，忽有青衣泛一叶舟而至，谓建章曰：“奉大仙命请大夫。”建章应之。至一大岛，见楼台岿然，中有女仙处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乡之常味也。食毕告退，女仙谓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谓君子也。勿患风涛之苦，吾令此青衣往来导之。”及还，风波寂然，往来皆无所惧。及回至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没水中。建章以帛裹面摸而读之，不失一字。其笃学如此，蓟门之人，皆能说之。（出《北梦琐言》）

张建章担任幽州行军司马，广学经史，积聚的书籍达到一万卷。他的住处有座藏书楼，他就只管把翻阅书籍、洁净书楼当大事。曾经有一次，他带着府帅的命令前往渤海，途中遇到风浪，把船停泊下来。这时，忽然有一个穿青衣的人划着一叶小舟来到他的面前，对建章说：“我奉大仙的命令来请大夫。”建章答应前往。来到一个大岛上，看到那里楼台高大，当中有女仙住在那里，侍卫辅佐的人很多。招待建章吃饭，器物中的食品都是建章故乡常见的风味。吃完饭告退，女仙对建章说：“您不做亏心之事，真是一位君子。你不必担忧风涛之苦，我命令这个青衣仆人往返引导你。”等到回船时，风平浪静，往来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等到他回到西岸，经过太宗征辽碑，看到碑已埋没到水中一半了。建章就用丝绸蒙面，用来摸着碑文把它读下来，没漏掉一个字。他好学到这种程度，蓟门的人都能说出他的事迹。

周 宝

周宝为浙西节度使，治城隍，至鹤林门得古冢，棺槨将腐。发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铅粉衣服皆不败。掌役者以告，宝亲视之，或曰：“此当时是尝饵灵药，待时而发，发则解化之期矣。”宝即命改葬之，具车舆声乐以送。宝与僚属登城望之。行数里，有紫云覆輶车之上。众咸见一女子，出自车中，坐于紫云，冉冉而上，久之乃没。开棺则空矣。（出《稽神录》）

周宝做浙西节度使时，有一次修城隍庙，在鹤林门到发掘一

座古墓，棺材都快要腐烂了。把它打开，看到里面有一个女子，面色如生，铅粉和衣服都没有坏。掌管劳役的人把这情况报告了周宝，周宝亲自来察看，有人说：“这个女子当时曾经吃过灵药，等待到时发掘，发掘之日就是她尸解仙化的日期了。”周宝就下令为那个女子改葬，安排车辆声乐去送她，周宝与他的同僚和下属官员登上城楼观望送葬的队伍。只见那些人走出几里地时，有一片紫色云气覆盖在灵车上，大家全都见到一个女子从车中出来，坐在紫色云气之上冉冉上升，很久才消失。打开棺材一看已经空了。

太平广记卷第七十一 道术一

赵高 董仲君 葛玄 奚玄德

赵 高

秦王子婴，常寝于望夷宫。夜梦有人，身長十丈，鬢发绝伟，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婴。”闾者许进焉。子婴乃与之言。谓婴曰：“予是天使也，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欲诛暴者，翌日乃起。”子婴既疑赵高，因囚高于咸阳狱。纳高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煮之，亦七日不沸。戮之。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众丹法。受此丹者，冬日坐于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也。’”及高戮，子婴弃尸于九逵之路，泣哭者千家。咸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飞入云。九转之验，信于是乎！（出王子年《拾遗记》）

秦王子婴曾经在望夷宫睡觉。有一天夜里，他梦见有个人，身高十丈，鬢发极长，穿着白色双底鞋，乘着朱红色的车子，驾

着大红色的马，到宫门说：“我想要见见秦王子婴。”守门人同意他进宫，子婴就与那个人谈话。那个人对子婴说：“我是天使啊，从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打算诛杀暴君的人，明日就起事了。”子婴已经怀疑赵高，就把赵高囚禁在咸阳监狱。把赵高放进井里，七天没有死；又用铁锅煮他，又是七天锅里的水不开。于是就把他杀了。子婴问狱吏说：“赵高难道是神吗？”狱吏说：“刚囚禁赵高的时候，看见赵高怀里有一个青色的药丸，像雀卵那么大。当时方士说：‘赵高前世学过韩众的丹法。接受这种丹药的人，冬天坐在冰上，夏天躺在炉子上，都不觉得寒冷或炎热。’”等到赵高被杀，子婴把赵高的尸体抛到九逵之路，哭着为赵高送终的人有上千家。人们忽然看见一只青雀从赵高的尸体中飞出，一直飞入云彩里。九转仙丹的灵验，果真到这种地步吗？

董仲君

汉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后，帝欲见之，乃诏董仲君，与之语曰：“朕思李氏，其可得见乎？”仲君曰：“可远见而不可同于帷席。”帝曰：“一见足矣，可致之。”仲君曰：“黑河之北，有对野之都也。出潜英之石，其色青，质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夏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语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愿得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于道术，赍不死之药，乃至海。经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令工人，依先图刻作李夫人形。俄而成，置于轻纱幕中，宛若生时。

帝大悦，问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昼可得亲近乎？此石毒，特宜近望，不可迫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也。”帝乃从其谏。见夫人毕，仲君使人舂此石人为九段，不复思梦，乃筑梦灵台，时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汉武帝宠幸李夫人。及李夫人死后，汉武帝想要见到她，就下诏把董仲君找来，告诉他说：“我想念李氏，还可以见得到她吗？”仲君说：“可以从远处看而不可在同一帷席上。”汉武帝说：“见一面就满足了。请你把她招来。”仲君说：“黑河的北面，有个对野之都，那里出产一种隐含花纹的石头。那种石头颜色是青的，质地轻得像羽毛，严寒时石头就温热，酷暑时石头就寒冷。用它雕刻成人像，神态和言语跟真的人没有差别。让这石像前去，夫人就来了。这种石头能够传递翻译人的语言，有声音没有气息，所以知道它神奇啊。”汉武帝说：“这种石头能得到吗？”仲君说：“希望您给我一百艘楼船，一千个大力士。”汉武帝满足这些条件，选派能浮水能上树的人，董仲君都让他们掌握道术，带着不死之药，这才到达了昏暗的海上。经过十年后回来时，从前去的那些人，有的升天不归，有的托形假死，能够返还的仅有四五人，才得到这种石头。董仲君就令工匠依照先前画的图样，刻成李夫人的形像。不久，石像刻成了，放到轻纱帷幕之中，容貌象李夫人活着的时候一样。汉武帝非常高兴，问仲君说：“我能离她近点吗？”仲君说：“譬如在半夜时忽然做个梦，而在白天能与梦中人亲近吗？这种石头有毒，只适宜在近处望，不可靠近啊。您不要轻视自己的万乘之尊，被这个精魅所迷惑。”汉武帝就听

从了他的劝谏。见夫人完毕，董仲君就派人把这个石人捣为九段，使汉武帝不再思念梦境，就修筑了梦灵台，按时祭祀她。

葛玄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金液仙经》，未及合作，常服饵术。尤长于治病，鬼魅皆见形，或遣或杀。能绝谷，连年不饥；能积薪烈火而坐其上，薪尽而衣冠不灼。饮酒一斛，便入深泉涧中卧，酒解乃出，身不濡湿。玄备览《五经》，又好谈论。好事少年数十人，从玄游学。尝船行，见器中藏书札符数十枚，因问：“此符之验，能为何事？可得见否？”玄曰：“符亦何所为乎？”即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下。玄曰：“何如？”客曰：“吾投之亦能尔。”玄又取一符投江中（自“流而下”至“投江中”句，原阙，据明钞本补），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异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停立不动。须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处，玄乃取之。又江边有一洗衣女，玄谓诸少年曰：“吾为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于水中，女便惊走，数里许不止。玄曰：“可以使止矣。”复以一符投水中，女即止还。人问女：“何怖而走？”答曰：“吾自不知何故也。”玄常过主人，主人病，祭祀道精。精（精字原阙，据明钞本补）人使玄饮酒，精人言语不逊。玄大怒曰：“奸鬼敢尔！”敕五伯曳精人，缚柱鞭脊。即见如有人牵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投地，但闻鞭声，血出流漓，精人故作鬼语乞命。玄曰：“赦汝死罪。汝能令生人病愈否？”精人曰：“能。”玄曰：“与汝三日期，病者不愈，当治汝。”精人乃见放。玄尝行过庙，此神常使往来之人，未至百步，乃下骑乘。

中有大树数十株，上有众鸟，莫敢犯之。玄乘车过，不下，须臾有大风回逐玄车，尘埃漫天，从者皆辟易。玄乃大怒曰：“小邪敢尔！”即举手止风，风便止。玄还，以符投庙中，树上鸟皆堕地而死。后数日，庙树盛夏皆枯，寻庙屋火起，焚烧悉尽。玄见买鱼者在水边，玄谓鱼主曰：“欲烦此鱼至何伯处，可乎？”鱼人曰：“鱼已死矣，何能为？”玄曰：“无苦也。”乃以鱼与玄。玄以丹书纸纳鱼腹，掷鱼水中。俄顷，鱼还跃上岸，吐墨书青色，如大叶而飞去。玄常有宾后来者，出迎之，座上又有一玄，与客语，迎送亦然。时天寒，玄谓客曰：“贫居，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火，共使得暖。”玄因张口吐气，赫然火出，须臾满屋，客尽得如在日中，亦不甚热。诸书生请玄作可以戏者。玄时患热，方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结衣。答曰：“热甚，不能起作戏。”玄因徐徐以腹揩屋栋数十过，还复床上，及下，冉冉如云气。腹粉着屋栋，连日犹在。玄方与客对食，食毕漱口，口中饭尽成大蜂数百头，飞行作声。良久张口，群蜂还飞入口中，玄嚼之，故是饭也。玄手拍床，虾蟆及诸虫、飞鸟、燕、雀、鱼、鳖之属，使之舞，皆应弦节如人；玄止之即止。玄冬中能为客设生瓜，夏致冰雪。又能取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徐徐以器于上呼钱出，于是一一飞从井中出，悉入器中。玄为客致酒，无人传杯，杯自至人前，或饮不尽，杯亦不去。画流水，即为逆流十丈余。于时有一道士，颇能治病，从中国来，欺人，言我数百岁。玄知其诳，后会众坐。玄谓所亲曰：“欲知此公年否？”所亲曰：“善。”忽有人从天上下，举座瞩目。良久集地，着朱衣进贤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诏问公之定年几许，而欺诳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长跪，答曰：“无状，实年七十三。”玄因抚手大笑。忽然失朱衣

所在，道士大惭，遂不知所之。吴大帝请玄相见，欲加荣位，玄不听，求去不得，以客待之。常共游宴，坐上见道间人民请雨，帝曰：“百姓请雨，安可得乎？”玄曰：“易得耳。”即便书符著社中，一时之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注，中庭可平地水尺余。帝曰：“水宁可使有鱼乎？”玄曰：“可。”复书符水中。须臾，有大鱼百许头，亦各长一二尺，走水中。帝曰：“可食乎？”玄曰：“可。”遂使取治之，乃真鱼也。常从帝行舟，遇大风，百官船无大小多濡没，玄船亦沦失所在。帝叹曰：“葛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四望山，使人船钩，船没已经宿，忽见玄从水上来。既至，尚有酒色。谢帝曰：“昨因侍从，而伍子胥见强牵过，卒不得舍去。烦劳至尊，暴露水次。”玄每行，卒逢所亲，要于道间树下，折草刺树，以杯器盛之，汁流如泉，杯满即止。饮之，皆如好酒。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树，以杯承之，杯至即汁出，杯满即止。他人取之，终不为出也。或有请玄，玄意不欲往，主人强之，不得已随去。行数百步，玄腹痛，止而卧地，须臾死，举头头断，举四肢四肢断；更臭烂虫生，不可复近。请之者遽走告玄家，更见玄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之，走还向玄死处，已失玄尸所在。与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仍并而步。又玄游会稽，有贾人从中国过神庙，庙神使主簿教语贾人曰：“欲附一封书与葛公，可为致之。”主簿因以函书掷贾人船头，如钉着，不可取。及达会稽，即以报玄。玄自取之，即得。语弟子张大言曰：“吾为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药，今当尸解，八月十三日日中时当发。”至期，玄衣冠入室，卧而气绝，其色不变。弟子烧香守之三日，夜半忽大风起，发屋折木，声如雷，炬灭。良久风止，忽失玄所在，但见委衣床上，带无解者。旦问邻家，邻

家人言了无大风，风止止一宅，篱落树木，皆败拆也。（出《神仙传》）

葛玄字孝先，从左元放那里接受《九丹金液仙经》，没来得及合成制作丹药，经常服食苍术，他更擅长于治邪病。鬼魅都现形，有的放走，有的杀掉。能够一粒粮食不吃，而连续几年不饿。能把薪柴堆积起来点着火坐在火焰上面，薪柴烧光了而他的衣帽却没烧着。有时喝一斛酒，就进入深泉涧中去躺着，酒劲过去才出来，而身上竟没有沾湿。葛玄通览《五经》，又喜好谈论，几十个好胜的年轻人跟随他游学。曾经有一次乘船，那些年轻人看到他的器具中藏着书写的札符有几十枚，就问他：“这些符灵验吗？能做什么事？可以让我们见识见识吗？”葛玄说：“符又能干什么呢？”就取出一道符投到江中，符顺着江水就流下去了。葛玄问：“怎么样？”从学少年说：“我把它投下去也能这样。”葛玄又取出一道符投进江中，符逆着水流往上走。葛玄说：“怎么样？”从学少年说：“奇怪了。”葛玄又取出一道符投进江中，这道符在江中停立不动。不一会儿，往下流去的那道符往上游漂来，逆流而上的那道符又往下游漂去，三道符汇合在一处，葛玄就把这些符取回来。还有一件事：江边有个洗衣服的女子，葛玄对那些年轻人说：“我让你们这些人看这个女子跑，怎么样？”从学少年们说：“好！”葛玄就把一道符投进水中，那个女子就惊慌地走了，走了几里左右还没有停下来。葛玄说：“可以让她停止了。”又拿一道符投到水中，那个女子就停下，又回来了。人们问那女子为什么吓跑了，她回答：“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葛玄曾经以客人的身份去拜访主人，那个主人病了，祭祀道精。巫师让葛玄饮酒时。巫师出言不逊，葛玄大怒说：“奸鬼怎敢这样！”就敕

令五伯把巫师拖出去，绑在柱子上鞭打脊背。人们就看到好像有人牵着巫师出去似的，那个巫师到了院子里抱住柱子，把衣服脱下扔到地上，人们只听见鞭子声，看到巫师血流淋漓。巫师故作鬼语乞求饶命，葛玄说：“赦免你的死罪，你能让主人的病好吗？”巫师说：“能。”葛玄说：“给你三天期限，得病的人没好，定当惩治你。”巫师才被释放。葛玄曾经在一座庙前走过，这个庙里的神常常使过往行人走不到百步，就下马下车。庙中有几十棵大树，上边有一群鸟，没有人敢触犯它们。葛玄坐着车过去，没有下车。不一会儿，有大风刮来，往回驱逐葛玄的车，刮起的尘埃弥漫了天空，跟随葛玄的人都被惊退。葛玄于是大怒，说：“小小妖邪怎敢如此！”就举起手制止风，风就停息了。葛玄回来，把符投进庙中，大树上的那些鸟全都掉到地上死了。过后几天，庙里的树在盛夏时却干枯了，不久，庙屋起了火，把庙全都烧光了。葛玄看见一个买鱼的人在水边，葛玄就对鱼的主人说：“我想要麻烦这条鱼到河伯那里去一趟，可以吗？”鱼的主人说：“鱼已经死了，怎么能去得了？”葛玄说：“没有关系。”鱼的主人就把鱼给了葛玄，葛玄就把丹书之纸放到鱼肚子里，把鱼扔到水中。不一会儿，鱼回来跳上岸，吐出墨书，青色，像大树叶子似地飞走了。葛玄经常在有宾客后来时，出去迎接他，而座位上又有一个葛玄与客人说话，迎送都这样。当时天气寒冷，葛玄对客人说：“我住在这里很穷，不能让你们人人都烤上炉火，请允许我作火，让你们都得到温暖。”葛玄就张口吐气，火苗就忽忽地从他口中喷出来了，一会儿就充满了屋子，客人全像在阳光之中，也不太热。众书生请求葛玄做可以玩耍的魔术，葛玄这时嫌热正仰卧着，让人用粉搽身子，来不及穿上衣服，就回答说：“热得很，

不能起来做游戏。”葛玄于是徐徐地用肚子把屋梁搽了几十遍，又回到床上。等他下来后，冉冉如云气似的，肚子上的粉贴在屋梁上了。一连几天还在。葛玄正与客人对面坐着吃饭，吃完了漱口，口中的饭全变成了大蜂子，有几百只，飞行时发出声音来。过了很久，葛玄张开口，群蜂又飞回他的口中，葛玄咀嚼它，仍然是饭。葛玄用手拍床，虾蟆及各种虫子、飞鸟、燕子、麻雀、鱼、鳖之类就都出现了，葛玄就让它们跳舞，都能像人那样随着节拍跳，葛玄让它们停下来就停下来。葛玄在冬天的时候能给客人摆设刚摘下的瓜，夏天能弄来冰雪。又能拿出几十个铜钱，让人散乱地投到井中，葛玄慢慢地把器具放在井上呼唤那些铜钱出来，于是那些铜钱就一个一个地从井中飞出来，全落进器具中。葛玄为客人弄来了酒，没有人传送酒杯，杯子就自己到人面前，有人喝不尽，杯子也不离去。他在流水上画一下，就成了十丈左右的逆流。当时有一个道士很能治病，从中原来，骗人说自己有几百岁了。葛玄知道这个道士说谎，后来赶上一次众人在座，葛玄对他亲近的人说：“你们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年龄吗？”亲近的人说：“好。”忽然有人从天上下来，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注视着，过了好一会儿，那个人落到地上，穿的是大红色衣服，戴的缁布儒冠。进室就到了这个道士的面前，说：“天帝下诏问你的准确年龄是多少，而你竟然欺骗百姓。”道士非常惶恐，下床跪得直挺挺地，回答说：“我太不象话了，实际年龄七十三岁。”葛玄于是拍手大笑，穿红衣服的人也忽然不见了。那个道士非常羞愧，就不知跑哪去了。吴大帝请葛玄相见，打算加封他荣耀的官位，葛玄没有听从，请求离去又不成，吴大帝就用客礼招待他，经常共同游乐。有一次，吴大帝因见道间人民求雨，便对葛玄说：“百

姓求雨，怎么能得到呢？”葛玄说：“容易办到。”就立即画了一张符放到社庙中，一时之间，天昏地暗，大雨倾注，院子中平地水深一尺多。吴大帝问他说：“这些水里能够使它有鱼吗？”葛玄说：“可以。”又画一张符投进水中。不一会儿，有大鱼一百多条，又各长一二尺，游入水中。吴大帝又问：“这些鱼可以吃吗？”葛玄说：“可以。”就派人把鱼抓去烹炙宰杀，原来是真鱼。有一次，葛玄曾随吴大帝乘船走，遇到了大风，百官的船无论大小都沉没了，葛玄的船也淹没不知哪里去了。吴大帝叹息说：“葛公是有法术的人，也不能避免这场灾难啊？”就登上四望山，派人驾船去捞，船沉没已经过了一夜，忽然看到葛玄从水上而来，到吴大帝面前以后，脸上还带着酒气，向吴大帝道歉说：“昨天因为陪同跟随您，而被伍子胥看见，强行把我拉过去，仓卒间没能挣脱，使您烦劳，在水边耽搁一夜。葛玄每次出门，突然遇到亲近的人，就邀请到道边树下，用折断的草去刺树，用杯子接着，汁水就像泉水一样流下来，到杯满为止。把它喝下去，都像好酒一样。又取来土石草木用来下酒，吃到口中都是鹿脯。他所刺过的树，用杯子又去接汁水，杯子一到汁水就流出来，杯子满了就停止，如果别人去接它，却始终不流汁水。有一次，有人请葛玄，葛玄心里不想去，主人勉强他，不得已跟着去了。走了几百步时，葛玄肚子痛，停下来就倒在地上，不一会儿就死了。抬一抬他的头，头就断了；举一举他的四肢，四肢就断了，还腐烂生了虫子，不可再靠近。请他的人急忙跑到葛玄家里去报信，又见到葛玄仍旧在堂上。这个人也不敢说葛玄死了这件事，跑回刚才葛玄死去的地方，已经不知葛玄的尸体哪里去了。葛玄与别人一起走时，能令这个人和自己离开地面三四尺，仍然一起往前走。又有一次，

葛玄去游会稽，有个商人从中原来时路过一座神庙，庙神使主簿叫他告诉商人说：“想要顺便捎去一封信给葛公，你可以替我送给他。”主簿就把书函抛掷到商人的船头上，好像用钉子钉着似的，拿不下来。等到那商人到达了会稽时，就把这事报告了葛玄，葛玄自己去取，就把信函取回来了。葛玄告诉弟子张大言说：“我被天子逼迫留在这里，来不及制作灵药了，如今当尸解，八月十三日中午时该当出发。”到了日期，葛玄把衣服帽子都穿戴好就进了室内，倒下就断了气，而他的脸色没有变化。弟子烧香守了他三天，一天夜半时分，忽然刮起大风，掀开了屋顶吹折了树，声音如雷，火烛熄灭。过了好一会儿，大风方才止住，忽然葛玄的尸体不见了，只看到他的衣服扔在床上，带子都没有解开。早晨去问邻近人家，邻家人都说根本没有大风。起风和风止都只在一个院子里，篱笆都刮落到树木上，都折坏了。

窦玄德

窦玄德，河南人也。贞观中，任都水使者，时年五十七，奉使江西。发路上船，有一人附载。窦公每食余，恒啗附载者，如是数日，欲至扬州，附载辞去。公问曰：“何速？”答曰：“某是司命使者，因窦都水往扬州，司命遣某追之。”公曰：“都水即是某也，何不早言？”答曰：“某虽追公，公命合终于此地，此行未至，不可漏泄，可以随公至此。在路蒙公余食，常愧于怀，意望免公此难，以报长者深惠。”公曰：“可襁否？”答曰：“彼闻道士王知远乎？”公曰：“闻之。”使者曰：“今见居扬州府。幽冥间事甚机密，幸勿泄之。但某在船日，恒赖公赐食，怀愧甚深。今不

拯（拯原作极，据明钞本改）公，遂成负德。王尊师行业幽显，众共尊敬。其所施为，人天钦尚。与人章醮，有厄难者，天曹皆救。公可屈节咨请，得度斯难。明晚当奉报灭否。”公既奉敕，初到扬州，长史已下诸官皆来迎。公未论事，但问官僚，见王尊师乎。于时诸官，莫测其意，催遣迎之。须臾，王尊师至，屏左右具陈情事。师曰：“比内修行正法，至于祭醮之业，皆所不为。公衔命既重，勉励为作，法之效验，未敢悬知。”于是命侍童写章，登坛拜奏。明晚，使者来报公曰：“不免矣。”公又求哀甚切。使者曰：“事已如此，更令奏之，明晚当报。仍买好白纸作钱，于净处咨白天曹吏，使即烧却；若不烧，还不得用。不尔，曹司稽留，行更得罪。”公然之，又白师，师甚不悦。公曰：“惟命是遵，愿垂拯济。”师哀之，又奏。明晚使者来，还报云：“不免。”公苦问其故，初不肯言，后俯首答曰：“道家章奏，犹人间上章表耳。前上之章，有字失体；次上之章，复草书‘仍乞’二字。表奏人主，犹须整肃，况天尊大道，其可忽诸？所上之章，咸被弃掷，既不闻彻，有何济乎？”公又重使令其请托，兼具以事白师。师甚悦云：“审尔乎！比窃疑章表符奏，缪妄而已。如公所言，验若是乎！”乃于坛上取所奏之章，见字误书草，一如公言。师云：“今奏之章，贫道自写。”再三合格，如法奏之。明旦使者报公云：“事已谐矣。”师曰：“此更延十二年。”公谓亲表曰：“比见道家法，未尝信之。今蒙济拔，其验如兹。从今以往，请终身事之。”便就清都观尹尊师受法箓，举家奉道。春秋六十九而卒。（出《玄门灵妙记》）

窦玄德是河南人，贞观年间任都水使者，当时他五十七岁，奉命出使江西。启程上船的时候，有一个人捎带搭乘，窦玄德每当吃罢饭之后，就总是让搭乘的那个人吃，几天都是这样。将要到扬州时，搭乘的那个人告辞离去。窦玄德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走呢？”那个人回答说：“我是司命使者，因为窦都水前往扬州，司命派我追他性命。”窦玄德说：“都水就是我呀，你为什么不早说？”那个人回答说：“我虽然追您，但您的生命应当在此地终结。还没到地方，不可泄露，我所以随您到此地。在路上承蒙您一路赏赐给我饭吃，常怀惭愧之意，心中希望免除您的这个灾难，来报答长者深厚的恩惠。”窦玄德说：“可以消灾吗？”那人回答说：“您以前听说过道士王知远吗？”窦玄德说：“听说过这个人。”使者说：“他现在住在扬州府。阴间的事情很机密，希望您不要泄露，只是我在船上的日子，总是仰赖您赐给食品，惭愧很深，如果不救您，就成了忘恩之人。王尊师道行极深，大家都尊敬他，他所做的事情，人天都很钦佩。他给人上表祈祷，有灾难的人，天曹都援救。您可以虔诚地与他商议，向他请求解救，方能渡过这场灾难。明天晚上我会奉报此难消除没有。”窦玄德系尊奉皇命而来，初次到扬州，长史以下各级官吏都来迎接他。他没有谈论政事，只问官员僚属见到王尊师没有。当时各级官员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意便催促派人去迎接王尊师。不一会儿，王尊师来到了，窦玄德就屏退左右的人，把请求解救的事情详细陈述一遍。王尊师说：“近年内我修行正法，至于关涉祭祀祈祷的事情，我都不做。您既然担负重大的使命，我就勉为您施为，但是效验，我还不能预先知道。”于是王尊师就令侍童写陈奏文书，登坛跪拜上奏。第二天晚上，那个司命使者来报告窦玄德说：

“不能免除灾难。” 窦玄德又非常恳切地哀求他，使者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再求王尊师向天曹奏报一次，我明晚会报告您结果的。再买好白纸作纸钱，在洁净的地方向天曹官吏禀报求请，让人立即把纸钱烧掉；如果不烧掉，还不管用。不这样的话，天曹官署拖延不办，您将更要获罪了。” 窦玄德觉得这话很对，又禀告王尊师，王尊师很不高兴。窦玄德说：“我完全遵从您的吩咐了，望您施恩拯救我吧。” 王尊师觉得他很可怜，又奏报天曹。第二天晚上使者到来，回报说：“还是没有免除。” 窦玄德苦苦追问其中的缘故。使者最初不肯说，后来低头回答说：“道家表章上奏，如同人间上奏表章一样。前一次上奏的表章，有的字写错了；第二次上奏的表章，又把‘仍乞’二字写得潦草。上表向人间之主陈奏，尚且须工整严肃，何况向天尊大道陈奏，哪里可以疏忽呢？前两次上奏的表章，全都被扔到一边去了，既然不能使天尊听到，有什么作用呢？” 窦玄德又重新求请王尊师让他请托天曹，同时把前前后后的事情都向他说明了，王尊师很高兴地说：“确实如此吗？近来我心里怀疑章表符奏，只不过是虚妄的事情，如您所说的，灵验真的如此吗？” 王尊师就到坛上取过前两次上奏的表章，看到文字错误、书写潦草，全像窦玄德说的那样。王尊师说：“这次上奏的表章，贫道自己来写。” 写完后再三检查确实合格了，按道家之法把表章奏报上去。第二天早晨，那个使者就来向窦玄德报信说：“事情已经成功了。” 王尊师说：“这次又延长十二年寿命。” 窦玄德对他的家人和亲戚说：“我每次看到道家法术，都不曾相信它，如今承蒙道术救拔，方知如此灵验。从今以后，请让我终身奉道。” 就到清都观尹尊师那里接受了法箓，全家信道。窦玄德活到六十九岁才死。

太平广记卷第七十二 道术二

张山人 王 夔 陆 生 辅神通 孙甑生
叶静能 袁隐居 骡鞭客 许 君 杜 巫

张山人

唐曹王贬衡州。时有张山人，技术之士。王常出猎，因得群鹿十余头，困已合，计必擒获，无何失之，不知其处，召山人问之。山人曰：“此是术者所隐。”遂索水，以刀汤禁之。少顷，于水中见一道士，长才及寸，负囊拄杖，敝敝而行。众人视之，无不见者。山人乃取布针，就水中刺道士左足，遂见跛足而行。即告曰：“此人易追，止十余里。”遂命走向北逐之，十余里，果见道士跛足行行，与水中见者状貌同，遂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来。山人曰：“不可责怒，但以礼求请之。”道士至，王问鹿何在。曰：“鹿在矣。向见诸鹿无故即死，故哀之，所以禁隐；亦不敢放，今在山侧耳。”王遣左右视之，诸鹿隐于小坡而不动。王问其患足之由，曰：“行数里，忽患之。”王召山人，与之相视，乃旧识焉，其足寻亦平复。乃是郴州连山观侯生，即从容遣之。未期，有一客过郴州，寄宿此观，缚马于观门，粪污颇甚，观主见而责之。

客大怒，诟骂道士而去。未十日，客忽遇张山人。山人谓曰：“君方有大厄，盖有所犯触。”客即说前日与道士争骂之由。山人曰：“此异人也，为君致祸，却速往辞谢之。增强走去不然，不可脱也。此为震厄。君今夕所至，当截一柏木，长与身齐，致所卧处，以衣衾盖之；身别处一屋，以枣木作钉子七枝，钉地依北斗状，仍建辰位，身居第二星下伏，当免矣。”客大惊，登时即回，求得柏木，来郴州，宿于山馆，如言设法。半夜，忽大风雨，雷电震于前屋，须臾电光直入所止。客伏于星下，不敢动。电入屋数四，如有搜获之状，不得而止。比明前视，柏木已为粉矣。客益惧，奔谢观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谓客曰：“人不可轻也。毒蛇之辈，尚能害人，岂合无状相件乎！今已舍子矣。”客首罪而去，遂求张山人，厚报之也。（出《原化记》）

唐朝时曹王被贬到衡州。当时有个张山人，是个会法术的人。曹王经常出去打猎，有一次，因为找到了有十几头鹿的鹿群，已经合围了，估计一定擒获，但没过多久鹿不见了，不知它们隐藏的地方，于是就把张山人找来问他。张山人说：“这是会法术的人把它们隐藏起来了。”于是张山人要来了水，用刀汤禁咒。过了一會兒，在水中出现了一个道士，身高才到一寸，背着个口袋，拄着个棍子，穿着破烂衣服正在行走。众人往水中一看，全都看到了那个道士。张山人就取出一根做衣服用的针，伸进水中刺那个道士的左脚，于是人们就看到那个道士一瘸一拐地走。张山人就告诉曹王说：“这个人容易追赶，只有十多里地。”曹王就命人向北跑着去追赶道士。追了十几里地，果然看见一个道士正一瘸

一拐地走，与水中看见的那个道士的姿态相貌相同，就用曹王的命令邀请他，道士笑着跟来。张山人对曹王说：“不可发怒责备他，只可按礼节向他求请。”道士来到了，曹王问他鹿在哪里。道士说：“鹿还在。刚才看到那些鹿将无故而死，所以可怜它们，用咒语把它们隐藏起来；也没敢放掉，它们在山的侧面呢。”曹王派左右的人去看那些鹿，那些鹿隐藏在一个小坡上不动。曹王问那个道士腿脚不好的原因，道士说：“我走了几里地，忽然间脚就出毛病了。”曹王把张山人叫来，让他与道士相见，原来他们是旧相识，道士的脚不久也就好了。原来他是郴州连山观的侯生，曹王也就心平气和地让他走了。没过多久，有一个客人经过郴州，到连山观借宿，把马拴在观门前，马粪把门前弄得很脏，观主看见了就责备那个客人。客人大怒，把道士大骂一通就走了。不到十天，那个客人遇到了张山人。张山人对他说：“您正有大难，原因是您触犯了什么人。”那个客人就说出前些日子与道士争执辱骂的情由。张山人说：“这个人是个异人，为您带来祸患，回去赶快向他用好话道歉，不然的话，您的灾难就不能解脱了。这是雷灾。您今天晚上之处，截取一段柏木，与您的身高一样长，放到您睡觉的地方，用衣被把它盖上；再用枣木制作七根钉子，依照北斗七星的形状钉到地上，设立辰星的位置，您的身子在第二星的下面趴伏着，就能避免了。”那个客人大吃一惊，立刻往回走，找到了柏木，来到郴州，住在山上的旅馆里。半夜的时候，忽然刮起大风下了大雨，雷电在前屋震响，不一会儿，电光直入客人所伏之处。客人趴在星下，一动也不敢动。雷电再三再四地进入屋内，好像有所搜索擒获的样子，没有击到也就停止了。等天亮到前屋一看，柏木已经变成粉末了。客人更加害怕，

赶快跑去向观主道歉，哀求饶他活命，哀求了很久才缓解。观主对那个客人说：“人不可以轻薄呀。毒蛇之辈，尚且能够害人，难道应该无礼触犯我吗？现在我已经饶了你了。”那个客人叩头谢罪之后才离去，然后就去找张山人，重重地报答他。

王 旻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游名山五岳，貌如三十余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于父。旻常言：“姑年七百岁矣。”有人知其姑者，常在衡岳，或往来天台罗浮，貌如童婴。其行比陈夏姬，唯以房中术致不死，所在夫婿甚众。天宝初，有荐旻者，诏征之，至则于内道场安置。学通内外，长于佛教。帝与贵妃杨氏旦夕礼谒，拜于床下，访以道术，旻随事教之。然大约在于修身俭约，慈心为本，以帝不好释典，旻每以释教引之，广陈报应，以开其志。帝亦雅信之。旻虽长于服饵，而常饮酒不止，其饮必小爵，移晷乃尽一杯，而与人言谈，随机应对，亦神者也。人退皆得所未得。其服饰随四时变改。或食鲫鱼，每饭稻米，然不过多，至葱韭荤辛之物、咸酢非养生者，未尝食也。好劝人食芦菔根叶，云：“久食功多力甚，养生之物也。”人有传世世见之，而貌皆如故，盖及千岁矣，在京多年。天宝六年，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恋京不出，乃宣言曰：“吾将为帝师，授以秘篆。”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与旻相见，请曰：“王生恋世乐，不能出耶？可以行矣。”于是劝旻令出。旻乃请于高密牢山合炼，玄宗许之，因改牢山为辅唐山，许旻居之。旻尝言：张果天仙也，在人间三千年矣；姜抚地仙也，寿九十三矣。抚好杀生命，以折

己寿，是仙家所忌，此人终不能白日升天矣。”（出《纪闻》）

太和先生王旻是个得道之人，经常到名山五岳去云游，面貌像是三十多岁的人。他的父亲修道也成功了，有个姑姑也得道成仙了，道行比他父亲还高。王旻常说：“我姑姑年龄已经七百岁了。”有人知道他的姑姑，经常在南岳衡山，有时往来于天台山和罗浮山，面貌像儿童似的。她的品行与陈夏姬相近，全凭房中术以致不死，所到之处夫婿很多。天宝初年，有人举荐王旻，唐玄宗下令征召他，到京之后就把他安置到内道场。他的学问精通内外，对佛教有专长。唐玄宗与杨贵妃早晚以礼见他，拜倒在他的床下，询问他道术，王旻随着所遇之事指点他们。然而大约在于他修身俭朴，以发善心为根本，因为唐玄宗不喜欢佛家经典，王旻常常拿佛教引导他，广泛陈述轮回报应之效，以开启皇帝的心志。皇帝也常常相信他的话。王旻虽然擅长服食药饵，却常常喝酒喝个不停。他喝酒时必用小杯，日影移动了才把一杯酒喝尽。而与人谈论，能随机应变地回答问题，也够神的了。人们退去时都得到了从未得到的收获。他的服饰随着四时的变化而改变。有时吃鲫鱼，经常吃稻米饭，但吃得不多，至于大葱、韭菜、荤腥辛辣的东西，咸的酸的不能保养身体的东西，他从来不吃。他喜欢劝别人吃芦根、萝卜一类根状菜，他说：“常吃功效多，体力强壮，是养生之物。”有人传说世代代见到过他，而他的面貌总是没有变化，大概快到一千岁，在京城已有许多年了。天宝六年，南岳有个道士叫李遐周，恐怕他留恋京城不出来，就扬言说：“我将要当皇帝的老师，把秘笈授给他。”皇帝就令他所在之

处的官员寻找他。天宝七年的冬天，李遐周到了京城，与王旻相见，请求说：“王生留恋世俗之乐不能出京吗？可以走了。”于是劝说王旻让他出京。王旻这才请求到高密的山去合药炼丹，玄宗答应了他，就把牢山改名为辅唐山，特许王旻住在那里。王旻曾经说过：“张果是天仙，在人间三千年了，姜抚是地仙，寿数九十三岁了。姜抚好杀生命，而损折了自己的寿命，这是仙家忌讳的事，因此这个人最终不能白日升天啊。”

陆 生

唐开元中，有吴人陆生，贡明经举在京。贫无仆从，常早就识（就识原作欲试，据明钞本改），自驾其驴。驴忽惊跃，断缰而走。生追之，出启夏门。直至终南山下，见一径，登山，甚熟。此驴直上，生随之上，五六里至一处，甚平旷，有人家，门庭整肃。生窥之，见茅斋前有葡萄架，其驴系在树下。生遂叩门。良久，见一老人开门，延生入，颜色甚异，颇修敬焉。遂命生曰：“坐。”生求驴而归。主人曰：“郎君止为驴乎？得至此，幸会也。某故取驴以召君，君且少留，当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见华堂邃宇，林亭池沼，盖仙境也。留一宿，馈以珍味，饮酒欢乐，声技皆仙者。生心自惊骇，未测其故。明日将辞，主人曰：“此实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隶数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者能兴云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间，人不能识。君当处此，而寿与天地长久，岂若人间浮荣蛊菌之辈！子愿之乎？”生拜谢曰：“敬授教。”老人曰：“授学师资之礼，合献一女。度君无因而得，今授君一术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

如人长，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见之，投竹于彼，而取其女来。但心存吾约，无虑也；然慎勿入权贵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数家，皆无女，而人亦无见其形者。误入户部王侍郎宅，复入阁，正见一女临镜晨妆。生投杖于床，携女而去。比下阶顾，见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床。一家惊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将女去，会侍郎下朝，时权要谒请盈街，宅门重邃，不得出，隐于中门侧。王闻女亡，入宅省视，左右奔走不绝。须臾，公卿以下，皆至门矣。时叶天师在朝，奔遣邀屈。生隐于户下半日矣。少顷，叶天师至，诊视之曰：“此非鬼魅，乃道术者为之尔。”遂取水喷咒死女，立变为竹。又曰：“此亦不远，搜尚在。”遂持刀禁咒，绕宅寻索，果于门侧得生。生既被擒，遂被枷锁捶拷，讯其妖状，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山同取老人，遂令锢项。领从人至山下，往时小径，都已无矣。所司益以为幻妄，将领生归。生向山恸哭曰：“老人岂杀我耶！”举头望见一径，见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即欲前逼。老人以杖画地，遂成一水，阔丈余。生叩头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语汝，勿入权贵家。故违我命，患自掇也；然亦不可不救尔。”从人惊视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喂之，黑雾数里，白昼如暝，人不相见。食顷而散，已失陆生所在，而枷锁委地，山上小径与水，皆不见矣。（出《原化记》）

唐朝开元年间，有个吴郡人陆生，被举荐为贡生参加明经科考试，住在京城。因为家贫没有仆人随从，曾经在早晨去找熟识的人，自己骑着毛驴走。那头驴突然受惊跳起来，挣断缰绳就跑

了。陆生追赶毛驴，出了启夏门，一直追到终南山下，看到一条小道，登上山，觉得这里很熟悉。这头驴径直上去，陆生也跟着驴上去。走了五六里，来到了一个地方，很平坦开阔，有个人家，门庭整齐严肃。陆生偷偷往院里看，看到茅草房前面有个葡萄架，他的驴就拴在树下。陆生就敲门。过了很久，看到一个老人来开门。老人请陆生进去，脸色很不一般。陆生对他很恭敬，老人就命令陆生说：“你坐下。”陆生请求把驴给他好回去。主人说：“郎君仅仅为驴才来的吗？能到这里，是幸会呀！我是故意取驴而把你召来，你姑且稍留，自己就会醒悟了。”老人又把陆生请入宅院，只见厅堂华丽，屋宇深邃，园林亭台池沼俱全，原来是仙境呀！老人留陆生住了一夜，拿珍奇的美味给他吃，一起饮酒欢乐，唱歌表演的都是仙人。陆生自己心里惊异，猜不出其中缘故。第二天将要告辞时，主人说：“这里实在是洞府，因为你有道，我因此把你召来。”又指着左右几个仆隶说：“这些人本来都是城里集市中卖肉卖酒的人，都是我教出来的。道修成了的人能兴云布雨，坐时还在，站起来就没影了。在人世间漫游，没有人能认出他们。你应当住在这里，寿命会与天地一样长久，哪里像人间那些只知道追求瞬间的荣华富贵、生命却短暂得如同菌虫之辈呢！你愿意住在这里吗？”陆生下拜道谢说：“我恭听您的指教。”老人说：“按照尊重老师的礼节，你应该献给我一个女子。估计你没有机会得到，现在我教给你一个法术去找她。”就让人拿来一根青竹子，量一量和人一般长，就把它交给陆生，说：“您拿这根青竹进城去，城中朝廷官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里的人，见到姑娘，把竹杖放在那里，便可把那个姑娘领来。只要心里记住我约定的话，就不必顾虑。但是千万不要进入权贵人

家，他们或许有力量能制服你。”陆生就拿着竹杖进了城。陆生也不知道哪是公卿府第宅院，已经进了几家，都没有姑娘，而人们也没有见到他的形影。后来陆生误入户部王侍郎的宅院，又进入闺阁，正看到了一个女郎对着镜子梳妆，陆生就把竹杖扔到床上。拉着女郎就走。待到下台阶时回头一看，只见那竹杖已经变成了女郎的形体，僵卧在床上，全家人惊呼着说：“小娘子突然死了！”陆生领着女郎走，正赶上王侍郎下朝，这时权贵要人拜请的人挤满了大街。王侍郎宅门重叠深邃，陆生没能出去，就隐藏在中门附近。王侍郎听说女儿死了，进宅去看，左右的人奔走不绝，不一会儿，公卿以下的官员都到了王家大门了。当时叶天师在朝中，王侍郎速派人邀他屈驾光临，陆生隐藏在门楼下已经半天了。时过不久，叶天师来了，为王侍郎女儿诊视之后，说：“这不是鬼魅干的，乃是有道术的人做的把戏。”于是取水喷咒死去的女郎，女郎立刻变成竹杖。叶天师又说：“此人还未走远，搜一下还在。”于是拿着刀念起禁咒，绕着宅院搜索，果然在门旁找到了陆生。陆生被擒以后，就披枷带锁遭到拷打，审问他妖术情况，陆生就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叶天师让他带路一起到南山去捉拿老人，就令人锁住陆生的脖子，领着从人到了山下。这时，往时的小路，都已经没有了。主管此事的官吏更加认为陆生不老实。打算把陆生领回去。陆生对着南山痛哭着说：“老人难道眼看着我被杀吗？”说完这话，抬头就望见了一条小路，看到老人拄着拐杖走下山来，到了山脚下，官吏就想要往前逼近。老人用拐杖往地上一画，就变成了一条河，有一丈多宽。陆生磕着头哀求老人。老人说：“我在你去的时候就告诉你，不要进入权贵人家，你故意违背我的命令，祸患是你自取的；但是

也不能不救你。”正当跟来的那些人惊异地看着的时候，老人取来水喝了一口喷过去，出现黑雾有几里地一片大，白天像夜晚一样，人们互相看不见。吃顿饭的工夫雾散了，众人已经找不到陆生在哪里，而枷锁扔在地上，山上的小路和面前的河也都不见了。

辅神通

道士辅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贫，恒为人牧牛以自给。神通牧所，恒见一道士往来，因尔致敬相识。数载，道士谓神通曰：“能为弟子否？”答曰：“甚快。”乃引神通入水中，谓通曰：“我入之时，汝宜随之，无惮为也。”既入，使至其居所，屋宇严洁，有药囊丹灶，床下悉大还丹。遂使神通看火，兼教黄白之术。经三年，神通已年二十余，思忆人间，会道士不在，乃盗还丹，别贮一处。道士归，问其丹何在，神通便推不见。道士叹息曰：“吾欲授汝道要，汝今若是，曷足授？我虽备解诸法，然无益长生也。”引至他道逐去。便出，神通甚悦，崎岖洞穴，以药自资，七十余日，方至人间。其后厌世事，追思道士，闻其往来在蜀州开元观，遂请配度，隶名于是。其后闻道士至，往候后，辄云已出。如是数十度，终不得见。神通私以金百斤与房中奴，令道士来可驰报。奴得金后，频来报，更不得见。蜀州刺史奏神通晓黄白，玄宗试之皆验。每先以土锅煮水银，随帝所请，以少药投之，应手而变。帝求得其术，会禄山之乱，乃止。（出《广异记》）

道士辅神通，家住蜀州，小时候失去父母，生活很贫穷，经常给人放牛来养活自己。神通放牛的地方，经常看到一个道士往来，因生出敬意，认识了那个道士。几年以后，道士对神通说：“你愿作为我的弟子吗？”神通回答说：“很高兴。”道士就领着神通进入水中，对神通说：“我进去的时候，你应当跟随我，不要害怕。”进去之后，道士让神通到他居住的地方，那里屋宇严整洁净，有药囊和炼丹的炉灶，床下全是大还丹。道士就让神通看守烧火，并教给他点石成金之术。经过三年，神通已经二十多岁了，就有些想念人间。有一次，恰逢道士不在，神通就偷了大还丹，把它隐藏在另外一个地方。道士回来以后，问他丹药在哪里，神通就推脱说没看见。道士叹息说：“我本打算教给你道家要诀，你今天这样，怎么能教你？我虽然全面了解各种法术，然而对长生却没有益处啊。”说完就把神通领到别的路上把他赶走了。神通出了洞府，觉得很高兴，洞穴崎岖难走，神通就凭药来资助体力，走了七十多天，才到人间。其后，神通厌倦世俗之事，追念道士，听说他往来于蜀州开元观，就请求出家修行，名籍隶属于开元观。从那以后，听说那个道士来了，就去等候，常常去晚，他一去人家就说那道士已经出去了。这样去了几十次，总也没能见到。神通用金子一百斤买通道观房中的奴仆，让他们在道士来时赶快报告他。从那个奴仆得到金子后，频繁来报告，但神通再也没能见到那道士。蜀州刺史向皇帝陈奏说神通懂得点金术，唐玄宗让他试验，都很灵。每次试验他都先用土锅煮上水银，随着唐玄宗要求的数量，把少量的药投进锅里，银子就应手变成了。唐玄宗想求得这个点金术，正赶上安禄山叛乱，就中止了。

孙甌生

唐天宝中，有孙甌生者，深于道术。玄宗召至京师。甌生善辘石累卵，折草为人马，乘之东西驰走。太真妃特乐其术，数召入宫试之。及禄山之乱，不知所亡。（出《明皇杂录》）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叫孙甌生的人，对道术造诣很深，唐玄宗就把他征召到京城。甌生擅长把石头像车辐条那样聚集起来，把鸡蛋一个接一个迭起来，把草折断变成人马，人可以乘那个马东奔西跑。杨贵妃非常喜欢他的法术，屡次把他召进宫中试验法术。到安禄山叛乱的时候，这个孙甌生不知跑哪儿去了。

叶静能

唐汝阳王好饮，终日不乱，客有至者，莫不留连旦夕。时术士叶静能常过焉，王强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为王饮客矣。然虽侏儒，亦有过人者。明日使谒王，王试与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蒲。”王引入，长二尺。既坐，谈胚浑至道，次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历历如指诸掌焉。王旻口不能对。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话浅近谐戏之事，王则欢然。谓曰：“观师风度，亦常饮酒乎？”持蒲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数巡，持蒲曰：“此不足为饮也，请移大器中，与王自挹而饮之，量止则已，不亦乐乎！”王

又如其言，命醇醪数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饮之。王饮中醺然，而持蒲固不扰，风韵转高。良久，忽谓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观师量殊未可足，请更进之。”持蒲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见强。”乃复尽一杯，忽倒，视之，则一大酒榼，受五斗焉。（出《河东记》）

唐朝汝阳王喜好饮酒，喝一整天也不醉，有到王府来的客人，无不从早留到晚。当时有个术士叫叶静能，常常到王府拜访，汝阳王逼他喝酒，他不喝，说：“我有一个门徒，酒量极大，可以做大王的饮客。然而虽说他是个侏儒，也有过人之处。明天让他来拜见大王，大王试着与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有人投进名片，上写“道士常持蒲”。汝阳王让他进来，一看这道士才二尺高。坐下以后，谈论深切至道，接着又谈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清清楚楚，了如指掌，汝阳王张口结舌不能应付。不久，小道士因为王爷的意思谈不拢，就更换话题，谈论一些浅近的幽默戏耍的故事，汝阳王就高兴起来了。汝阳王对小道士说：“我观看法师的风度，也常饮酒吗？”常持蒲说：“只听你的吩咐了。”汝阳王就令左右的人行酒。已酒过数巡，持蒲说：“这样喝不够劲，请把酒移到大器皿中，我和大王自己留着喝，量尽为止，不是太快乐了吗！”汝阳王便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命人搬出几石醇厚的美酒，倒进大斛中，用巨杯取酒来喝。汝阳王喝酒中间就醉醺醺的了，而常持蒲安然不乱，容颜姿态更显得高昂。又喝了很久，常持蒲忽然对汝阳王说：“我只喝这一杯了，我醉了。”汝阳王说：“我看你的酒量根本还没有喝足，请你再喝

几杯。”常持蒲说：“大王不知道度量有限吗？何必勉强我。”于是又喝尽一杯，忽然倒下了，再看那小道士，原来是一个大酒桶，里面装了五斗酒了。

袁隐居

贞元中，有袁隐居者，家于湘楚间，善《阴阳占诀歌》一百二十章。时故相国李吉甫，自尚书郎谪官东南。一日，隐居来谒公。公久闻其名，即延与语。公命算己之禄仕，隐居曰：“公之禄真将相也！公之寿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尝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隐居曰：“运算举数，乃九十三耳。”其后李公果相宪宗皇帝，节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时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数，岂非悬解之妙乎？隐居著《阳阴占诀歌》，李公序其首。（出《宣室志》）

贞元年间，有个叫袁隐居的人，家住在湘楚一带，擅长《阴阳占诀歌》一百二十章。当时故相国李吉甫。从尚书郎贬到东南做官。有一天，袁隐居来拜见李吉甫，李吉甫久闻袁隐居的名声，就请他进来与他谈话。李吉甫叫他给自己算算官职运数，袁隐居说：“您的官运真是可以做到将相啊，您的寿数是九十三。”李吉甫说：“我的先辈不曾有活到七十岁的，我怎么敢指望活到九十三呢？”袁隐居说：“我按运数占算出的命数，就是九十三岁。”后来李吉甫果然做了唐宪宗的相国，镇守淮南，再次入朝拜相而死，年龄五十六，时间是元和九年十月三日，把它的年、月、日

数字连在一起，也符合九十三这个数字，难道不是悬解的巧妙吗？袁隐居著《阴阳占诀歌》，李吉甫曾在卷首为它作序。

骡鞭客

茅山黄尊师，法箓甚高。于茅山侧，修起天尊殿，讲说教化，日有数千人。时讲筵初合，忽有一人排闼叫呼，相貌粗黑，言辞鄙陋，腰插骡鞭，如随商客骡驮者。骂曰：“道士，汝正熟睡邪！聚众作何物？不向深山学修道，还敢谩语邪！”黄尊师不测，下讲筵逊词。众人悉惧，不敢抵牾。良久，词色稍和，曰：“岂不是修一殿，却用几钱？”曰：“要五千贯。”曰：“尽搬破甑釜及杂铁来。”约八九百斤，掘地为炉，以火销之。探怀中取葫芦，泻出两丸药，以物搅之。少顷去火，已成上银。曰：“此合得万余贯，修观计用有余。讲（讲原作搅，据明钞本改）则所获无多，但罢之。”黄生与徒弟皆相谢。问其所欲，笑出门去，不知所之。后十余年，黄生奉诏赴京，忽于长街西，见插骡鞭者，肩一幞子，随骑驴老人行，全无茅山气色。黄生欲趋揖。乃摇手，指乘驴者，复连叩头。黄生但遥稽礼而已。老人发白如丝，颜若十四五女子也。（出《逸史》）

茅山黄尊师道术很高，在茅山旁边修建天尊殿，讲说道义，教化百姓，每天都有几千人听讲。有一天，讲席刚刚开始，忽然有一个人推开门大喊大叫。这个人相貌粗黑，说话粗野，腰上插着赶骡的鞭子，好象是跟随经商的老客赶骡子驮货物的人。他骂

骂咧咧地说：“道士！你睡糊涂了吗？把众人聚集起来想干什么？你不去深山修学道术，还敢用谎话骗人吗？”黄尊师猜不出他是什人，就从讲席上下来向他说些恭顺的话，众人也都害怕他，不敢顶撞他。过了一会儿，那个人脸色言辞稍稍缓和，问黄尊师：“你难道不是想修一座殿吗？要用多少钱？”黄尊师说：“需早五千贯。”那个人说：“你们把破锅和杂铁全都搬来！”黄尊师照办了，大约有八九百斤铁，就在地上掘坑当炉子，用火把铁熔化了。那个人从怀中拿出一个葫芦，倒出两丸药，放到铁水中，用棍子搅拌。过一阵儿，把炉火撤去，铁已经变成上好的银子。那个人说：“这些银子折合能有一万多贯钱，修个道观估计用不尽。讲道所获不多，就免了吧！”黄生与徒弟都向他道谢。问他想要什么，骡鞭客笑着出门而去，不知到哪里去了。十几年后，黄生奉圣旨进京，忽然在长街西面见到了腰插骡鞭的那个人，肩上搭着一条幞头，跟着一个骑驴的老人走，完全没有在茅山时那种神色气概。黄生想要过去给他作揖，他就摆摆手，指一指骑驴的老人，又连连叩头。黄生只能在远处行礼而已。那个骑驴老人头发白得如蚕丝，容颜却像十四五岁的少女似的。

许君

仙人许君，君世之时，尝因修观，动用既毕，欲刻石记之。因得古碑，文字剝缺，不可复识，因划去旧文，刊勒新记。自是恍惚不安，暇日徐步庭砌，闻空中言曰：许君许君，速诣水官求救，不然，即有不测之衅。”许愕然异之，又闻其事，杳不复答。乃焚香虔祀，愿示求救之由。良久，复语曰：“所刻碑旧文虽已

磨灭，而此时为文之人。见诣水官相讼，云：‘夺我之名，显己之名。’由此水官将有执对之命，速宜求之。”许君乃讶得旧文，立石刊纪。一夕，梦神人相谢：“再显名氏，无以相报，请作水陆大醮，普告山水万灵，得三官举名，可以证道。”许君依教修之，遂成道果。自此水陆醮法，传于人间。（出《录异记》）

仙人许君在君临人世的时候，曾经因为修建台观，竣工以后，想要刻石碑来记载这件事。得到一块古碑，那上面的文字磨损缺漏，不能再识别，就把旧文削去，在上面刻上新的碑文。自从这样做了以后，许君觉得心里恍惚不安，闲暇的时候在院子里漫步，听到空中有人说：“许君许君！赶快到水官那里去求救，不然的话，就有估计不到的事端。”许君愕然觉得这事奇异，又问怎么回事，空中静悄悄地没人再回答。他就焚香虔诚地祭祀，希望天上的人指点他求救的缘由。过了很久，天上的人告诉他说：“你刊刻的那块石碑虽然原来的文字已经磨灭了，而先前写碑文的人，现在到水官那里控告你，说：‘换去我的名字，显示自己的名字。’由于这个原因，水官将有对质的命令，你应当赶快去求他。”许君就请人找到旧文，立碑刊刻纪念。一天夜里，梦见神人来感谢他，说：“你使我的姓名再次显扬，我没有什么用来报答，请你作水陆大祭，普告山水万灵，得到三官举荐姓名，可以成仙得道。”许君依照神的教导修行，终于成就道果。从此修水陆道场来祭祀的方法传到了人间。

杜 巫

杜巫尚书年少未达时，曾于长白山遇道士，贻丹一丸，即令服讫，不欲食，容色悦怿，轻健无疾。后任商州刺史，自以既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惊于众，于是欲去其丹，遇客无不问其法。岁余，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询之。道士教以食猪肉，仍吃血。巫从之食吃。道士命拏罗。须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块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坚固。道士剖之，若新胶之未干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于手中，其色绿莹。巫曰：“将来，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与曰：“长白吾师曰：‘杜巫悔服吾丹，今愿出之。汝可教之，收药归也。’今我奉师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既去矣，而又拟留至耄年，纵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后五十余年，罄产烧药，竟不成。（出《玄怪录》）

尚书杜巫在年轻没做官的时候，曾经在长白山遇到一个道士，给他一丸丹药，立即让他吃下去，从此杜巫不想吃饭，脸色和悦，身体轻灵矫健没有疾病。后来他担任商州刺史，自己认为既然登上太守官位，品级已高，不吃饭，怕大家惊怪，于是想要把丹药除去，遇到客人时，总是询问除丹之法。一年多以后，有个道士来到了，很年轻，杜巫向他询问除丹之法。那个道士教给他让他吃猪肉喝猪血，杜巫听从他的指教吃猪肉喝猪血。道士命他按摩腹部。不一会儿，杜巫吐出很多痰涎，当中有一块东西像

栗子似的。道士把那个东西拿去，那个东西很坚固，道士把它剖开，好象没干的新胶一样，丹药就在其中。道士把丹药拿出来洗净，放在手中，丹药的颜色绿而发光。杜巫说：“拿来吧，我自己收着它，等晚年时服用。”道士不给他，说：“长白山我的师父说：‘杜巫后悔吃了我的丹药，现在愿意把它取出来。你可以去指点他，把药收回来。’今天我是奉师父的命令，你想要除去那个神物，现在已经去掉了，却又打算留到晚年，即使你收得此药，也不能用了，自应打消这个念头。”于是把丹药吞下去就走了。后来五十多年，杜巫卖尽家产烧炼丹药，终究没有炼成。

太平广记卷第七十三 道术三

周贤者 王 常 叶虚中 郑 君 程逸人
李处士 骆玄素 赵 操 崔玄亮

周贤者

唐则天朝，相国裴炎第四弟为虢州司户。虢州有周贤者，居深山，不详其所自。与司户善，谓曰：“公兄为相甚善，然不出三年，当身戮家破，宗族皆诛，可不惧乎！”司户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请救。周生曰：“事犹未萌，有得脱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黄金五十镒将来，吾于弘农山中，为作章醮，可以移祸殃矣。”司户于是取急还都，谒兄河东侯炎。炎为人睦亲，于友悌甚至，每兄弟自远来，则同卧谈笑，虽弥历旬日，不归内寝焉。司户夜中，以周贤语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于邪俗镇厌，常呵怒之。闻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随俗幻惑！此愚辈何解，而欲以金与之？且世间巫覡，好托鬼神，取人财物，吾见之常切齿。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静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户泣曰：“周贤者，识非俗幻，每见发言，未尝不中。兄为宰相，家计温足，何惜少金？不会转灾为祥也。”

炎滋怒不应。司户知兄志不可夺，惆怅辞归弘农。时河东侯初立则天为皇后，专朝擅权，自谓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怨恨。及岁余，天皇崩，天后渐亲朝政，忌害大臣，嫌隙屡构。乃思周贤者语，即令人至弘农，召司户至都。炎馈具黄金，令求贤者于弘农诸山中，尽不得。寻至南阳、襄阳、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贤者因与还弘农，谓司户曰：“往年祸害未成，故可坛场致请。今灾祥已构，不久灭门，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见裴令被戮，系其首于右足下。事已如此，且无免势，君勿更言。且吾与司户相知日久，不可令君与兄同祸，可求百两金，与君一房章醮请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终无益也。”司户即市金与贤者，入弘农山中设坛场，奏章请命。法事毕，仍藏金于山中，谓司户曰：“君一房免祸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阳。”司户即迁家襄阳。月余而染风疾，十月而裴令下狱极刑，兄弟子侄皆从。而司户风疾，在襄州，有司奏请诛之。天后曰：“既染风疾，死在旦夕，不须问，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东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发系其首于左足下，竟如初言。（出《纪闻》）

唐朝武则天当政时，相国裴炎的第四个弟弟任虢州司户。虢州有个周贤者，住在深山中，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与裴司户关系很好。他对司户说：“您的兄长做宰相很好，但是不出三年，一定家破人亡，宗族之人全都被杀，你不畏惧吗？”司户完全了解他的行事，知道他不是平常的人，就流着眼泪向他请求救助。周生说：“事情还没有萌发，有能够解脱的道理。您赶快到都城

去，把我的话告诉您的哥哥，要他拿出黄金五十镒。你把它带回来，我在弘农山中，为他作奏报天帝的表章替他祭祀，可以把灾祸避开了。”司户于是找件急事回到都城，拜见兄长河东侯裴炎。裴炎为人很好，对亲人和睦，对朋友对兄弟友爱很周到，每当兄弟从远方来，他就与兄弟同床谈笑，即使满旬历日，他也不回内室去睡。司户在半夜时，把周贤者的话告诉了裴炎，又向他要金子。裴炎不相信鬼神，至于世俗驱邪镇魔一类事，他听到就呵叱生气。听到弟弟的话，裴炎大怒，说：“你为什么不懂得大学问，却随着世俗被虚幻之事所迷惑？这些愚昧之辈明白什么，却想要拿金子给他？况且世上的行巫术的人，喜好假托鬼神，骗取人家钱财，我见到这种事总是切齿痛恨，你今天为什么忽然说出这种话？冷静地想一想，很令人憎恨。”司户哭泣着说：“周贤者的见识不是世俗虚幻的那种人可比，我每次看到他说出的话不没有不应验的。兄长当宰相，家计丰足，为什么吝惜少量金子不让他把灾祸转为吉祥呢？”裴炎更加发怒不答应。司户知道哥哥的意志不可改变，就忧愁地回到弘农。当时河东侯裴炎刚奏请立武则天为皇后，专权把持朝政，自己认为地位有如泰山一般安稳，所以不相信周贤者的话，却反而发怒痛恨。一年多以后，唐高宗死了，武则天皇后渐渐亲自处理朝政，忌恨杀害大臣，与裴炎已屡次构成嫌隙。这时，裴炎才想起周贤者的话，就派人到弘农去，把司户召到京城。裴炎准备黄金赠给他，让他求周贤者。司户到弘农诸山中去寻找周贤者，全找遍了也没找到，又寻到南阳、襄阳、江陵山中，才把周贤者找到，把哥哥的话告诉他。周贤者就与司户一起回到弘农，对司户说：“往年祸害还没有酿成，所以可以设坛场送达请求。现在灾难的征兆已经构成，不久将要族灭满

门，还有什么请求的必要呢？而且我上个月里到洛阳，看到裴相国被杀戮，把他的脑袋拴在右足下。事已经如此，没有免除的情势。您不必再说了。我和司户互相了解日子已经很久了，我不能让您和您的哥哥一同遭到祸患，您可以拿出一百两黄金，我给您这一房人上表章祭祀向上帝请求，可以靠这个办法得到赦免。若说裴相国，到底没有办法了。”司户就拿来黄金给了周贤者，周贤者进入弘农山中设了坛场，上表章为司户请命。法事完毕，又把金子藏在山中，对司户说：“您这一房人免祸了。然而必须赶快放弃官职，把家搬到襄阳。”司户就把家迁移到襄阳。一个多月以后，司户染上了风疾，十个月后，裴相国就被投进监狱处了极刑，兄弟子侄都与他一起受戮。而司户因为患了风疾，住在襄阳，主管官员奏本请求杀掉他。武则天说：“既然他染了风疾，死在旦夕，就不必追究了，这一房人特准免死。”这样，司户一房得到免祸。当初，河东侯裴炎遇害那天的晚上，一只狗把他的脑袋拽走了。到天亮后，守护的人把他的脑袋找到了，就用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拴在他的右足下，完全像周贤者当初说的那样。

王 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尚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至德二年，常于终南山游，遇风雨，宿于中山。夜将半，雨晴云飞，月朗风恬。常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之饥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祇福善，故不足信。”言讫，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谓常曰：“尔何此言？”常按剑

沉吟良久，乃对曰：“我言者，平生之志也。是何神圣，降临此间？”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死。虽不足平祸乱，亦可少济人之饥饥。尔能授术于我，以救世人寒乎？”常曰：“我闻此术是神仙之术，空有其名，未之见也。况载籍之内，备叙秦皇汉武好此道，终无成，但为千载之讥诮。”神人曰：“秦皇、汉武，帝王也。帝王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尔无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死，真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之哉。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阳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遇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今若以水银欲化成黄金，必须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遇纯阴之石，气合即化也。我有书，君受之勿疑。”常乃再拜神人。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讫。神人戒之曰：“读此书，尽了黄白之道，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勿授之以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之辈，彼必不以饥寒为念。黄金成，济人之外，勿奢逸。珍重我术，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神人今授我圣术，固终身无忘也。但乞示我是何神圣，使我知大惠之处。”神仙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偶尔义烈之人，是以付尔。”言讫而灭。常得此书读之，遂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之绝。（出《奇事记》）

王常是洛阳人，凭借意气崇尚正义，看到别人有不平之事，一定要亲手杀掉坏人；看到别人饥饿寒冷，甚至于把自己的衣服

脱下，把自己的粮食拿去送给他们，一点也没有为难的神色。至德二年，他曾经到终南山去旅游，遇到风雨，就住在山中。快到半夜的时候，雨过天晴，云彩飘移，月色明亮，风已平静。王常感慨地四处望望，叹息着说：“我想要平定天下的祸乱，却没有一个人一件武器来辅佐我，没有一尺一寸的土地来资助我；我想要拯救天下挨饿受冻的人，而自己的衣食又不充足。天地神灵保佑行善事的人，还是不能相信啊。”说完，有一个神人从空中下来，对王常说：“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王常按着剑柄沉思了很久，才回答说：“我说的话，是我平生的志向啊！你是什么神圣，降临到这里？”神人说：“我有方术，可以变成黄金，虽然不能平定祸乱，也可以稍微救济人们的饥寒。你能向我学习仙术，去救济世人的饥寒吗？”王常说：“我听说这个方术是神仙之术，空闻其名，没有见到这样的方术啊。何况书籍记载的内容之中，详细叙述了秦始皇、汉武帝喜好这个方术，始终也没有成功，只为人们留下千载讥笑的话柄。”神人说：“秦始皇、汉武帝是帝王啊，帝王处在救人的地位上，自己有救人的办法而不施行，反而去寻找神仙的方术，这就不对了。你没有救人的地位，却想要救助天下的人，当然可以施行这个方术了。”王常说：“黄金成，水银死，真有这样的事吗？”神人说：“你不要怀疑，有这回事。黄金从山石中生成，它当初也是山石的精华，经过一千年变成水银；水银接受了太阴之气，本来流动而不凝固，如果遇到纯阳之气与它汇合，那么在转眼之间它就变成黄金了。现在如果想把水银变成黄金，必须在山上炼化，在山就能炼化，不在山就不能炼化。只要遇到纯阳的石头，阴阳二气汇合，就炼化了。我有书，你把它拿去，不要怀疑。”王常就向神人拜了两拜。神人从袖子

中拿出一卷书交给了王常，王常跪着接过来后，神人又告诫他说：“读了这卷书，就完全明白了点石成金之术。将来应当再交给另一个人，但不要輕易传授，不要一直保密，不要把它传授给地位高的人，也不要把它传授给道流僧徒，因为他们都略有救人的办法。更不要把它传授给不义之徒，他们必然不把别人的饥寒放在心上。黄金炼成以后，除去救济穷人之外，不要贪图奢侈淫逸。珍重我的方术，珍重我的话，如果不这样做，天将夺你的寿命。”王常又拜了两拜说：“神人今天传给我神圣的方术，我当然终身不能忘记。只请您告诉我您是什么神圣，使我知道这个大恩的来处。”神仙说：“我是山神啊。从前有个道人把这卷书藏在我的山中，今天遇到你这个义烈的人，所以给了你。”说完，神人就不见了。王常得到这卷书，把它读通了，终于学成了那个方术，从此以后他经常游历天下，拿黄金去赈济贫困的人。

叶虚中

唐贞元初，丹阳令王琼，三年调集，皆黜落，甚惋愤。乃斋宿于茅山道士叶虚中，求奏章以问吉凶。虚中年九十余，强为奏之。其章随香烟飞上，缥缈不见。食顷复堕地，有朱书批其末云：“受金百两，折禄三年；枉杀二人，死后处分。”后一年，琼果得暴疾终。（出《独异志》）

唐朝贞元初年，丹阳县令王琼，三年谋取调升，年年都被驳回，因此很遗憾也很气愤。于是他就到茅山道士叶虚中那里斋戒

住宿，求叶虚中写表章奏报天帝来询问吉凶。叶虚中已九十多岁了，勉强替他奏报。那表章随着香烟飞上天，若有若无地就不见了。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间，那表章又掉到地上，有红笔在表章末尾写上：“接受百两黄金，折损俸禄三年；冤枉杀死两人，死后再加处分。”一年后，王琼果然得了暴病而死。

郑君

唐贞元末，郑君知盐铁信州院，常有顽夫，不察所从来，每于人吏处恐胁茶酒。郑君擒至笞脊，方庭炼矿次，计银数万两。杖讫曳去，色返扬扬，呼曰：“且看此物得成否！”果竟不变。郑君怒，枷送盐铁使江西李公，公即棒杀之。旬日又至，复于炉处言曰：“看更得成就否！”亦如前。郑公令捉倒，先折脚笞死，沃以豕血，埋狱中。明旦，摆拨复自门来至。使等惊异，皆迎接。曰：“我本与汝作戏，矿但重炼，无虑也。”乃去。郑君视于瘞所，悉已无矣，银并成就，从不复见矣。（出《逸史》）

唐朝贞元末年，郑君主持盐铁信州院时，经常有一个蛮横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经常到众人 and 官吏住处威胁他们要茶要酒。郑君下令把他擒来用板子打他脊背。当时院子里正在炼矿，估计有几万两银子。打完把那个人拖走，可是那个人脸色反而扬扬得意，喊着说：“且看这东西能炼成吗？”那些矿石炼完果然全无变化。郑君大怒，又把那个人套上枷索送到盐铁使江西李公那里去，李公就下令用棒子把他打死。可是过了十来天，那个人又

来了，又到炉旁去说：“看看还能炼成不能？”结果又像前一次那样没炼成。郑公又下令把他捉住按倒，先把脚折断，再用板子把他打死，并且又用猪血浇他，把他埋在狱中。第二天早晨，那个人又大摇大摆地从大门走来。官吏人等都很惊奇，都去迎接他。那个人说：“我本来是与你开玩笑，矿只管重炼，不用担心了。”说完就走了。郑君到埋他的地方去看，什么也没有了，同时银子也炼成了，那个人从此没有再出现。

程逸人

上党有程逸人者，有符术。刘悟为泽潞节度，临沼县民萧季平，家甚富，忽一日无疾暴卒。逸人尝受平厚惠，闻其死，即驰往视之，语其子云：“尔父未当死，盖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于是朱书一符，向空掷之。仅食顷，季平果苏。其子问父向安适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见一绿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与使者俱行。约五十余里，适遇丈夫朱衣，仗剑怒目，从空而至。谓我曰：‘程斩邪召汝，汝可即去。’于是绿衣者驰走，若有惧。朱衣人牵我复偕来，有顷，忽觉醒然。”其家惊异，因质问逸人曰：“所谓程斩邪者谁邪？”逸人曰：“吾学于师氏归氏龙虎斩邪符箓。”因解所佩箓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诬。逸人后游闽越，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上党有个叫程逸人的人，有符术。刘悟任泽潞节度时，临治县有个平民叫萧季平，家里很富有，忽然有一天无病暴死。逸人

尝受过萧季平厚恩，听说他死了，就跑去看他，对他的儿子说：“你的父亲不应当死，大概是被山神召去了，给他治一治还可以活过来。”于是他就用朱笔画了一道符，向空中把它扔出去。仅仅过了一顿饭时间，萧季平果然苏醒了。他的儿子问父亲刚才到哪去了，萧季平说：“我今天刚起来，忽然看见一个穿绿衣的人，他说霍山神召我，我就跟使者一起走了。大约走了五十多里，刚好遇到一位穿朱红衣服的男子，仗剑怒目从空中来到。他对我说：‘程斩邪召你，你可以立即去。’于是穿绿衣的人急忙走了，好像有所畏惧似的。那个穿朱红衣服的人拉着我又一起回来，隔了一会儿，忽然惊觉，就苏醒了。”他家里的人觉得惊异，就询问程逸人说：“所说的程斩邪这个人是谁呀？”程逸人说：“我从师氏归氏那里学到了龙虎斩邪符篆。”说着就解下所佩带的符囊给他们看，人们才相信他的话不假。程逸人后来游历闽越一带，不知哪里去了。

李处士

李文公翱，自文昌宫出刺合肥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尝信巫覡之事。郡客李处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言事颇中，合郡肃敬，如事神明。公下车旬月，乃投刺候谒，礼容甚倨。公谓曰：“仲尼大圣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贤于宣文邪？”生曰：“不然，独不见阮生著《无鬼论》，精辨宏赡，人不能屈，果至见鬼乎？且公骨肉间，旦夕当有遘疾沉困者，苟晏安鸩毒则已，或（或原作成，据《唐阙史》改）五常粗备，渍（渍原作请，据《唐阙史》改）以七情，孰忍视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系

之。夫人背疽，明日内溃，果不食昏暝，百刻不糝。遍召医药，曾无少瘳。爱女十人，既笄未嫁，环床呱呱而泣，自归咎于文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鸳鸯义重，息裔情牵，不得已，解纆继而祈叩之。则曰：“若手翰一文，俟夜当祈之，宜留墨篆同焚，当可脱免。”仍诫曰：慎勿笈易铅槩，他无所须矣。”公竟受教。即自草祝语，洁手书之。公性褊且疑，数纸皆误，不能爽约，则又再书。炬炷更深，疲于毫砚。克意一幅，缮札稍严，而官位之中，竟笈一字。既逾时刻，遂并符以焚。焚毕，呻吟顿减，合室相庆。黎明，李生候谒。公深德之。生曰：“祸则见免，犹谓迟迟。诚公无得漏略，何为复注一字？”公曰：“无之。”生曰：“祝词在斯。”因探怀以出示，则昨夕所炷之文也。公惊愕惭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币。竟无所取，旬日告别，不知所往。疾亦渐间。（出《唐阙史》）

文公李翱，从文昌宫出任合肥刺史。他性情狭隘，耿直方正，从来不相信女巫男巫所做的事。合肥郡有个外乡人叫李处士，自己说能通神人的言语，他说的事很准，全郡的人对他肃然起敬，像信奉神明一样信奉他。李翱上任快到一个月了，这个李处士才投进名刺等候进见，李翱礼节表情很傲慢。对他说：“孔仲尼是大圣人，却说不知生死，你能比孔子强吗？”李处士说：“不是这样，你难道没见到阮生写作《无鬼论》，言辞精辟，气势宏大，内容丰富，人们驳不倒他，最终结果见到鬼这件事吗？而且你的亲人中间，最近当有得病沉重的人，如果你安于亲人被毒害就罢了，如果稍微具备五常之念，沾着七情，谁能忍心看着淹死而不

伸手援救呢？”李翱更加愤怒，立即下令用刑具把李处士锁住关押起来。这时李翱的夫人背上生个毒疮，第二天里面就溃烂了，竟然不吃东西，昏昏沉沉地闭着眼睛，一连几天连米汤都没喝。到处问医买药，一点也没见好转。爱女十个人，已经到结婚的年龄却还没有出嫁，绕着床大声哭泣，开始埋怨李翱关押李生。李翱因为夫妻情义深重，子女感情牵动，不得已，就给李处士解开绳索向他磕头祈请。李处士说：“如果你亲手写一篇文章，等到夜间当为你祈祷，应当把我留下的符一同烧掉，一定能够解脱免灾。”又告诫他说：“千万不要在书札上添字改字，其它就不必准备什么了。”李翱完全按他指点的去作，就自己起草祷告的话，洗净了手去写。李翱性情狭隘又多疑，写了几张纸都有错误，不能失约，就又重新写，点着蜡烛写到更深，被累得疲倦不堪。精心写成一幅，书札缮写得比较严整，但写自己官位几个字中竟漏掉一字，在旁边补上。约定的时刻已经超过了，就连信札和符篆一起烧了。烧完以后，夫人呻吟的声音顿时减少了，全家人互相庆贺。黎明时，李生等候拜见，李翱非常感激他。李生说：“祸患算是被免除了，不过还是迟缓了。我告诫您不能漏字，为什么又补注一个字？”李翱说：“没有这回事。”李生说：“祈祷的词句在这里。”就从怀争掏出给他看，正是昨天烧成灰的文字。李翱又惊愕又羞惭，就离开座席向李生下拜，用厚礼报答他。李生什么也不要，过了十来天，李生告别，不知到哪里去了。夫人的病也渐渐痊愈了。

骆玄素

赵州昭庆民骆玄素者，为小吏，得罪于县令，遂遁迹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质状凡陋，策杖立于长松之下。召玄素讯之曰：“尔安得至此耶？”玄素对：“得罪于县令，遁逃至此，幸翁见容。”翁引玄素入深山，仅行十余里，至一岩穴，见二茅斋东西相向，前临积水，珍木奇花，罗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总角衣短褐，白衣纬带革舄，居于西斋。其东斋有药灶，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称东真君，命玄素以东真呼之。东真以药十余粒，令玄素饵之，且曰：“可以治饥矣。”自是玄素绝粒。仅岁余，授符术及吸气之法，尽得其妙。一日，又谓玄素曰：“子可归矣。”既而送玄素至县南数十里，执手而别。自此以符术行里中。常有孕妇，过期不产。玄素以符一道，令饵之，其夕即产，于儿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后玄素犯法，刺史杖杀之。凡月余，其尸如生，曾无委坏之色，盖饵灵药所致。于是里人收瘞之。时宝历元年夏月也。（出《宣室志》）

赵州昭庆县民有个叫骆玄素的人，担当小吏时得罪了县令，就逃遁而去。县令发怒，派人分头捕获很紧急，骆玄素就藏身于山谷之中。有一天，他忽然遇到一个老翁，穿着粗麻衣服，资质一般，样子丑陋，拄着拐杖站在高高的松树脚下。他把玄素叫过来问他说：“你怎么能到这里来呢？”玄素回答说：“我得罪了县令，

逃遁到这里，希望老人家容留我。”老头就把玄素领进深山，大约走了十多里，到了一个岩洞，看到两座茅屋东西相对，前面池水，珍奇的花木排列在左右。有一个侍童，年龄很小，把头发束成髻，穿着麻布短衣，白色的衣服束着腰带，穿着兽皮制做的鞋，住在西边的房屋。那东边的房屋有炼药的炉灶，老头就让玄素在那里守火。老头自称东真君，让玄素称呼他东真。东真把十几粒药拿出来给玄素，让玄素把它服下，又说：“这药可以治疗饥饿。”从此玄素不吃一粒粮食。将近一年多，老头又传授给玄素符术和呼气之法，玄素完全掌握了其中奥妙。有一天，老头又对玄素说：“你可以回去了。”然后就把玄素送到县南几十里的地方，握手告别。从此玄素就在乡里之中行符术。曾经有一个孕妇，过了产期而没有生下孩子，玄素把一道符给她，让她吞服下去，当天夜里就生了，在孩子手中找到了产妇吞下的那道符。其他神效的事情，不能详细记述。后来玄素犯了法，刺史用杖把他打死，共计一个多月，他的尸体还像活着时一样，一点也没有朽败的样子，原因是服食灵药造成的。于是乡里的人替他收尸，把他埋葬了。当时是宝历元年夏天。

赵 操

赵操者，唐相国憬之孽子也，性疏狂不慎。相国屡加教戒，终莫改悔。有过惧罪，因盗小吏之驴，携私钱二緡，窜于旗亭下。不日钱尽，遂南出启夏门，恣意纵驴，从其所往。俄届南山，渐入深远，猿鸟一径，非畜乘所历。操即系驴山木，跻攀独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门。既入，有二白发叟谓操曰：

“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顾其室内，妻妾孤幼，不异俗世。操端无所执，但恣游山水，而甚安焉。月余，二叟谓操曰：“劳汝入都，为吾市山中所要。”操则应命。二叟曰：“汝所乘驴，货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约买之而还。”操因曰：“操大人方为国相，今者入京，惧其收维。且驴非己畜，何容便货？况繁之山门，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过忧苦。”操即出山，宛见其驴尚在。还乘之而驰，足力甚壮。货之，果得五千。因探怀中二叟所示之书，惟买水银耳。操即为交易，薄晚而归，终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杂药烧炼，俄而化为黄金。因以此术示之于操。自尔半年，二叟徐谓操曰：“汝可归宁，三年之后，当与汝会于茅庐。”操愿留不获，于是辞诀。及家，相国薨再宿矣。操过小祥，则又入山，歧路木石，峰峦树木，皆非向之所经也，操亟返，服阕，因告别昆仲，游于江湖，至今无羁于世。从学道者甚众，操终无传焉。（出《集异记》）

赵操是唐朝相国赵憬的孽子，性情粗野，放荡不羁，相国屡次加以教训，他也始终没有悔改的表现。有一次，他犯了过失，害怕治罪，就偷了小吏的一头驴，携带二千文私房钱，逃到旗亭之下。不几天钱花光了，就向南走出了启夏门，任意驱赶毛驴，听从毛驴往前走。时间不久到了南山，越走越深，越走越远，只剩下一条只有猴子和飞鸟才能过去的小路，不能乘驴过去。赵操就把驴拴在山下树上，独自往上攀登。大约走了二十里，忽然遇到有人居住的房舍，赵操就去敲门。进屋以后，有两位白发老头对他说：“你既然来了，可以稍作停留。”赵操向那屋里一看，妻

妾儿女都有，跟俗世没有什么不同。赵操由于没事可做，就只管游山玩水，而觉得在这里很安闲。一个多月后，两个老头对他说：“劳驾你进一趟都城，为我们买些山里需要的东西。”赵操就答应了。两个老头又说：“你所骑来的那头驴，把它卖掉可以得到五千钱，你用这些钱，依照我们约定的把东西买回来。”赵操就向他们说：“我父亲正担当相国，现在我进京去，担心他把我抓回去。而且那头毛驴也不是我自己的牲畜，怎能容我随便卖掉，何况把它系在山下，如今已一个月了，那头驴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两个老头说：“你尽管按我们说的话去做，不必过于忧愁苦恼。”赵操就出了山，看见那头驴还在，就又骑上它跑起来，那头驴的脚力很强壮。赵操把它卖掉，果然得到了五千钱，就从怀中掏出老头交给他的购货单，原来只买水银而已。赵操替他们买了水银，傍晚时往回走，天完全黑下来时就回到了两个老头的住处。两个老头就用杂药烧炼水银，不一会儿，水银就变成了黄金。于是两个老头就把这个方术传授给了赵操。从这以后半年过去了，两个老头慢慢地对赵操说：“你可以回家了。三年之后，该与你在茅庐相会。”赵操愿意留下来，老头没有同意，于是告别而去。赵操到家时，相国已经死去两天两夜了。赵操等小祭过后，就又进了山。可是遇到歧路木石，峰峦树木，都不是以前经过的那样子了。赵操急忙返回家。守丧完毕，就告别兄弟，游历江湖。到现在也没有在世上停留。跟他学道的人很多，赵操始终没传授他们。

崔玄亮

唐太和中，崔玄亮为湖州牧。尝有僧道闲，善药术。崔曾求之。僧曰：“此术不难求，但利于此者，必及阴谴。可令君侯一见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锅，纳一紫丸，盖以方瓦，叠灰埋锅，备而焰起。谓崔曰：“只成银，无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则自成矣。”食顷，僧夹锅于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中笏，悉具之矣。此则神仙之术，不可厚诬，但罕遇其流，有自言者，皆妄焉耳。（出P《唐年补录》）

唐代太和年间，崔玄亮担任湖州刺史时，曾经有个叫道闲的和尚，善长炼药方术。崔玄亮曾经向他请求学习。和尚说：“这个方术不难探求，只不过靠这个方术获取好处的人，一定会遭到责罚的。不过可以让您看一看。”就让崔玄亮买来一斤水银，把它倒入瓦锅内，放进一颗紫色药丸，用方瓦把锅盖住，又堆聚木炭把锅埋起来。准备好了火就燃起来了。和尚对崔玄亮说：“如果只炼成银子，还不能取信。你可以诚心诚意地想一件东西，就自然形成了。”吃顿饭的时间，和尚把锅夹起来放在水盆中，笑着说：“您想的是什么东西？”崔玄亮说：“想我自己的形像。”和尚就从锅中取出一件东西给他看，好象用金子做的模型似的，眉毛、眼睛、头巾、笏板，崔玄亮的特征都具备了。这就是神仙的

方术，无可厚非，只是很少遇到神仙一类的人，有自我标榜是神仙的人，大都是虚妄的。

太平广记卷第七十四 道术四

俞 叟 陈季卿 陈 生 张 定
石 旻 唐武宗朝术士

俞叟

尚书王公潜节度荆南时，有吕氏子，衣敝举策，有饥寒之色，投刺来谒。公不为礼。甚怏怏，因寓于逆旅。月余，穷乏益甚，遂鬻所乘驴于荆州市。有市门监俞叟者。召吕生而语，且问其所由。吕生曰：“吾家于渭北，家贫亲老，无以给旨甘之养。府帅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远而来，冀哀吾贫而周之。入谒而公不一顾，岂非命也？”叟曰：“某虽贫，无资食以周吾子之急。然向者见吾子有饥寒色，甚不平。今夕为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无以辞焉。”吕生许诺。于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檐坏垣，无床榻茵褥。致敝席于地，与吕生坐，语久命食，以陶器进脱粟饭而已。食讫，夜既深，谓吕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隐居四明山，从道士学却老之术，有志未就，自晦迹于此，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于羁旅，得无动于心耶？今夕为吾子设一小术，以致归路裹粮之费，不亦可乎？”吕生虽疑诞妄，然甚觉其异。叟

因取一缶合于地，仅食顷，举而视之，见一人长五寸许，紫绶金腰带，俯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书王公之魂也。”吕生熟视其状貌，果类王公，心默而异之。因戒曰：吕乃汝之表侄也，家苦贫，无以给旦夕之贍，故自渭北不远而来。汝宜厚给馆谷，尽亲亲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顾，岂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贍之，无使为留滞之客。”紫衣倮而揖，若受教之状。叟又曰：“吕生无仆马，可致一匹一仆，缣二百匹，以遗之。”紫衣又倮而揖。于是却以缶合于上，有顷再启之，已无见矣。明旦，天将晓，叟谓吕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召子矣。”及归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见且谢曰：“吾子不远见访，属军府务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为愧，幸吾子察之。”是日始馆吕生驿亭，与宴游累日。吕生告去，王公赠仆马及缣二百。吕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归渭北，后数年。因与友人数辈会宿，语及灵怪，始以其事说于人。 (出《宣室志》)

尚书王潜在任荆南节度使时，有个姓吕的小伙子，穿着破衣，骑着毛驴，面带饥寒之色，递进名刺来拜见王潜。王潜很不礼貌地待他。吕生心里不痛快，就住在旅馆里。过了一个多月，吕生的穷困程度更加严重，就到荆州集市去卖他所骑的那头驴。有个市门监俞叟，把吕生叫过来跟他说话，又问他来这里有什么事。吕生说：“我家住在渭北，家里贫穷，父母年老，我没有好吃的东西供养老人。”府帅公是我的重表伯父，我不怕路远而来拜访他，指望他可怜我家贫寒能周济我。可是我进去拜见他时，他不理睬我，这难道不是命运吗？”俞叟说：“我虽然贫穷，

没有钱粮来周济你的急难，然而刚才看到你面带饥寒之色，觉得很不公平。今天晚上我为你准备一顿饭，希望你住在我的家里。”吕生没话推辞，就答应了。于是俞叟把他领进一个房间，那里低矮简陋，房檐和墙壁都坏了，没有床榻，也没有草垫和褥子也就是用陶器盛来脱了皮的粟米饭而已。吃完饭以后，夜已经很深了，俞叟对吕生说：“我早年喜好道术，曾经隐居在四明山，跟着道士学习防止衰老的方术，有志向却没成功，自己就隐匿形迹来到这里，将近十年了，而荆州没有知道我底细的人。因为你被困在旅馆里，我能无动于心吗？今天夜里替你安排一个小小法术，用它帮你弄到回去的路费，不也是可以的吗？”吕生虽然怀疑这可能是荒诞虚妄的事情，然而也觉得这事很奇异。俞叟就拿出一个瓦器放在地上，将近吃顿饭的时间，把那个瓦器拿起来一看，看到里面有一个身高五寸左右的小人，系着紫色的绶带金色的腰带，低着头拱着手。俞叟指着那个小人对吕生说：“这就是尚书王公的魂灵啊。”吕生仔细地观看那个小人的状态和相貌，果然很像王潜，心里默默地觉得奇怪。俞叟就告诫那个小人说：“吕生本来是你的表侄，家里为贫所苦，没有力量供养父母，特意从渭北不怕遥远来找你。你应当优厚待他，安排住处，供给粮米，尽到关心亲戚的责任。你为什么这么倨傲，竟不看顾一下？难道没有人心吗？今天我不责罚你，你应当多多资助他，不要使他再作滞留之客了。”那个穿紫衣的人躬身作揖，好像接受教训的样子。俞叟又说：“吕生没有仆人和马匹，可以送给他一匹马一个仆人，再拿二百匹双丝细绢赠送给他。”穿紫衣的人又躬身作揖。于是俞叟又把瓦器放回地上，过了一会儿，再掀起那个瓦器，那个小人已不见了。第二天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俞叟对吕

生说：“你应当赶快回去，王公很快就会召你去了。”等到吕生回到旅馆后，王公果然派人召他，他就随着差人去了。刚一见面，王公就道歉说：“你不怕路途遥远来拜访我，我管理的军府事务太多，没能抽出时间接待你，好好谈谈，因此很惭愧，希望你能体谅。”当天就安排吕生到驿亭去住，又与他游乐了几天。吕生告辞要走，王公赠给他仆人马匹和二百匹双丝细绢。吕生更加觉得这事奇异，但不敢说，等回到渭北几年后，因为与几位友人相聚住在一起，谈到灵怪之事，他才把那件事说给别人听。

陈季卿

陈季卿者，家于江南。辞家十年，举进士，志不能无成归，羈栖鞿下，鬻书判给衣食。常访僧于青龙寺，遇僧他适，因息于暖阁中，以待僧还。有终南山翁，亦伺僧归，方拥炉而坐，揖季卿就炉。坐久，谓季卿曰：“日已晡矣，得无馁乎？”季卿曰：“实饥矣，僧且不在，为之奈何？”翁乃于肘后解一小囊，出药方寸，止煎一杯，与季卿曰：“粗可疗饥矣。”季卿啜讫，充然畅适，饥寒之苦，洗然而愈。东壁有《寰瀛图》，季卿乃寻江南路，因长叹曰：“得自谓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翁笑曰：“此不难致。”乃命僧童折阶前一竹叶，作叶舟，置图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于此舟，则如公向来所愿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视久之，稍觉渭水波浪，一叶渐大，席帆既张，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维舟于禅窟兰若，题诗于南楹云：“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掉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明日，次潼关，登岸，题句于关门

东普通院门云：“度关悲矢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自陕东，凡所经历，一如前愿。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夕（夕原作侧，据明钞本改）有《江亭晚望》诗，题于书斋云：“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今对远山堪白头。”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掉。”乃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凤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后。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一叶漾漾，遵旧途至于渭滨，乃赁乘，复游青龙寺，宛然见山翁拥褐而坐。季卿谢曰：“归则归矣，得非梦乎？”翁笑曰：“后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将晚，僧尚不至。翁去，季卿还主人。后二月，季卿之妻子，赍金帛，自江南来，谓季卿厌世矣，故来访之。妻曰：“某月某日归，是夕作诗于西斋，并留别二章。”始知非梦。明年春，季卿下第东归，至禅窟及关门兰若，见所题两篇，翰墨尚新。后年季卿成名，遂绝粒，入终南山去。（出《慕异记》）

陈季卿家住江南，离开家里已经十年了，去考进士，立志考不中不回家。因为一直没考中，就滞留在京城，靠卖字维持衣食。他经常到青龙寺去拜访和尚，有一次，因为和尚外出，他就在暖

阁中休息，等着和尚回来。有个终南山的老头，也等候和尚回来，正在炉旁坐着，他就揖让陈季卿到炉旁来。坐了很久了，那个老头对陈季卿说：“太阳已经偏西了，你大概饿了吧？”陈季卿说：“真的有些饿了，可是和尚又不在，怎么办呢？”老头就从肘后解下一个小口袋，拿出一寸见方的一块药，只煎了一杯，把它给了陈季卿，说：“用它大约可以解除饥饿了。”陈季卿喝完以后，觉得肚里饱饱的，心情也舒畅了，饥寒的痛苦全消失了。暖阁东边墙上有一幅《寰瀛图》，季卿就去寻找江南之路，不觉长叹说：“能够从渭水泛舟到黄河，到洛阳一游，到淮河游泳，渡过长江，回到家里，也就不为没有成就功名而还家感到后悔了。”老头笑着说：“这不难办到。”就命僧童到阶前去折一片竹叶，做成叶舟，把它放到图中渭水之上，说：“您只要把目光集中在这只小船上，就能使你刚才所说的话如愿了；不过到了家里，千万不要久留。”陈季卿盯着那叶小舟注视了很久，渐渐觉得渭水起了波浪，一片竹叶也渐渐变大，像席子似的船帆已经张开，恍恍惚惚好像登上了船。开始从渭水到了黄河，把船系在禅窟寺庙下，在南边柱子上题诗，写的是：“霜钟鸣时夕风急，乱鸦又望寒林集。此时辍棹悲且吟，独向莲花一峰立。”第二天，到潼关停留，上了岸，在关门东普通院门题句，写的是：“度关悲矢志，万绪乱心机。下坂马无力，扫门尘满衣。计谋多不就，心口自相违。已作羞归计，还胜羞不归。”从陕西向东行，凡所经历之外，完全像他以前希望的那样。十几天到了家，他的妻子兄弟在门前拜迎。晚上又写了《江亭晚望》诗，题写在书斋，那首诗是：“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诸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

这天晚上对他的妻子说：“我试期临近，不能久留，应该登舟而去了。”于是又吟诗一章赠别他的妻子，这首诗写的是：“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风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要登舟时，又留下一首诗赠别众兄弟，诗中写道：“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以后，陈季卿又登上了竹叶舟，在长江之上泛舟消失了。他的兄弟妻子等人在江边痛哭，认为他成鬼物了。他凭借一叶小舟飘飘荡荡，循着旧路又回到渭水之滨。上岸以后，他租了一匹马，又来游青龙寺，清清楚楚地看到终南山那个老头依然围着粗麻衣坐着。陈季卿就向老头道谢说：“我回是回去了。莫非是梦吗？”老头笑着说：“六十天后你自己就知道了。”这时天色将晚，和尚还没有回来，老头就走了，陈季卿也回到了旅馆。两个月后，陈季卿的妻子带着金银和布帛从江南到来，说是季卿已经厌世了，特意来寻访他。他的妻子说：“某月某日回家，那天晚上在西斋作了诗，同时还有两首留别诗。”陈季卿这才知道他回家不是梦。第二年春天，陈季卿落榜向东回家去，到禅窟和潼关东门寺庙，看到自己所题写的两首诗笔墨还是新的。后来陈季卿考中，功成名就，便不再吃一粒粮食，入终南山而去。

陈 生

茅山陈生者，休粮服气，所居草堂数间，偶至延陵，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却归山居。以价贱（贱原作钱，据明钞本改），多不肯。有一夫壮力，然神少，颇若痴者，疥疮满身，前

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从行，其直多少，亦不问也。既至，因愿留采薪，都不计其价。与陈生约：日五束。陈曰：“吾辟谷，无饭与餐。”答曰：“某是贫穷人，何处得食？但斫草根餐，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于房内自烧，五束供陈生。会山有衣冠家妻患齿，诣陈生觅药，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饼子之类。陈生休粮，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则被佣者接而食之。仍笑谓曰：“明日更送来，我当有药。”如此者数四。一日，佣者并送柴十束，纳陈生处，为两日用。夜后遂扃门爇火，携一小锅入。陈生密窥之，见于葫芦中泻水银数合，煎之。搅如稀饧，投一丸药，乃为金矣。佣者拈两丸，以纸裹置怀中，余作一金饼，密赍出门去。明日日高起，求药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齿者含之。一丸未半，乃平复矣，痛止，第出虫数十。陈生伺佣者出，于房内搜而观之，得书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佣者至，大怒，骂陈生。生不敢隐，却还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门，入水沐浴，乃变为美少年，无复疮疥也。拜讫，跳入深涧中，遂不知所之。（出《逸史》）

茅山的陈生，停止吃粮而练气，居住的地方有几间草堂。有一次，他偶然到延陵去，到出卖劳力的作坊找人帮他背药物，返回山中住处。因为工钱低，多数人都不肯。有一个人力气大，然而智力不足，有点像痴呆的人，全身生满了疥疮，上前行礼说：“我可以去。”陈生就叫他拿着口袋跟着走，做活的工钱多少，那个人也不问。到了茅山陈生居处以后，那个人就想要留下来砍柴，完全不计较价钱，他与陈生约定，每天砍五捆柴，陈生说：

“我不吃粮食，没有饭给你吃。”那个人回答说：“我是个贫穷的人，在什么地方能吃到饭？只要挖草根吃，也就可以了。”于是他每天砍十捆柴，五捆留在房内自己烧，五捆供陈生用。恰逢山下有个士宦人家的妻子患了牙痛，拜访陈生寻觅药物，那家人天天来请求，又派小丫环送梨果饼子之类的食品。陈生不吃粮食，果食也不吃，每次送来东西，就被雇来的那个人接过去吃了。那个人还笑着对人家说：“明天再送来，我一定有药。”如此情形已有多次了。有一天，雇来的那个人一起送来十捆柴，放到陈生的住处，作为两天的用柴。天黑以后，那个人把门锁上，在里面点火，拿一个小锅出来。陈生偷偷地去看他干什么，看到他从葫芦中倒出几盒的水银，煎熬起来，搅拌得像稀饭，又投进一丸药，水银就变成金子了。那个人把它搓成两个丸，用纸包上放到怀里，剩下的做成金饼，悄悄地把它带着走出门去。第二天，太阳升起很高了，求药的人来到以后，那个人就把搓成的丸交给来人，叫患牙痛的人含着它。那个牙痛患者含了一丸，还没用到一半时就康复了，疼痛停止了，只是打出几十条小虫。陈生等那个雇来的人外出，在他的房间里搜寻观察，找到了两卷书，看不明白书上的意思，就把它藏起来。雇来的那个人回来后，发现书不见了，很生气，就骂陈生。陈生不敢隐瞒，就把书又还给了他。那个人说：“我今天走了。”就出了门，跳入水里洗个澡，竟然变成了美少年，再也没有疥疮了。拜别之后，跳进深涧中，最终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张 定

张定者，广陵人也，童幼入学。天寒月晓，起早，街中无人。独行百余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顾见之，立而言曰：“此可教也。”因问：“汝何所好？”答曰：“好长命耳。”道流曰：“不难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变化之术，勿泄于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诀教之。定谨讷小心，于家甚孝。亦曾私为此术，召鬼神、化人物，无不能者。与父母往连水省亲，至县，有音乐戏剧，众皆观之，定独不往。父母曰：“此戏甚盛，亲表皆去，汝何独不看邪？”对曰：“恐尊长要看，儿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有（有原作又，据明钞本改）青州大设，可亦看也。”即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来，空中无物。置于庭中，禹步绕三二匝，乃倾于庭院内，见人无数，皆长六七寸。官僚将吏、士女、看人，喧阗满庭。即见无比设厅戏场，局筵队仗，音乐百戏，楼阁车棚，无不精审。如此宴设一日，父母与看之。至夕，复侧瓶于庭，人物车马，千群万队，迺俱入瓶内。父母取瓶视之。亦复无一物。又能自以刀剑剪割手足，剝剔五脏，分挂四壁。良久，自复其身，晏然无苦。每见图障屏风，有人物音乐者，以手指之，皆能飞走歌舞，言笑趋动，与真无异。父母问其从何学之，曰：“我师姓药，海陵山神仙也。已锡升天之道，约在十年，今七年矣。”辞家入天柱潜山，临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儿自归来，无深虑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还家，寻复飞去。一日谓父母曰：“十六年后，广陵为瓦砾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二粒与父母，曰：“服之百余年无疾。”自此不复归。父母服丹，神气轻

爽，饮食嗜好，倍于少壮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犹在。
(出《仙传拾遗》)

张定是广陵人，少年入学。有一天他起得很早，天气很冷，一轮晓月挂在天边，街上没有人。张定独自走了一百多步，有一个道士走得很急。那个道士回头看见了他，就站住对他说：“你这个人可以教啊。”就问他：“你喜欢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喜欢长生不老。”道士说：“这不难办到，你有仙骨，探求道术一定能成功。我暂且教给你变化的法术，不要泄露给别人。十年后，我亲自接你。”于是把口诀教给了他。张定谨慎小心，不喜欢说话，在家里很孝顺，也曾偷偷地练习这个法术，召鬼神、变人物，没有不能变的。有一次，他与父母一起去连水县探亲，到县以后，有音乐戏剧，大家都去观看，唯独张定不去。父母对他说：“这个戏很热闹，亲戚里外的人都去，为什么唯独你不去看呢？”张定回答说：“恐怕尊长要去，儿不能去。”父母要去，张定说：“这里有青州大戏，也可以看看。”就提着一个水瓶，可以装二斗以上，中间空空的没有东西。把它放在院子里，像巫师道士作法迈步绕着水瓶走了二三圈，就把水瓶放倒在院子里。这时，出现了无数的人，都六七寸高，有官僚、将吏、士女和观看的人，满院子一片喧闹。马上又出现了无法比拟的设厅戏场：队仗、楼阁车棚、音乐百戏，无不精密周详。这样安乐地摆布了一天，父母与他一起观看。到天黑时，又把水瓶放倒在院子里，人物车马、千群万队曲折连绵地都进到瓶内。父母把瓶拿起来看，瓶中又是空无一物。张定又能用刀剑剪割自己的手脚，剜出五

脏，分挂在四面墙壁上，过了很久，自己又恢复身体原状，安适地没有痛苦。每当他看到图障屏风，有人物音乐的，就用手去指点它们，都能飞走歌舞、说笑跑动，跟真的没有不同。父母问他从哪里学来这套法术，他说：“我的师父姓药，是海陵山的神仙。已经教我学会升天之道，约定在十年，现在已经七年了。”于是与家里人告别入天柱山隐居，临走时告诉父母说：“如果你们心里想念我，儿自会回来，不要太忧虑了。”这样，每当父母想念他的时候，他就回到家里来，不久又飞去。有一天，他对父母说：“十六年后，广陵将变成废墟了，可以把家搬到海州，而到福地去。”又留下两粒丹药给父母，说：“把这丹药服下，可以一百多年没有疾病。”从这次走后，他再也没有回家。他的父母吃了丹药，神清气爽，饮食嗜好，比年轻力壮的人强一倍，于是就把家搬到了海州。乾符年间，他的父母还活着。

石旻

有石旻者，不知何许人也。浪迹江湖之间，有年数矣。道术玄妙，殆不可测。长庆中，客于宛陵郡。有雷氏子，常为宣城部将。一日，与友人数辈会饮于郡南别墅，旻亦在座。其家僮网得一鱼，长数尺，致于舍。是日，雷生与客俱深醉。诸客尽去，独旻宿雷氏别墅。时夏暑方甚，及明日视其鱼，已败烂不可食矣。家僮将弃之，旻谓之曰：“此鱼虽败，吾有良药，尚可活之，安可弃耶？”雷生笑曰：“先生妄矣！诚有良剂，安能活此鱼耶？”曰：“吾子幸观之。”于是衣中出一小囊，囊有药数粒，投于败鱼之上。仅食顷，其鱼鲜润如初，俄摇鬣振鳞，若在洪流中。雷生惊异，

再拜谢曰：“先生之术，可谓神矣！某辈尘俗聋瞽，望先生高踪，若井鲋与云禽，焉得而为伍乎？”先是雷生有症疾积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饵，欲冀瘳其久苦。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尔曹俗人，嗜好无节。脏腑之内，腥膻委集。设使以吾丹饵求置其中，则脏腑之气与药相攻，若水火之交战，宁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难得，但尘俗多累，若槛猿笼鸟，徒有蹻翔超腾之心，安可致乎？”会昌中，卒于吴郡也。（出《宣室志》）

有个叫石旻的人，不知道是哪人，在江湖之中到处漂泊行止不定，已有很多年了。他道术玄妙，几乎没人能想象得出来。长庆年间，到宛陵郡作客。有个姓雷的男子，曾经做过宣城部将。有一天，他与几位朋友在郡南的别墅中聚会饮酒，石旻也在座。雷家的仆人用网打到了一条鱼，有几尺长，送到别墅来。这一天，雷生与客人都醉得很厉害。众位客人都走了，唯有石旻住在雷家的别墅中。时当盛夏，热得很，到第二天看看那条鱼，已经腐败臭烂不能吃了。雷家仆人将要把这条鱼扔掉，石旻对他说：“这条鱼虽然坏了，我有好药，还可以让它活过来。”雷生笑着说：“先生随便乱说，纵有好药，怎么能把这条腐烂的鱼救活呢？”石旻说：“希望您看看怎么救吧！”于是从衣服中拿出一个小口袋，口袋中有几粒药，他就把药倒到那烂鱼身上。不过吃顿饭的时间，那条鱼就像当初一样新鲜湿润，不一会儿，就摇鳍振鳞，好像在洪流中游动。雷生对此很惊奇，对石旻拜了两拜逊谢说：“先生的法术，可以说是神了！我们这些尘俗中的聋子瞎子，仰

望先生高大的形象，如同井里的虾蟆与云中飞禽相比一样，哪里能与我们为伍呢？”在这之前，雷生得了腹中结块的病已经多年了，于是雷生就向石旻讨求他衣袋中的丹药，一心指望减少长久的痛苦。石旻不同意，并且说：“我的丹药最清最廉，你们这些世俗之人嗜好没有节制，脏腑之内鱼、肉堆集。假使把我的丹药要去吃到肚子中，那么脏腑中的污气与药力相攻，如同水火交战，难道还有完整的人吗？千万不能吃。”石旻又说：“神仙不难修成，只是尘俗牵累太多，像槛中猿、笼中鸟一样，空有飞翔跳跃的想法，哪能办到呢？”直到会昌年间，石旻才死于吴郡。

唐武宗朝术士

唐武宗皇帝，好神仙异术。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辇下。赵归真探赜玄机，以制铅汞，见之者无不竦敬。请于禁中筑望仙台，高百尺，以为骖鸾驭鹤，可刻期而往。常云飞炼须得生银。诏使于乐平山收采，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顽石矿，无从而得。归真乃斋醮数朝，以御札致于岩穴。俄有老人杖策向至曰：“山川宝物，盖为有道而出；况明主以修真为念，是何感应不臻？尊师无复怀忧，明当从请。”语罢而出，莫知所之。是夕有声如雷，山矿豁开数十丈，银液坌然而涌，与入用之数相符。禁中修炼至多，外人少知其术。复金陵人许元长、王琼者，显书符幻变，近于役使鬼神。会昌中，召至京国，出入宫闱。武皇谓之曰：“吾闻先朝有明崇俨，善于符篆，常取罗浮柑子，以资御果，万里往来，止于旬日。我师得不建先朝之术，比美崇俨乎！”（建字疑是逮字之讹，按《剧谈录》下此句作“我虽圣德不逮先朝，卿之术岂便

劣于崇俨”)元长起谢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诬圣德；但千里之间，可不日而至。”武宗曰：“东都常进石榴，时已熟矣。卿是今夕当致十颗。”元长奉诏而出。及旦，寝殿始开，以金盘贮石榴，置于御榻。俄有中使进奏，亦以所失之数上闻。灵验变通，皆此类也。王琼妙于祝物，无所不能。方冬，以药封桃杏数株，一夕繁英尽发，芳芬秾艳，月余方谢。及武皇厌代，归真与琼俱窜逐岭表，唯元长逸去，莫知所在。(出《列仙谭录》。明钞本作出《列仙传》。按见《剧谈录》卷下)

唐武宗皇帝喜好神仙奇异的法术，因此全国范围内的道流和方士，来到京城的人很多。赵归真探究道家奥妙的玄机，来制取铅汞，见到他的人无不敬畏。他又请求皇帝在宫禁之中修筑望仙台，高百尺，认为这样可以驾鸾驭鹤，约定日期而前往上清。他常说：飞炼必须得到生银。皇帝就下令派人到乐平山开采收集，不久又大规模地役使劳工，但开采出来的都是质地粗劣的石头矿石，生银无从而得。赵归真就斋戒祭祀了几天，把皇帝的书札送到岩洞。忽然有个老人拄着拐杖来到说：“山川宝物，为有道之人而出现；何况圣明的君主把修行道术作为自己的意念，这怎么能感应不到呢？尊师不要再担忧了，明天一定遵从你们的请求。”说完就出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这天晚上，有像打雷一样的声音，山上的矿敞开几十丈，银液就喷涌出来，与进献给皇帝使用的数量相符合。宫中修炼的人很多，外边的人很少知道那些法术。还有金陵人许元长、王琼，善于画符变化，近于役使鬼神。会昌年间，皇帝下令把他们召到京城，让他们出入

宫廷。唐武宗对他们说：“我听说前朝有个明崇俨，善于使用符箓，常取罗浮山的柑子，来贡奉皇帝吃的水果。万里路程，一去一回，仅仅用了十来天。我师的法术难道比不上先朝的法术，你们不能与明崇俨比美吗？”许元长起身辞谢说：“臣接受法术，还没有达到玄妙的境界，如跋山涉海，恐怕欺骗圣德；但千里之间，我可以不到一天就到达。”武宗说：“东都洛阳经常进贡石榴，现在已经熟了。你今天晚上一定弄来十颗。”许元长奉圣旨出去。到天亮的时候，皇帝的寝殿刚开门，他就用金盘盛着石榴，放到御榻之上。不一会儿，宫中使者进殿向皇帝奏报，又把丢失的石榴数量报告皇帝。法术的灵验变通，都是这一类。王琼善于禁咒东西，无所不能。正在冬季，他把药埋在几株桃树、杏树之下，一天夜里，许许多多的花全都开放，芬香浓烈而又鲜艳，一个多月花才凋谢。到唐武宗驾崩后，赵归真与王琼全被驱逐流放到岭南，只有许元长逃跑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太平广记卷第七十五 道术五

杨居士 张士平 冯渐 潘老人 王先生
周 生 韩志和 张 辞 崔 言

杨居士

海南（明钞本海南作南海）郡有杨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游南海枝郡，常寄食于人，亦不知其所止。谓人曰：“我有奇术，汝辈庸人，固不得而识矣。”后常至郡，会太守好奇者，闻居士来，甚喜，且厚其礼，命饮之。每宴游，未尝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负。一日使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后又会宴于郡室，阅妓乐，而居士不得预。时有数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谓居士曰：“先生尝自负有奇术，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于此，诚幸矣。虽然，今闻太守大宴客郡斋，而先生不得预其问，即不能设一奇术以动之乎？必先生果无奇术耶。”居士笑曰：“此末术耳，君试观我。我为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愿为之。”居士因命具酒，使诸客环席而坐，又命小童闭西庑空室，久之乃启之。有三四美人自庑下来，装饰华焕，携乐而至。居士曰：“某之术何如？”诸客人大异之，殆不可测。乃命列坐，

奏乐且歌。客或讯其术，居士但笑而不答，时昏晦。至夜分，居士谓诸妓曰：“可归矣。”于是皆起，入西庑下空室中。客相目骇叹，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夕宴郡阁，妓乐列坐，无何皆仆地，瞬息暴风起，飘其乐器而去。迨至夜分，诸妓方寤，乐器亦归于旧所。太守质问众妓，皆云黑无所见，竟不穷其由。”诸客皆大惊，因尽以事对，或告于太守。太守叹异，即谢而遣之，不敢留于郡中。时开成初也。（出《宣室志》）

海南郡有个杨居士，忘了他的名字，总用居士来标榜自己，经常到南海郡各地游历，而且经常在别人家食宿，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他对别人说：“我有出奇的法术，你们这些平庸的人当然不能知道了。”后来他常常到郡里去，恰好太守喜欢奇人，听说居士来了，很高兴，并且以厚礼待他，请他喝酒。每次宴会或出游，总是第一个就把居士召来，杨居士也因为这种待遇而感到自己了不起。有一天，杨居士借着酒劲冲撞了太守，太守不能容忍。后来太守又在郡衙室内举行宴会，看歌妓表演音乐，而杨居士没能参加。这时有几个人也是太守的常客，这次也不在太守邀请的客人之内，于是他们就对杨居士说：“先生曾经自负有奇术，我们一直很敬佩先生，只是没有机会与您相会，今日在这里遇到你，实在幸运啊。虽然这样，然而今天听说太守在郡斋大宴宾客，而先生没能参与其中，你就不能施一奇术来扰乱他们吗？一定是先生果真没有奇术啊。”杨居士笑着说：“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法术而已，你们看我作法。我为你们把他的歌妓召来，可以让她们助酒兴。”大家都说：“希望你施展法术。”杨居士就命人摆设

酒席，让众客围着筵席坐下，又让小童把西厢房的空屋子关闭起来，过了很久才把门打开。就看见有三四个美貌女子从西厢下走来，她们打扮华丽光彩照人，带着乐器来到了。杨居士说：“我的法术怎么样？”众客人都觉得这事非常奇异，疑惑不解猜不出。杨居士就命美人排好坐下，一边奏乐一边唱歌。有的客人讯问他的法术，杨居士只是笑而不回答，这时天已昏黑。到了半夜，杨居士对那些歌妓说：“你们可以回去了。”于是那些歌妓都站起身来，走进西厢空屋子里。众客面面相觑而惊叹，可是还怀疑她们是鬼物迷惑人。第二天，郡衙中有个吏员说：“太守昨晚在郡阁设宴，歌妓拿着乐器都坐好了，不久都倒在地上，转眼之间暴风就刮起来，那些乐器被刮得飘飘而去。将近到半夜时候，众歌妓才醒过来，乐器也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太守质问那些歌妓，她们都说漆黑什么也没看见，终究没弄清什么原因。”众客都大吃一惊，就把事情经过全都告诉了那个郡吏，又向太守报告了此事。太守惊叹居士法术奇异，就向居士道歉打发他走了，不敢把他留在郡中。那时是开成初年。

张士平

唐寿州刺史张士平，中年以来，夫妇俱患瞽疾，历求方术，不能致。遂退居别墅，杜门自责。唯祷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业渐虚，精诚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书生诣门请谒，家人曰：“主公夫妇抱疾，不接宾客久矣。”书生曰：“吾虽书生，亦攻医术。闻使君有疾，故来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宾客，脱有方药，愿垂相救。”书生曰：

“但一见使君，自有良药。”士平闻之，扶疾相见，谓使君曰：“此疾不假药饵，明日倩丁夫十人，锹锸之属，为开一井，眼当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备焉，书生即选圣地，自晨穿井，至夕见水，士平眼疾顿轻，及得新水洗目，即时明净，平复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谢之，厚遗金帛。书生曰：“吾非世间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数年，不忘于道，精心祷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术，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遗，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转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阴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未之年六月戊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时，即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讫，升天而去。（出《神仙感遇传》）

唐朝寿州刺史张士平，从中年以后，夫妻俩都患眼病双目失明，到处寻求方术，也没能找到，就辞职到别墅居住。他谢绝一切宾客检查自己的过失，只设祭坛向星辰祷告，来祈请神仙保佑。年头多了，家业渐渐空虚了，但他的精诚之心仍然不减。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个书生登门请求拜见，家人说：“我家主人夫妇患病，很久不接待宾客了。”那个书生说：“我虽然是个书生，但也研究医术。听说使君有病，特意来到这里。”家人进去禀报士平，士平高兴地说：“我久病不接待宾客，如果他有方术和丹药，希望他垂怜相救。”家人告诉了书生，书生说：“只

要我见一见使君，自然有好药。”士平闻听这话，就带病去见书生，书生对使君说：“这个病不必用药物，明天请派十名劳工，准备锹一类的工具，为你开一口井，眼睛自然应该立刻就好。”张士平就按书生说的准备好了，书生就选择好地方，从早晨开始打井，到晚上见到水，士平的眼病顿时减轻了，等到拿来井中新水用它洗眼睛，士平的眼睛当时就看清了，康复得像当初一样，十年的疾病，一下子好利索了。夫妻感动得向书生道谢，厚赠他金银布帛。书生说：“我不是世上的人，是太白星官。因为你患病几年，不忘于道，精心诚意设坛祭祀祈祷，感动了上天的星辰。五帝星君让我下界传你这个方术，来解除你沉重的疾病，酬答你修道敬奉的心。你赠送的金帛，不是我需要的东西。就把这个方术留下，让你转交世人，用以救助疾苦之人，用以增添你的阴德。它的要旨在子午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未年六月戊亥、十一月辰巳为吉，寅申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为吉，卯酉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为吉，辰戌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为吉，己亥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为吉，取其方位年月日时就是福地，掘井挖到泉水，一定有好的效果。”士平拜了又拜接受了这个方术。太白星官说完之后，就升空而去。

冯 渐

河东冯渐，名家子。以明经入仕，性与俗背，后弃官隐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术闻，尤善视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后退归汝颖，适遇渐于伊洛间，知渐有奇术，甚重之。大历中，有博陵崔公者，与李君为僚，甚善。李君寓书于崔曰：“当今制鬼，

无过渐耳。”是时朝士咸知渐有神术数，往往道其名。别后长安中人率以渐字题其门者，盖用此也。（出《宣室志》）

河东有个冯渐，是名门子弟。凭明经及第进入仕途，因为他的性格与世俗格格不入，后来就放弃官职到伊水上隐居。有个道士叫李君凭道术出名，尤其善于察看鬼物，朝中士大夫都敬慕他的才能。李君后来从京城回到汝颖，恰好在伊水与洛阳之间遇到了冯渐，知道冯渐有奇术，很敬重他。大历年间，博陵有个崔相公，与李君是同僚，关系很好。李君寄信给崔相公说：“当今能制服鬼的人，没有超过冯渐的。”这时朝中士大夫全都知冯渐有神奇的法术，常常称道他的名字。冯渐告别出京后，长安城中的人都把渐字写在他们的门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风歇，有一老人杖策扣门求宿。寺人以关门讫，更不可开，乃指寺外空室二间，请自止宿。亦无床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后，僧人因起，忽见寺门外大明，怪而视之，见老人所宿屋内，设茵褥翠幕，异常华盛。又见陈设肴饌，老人饮啖自若，左右亦无仆从。讶其所以，又不敢开门省问，俱众伺之。至五更后，老人睡起，自盥洗讫，怀中取一葫芦子，大如拳，遂取床席帐幕，凡是用度，悉纳其中，无所不受。收讫，以葫芦子内怀中，空屋如故。寺僧骇异，开门相与谒问，老人辞谢而已。僧固留之住，问其姓名，云姓潘氏，从南岳北游太原。

其后时有见者。（出《原化记》）

嵩山少林寺，在元和年间，曾经因为大风刚停，有一个老人拄着拐杖敲门请求寄宿。寺里的僧人用已经关上大门为理由，再也不肯开，就指点寺外两间空屋子，请老人自行歇宿。空室中也没有床和席子，老人就进了那个空屋。二更以后，僧人因为起夜，忽然发现寺门外非常亮，觉得奇怪就去看，看见老人所住的那个屋子里，摆设着垫子、褥子和翠绿色的帐幕，异常豪华丰美；又看到陈列着菜肴食品，老人安然地自己在那里又吃又喝，左右也没有仆人随从。僧人由于老人的神秘而感到惊讶，又不敢开门去探讯，大家就一起等着看。到了五更以后，老人睡醒起来，自己洗漱完毕，就从怀中取出一个小葫芦，像拳头那么大，就把床、席、帐幕，以及所有用具用品，全都装在小葫芦里，没有装不下的东西。装完东西，老头又把葫芦放到怀里，空屋子还像原来一样。寺里的僧人觉得惊异，打开门一起去拜见老人询问他，老人用言辞谢绝而已。僧人坚决留老人住下，问他的姓名，他说姓潘，从南岳来，往北走去游太原。那以后时而有人看到这个老头。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乌江上，隐其迹，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为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烧庐舍，生即往视之，厉声呼曰：“火且止！火且止！”于是火灭，里人始奇之。长庆中，有弘农杨晦之，自长安东游吴楚，行至乌江，闻先生高躅，就门往谒。先

生戴玄绀巾，衣褐衣，隐几而坐，风骨清美。晦之再拜备礼，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侧。其议论玄畅，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于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姬也，年七十余，发尽白，扶杖而来。先生谓晦之曰：“此我女也，情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谓七娘曰：“汝为吾刻纸状今夕之月，置于室东垣上。”有顷，七娘以纸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发，洞照一室，纤毫尽辨，晦之惊叹不测。及晓将去，先生以杖击之毕，俄有尘起，天地尽晦。久之尘敛，视其庭，则悬崖峻险，山谷重叠，前有积石尽目，晦之悸然背汗，毛发竖立。先生曰：“陵谷速迁，吾子安所归乎？”晦之益恐，洒泣言曰：“诚不知一旦有桑田之变，岂仙都瞬息，而尘世已千岁乎？”先生笑曰：“子无惧也，所以为娱耳。”于是持簪扫其庭，又有尘起，有顷尘敛，门庭如旧。晦之喜，即驰马而去。（出《宣室志》）

一说：唐长庆初，山人杨隐之在郴州，常寻访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谓百岁人，杨谒之，因留杨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将一个弦月子来。”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纸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赐光明。”言讫，室朗若张烛。（出《酉阳杂俎》）

有个王先生，家住在乌江上游，平常隐藏自己的形踪，因此村里人不能分辨，有人把他看作妖妄之人。有一天，村子里起了大火，蔓延烧毁房舍，王先生就去看火，他厉声喊着说：“大火快停下来！大火快停下来！”于是火熄灭了，村民们这才知道他是奇人。长庆年间，有个弘农人杨晦之。从长安向东去游吴楚，

走到乌江，听说王先生行迹高缈，就登门去拜访。王先生戴着黑色生丝头巾，穿着黑黄色的衣服，在几案后面坐着，仙风道骨清秀俊美。杨晦之对他拜了两拜礼节周到，而先生仅拱手一揖而已，叫晦之坐在他身旁。他的议论深奥晓畅，远超出意料之外，晦之更加强烈地敬慕他，于是留住在那里，这天乃是八月十二日。王先生把他的女儿叫作七娘的叫来，原来是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扶着拐杖来到。王先生对杨晦之说：“这是我的女儿，懒惰而不好道，现在将要老了。”接着对七娘说：“你替我用纸剪一个月亮，像今晚月亮的样子，把它贴到屋里东墙之上。”过了一会儿，七娘把纸贴到墙上，晚上纸月亮上就有奇异的光自行发出，清清楚楚地照亮全室，连细小的毫毛都能分辨出来，晦之惊叹不已，猜测不出怎么回事。等天亮时将要离去，王先生用杖敲击完毕，忽然有尘土飞起，天地全都暗下来。过了很久，尘土消失了，再看那院子里，就变成了险峻的悬崖，前面积石满眼可见，晦之心惊胆颤背上出来汗，头发都竖了起来。王先生说：“高山深岩迅速变迁，你回到哪里去呢？”晦之更加恐慌，掉下眼泪说：“实在不知道一旦发生沧海桑田这种变化，难道仙都的一瞬间，世尘就已过了千年吗？”先生笑着说：“你不必担心，这是我用来娱乐的法术而已。”于是拿扫把把院子扫一下，又有尘土飞起，过了一会儿，灰尘消失了，门庭如故。杨晦之很高兴，就扬鞭打马而去。

另外有个说法：唐朝长庆初年，隐居修行者杨隐之在彬州，经常寻访有道之人。有个唐居士，当地人说他有一百岁了，杨隐之去拜访他，他就留杨隐之过夜。到夜里，唐居士把女儿叫出来对她说：“你可以拿弦一月亮来。”他的女儿就把月亮贴在墙上，

好像一片纸似的。唐居士起身向月祷告说：“今天晚上有客人，请赐给光明。”说完，室内明亮像点上蜡烛一样。

周 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庐于洞庭山，时以道术济吴楚，人多敬之。后将抵洛谷之间，途次广陵，舍佛寺中，会有三四客皆来。时方中秋，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说开元时明皇帝游月宫事，因相与叹曰：“吾辈尘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常学于师，亦得焉，且能挈月至之怀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为明，则妄矣。”因命虚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纤隙。又命以箸数百，呼其僮，绳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将梯此取月去，闻呼可来观。”乃闭户久之，数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觉天地曛晦，仰而视之，即又无纤云。俄闻生呼曰：“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谢之，愿收其光。因又闭户，其外尚昏晦。食顷方如初。（出《宣室志》）

唐朝太和年间，有个周生在洞庭山盖房居住，时常用道术救济吴楚贫民，人们普遍敬重他。后来他将要抵达洛谷一带，途中在广陵临时停留，住在佛寺中，恰逢还有三四个游客来了。这时正当中秋，那天晚上天气晴朗月色明亮，他们一边吟诗一边望月。有人说起开元年间唐玄宗游月宫故事，于是一起叹息说：

“我们这些尘俗之人，本来不能到那个地方，怎么办呢？”周生笑着说：“我曾经向老师学习过，也学到了那个方术，而且能把月亮拿下来放到怀中或袖子里，你们相信吗？”有人担心他说谎，有人喜欢他离奇，周生说：“我如不为你们弄明白，就成了说谎了。”于是命人空出一个屋子，把四面墙遮住，不让它有一点小缝。又命人拿来几百双筷子，叫他的仆人用绳子把它们捆束起来。周生就告诉那几个游客说：“我将要登上这个筷子做的梯子取月亮去，你们听到我呼唤可以来看。”就关上门很久，几个游客在庭中散步，一边等着周生。忽然觉得天昏地暗，仰脸一看，却又没有丝毫云彩。不一会儿，听到周生呼喊说：“我回来了。”于是把空室的门打开，周生说：“月亮在我的衣服中，请客人们观看。”就把衣服掀起来。那衣服中露出一寸多月亮，忽然满室全亮了，寒光浸人肌骨。周生说：“你们不相信我，现在相信了吧？”那几个游客拜了又拜，向他表示感谢，希望他把月光收回去。于是又关上门，室外还昏黑一片，过了一会，月光又和当初一样。

韩志和

韩志和者，本倭国人也，中国为飞龙卫士。善雕木为鸾鹤鸟鹊之形，置机揆于腹中，发之则飞高三二百尺，数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龙床为御榻，足一履之，则鳞鬣爪角皆动，夭矫如生。又于唐宪皇前，出蝇虎子五六十头，分立队，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词时，殷殷有声，曲毕则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焉。帝大悦，赐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宫门，尽施散他人。后忽失之。（出《仙传拾遗》）

韩志和本来是日本人，在中国当飞龙卫士。他善于把木头雕刻成鸾鹤鸟鹊的形状，把机关放到它们的肚子里，发动机关，它们就飞到二三百尺的高空，飞到几百步外才又下来。他又制作龙床御榻，脚一踩上去，龙的鳞须爪角全都会动，卷曲而有气势，像活的一样。他又在唐宪宗面前放出五六十头蝇虎子，把它们分开站成队，让它们按梁州曲跳舞，完全符合曲子的节拍，唱到词的时候，殷殷有声，曲子唱完就一个接一个地退下去，好像有尊卑等级似的。唐宪宗很高兴，重赏他金钱和丝绸，志和一出宫门，就全把它施舍给别人。后来忽然不知他哪里去了。

张 辞

咸通初，有进士张辞，下第后，多游淮海间，颇有道术。常养气绝粒，好酒耽棋。鄙人以炉火药术为事，一旦睹之，乃大哂，命笔题其壁云：“争那金乌何，头上飞不住。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朝暮复朝暮。”人咸异之。性不喜装饰，多历旗亭，好酒故也。或人召饮，若合意，则索纸剪蛺蝶二三十枚，以气吹之，成列而飞，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见者求之，即以他事为阻。尝游监城，多为酒困，非类辈欲乘其酒而试之，相竞较力。邑令偶见，系之。既醒，乃课述德陈情诗二律以献令，令乃立释之。所记一篇云：“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讼堂无事调琴轸，郡阁何妨醉玉觥。今日东渐（音尖）桥下水，一条从此镇常清。”自后邑宰多张之才，次求其道，日夕延接，欲传其术。张以明府勋贵家流，年少而宰剧邑，多声

色狗马之求，未暇志味玄奥，因赠诗以开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合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他日将欲离去，乃书琴堂而别。后人多云江南上升。初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鹤于厅前，以水嚙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吾即后来。”时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张遂得去。其所题云：“张辞张辞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身即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至今为江淮好事者所说。（出《桂苑业谈》）

咸通初年，有个进士叫张辞，考试下第，以后经常到淮海一带去游历，很有道术，平时养气，不吃五谷，喜欢饮酒迷恋下棋。有个住在郊野的人把修炼丹药当作大事，有一天被张辞看到了，就把那人大大讥笑了一番，他提笔在人家墙壁上题了一首诗说：“争那金乌何，头上飞不住。红炉漫烧药，玉颜安可驻。今年花发枝，明年叶落树。不如且饮酒，朝暮复朝暮。”人们都觉得这事奇异。张辞本性不喜欢打扮自己，常光顾酒肆这是因为他好酒的缘故。有人请他饮酒，如果他满意，就用纸剪二三十枚蝴蝶，用气一吹，这些蝴蝶就成排地飞，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他就用手指去把它们回收回来，不一会儿都收在手上。见到这个法术的人请求向他学习，他就用别的事推辞。他曾经游过监城，多次被酒醉倒。一伙行为不端的人想趁他酒醉去试他，互相争着与他较量力气。县令偶然看见了，就把张辞等都抓起来。张辞酒醒以后，就以述德陈情为内容写了二首诗去献给县令，县令就立刻把他释放了。所记得的一篇是这样写的：“门风常有蕙兰馨，鼎族家传霸国名。容貌静悬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涛声。讼堂无事调琴轸，

郡阁何妨醉玉觥。今日东渐桥下水，一条从此镇常清。”从此以后，县令很赞赏张辞的才华，接着又请求向他学道，早晨晚上还筵请招待他，想要让他传法术。张辞认为县令是贵家子弟，年纪轻轻就做大县县令，经常追求声色狗马，顾不上刻苦钻研道家奥妙，于是赠诗来开启他的志趣，诗中写道：“何用梯媒向外求，长生只合内中修。莫言大道人难得，自是行心不到头。”后来将要离去，就在琴堂书写一首诗来告别。后人普遍传说张辞在江南飞升成仙。张辞当初离去那天，乘着酒醉就要了一张纸，在厅前剪了两只鹤，用水喷了它们，不一会儿鹤就飞起来。张辞就对鹤说：“你们可以先走，我随后就来。”当时县令也喝醉了，来不及约束留下他，张辞终于能够离去。他所题写的诗是：“张辞张辞自不会，天下经书在腹内。身即腾腾处世间，心即逍遥出天外。”这事至今还被江淮一带好事的人所传说。

崔言

崔言者，隶职于左亲骑军。一旦得疾而目昏暗，咫尺不辨人物，眉发自落，鼻梁崩倒，肌肤生疮如疥。皆目为恶疾，势不可救。因为骆谷子午归寨使，遇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受其方曰：“皂荚刺采一二升，烧之为灰。大黄九蒸九曝，杵之为末。食上，浓煎大黄汤，以末七调而服之。”旬日，须发再生，肌肤充润，所疾顿愈，眼明倍于寻常。道流传此方讫，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传》）

崔言在左亲骑军中任职。有一天得了病，就眼前发黑，咫尺之间的人和物都分辨不清，眉毛和头发自行脱落，鼻梁塌陷。皮肤上生出像疥似的疮。人们都把这病看作不治之症，看情势不能救活了。因为崔言担任骆子午谷的归寨使，遇见一个道士从谷中出来，不说姓名，传给崔言一个药方，他说：“采一二升皂荚刺，把它烧成灰。把大黄蒸九次再晒干九次，然后把它捣成细末。饭前将皂荚刺灰、大黄末用匙调入大黄汤中，一齐服下。”十天左右，崔言的胡子头发又重新长出来，肌肤充实有了光泽，所患疾病顿时痊愈了，眼睛比平时加倍明亮。那个道士传完这个药方以后就回到山里去，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